

天主教輔仁大學心理系研究所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夏林清博士

逆風行者

— 朝向「解放-社會變革」的成人學習之路

研究生：李易昆 撰

2014年2月20日

摘要

研究生姓名：李易昆

系所名稱：心理系

指導老師：夏林清教授

論文題目（中文）：逆風行者—朝向「解放-社會變革」的成人學習之路

論文題目（英文）：A Long Journey of Walking on/to Unknown - A practical approach of adult Learning toward to "liberation-social change"

關鍵字：蘆荻社區大學、社會治療（social therapy）、成人學習、解放教育、行動研究、社群發展、社會變革、維高斯基（Vygotsky）、近約發展區間（ZPD）

論文總頁數：189 頁

摘要正文

從社區大學在台灣社會開始發展的初期，我有幸參與位於新北市（前台北縣）三重蘆洲的蘆荻社區大學的工作。本論文是以研究者作為實踐者的主體位置寫成，以人類學田野方法記錄我（與團隊同仁們）的工作，以行動研究方法對實踐經驗進行反映，並以此與我在實踐道路上所關切的題旨相關的理論資源進行對話。

從大學畢業後即參與在社會運動的工作中，其中在蘆荻社大就工作了十五年，在我的實踐過程中，我最關切的仍是社會變革的問題，即我幾乎投注了我全部生命力的成人社區學校是否是一所對社會變革有益的學校？我是否確認我在蘆荻的工作是社會運動的工作？如果是，那又是什麼樣的社會運動呢？

我在蘆荻的工作中日復一日與來來去去的學員相遇，因著共同發展的視野，我與學員們發生了深刻的生命交流，我因而有機會認識到，對於大多數學員而言，來社大看似玩樂消遣的學習，其實是以生命發展的動能作為底蘊的。他們主動地使用了社區大學，作為他們年輕時因環境因素中斷學習而錯落的發展機會。而對這樣一群中年人而言，重拾發展機會更大的意義在於文化的發展，即通過學習讓自己長成不一樣的人。

我在蘆荻的工作一路發展出以上的認識過程中，我個人的生命狀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本文書寫這種中，我將我個人生命狀態的變化與我在成人學習的教育實踐中尋找出路的迫切聯繫起來。而作用為看似個人生命狀態的恐慌、焦慮與憂鬱等「病徵」，其實是我作為同時是個人生命發展與實踐發展的載體，在面對發展困境上的情緒表達。我的療癒讓我對於發展有了更深刻的體會，也讓我看見蘆荻社大如何對學員發生了療癒與解放的作用。

在理論資源的對照上，本文大量引用參照由 Fred Newman 與 Lois Holzman 創立的社會治療理論。在理路上結合了後現代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治療，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有利視野—唯物史觀，卻不教條地以階級鬥爭作為革命的唯一方法自限；結合了後現代主義的多元與解放，但在紮實的革命實踐道路上而未曾失之虛無。對於我們在蘆荻社大的實踐中，有著豐富的對照性意義。特別是社會治療所繼承的維高斯基，其諸多在學習與發展的革命性概念，對於我們理解蘆荻在學習、玩耍對於成人學習者所帶來的全面性「療效」，尤其有提味與立體化的作用。

論文結構分為三個部份，共分為八章。第一部份是蘆荻創校初始階段的記錄，寫於第一至三章。第一章緒論回顧十五年前台灣社會開始發展社區大學的社會氛圍，以及站在第一線工作者我對於如今社大的發展現況的短評；第二章敘述蘆荻辦學團隊進場時的各種主客觀條件；第三章則是回顧蘆荻社大發展的初始階段（1999~2003）在辦學方法上的立基過程。

第二部份將眼光返回到我自己身上，以我自身的情緒轉折對照，作為理解我在辦學工作的實踐位置上，我的發展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係。分為兩章。第四章條中以 2004 年對我影響甚巨的類發病恐慌經驗為線索，反映我的其來有自。第五章則是以我自己與我奶奶(阿嬤)的勞動生涯對照，企圖拉出一條「順 V.s 逆」的對照，辯證地對我啟示解放的道路。

第三部份則是以如是的解放觀點，梳理蘆荻主要的發展歷程。第六章敘述蘆荻逆勢勉力地一面結合校舍公共空間的經營，一面開動的種種方案；及至 2008 年的保校行動對學員的公共化學習以及遷校之後至今的發展。第七章與第八章則試圖將蘆荻的實踐經驗進行概念化的梳理，通過聚焦於成人發展的主動性，重新界定成人學習的發展觀；最後回到我們的辦學初衷，試圖將個體在學習中的解放與社會變革聯繫起來。

A Long Journey of Walking on/to Unknown

- A practical approach of adult Learning toward to "liberation-social change"

Abstrac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ommunity college in Taiwanese society began to develop, I have the pleasure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k of Ludi Community University which locates in New Taipei City (formerly Taipei County) Sanchong and Lujou area. This thesis is written on the base of my practice as the investigator subjectivity. I use anthropological field method to record my (and a team of colleagues') work, and reflect on practice experiences with action research method, and doing dialogue with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 that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what I concern in my praxis road.

In the long journey of my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k of social movements, in which the LUDI fifteen years on the job, I am most concerned about is still a question of social change. Do I acknowledge that my working in LUDI is kind of social movement? If yes, then what kind of social movement it is?

I encountered with the students who come and go in my daily work in Ludi. Because of the vision of co-development, I have the profound exchange of life with the students. I therefor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alize that the joy in their learning activity reflect actually the energy of re-developing their lives which stored deeply in their body. They take the initiative to use the adult school as a chance to regain the opportunities of developing their lives which was blocked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reason in their young age. As to them, such a group of middle-aged people, the most important meaning is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that is, by learning they let themselves to develop to become the different perso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my work in Ludi and eventually develop what I understood like above, the status of my personal life has also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When I was writing this thesis, I mak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ange of my life, and what I was always urgent and anxious to seek for the way out of my adult learning practice in Ludi. What I kept suffered from like panic, anxiety and depress looked like the "symptoms" which indicates the personal spiritual state, but in fact they are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when I, as the carrier of my personal lif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my praxis, kept facing the difficulties of development. My healing process led me to have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bout "development", and let me see how Ludi's learning activities have healing effect on students and liberation occurred.

On the dialogue of theory resource, this paper draws heavily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Therapy” which was founded by the Fred Newman and Lois Holzman. Social Therapy as the marriage of Post-modernism and Marxism, retains a vantage vision of Marxism liberation, but not dogmatically self-limited to take class struggle as the only way of the revolutionary. Social Therapy gains the multivariate and the sense of liberation, but not got lost in the nothingness in the solid revolutionary practice.

Social Therapy’s vantage of view reveals the rich reference for the Ludi’s learning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revolutionary concepts about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which Social Therapy Inherited from Lev Vygotsky. They are very helpful for me to understand how Ludi’s adult learning leads the comprehensive therapeutic effect to the adult learners.

Keywords : Ludi Community University, Social Therapy, adult learning, Liberation Education, action research, community development, social change, Lev Vygotsky,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謹將本論文

獻給我摯愛的阿嬤

我與阿嬤生命相連的紐帶

開啟了本篇論文的書寫

但她卻來不及見到它的完成

致 謝

我求好心切的龜毛老毛病在書寫論文的過程中一再發作，生怕我寫不好而把這代表了蘆荻團隊許多現在與昔日成員的努力給抹殺了。在書寫過程中一再拖延，幾度想放棄，這個過程拖延了數年之久，若非有過許多人的幫助，本論文肯定是完成不了的。

本論文最重要的基礎是來自我與蘆荻學員老夥伴們的情誼，像李麗卿、朱永華等數十位如此深刻參與的學員們，這十餘年來與他/她們的關係支持了我在蘆荻的工作。是他們在成人學習道路上的投入，為我開啟了關於成人生命發展的新視野，看見並參與在他們身上正在發生中的種種變化，讓我相信我們仍走在一條有希望的道路，對我是重要的鼓舞力量。

感謝蘆荻社大歷年來的團隊伙伴們，儘管有些人由於種種不同原因沒能留在蘆荻共同發展，但這些伙伴們對於蘆荻開拓一條成人學習解放的道路都作出了努力與貢獻。特別感謝這兩年來與我緊密工作的年輕伙伴盛媛與育育，她們與我在關係中的共同奮鬥，是我得以前進的力量。尤其盛媛作為主秘在我這一年撰寫論文期間，帶領著同仁穩住蘆荻的大小事，讓我可以騰出最大的心力來進行書寫。

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們。廉兮老師就像是實踐伙伴一樣的鼓勵我、陳光興老師對我在朝向解放運動上的提點、何青蓉老師大力指導協助我在成人教育領域知識上的不足、何東洪老師宛如實踐同儕的友誼支持，都在論文的階段對我發生了推進書寫的作用。特別感謝我的指導教授與運動實踐上的同志夏林清老師，跟著夏老師一同工作二十餘年，夏老師的支持與指導讓我長成了不一樣的人，恩同再造。尤其是在生產論文的過程中，夏老師以無數次的討論耐心地推進我的拖延，卻同時仍支持我緩慢地找到自己的話語，讓我得以擁有書寫過程作為我反思實踐經驗的活動。

還有感謝心理系助教宗榮在行政上的諸多幫助，以及屢屢以香醇的咖啡為我加油。我也要感謝阿偉（舒詩偉），每次在深夜佐以高粱酒的深刻交談，都為我帶來思想上的刺激與深具挑釁的思辨。說起來這篇論文是以咖啡與高粱作為重要佐料並不為過。

也要謝謝一直對此篇論文殷切期待的爸爸媽媽以及我老家供奉的觀音佛祖，我的父母為了我論文的完成，總是祈禱佛祖保佑，想必對於我的拖延也該是讓佛祖深感頭痛。

最後我要謝謝我的愛人同志妙慈，作為實踐伙伴與天天生活在一起的親密愛人，她總是承擔了我在書寫過程中最深沈的「暗黑」能量。沒有她，這論文真的完成不了。

目 錄

| | | |
|-----|------------------------------|-----|
| 第一章 | 導論 | 1 |
| 第二章 | 進場盤點-蘆荻辦學的起點 | 9 |
| 第一節 | 源自工運的教育觀 | 9 |
| 第二節 | 進入三重蘆洲 | 12 |
| 第三節 | 初見地方政治 | 14 |
| 第四節 | 撲向學員擁抱群眾的工作方法 | 15 |
| 第五節 | 共同勞動改善獨立空間 | 17 |
| 第三章 | 方法立基-辦學方法的形成 | 21 |
| 第一節 | 遇見學員：第一學期的震撼教育 | 21 |
| 第二節 | 教育觀的修正 | 24 |
| 第三節 | 需求有兩種：消費 vs 發展 | 26 |
| 第四節 | 從掌握學員的發展到課程發展 | 28 |
| 第五節 | 社會變革取徑的行動研究 | 31 |
| 第六節 | 公開反映對話 | 34 |
| 第七節 | 發展學習社群 | 35 |
| 第四章 | 回返自身－我的文化性生成 | 37 |
| 第一節 | 返身的要求 | 37 |
| 第二節 | 2004 年的恐慌經驗 | 39 |
| 第三節 | 我的父母的勞動簡史 | 41 |
| 第四節 | 來自父母的文化繼承 | 45 |
| 第五節 | 恐慌的隱喻 | 49 |
| 第五章 | 順勢逆勢－阿嬤與金孫的對看 | 53 |
| 第一節 | 阿嬤的勞動人生 | 53 |
| 第二節 | 阿嬤的順勢/對照出我的逆勢 | 70 |
| 第三節 | 阿嬤對我提示的解放之路 | 73 |
| 第四節 | 朝向解放的實踐 | 79 |
| 第五節 | 小結 | 81 |
| 第六章 | 回首來路－蘆荻發展的路徑曲折 | 83 |
| 第一節 | 蘆荻與 OT | 83 |
| 第二節 | 奮力的逆勢而為－各類課程作為解放可能性之實踐 | 85 |
| 第三節 | 反教育 OT－蘆荻保校行動 | 94 |
| 第四節 | 轉進現址：因地制宜、重整旗鼓、新方案與新團隊 | 98 |
| 第五節 | 學習故事 | 110 |
| 第七章 | 典範轉移－從成人教育到成人學習 | 131 |
| 第一節 | 有用 VS 無用之學 | 131 |

| | | |
|-------------------------|------------------------|-----|
| 第二節 | 反映時代條件的成人教育到成人學習 | 135 |
| 第三節 | 學習是文化性的相遇 | 142 |
| 第四節 | 成人學習的人類學描寫 | 145 |
| 第八章 | 朝向解放－社會變革的成人學習 | 149 |
| 第一節 | 什麼樣的學校對社會變革有益 | 149 |
| 第二節 | 成人學習的社會性本質 | 153 |
| 第三節 | 維高斯基的理論脈絡 | 158 |
| 第四節 | 蘆荻是社會治療的所在 | 161 |
| 第五節 | 未來進行式的結語 | 164 |
| 參考書目 | | 168 |
| 附錄一、熱炒久久三蘆社區報 | | 171 |
| 附錄二、蘆荻社區大學經營三重高中體育館 大事紀 | | 184 |
| 附錄三、保校行動工作組織/學員動員大事紀 | | 186 |

第一章導論

在 2013 年的今天，台灣有超過 80 所的社區大學。由於社區大學在台灣的特定發展條件，即由地方政府自主規劃辦理，其形式不一，辦理方式也不一，各社區大學由於其發展條件的不同，如今也都各自發展成不同的樣貌。

為什麼在台灣社會的這個歷史階段會產生了社區大學，是個有意思很值得探討的現象。在短短幾年內，從第一家社區大學－台北市文山社大成立之後的三年之間，全台計有 39 所社大開始招生；隨後兩年，全台普及至 67 所。

1998 年至 2004 年台灣社區大學成立年表

| | | |
|------|------|---|
| 1998 | 1 所 | 台北市文山社大 |
| 1999 | 13 所 | 新竹青草湖社大、基隆社大、宜蘭社大、台中縣屯區社大、台北縣五所社大（永和、板橋、新莊、汐止、蘆荻）、苗栗社大、台北市士林社大、花蓮社大、彰化縣文興社大 |
| 2000 | 12 所 | 台北市南港社大、萬華社大、台北縣中和社大、林口社大、新竹香山社大、新竹縣社大、台中縣海線社大、員林社大、屏東社大、嘉義市社大、高雄市新興社大、南投社大、 |
| 2001 | 13 所 | 台北市大同社大、台北市信義社大、台北縣新店崇光社大、台北縣三重社大、台北縣淡水社大、台中縣山線社大、彰化縣二林社大、雲林縣社大、台南市社大、高雄縣旗美社大、台東縣南島社大、宜蘭社大-羅東校區 |
| 2002 | 11 所 | 桃園縣社大、台中市大墩社大、台中市五權社大、台中市大坑社大、台中市文山社大、苗栗縣台灣社大、新竹市科學城社大、新竹市婦女社大、新竹市風城社大、彰化縣政府婦女社大、台南縣曾文社大 |
| 2003 | 9 所 | 台北市大安社大、台北市中山社大、台北市中正社大、台北市北投社大、台北市松山社大、台北市內湖社大、高雄縣鳳山區社大、桃園縣平鎮市民大學、金門縣社大 |
| 2004 | 8 所 | 台中市犁頭店社大、台南縣永康社大、台中市光大社大、彰化市社大、彰化縣鹿港社大、嘉義博愛社大、台南縣南關社大、台南縣新營社大 |

(資料整理自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及各社大網站)

如此迅速普及開辦過程，首先是民眾的學習動能湧現。這群第一批各社區大學參與學員的主力，大約是在二戰前後出生的嬰兒潮及至其後二十年左右出生的世代，他們生於必須及早投入生產而放棄學習的年代。如今即使未及退休，也多少在經濟上有了累積，於是為他們重返學習提供了條件。其次在回應民眾的需求上，其中有一股政治動力在其中推動著，也就是在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形成的政黨政治競爭風氣，其中民進黨當然貢獻不小，民進黨為了競爭政權，以民調作基礎、辦理各類大型活動，以在各種公共場域爭取民眾認同的「功勞」，乃至於到 2000 年中央政權政黨輪替所全面帶動的政治場域中的「表演風潮」。簡單來說，就是政治人物也需要以政績來包裝自己，特別是那些能討好選民的政績，社區大學就是一項被預期民眾能立即有感度的政策。

當社區大學已然成為各地方政府的必要標準配備時，反映地方條件與主事者思維的各種開辦方式，就在各地展開。有的地方是行政委託（例如台北縣），有的地方是由縣府自行辦理（例如南投縣），有的地方是以招標方式。而招標方式中，又有限制性招標與零預算招標的差別。總之，不同的開辦方式，直接或間接地決定了承辦單位或承辦單位的性質，也就結構性地制約了該地區社區大學的發展方向與其社會屬性。

依承辦單位的社會屬性區分，目前全台灣社區大學大致可分為四類：政府自辦、宗教團體、私立大專院校、民間團體。因承辦單位自身的任務屬性不同，當然也直接影響社大的辦學方向。其一，一般而言，由政府自辦的學校，強調「為民服務」的效益，因此以「民眾的需求」為導向，市場流行的熱門課程為主，再佐以政府政策的相關課程或活動。政府自辦的社大在全國社大圈中屬於最少數的類別。其二、宗教團體則是希望將其宗教信仰上的理念融入到課程之中。其三，私立大專院校所承辦的社大，在辦學條件上（例如教學空間、師資）得以援用自有資源，但在辦學方向也易流於如既有推廣教育一樣地面目模糊。其實本來在私立院校內的推廣教育在經營方向上，本來就是營利為主，是私立院校開辦推廣教育的主要功能，以此為定位的辦學方向必然要朝向市場化的方向經營。其四，民間團體所承辦的社大則是在這四類承辦單位中，相對理念清晰的辦學單位，目前參與在社區大學全國公共事務中較為活躍的社大，絕大多數是由民間團體承辦的社大。當然在民間團體承辦的社大當中也有細緻區別：有的是文化取向的基金會、也有社大在地組織的協會、也有突顯特定議題的社會變革理念（例如農村、環保、社區營造）的辦學團隊。

社區大學發展能夠如此迅速，正是因為地方政府結合了各種民間力量投入參與辦學之故，對政府而言，這是最省時、省錢、省力的開辦方式。對於承辦單位這一方來說，民眾學習動能湧現猶如學習市場的擴大與成型，當然對原本就已在經營民眾推廣教育工作的私立大專院校而言，社區大學更是擴大版的推廣教育，當然要積極爭取經營。對宗教團體或民間社團而言，在學習場域中與民眾相逢被視為是對民眾進行宣傳與影響的好機會，不論是為了傳教，或是為了社會理念，社區大學都是個值得投入經營的新社會空間。

正是這樣的各種條件的俱足，在台灣進入 21 世紀的前夕，社區大學成就了成人學習的新風潮。這個學習風潮有別於台灣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所有的學習型態，不僅是在形式上有所區別，且在學習活動的性質上有著根本差異。簡要回顧成人教育的發展歷史，皆是以實用工具性的學習為主。從光復初期的識字教育，到後來 1970 年代經濟起飛的補習教育，及至補習教育的「無線」延伸也就是空中教育，都是實用性與工具性的學習，不論是在學習的內容上，或是在學習的目的上。在那個一切資源都要用在刀口上的年代，學習當然也是服務於現實的有用性。

在此岔題一下，我未作系統性的歷史考察，但由於我親愛的阿嬤（奶奶）的緣故，讓我有機會看到歷史上的小小另類成人學習。我從小就有一種印象，我阿嬤是個風頭很健的農村婦女，而且是個台風很好、擅長在公眾場合拿麥克風的鄉下人。為了寫阿嬤的生命故事，才意外發現阿嬤「公共性面向」的發展就是發生在農會家政班。那是在 1970 年代，經濟起飛吸納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到工業區，政府推動農會家政班以組織婦女成為穩定農村社會的力量。從政府政策推動家政班的立場，這當然也是統治需要的工具性；但是從學習者的角度，我從阿嬤那邊得知，卻是有點像社大。她們學習對生活有用的手工藝，像是利用月曆紙摺成餐桌上的熱墊；或是學習家庭關係，例如分享與厝婿的相處之道。

除了農會家政班，在補習教育（含遠距補習教育如空大、空專）的末期，與社區大學開始迅速發展之間，有個大約十年的歷史交替期，大約是在 1990 年前後。當然已經開始有一些非工具性的學習模式，像是由青少年活動向社會教育延伸的救國團、針對青年上班族開設技藝課程的 YMCA 等。最後是在社區大學的迅速發展中，通過在數量上與地區分佈的普及上，將非工具性的學習形態帶入到成人學習的主流，正式宣告進入新的成人學習歷史階段。

新時代的成人學習沒有什麼現實目的性。如果要說社大學員「為了什麼」來學習，他們會說為了健康、休閒、興趣、夢想、拓展視野等等之類「形而上」的理由。這些所謂的目的，明顯地與前一歷史階段諸如改善生活、增加升遷機會、提升生產技術這一類的目的有著性質上的不同。而社區大學從第一批開辦的學校開始所訂下相對低廉的收費標準後來成為社大的市場行情，也讓民眾參與社大的費用門檻大大降低，成為民眾普遍參與的條件。社大的學習突出了學習者的主動性。有別於過往成人也是主動上夜校、主動上空大的那種主動性，我們在社大看到的學習主動性是類似「存在的本質」的那種主動性，就像嬰幼兒總是興味盎然地探索世界那樣的主動性。

我認為學習主動性反映的是成人學習者長期因學習資源匱乏而被壓抑的生命發展動能，特別是來社大學習的第一波學生，他們是在二次大戰後出生、成長過程中因經濟條件而早早放棄學習投入生產的那一代人，被迫中斷的學習是生命發展/文化精神的缺憾。**這群民眾來到社大看似輕鬆學習，實則是社大提供了材料，而他們主動抬起生命發展的機會。他們來到社大，是回返自身的生命發展；他們口說輕鬆休閒學習，實則是舉重若輕地拿起生命再發展的任務。**

除了學習者身上一向帶著的生命動能是戰後那一代人的文化特性之外，在成人學習的風潮上，則是學習主動性也受到消費社會的觸發，其動力來自「捨得玩、捨得花錢」。相對於在資源匱乏時代的消費行為強調消費實用性，如今消費文化中的「玩耍性」—即不需要太認真考慮其實用價值、開心就好，則是催化了學習的玩耍面向。學習不再是正經八百地要學會嚴肅的知識、有用的技術、提升前（錢）

途的文憑，而是玩，且就只是玩。這是社區大學此種特定成人學習形式，之所以可以在此特定時間獲得發展的歷史條件。

指出社區大學這點特性，是為了進一步分析辯證存在於「學習/玩耍」中的兩面性。一方面「玩耍」是學習的解放，玩耍帶動生命朝向根本發展的主動性，這種類似存在本質的主動性，有機會引領個體生命從「如今之我」中解放出來，朝向未知的未來發展，這是進步的一面。另一方面，催生學習之玩耍面向的消費文化，也可能全面接管了學習場域，使得學習全然成為了消費行為，無足輕重，遑論發展。這也就是學習消費化的危機。消費如同流水承載了個體學習的小船，固然使之變的輕盈，但也可能變成鋪天蓋地的洪水，小船完全失去前進的方向。

社區大學在台灣發展十六年至今，這就是我所認為的當前社大發展的危機。我之所以會有如此體會與理解，不是來自理論分析，而是來自我長期投身在社大第一線工作位置中的實踐體會。我在 1999 年籌備之初開始，就參與了位於三重蘆洲的蘆荻社大的開辦工作，至今工作已近十五年。當初我剛從工人運動的工作場轉換到社大，心中也帶著社會變革的理想到社大。隨著一年一年過去，眼看著社大場域中濃厚的消費氛圍、學員們開心地跟我分享他們來社大是為了休閒、大量重覆的維持性服務性的校務工作幾乎耗盡工作者的精力、帶著社會變革的熱情卻時時感覺到我們只是教育服務業…。在尋找前進之路的實踐過程中，有很長的時間我感到困惑，甚至感到焦慮、恐慌，到底社大是否有機會成為社會變革的力量？方法是什麼？

這十五年來，我與蘆荻團隊的同仁們就是懷著這種心情努力幹，在尋找出口的困頓中仍不放棄辦學初衷地堅持下來努力發展方法。依我看，這個努力與堅持本身就挺可貴。因為在這種全面消費化的社會氛圍中，我們可能耐不住困頓而棄守；也可能在社大日復一日的校務工作中，稍有不慎便成了NGO界的公務員¹。

如今我會如何評估我的工作呢？我作出了當初希望作到的成果嗎？這十餘年來，我與蘆荻團隊同仁們拚命地幹，我們幹出了什麼成績？相信應該有人從外部觀看蘆荻，覺得我們在蘆荻也是白忙一場。但我們自己怎麼看呢？

對我而言，這是我書寫本篇論文的主要動力，是實踐經驗的澄清與反映，也是實踐方法的梳理，主要為了澄清我（們）在蘆荻的實踐到底是什麼？這是本文的出發點。持續且至今仍帶著社區大學在實踐上朝向社會變革的關懷，我選擇聚焦於社區大學作為社會變革中介者之可能性的探究上。而在文中除了蘆荻社大的經驗之外，我將會進行對照部份其他社大的經驗，但不是站在全國各社大的普遍

¹當然，即使我作為線上工作者意識清晰地堅守，大多數我們在社運圈的伙伴們也不能理解社大是什麼樣的社會運動。不過這是另一個議題了。

性調查的位置上，我也沒有條件進行全面式的普查。我想要討論的是限定於某一特定類別的社區大學，亦即辦學者有意識地企圖使用社區大學進行社會變革工作（或社會運動）的社區大學。

我選擇這個書寫位置，除了基於前述的原因，即我本身就是這樣標定我自己以及我在其中持續地作為主要工作者的蘆荻社區大學，是為以社會變革為旨趣的社區大學與工作者之外，回到社區大學在台灣發展的具體脈絡中，追究社區大學運動的起源，實乃源自於一群不同領域與議題部門的社會運動工作者²（activist）的共同推動。這群歷史的能動者主動把握了這個歷史機會，並在社區大學發展的初期階段領導了這場運動。儘管其間或有差異，但對於實踐社區大學作為社會變革的路徑，這點企圖是一致的。但在十餘年社區大學普及化的過程中，社會變革的理想性在數量上被稀釋，許多社大承辦單位僅視社大為一終身學習機構，並未思考社區大學可能的積極社會任務，與傳統已經存在的諸多終身學習機構（如救國團、農會等）無異。在此同時，少數仍持理想主義的社大，在實踐理想的過程中未能有效地發展出實踐的方法，至少依我看大多還在實驗階段。社區大學的社會定位始終面對著逐步被窄化為僅剩終身學習這個面向的危機。所以此刻特別討論與標示出以社會變革為職志的社區大學，有其重要意義。

社區大學作為社會變革與教育改革的理想，雖然後來在社區大學大量且快速普及化的過程中，仍在論述上站主導地位。特別是被視為社區大學核心價值的促進公民社會與知識解放兩項任務，更是成為「範本」。如今已是人人會喊的口號，君不見各社區大學在各項計劃申請書或評鑑報告中，開宗明義都需來上這麼一段，以表明自己也是一所具有社會變革理想的社區大學。但事實上，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姑且不論理想的落實、實踐方法的深化發展都離理想差距甚遠；光說對這兩個「口號」的理想內涵的認識也都尚且不足。在社大場域中穿梭行走時，我們不時經驗到看似操作著相同的詞彙，然實則卻是牛頭不對馬嘴的怪異感。

既然在民間的社大經營者未能及時實踐出清晰的進步路線來，於是也就難以組織出有效的抵抗力量，來抵擋政府部門中一貫的管理主義思維的入侵。提供補助的政府部門（包含中央與地方政府）視社區大學為一已然發展成熟的終身學習業務而需加以管理與規訓。固然全國各社區大學數量眾多，辦學品質良莠不齊，社區大學既然接受了公部門的預算補助，應受公評。但所謂公評，卻夾帶了向來政府部門習以為常的管理主義心態。而在評鑑與各項審查中政府邀請擔任委員的

²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第一屆理監事名單：顧忠華、李遠哲、林孝信、洪萬生、彭明輝五人為常務理事，顧忠華為理事長，李遠哲則同意擔任名譽理事長，其他理事名單為蔡傳暉、劉玉燕、陳巨擘、周志宏、林朝成、陳其南、鄭同僚、孫春在、潘英海、馮朝霖等人。在監事部分，黃武雄為常務監事，其他監事為唐光華、成令方、舒詩偉、成露茜。

專家學者，也多以僅視社區大學為終身學習體系一環的成教學者居多，且大多甚少參與社大發展工作。他們提出的專家意見，不但未能珍視社大的「野性」，甚至更多是以種種制式教育中的思維加以規訓。不少本就自我定位僅為終身學習機構的社大，當然也樂於配合，社大圈中的理想主義更加稀釋了。

種種外在的發展情勢加深了社大發展的危機，諸多仍未放棄理想的社大伙伴们深有同感。特別是我們這群五年級生，在我們自己的個體生命當中最氣力活旺的中壯年階段，我們與社大的新生命相遇，並且也投入了我們的全部生命力。這算是躬逢其盛，不虛此行。然而眼見歷史條件的轉移變化，這歷史機會恐將不再，倘若社大未能再有歷史條件往進步的方向發展，至少期許本文能留下記錄。

從事社大工作十餘年來，有幸結識一群在社大運動中仍戮力不懈的伙伴，孜孜矻矻奮力工作，就是希望能以我等血肉之軀，在社大巨量的校務行政工作的沖刷之下，仍能發展出對於社會變革有益的工作，甚至希望能建立工作方法的典範。本篇論文就是一個反思性的整理回顧，期許對於我們過往的辛勞工作能梳理出有意義與價值的知識與方法來。

在如此的書寫旨趣下，我以回顧自己在蘆荻社大的工作發展為書寫主軸。在這個身心投入努力工作的過程中，我慢慢發現到一個平行共振的、在我之內的成長歷程也在同步發展中，也就是我個人的發展，特別是情感的發展。人本來就是在工作中學習，原來這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是我發現我的成長歷程與我在蘆荻社大的工作歷程相互關連，而且交互作用、相互影響。就如同本篇論文想要指出的「作為 Vygotsky 所指涉的活動 (activity) 意義的成人學習場域的整體性」一樣，我作為一個社大的工作者，我也參與在成人學習的過程中。而我在自己身上的發現，不僅僅是作為我認識/發現蘆荻的工作方法的線索，同時也是我們在蘆荻的工作成果與創造。

本篇論文大約就是這樣的故事！論文結構分為三個部份，共分為八章。第一部份是蘆荻創校初始階段的記錄，寫於第一至三章。第一章緒論回顧十五年前台灣社會開始發展社區大學的社會氛圍，以及站在第一線工作者我對於如今社大的發展現況的短評；第二章敘述蘆荻辦學團隊進場時的各種主客觀條件；第三章則是回顧蘆荻社大發展的初始階段（1999～2003）在辦學方法上的立基過程。

第二部份將眼光返回到我自己身上，以我自身的情緒轉折對照，作為理解我在辦學工作的實踐位置上，我的發展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係。分為兩章。第四章條中以 2004 年對我影響甚巨的類發病恐慌經驗為線索，反映我的其來有自。第五章則是以我自己與我奶奶(阿嬤)的勞動生涯對照，企圖拉出一條「順 V.s 逆」的對照，辯證地對我啟示解放的道路。

第三部份則是以如是的解放觀點，梳理蘆荻主要的發展歷程。第六章敘述蘆

荻逆勢勉力地一面結合校舍公共空間的經營，一面開動的種種方案；及至 2008 年的保校行動對學員的公共化學習以及遷校之後至今的發展。第七章與第八章則試圖將蘆荻的實踐經驗進行概念化的梳理，通過聚焦於成人發展的主動性，重新界定成人學習的發展觀；最後回到我們的辦學初衷，試圖將個體在學習中的解放與社會變革聯繫起來。

第二章進場盤點-蘆荻辦學的起點

1998年在台北市文山區誕生第一所社區大學，其後短短數年間，社區大學在台灣社會蓬勃發展，幾乎涵蓋台灣各縣市。社區大學的快速發展有許多可以用理解的角度，但促成這現象的最主要還是來自民眾的動能。1999年五月，在台北縣江翠國中舉辦的台北縣五所籌備中社區大學的聯合說明會，現場超過2000人以上，民眾熱烈回應社區大學的籌備。當時台北縣五所社大的聯合籌備，就是由社區大學主要推動人之一黃武雄教授獲得了時任台北縣縣長的蘇貞昌的政策支持，要在永和、新莊、板橋、蘆洲與汐止五個市鎮，同時成立五所社區大學¹。

這時正是台灣解嚴之後大約十年左右，解嚴前後與解嚴初期的街頭動能已經逐漸消散，社會運動氣氛已經不如解嚴初期那麼生機勃勃。各個社會運動議題的部門，似乎到了一個發展的瓶頸，社會運動需要新場域，注入新的能量。因此當社會上有社區大學這樣的呼聲傳來時，社會運動團體寄予期待與樂觀。當時投入到社大辦學場域中的團隊與工作者，大多是懷抱著社會變革的企圖而進場。對於他們來說，社大是一個新的社運場域，雖然可以發揮什麼樣的運動作用還不清晰，但是仍是值得樂觀期待。一方面是個具體的工作位置且能養活工作者；另一方面則是感覺到民眾的強大學習動能，期待可以在社大學員中找到新的社會力量。當時社區大學是個被社會運動期許的新生場域。

第一節 源自工運的教育觀

蘆荻的創校校長夏林清找我一同參與蘆荻的籌備工作時，我當時仍在工運團體「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簡稱工委會）擔任專職工作者。工委會是個體制外的工人團體，在當時工會法尚未開放工會自由結盟的年代，工委會的角色有點像是一個體制外的全國總工會²。它的任務是盡可能地團結更多的自主性工會以作為監督政府勞工相關政策的勞工自主力量。基於這項任務，工委會的例行工作，要時時聯繫勞動現場的具體情況與工會團體及勞工組織的意見，並針對當下正在討論中的勞工政策等議題進行研究與回應。必要的時候，也需發起抗議或媒體發聲的行動，以訴諸輿論的討論。同時，工委會每年也會舉辦秋鬥³勞工集會，以針對該年度的勞工現況作出總體回應。

¹ 這五所社區大學由黃武雄教授自己負責永和社大籌備，另外四所則是由他另外邀請的四位教授分別主持負責籌備，分別是新莊馮朝霖、板橋張則周、蘆洲夏林清、汐止潘英海。

² 工委會執行單位有：全國自主勞工聯盟、台灣區倉儲運輸業工會聯合會、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中華民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女工團結生產線、中國時報產業工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

³ 參閱「走自己的路！一條台灣左翼工運路徑的回看」，賴香伶，2010。

基於以上的任務要求，我在工委會的例行工作中有很大一部份是常常要到各工會去進行「勞工教育」⁴。所謂的勞工教育，也就是把我在日常工作中與各工會團體針對當前勞工政策的研究成果，扣連到勞工具體的生活脈絡中。對於鎮日在勞動現場拼搏的勞工朋友來說，政府正在討論的各項勞工政策，雖然與勞工的具體身家利害息息相關，但是基於種種條件因素，事實上勞工朋友根本無暇顧及這些正在討論形成中的政策與法律；或者受到主流媒體的影響，接受了從資產階級的觀點對於政策的宣傳，而以為是對己有利。而我的勞工教育就是要把當前正在討論形成的政策與法律，轉化為具體與勞工生活相連的事例，讓勞工明白這個政策與法律與他的利害關係何在。

以我在工委會時期當時正在討論熱頭上的議題－勞工退休金制度改革為例。當時（1998）勞工退休金的現行制度，是以同一事業單位滿 25 年年資，或年資滿 15 年且年齡達 55 歲，才具有領退休金的資格。雖然退休金的計算方式，感覺上還頗為豐厚，一位工作年資滿 25 年的資深工人，依公式可以領到 40 個月平均工資的退休金；然而真正領到這筆錢的工人並不多。根據當時勞工統計資料的調查，不到一成的工人在退休時能領到這筆錢。換言之，在當時那個年代，大部份工人退休後，僅能領取勞工保險的老年給付，在嚴格意義上來說，這筆錢還只能算是工人自己存的保險費。

退休金制度改革議題，從對它的分析批判開始就是勞工教育要作的重點。大多數的工人之所以領不到這筆錢，是因為大多數的事業單位還沒到 25 年就倒閉了，根據另一項統計資料全國事業單位的平均年齡只有 13 年。從這個資料對比所看到的政策荒謬性就是勞工教育的重要切入點。工廠短命除了有台灣中小企業特性的結構性因素外，也有不少老闆是為了規避退休金的惡意關廠，在 1998 年前後之所以會讓此議題得到重視，正是因為發生了一系列的惡意關廠事件，關廠工人全國串連進行密集抗爭。

當然勞工教育不會只是為了教育而教育，工委會作為一工運團體，其勞工教育是要朝向變革行動的。讓勞工朋友知道這個受到資產階級影響至深的政府所形成的偏頗政策，只是作了半件事，重點在於改變。所以我在工委會的工作階段，我在實務中學習到的勞工教育，不是只把資訊講完就算了，我需要與聽眾討論「再來怎麼辦」，以朝向行動。當然，當時的我都有標準答案，就是要來參加秋鬥，而且我的確是真實地相信，勞工的力量惟有透過集體行動才能展現，但勞工教育可

⁴ 勞工教育一詞在台灣的勞動現場有其特定語境，在國民黨戒嚴時代，由資方或國民黨事某黨部所控制的工會所舉辦的勞工教育，多是模糊勞工意識、灌輸勞資和諧之控制意識型態的活動內容。但始於解嚴前不久的工會自主化運動，具有自主勞工意識的工人有機會奪回工會自主權，此後的勞工教育才會機會著重於勞工自主意識。

不是為了動員，工人上街不是勞工教育的終點，工人上街仍然是勞工教育的一部份。

退休金議題的特殊性在於它直接與個別工人的利益相連，它直接關係到工人退休時是否領得到退休金，顯而易見，不需勞工教育者多作分析詮釋。個人的利害關係是行動的基礎，個別工人除了要能理解他與議題的具體利害關係之外，工人要能走上街頭還得要明白「靠人不如靠己」，大多數工人了解利害之後的第一個行動方案，一般都是找民意代表，也就是一般人所習以為常的頭人政治。畢竟寄託希望於可能託付的政治明星，比起自己上街打拚要省力多了。

所謂「靠人不如靠己」，並非一蹴可幾，事實上這一點認識對工人而言，就是一個弱勢者長出主體的主體化歷程，並非只是一個理性觀念的改變而已，當然也就不是一場兩場演講或的勞工教育可以作到，而是一次次地在行動中深化這一點體會才可能達成。這也就是工人上街行動也是勞工教育的延續之意。也因此工委會路線的街頭活動，在活動設計上特別強調教育作用，我當時在工委會負責組織活動落實的全職工作者位置上，對這一點活動要求特別有所體會。

以當時我的理解而言，所謂勞工教育是為了讓勞工朋友深刻地明白他作為個體在這個社會中的弱勢處境。上街行動首先是基於具體利害關係的動力，而在行動中能進一步地認識到自己作為工人在這個社會結構中的處境，才有機會發生意識轉化的過程。行動在具體議題上的鬥爭作用很重要，在行動中對於參與者的教育作用亦同等重要。任何單一的政策議題資訊都不是重點，正在討論的勞工政策固然是個當下鬥爭的焦點，對勞工朋友的利害關係可能也很具體巨大，但單一議題的成敗不是關鍵，**關鍵是這個社會的權力分配讓勞工結構性地處在弱勢這一邊。通過一次次的行動，通過不同的議題卻都指向了一個同一方向，即讓勞工朋友有機會看見勞工階級在此社會中的結構性處境，最終他能長成勞工階級的主體。**

「參與行動、意識轉化、認識深化、主體生成」，這就是我當時的教育觀。也因此當我第一次聽到黃武雄講述社區大學的理想時⁵，我大感驚訝「這正是我們在工運裡努力不懈的事呀」。黃武雄用淺顯口語的敘說方式，描繪社區大學如何以三大類課程引導民眾在不同面向上的發展，並以此作為朝向推動公民社會形成的方法，**即民眾通過接受教育而成為更有公民意識與公民行動能力的公民。相較於似乎遭遇發展瓶頸的街頭行動的（傳統）社會運動，民眾教育更能深入人心而觸及根本性的社會變革。**

正如我在工人運動工作中所學習到的一樣，個別議題與個案的成敗並非關鍵，

⁵ 當時是 1999 年 1 月在新店山區的女童軍活動中心的冬令營，我首次聽到黃武雄論及社會變革若要深化至根本層次，重點不在於街頭，而是在教育民眾。

參與在每個具體抗爭過程中的參與者如何經驗與認識這個世界的壓迫結構才是重點，因為這才有機會朝向制度的根本反思與變革。我很受到黃武雄所描繪社區大學在教育場域帶領民眾對庭進行深化認識的運動願景所吸引。而我們在籌備初期所預設的三重蘆洲地區的學習民眾也是以勞工階級民眾居多，這正是結合我們在工人運動中的經驗所長。我設想的未來社區大學的課程，應該就是勞動場域外的勞工教育或是更生活化的勞工教育，在我們尚未實際地與學員相遇之前，這就是我們的起點。

第二節 進入三重蘆洲

雖然我們對於學校開課方向有了初步的設想，但在工運的經驗學習裡，我們深知實際地認識還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需要在實際開課之前，進行一些田野調查。

雖然蘆洲在地理上就緊臨台北市，我在輔大唸書往返新莊台北，騎著機車總是會穿越三重，就每每從蘆洲旁邊閃了過去。這是個非常具體的例子，地理上的實際距離不等於在社會認知上的距離。明明就是這麼近，但在來到蘆洲之前，蘆洲對我而言就只是一個概念——一個淡水河邊時常淹水的小鎮，相較於我對蘆洲的心理距離，甚至連淡水或八里都感覺親近一點。

為了認識蘆洲，剛開始籌備社大的期間，我有意地騎著機車到處亂逛，然後對照地圖。經過實際走訪，才慢慢形成對蘆洲這個地方的感覺。我發現我不熟悉的不只是蘆洲市（在我們到蘆洲籌辦社大之前兩年，蘆洲才由鄉升格為縣轄市），也包括三重市的東區，都是往來台北之間不會經過的區域。後來對照地圖之後才發現，三重蘆洲的地理位置所在，就像是由兩條水道包圍而成的葉形小島，東面有淡水河，西面則是二重疏洪道。中山高速公路開通後，將這葉形小島攔腰切成南北兩半，對於區域動線影響很大。高速公路南北雖然有數條幹道相通，但容易形成交通瓶頸，自然也就逐步發展成不同生活圈。三重東區就是在高速公路以北地區，該區域雖然行政上屬於三重，但是反倒是與蘆洲更像是同一個生活圈。從新莊來往台北所經過的三重地區就是在高速公路以南地區，除非是專程為了去訪蘆洲，否則主要動線不會穿越高速公路。後來在 1991 年重陽橋通車之後，在高速公路以北區域的民眾要到台北可以直接走重陽橋到台北士林，也就不必穿越高速公路以南再過橋，於是更加形成三重東區與蘆洲作為同一生活圈。蘆荻一開始的籌辦地點是在三民高中，後來因議會刪除預算蘆荻被迫搬離，之後再重新找到新的辦學地點——國立三重高中，亦屬此一生活圈。

雖然在近代都市發展過程中因為交通動線緣故，蘆洲地處都市邊陲，但是由於緊臨淡水河，反而發展甚早。經查歷史，在早清雍正時期就有來自廣東、泉州一帶的商人，自八里、淡水溯河進到蘆洲地區開墾開發。三重蘆洲地區這個葉形小島的確是由沙洲而來，因此蘆洲早期古地名有河上洲之稱。由於開發甚早，我們初

到蘆洲時，就知道蘆洲有個在地大家族—李家，蘆洲李姓特別多，根據李氏宗親的資料，蘆洲李家是台灣李姓人氏中四大支之其中一支，是蘆洲的第一波移民。

在台灣光復後的都市發展過程中，以台北為中心的發展態勢，使得蘆洲在經濟起飛的那一段歷史裡，有了第二波的移民，也就是南部農村人口北上台北打拚而定居下來的「下港」移民。這一波移民大多以工業周邊加工業為主，以三蘆地區一帶許多小工廠為業，在那個小加工廠林立的年代，當中也有不少人是黑手變頭家，自己開了小工廠的。

到了重陽橋通車之後，三重蘆洲地區因與台北僅一水之隔，其作為台北的衛星城鎮的功能更加明顯，三重蘆洲成為台北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居所。許多上班族都是早上過橋到台北上班，下了班就回到三重蘆洲的住所。後來房價在 1980 年代中期大漲，更有原來的台北在地人的第二代買不起台北房子，而搬家到三重蘆洲來的。

當時我們初初來到三重蘆洲之時，尚未能了解到這個移民現象在此地的特殊性。直到辦學多年之後，我們才由我們的學員組成當中發現這個現象。

開始之初，在夏林清主持下，我帶著一群輔大的學弟妹在蘆洲進行了一場田野調查。我設計了一份半結構式的問卷，問題的內容大約就是了解受訪者是否有到社區大學來學習的意願，或者想上些什麼樣的課程之類的問題。進行的方式是由訪員帶著問卷，在馬路邊隨機找人訪談，訪談的方式是由訪員依問卷題目發問及填寫。

雖然問卷題目是這樣設計，但我們其實知道目的不是為了了解那些問題本身的答案，實際上發揮的作用是讓我們透過在街邊找人聊天。當我們以蘆洲社區大學⁶籌備處的名義向路人攀談時，等於也是在向路人宣傳與介紹一個訊息「我們蘆洲要辦一所社區大學了」。而進行田野調查的過程，同時也是讓我們自己開始認識與感受蘆洲這個地方。

我們進行了兩個週末，這是我第一次在蘆洲的大街小巷逛來走去，我個人對蘆洲最大的感受是「街道雜亂易於迷路」。在那兩週的街頭遊談中，我至少有兩次經驗，明明走在同一條馬路上，怎地地址突然從 A 街變成了 B 街的某巷。而且街道馬路很少是直的，總是在不知不覺轉了個彎或弧形，於是方向感就亂了。來參與田野調查的學弟妹也有不少迷路的。除了迷路之外，三重蘆洲另個令人有感的

⁶ 當黃武雄邀請夏林清參與聯合籌備台北縣五所社區大學時，是以社區大學所在地城鎮為名，見本章註¹。但後來因縣議會杯葛，除永和一所外的其他四所皆需另覓場地，本校後來落腳於國立三重高中，繼續名之蘆洲實在怪異，故更名為蘆荻。過程詳見後文。

特色，就是交通生猛。除了幾條主要幹道外，大部份老街廓街道狹小，卻常有汽車違規停車，甚至是併排停車。這個情形被視為理所當然，被擋道的行人自會遷就繞開，而機車當然也因此需要有很好的靈活度，逆向、半路迴轉、橫切過馬路都是常見的現象。

第三節 初見地方政治

仔細想想，這很可能是一個意味深遠的隱喻。或許街道的混亂正是某種地方政治生態的具體反映。

我們作為外來者，對於所謂「在地」正是由巷尾路頭開始經驗起。在後來我們與來學校學習的在地民眾混熟之後，不少人說了不少具體的例子，關於馬路是怎麼開的、到某某路口又是如何因為某某地方頭人的房子而又轉了彎。這些頭人或是在任的地方民意代表（市民代表、縣議員），或是卸任的民意代表、或是在任或卸任的民意代表家族宗親……這是我初次認識到地方政治中的關係網絡的圖像，原來是這樣的層層疊疊，也都各有關係連帶。真正在治理地方政治的，不是既有的枱面上具有公共角色的人物而已，而是一個頭人社群，也可以說是地方上的統治集團。具有公共角色的政治人物，在民主機制中程序上都是由選舉產生，但是事實上，在地人就會知道這些參與在民主遊戲規則當中的這些玩家，在關係上大多傳承自家族的過往歷史，有的是鄉紳世家、有的是地方上的大商人，在過往還不是民主選舉的時代，甚至在更早的日據時候，就已經是地方上的意見領袖與名望家族。這些家族傳承至今，也就是民主選舉中的場上人物。在既有的枱面上公共角色人物中，甚少比例是與過往頭人政治毫無淵源的。

解嚴之後台灣政治進入了政黨政治的時代，民進黨是以時代的需要取得了進場門票，在中央與縣的層級上，開始有藍綠之分。台北縣在解嚴之初，民進黨在縣長選舉上就取得勝利，從 1989 年開始就是由民進黨執政縣政府。但是在鄉鎮地方層級的縣議員選舉當中，卻仍是由地方派系所主導，而地方派系的傳統自然也是以國民黨籍為主，換言之，縣政府由民進黨的縣長執政，但縣議會卻大多是由國民黨籍的議員組成。於是在那個年代的藍綠之爭，具體展現在縣政層級上也就是縣政府與縣議會的鬥爭—府會鬥爭。

當黃武雄取得了當時民進黨籍的縣長蘇貞昌的支持將在台北縣同時開設五所社區大學的時候，似乎也同時預設了社區大學被迫捲入府會鬥爭的宿命。社區大學一開始在籌備階段，就被視為親綠或傾綠。而面對隔年的總統大選，當時社會氣氛可以感覺到藍綠兩黨都已開始準備。於是在時間點上，社區大學的籌備「非常合理」被連結到民進黨籍的縣長用來綁票固樁的工具。1999 年 6 月縣議會作成

決議，刪除社區大學籌備預算，已經進駐各開辦場地的籌備團隊限時撤離⁷。

當時北縣五校聯合籌備的伙伴們，開會研議因應對策，其中一項就是我們各地籌備團隊分工拜訪各該區域的縣議員，特別是當時持主要反對社區大學意見的國民黨籍議員。我依照分工一一前往拜訪，當然以當時社區大學還在籌備階段便被貼上傾綠的標籤的情況來看，人家沒給我們好臉色看自然可以理解。但叫我感到震撼的，卻是從其中某位大老級的議員身上經驗到「什麼叫權力」的學習。當我依照其助理的約定時間到達該議員服務處辦公室時，這位議員正在沙發上看報，我自報姓名、遞上名片，他只瞄了我一眼，繼續看報，也沒接名片；我見他沒應，只好打個哈哈客氣地說明社區大學的理念以及希望議員有機會過來「了解及參與」，也希望議員能支持之類。他一直看著他的報紙，不發一語，大約兩分鐘後，他逕自起身也沒說話，將報紙摔在我面前，然後走進裡屋…。

在我過往的社會經驗中，從未經驗過如此未經修飾的無禮與傲慢，對當時還是年輕人的我是個震撼教育。其實這就是台灣地方政治的現實，只是我當時還不知道。我後來才明白，這就是地方上公共事物的「楣角」。這位議員沒說半句話，而這正是他想要傳達的意思－在地方上他才是老大，而我不是在地人，是個外來者，連說話的位置都沒有，他不需要跟我說話。

這件事是個起點，是我開始學習認識地方政治生活的起點。我雖然有過在工人運動參與的政治經驗，但在庶民百姓生活的政治現實完全不是如此，就像在地學員們大多了解街道馬路為什麼這樣開的道理一樣。雖然他們不見得認同，但無疑這是他們現實生活中的一部份。我們作為成人學習的工作者，想要對成人在社會生活中我的種種社會行動方式有所轉化，這是我們非進入了解不可的，否則我們的政治認識，相對於浸泡在地方政治生活中的在地人而言，便會像是天龍國來的人一樣。當然這是後來才學會的，當時還沒如此覺察。

第四節 撲向學員擁抱群眾的工作方法

除了永和社大之外，其他四所的籌備處都被迫從正在籌辦中的學校撤離。五校籌備處的伙伴們一同開會作了決定，雖然縣議會刪除了五分之四的預算，但籌備工作都已經進行了大半，大伙兒決定繼續辦下去。大家決定用一所的錢，大家就均分勒緊褲帶辦學讓五所學校都得以開辦。場地也由各籌備處另行尋找。最後蘆荻就是落腳在當時才剛成立不久的國立三重高中⁸，當時的張輝政校長讓我們進

⁷ 見 1999 年 6.16 中國時報

⁸ 在我們拜訪了國立三重高中張輝政校長並得到他的口頭允諾讓我們借當時尚未完工的體育館地下一樓之後不久，教育部楊朝祥部長也出面協調國立新莊高中與板橋高中出借場地給新莊社大與板橋社大，並正式化了蘆荻借用國立三重高中場地的使用權。現國立三重高中改隸新北市，更

駐尚未開始使用的綜合體育館地下一樓。

一開始進駐三重高中體育館地下室時，那仍是未完成驗收的場地。當時剛凍省，省立高中成為國立高中，教育硬體經費遭到凍結，斥資一億五千萬的體育館仍有經費還沒下來，天花板與地板都未完工，行走其中步伐稍稍用力就塵土飛揚。我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開辦了 1999 年的秋季班。直到隔年春天，透過向當時教育部長楊朝祥爭取，為了照顧成人學習者的學習環境，才優先撥款給三重高中把天花板與地板給完工了。

儘管空間條件差，但總比沒有空間辦學好，更何況從六月中旬被迫撤離之後，到確定我們得以進駐國立三重高中時已經九月中旬⁹，如果想要秋季班就開始辦學，此刻不宜再拖。總之在非常緊急慌亂、且資源窘迫¹⁰的情況下開學了。

第一學期開學，與選課相關的行政措施尚未穩定，本來就是在一片混亂的狀態中。再加上我們採取了高標準，在開學之初有兩週的試聽加退選時間，在這兩週之內，民眾有充份權利不出具任何理由退、換課程，更加混亂。

但在當時，我要求蘆荻行政團隊的每位同仁，要盡可能了解學員退選的原因，並嘗試為學員找到可以安置下來的課程。一方面學員人數已經非常少了，我希望可以留住每一位學員，包括那些明顯人數不足無法開課的課程，我們都希望能夠轉移或合併到其他課程中；另一方面對每一個來選課的學員而言，這都是他/她的第一次社大經驗，我不希望有人在蘆荻再次經驗到學習的挫敗感。簡單說，也就是充份迎接且珍惜民眾來學習的原初動力。

光是處理加退選會談，就超過了兩個星期。再加上處理課程合併的事宜，來來回回與講師學員協調溝通，合併的課程也需要重新組織講師與課程結構。最後安頓下來上課，已經是一個半月了。在那段時間裡，團隊工作者花了大量的能量面對學員與講師，雖主要是為了處理加退選事宜，但卻「意外」得到了一個效果，也就是我們與學員的大量互動，大大地促進了我們對於學員的認識，不僅僅是增加了我們對於學員選課性質的了解，對於實際人與人的關係發展也有促進的作用。

名為新北高中。

⁹ 從六月到九月的流浪期間，感謝我們在工運中的朋友吳聰明的慷慨相助，讓我們借用他在九芎街的公司辦公室，如此民眾對我們的聯繫才不致中斷。吳聰明是中華民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的骨幹成員。他在 1987 年時在進行鐵窗吊掛作業中與一同打工同學同遭高壓電擊，同學死亡，吳右腳膝蓋以下截肢，雙手因燒傷變形，僅右手拇指與食指還有一般功能。吳聰明生命活力極強，除了努力學習受傷後的殘缺身體外，在受到協會的幫助向僱主求償後，認同我們為弱勢發聲理念與我們親近，也積極參與各項勞動權益。2004 年家中意外失火，他原已逃出火場，但為了搶救兒姪冒險返回火場，最終未能逃出。

¹⁰ 本來一所學校一千萬的開辦費，剩下不到兩百萬。原先計劃要在勉力開辦的過程中進行募款，不料遇上九二一大地震，社會上的募款資源全朝災區集中。

工作團隊可以直接喊出學員的姓名者，全部加起來可能達到 300 人以上，第一學期的學員數只有 450 人，也就是行政團隊與將近七成的學員關係上變的熟絡。

說是意外，但事實上也非意外。我在工人運動中的最大的學習，其實就是組織人一同工作這件事，包括事務性的勞動。嚴格說，這是最為基礎的組織工作，而且是平日工作中非常具體的需要。一方面捲動人參與工作是關係發展的重要方法，不僅僅是為了完成工作，同時也讓人有參與感因而拉進與我們工作之間的關係，參與者也會因此增加對我們工作的認識。當然，在資源缺乏的時候，這也是具體的需要。在各社會運動部門中，工人運動大概是資源最為匱乏的，而我所參與的這個工委會路線更是窮單位，因為她結合的工人群眾多半是苦哈哈的民營小企業的工人。集合眾人之力完成工作，既節省資源又促進了社群凝聚。

撲向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的關係原則，對我而言，它除了是一種工作方法外，更是一種態度。組織（organizing）工作並非只是把群眾組織起來去完成一件事，如此群眾將只會是推動變革的工具；相反地，組織工作事關群眾在過程中的轉化，有時更甚於完成具體任務。就如同前面曾經提及，工委會這支工運路線特別強調工人群眾在參與運動過程中的認識與意識轉化，要作到這個標準，是要能更深地發展與群眾的關係。在我身上，它已經不只是個工作方法，而是個倫理原則或是工作態度那樣層次的東西。即便當時對於「教育」尚未有更深刻的體會，但在工運中習得的擁抱群眾，讓我在行政團隊的帶領上採取了這種姿態——全面地撲向群眾。

第五節 共同勞動改善獨立空間

在蘆荻創校初期，先是由於處理課程加退選與課程調整，工作人員廣泛地與學員們建立關係；此後，這些逐漸熟絡的關係又開始被工作人員動員來參與學校創建初期的大量工作，這對於剛剛開辦的新生學校有很大的幫助，特別我們還在一個尚未完工的體育館地下室。

一個看起來像工地的學校，在經費上從原先預計的第一年有一千萬的開辦費，變成不到兩百萬的經費，遠遠不足的開辦費用，讓我們在開辦初期必須盡可能地資源回收與凡事 DIY。開學時行政團隊有五位成員，我們的五張辦公桌形式、大小不一，因為全是人家不要送給學校。為了省錢，巨幅的大窗簾我們自己製作，來自學校附近碧華布街的學員捐了一大捲布，我們找了學員、動員了縫紉機自製窗簾。辦公室資料櫃（包括後來的圖書館書櫃）也是自己叫木料然後動員學員幫忙。

這些工作當然是由工作人員來進行組織，這一點很考驗當時的團隊成員。我們要能組織學員一同對這類技術問題工作，意味著我們也需要具備技術上的知識

或基本技能。當時團隊成員中有一位我從大學以來的好兄弟—王怡峰，他是個技術能力相當好的人，而且創意十足。我仍記得當時我們有多件得意之作，即以非常少數的經費預算，完成空間的必要改造。其中之一就是在尚未有地板的那種泥灰地面上建立起我們第一間的地板教室—女人的家。地板教室是為了提供給小團體的課程使用，這類課程需要一個較為安適、舒服、低水平的空間，最好是可以坐在地板上，自由坐姿、或圍圈、或玩遊戲。但是當時的地板腳踩稍微用力就揚灰，實在不是個放鬆的空間。但若要鋪地板，一個 20 坪大的教室則所費不貲。當時我跟王怡峰研究甚久，最後想出了個辦法，就是先用防水帆布鋪住地面以蓋住灰塵，再以大塊軟墊鋪滿教室。我與王怡峰想出方案，然後再找同學商量，最後一起約時間來施工完成。完工後，使用該教室的學員初見都嘖嘖稱奇，參與工作的學員也都感覺成就感。

這類的事情很多，回顧當時的工作週記，這些工作花掉我們的大量力氣，但是也大幅增進我們與學員的關係。我們很快速地累積了大量學員專長的資料，成為初期建設學校的人才庫。當時在工作者的認識上，大半是為了完成具體的工作，不可能單靠五位專職人員，因此我們「需要組織」學員一同工作。

但如今回顧起來，這樣完成工作的方式中所包含的關係發展的方法，其實已經蘊含在我們的工作方法中，只是一開始多半憑著某種方向感的直覺而不太自覺，是在工作的過程中有機會逐步看到這種工作方法所帶來的關係作用，我記得大約在兩年之後我們才逐漸慢慢清晰起來。最具體的作為就是表現在我們全面性地組織學員參與教室清潔工作上。

這一點當時在社區大學之間(甚至到現在仍是)應該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特色。大多數的社大因為使用國、高中場地，教室部份都是白天時間與國高中生共用，因而是屬借用性質，除了在使用上謹慎別把教室搞亂搞髒之外，清潔工作多半由國高中生自行處理。但是蘆荻的情況有所不同，因為體育館教室從未完工我們就進駐使用，所以在空間清潔上完全由社大自行處理，將近 600 坪的空間清潔，這是個沉重的勞務負擔。我們只好去面對學員請他們參與清潔工作。為了減輕每個人的相對負擔，我們將每個班的掃除區域都規劃出來，就像是中小學生一樣，除了自己教室的掃除，也有人要負責學校的公共掃除區域。

為了推動這個工作，我們進入到每個課堂去進行說明，有不少同學在別的機會已經參與了學校的校務工作，了解行政團隊的辛苦，便很「阿沙力」就表態願意幫忙；但是也有同學是抱持著消費者心態地認為「我是付費來上課，為什麼我還要幫忙打掃」。我們後來發現，事實上在這個越來越傾向消費導向的商品社會裡，幾乎每個民眾初到社區大學來的時候，都是抱持著類似消費者的心態。而這一點正是我們與學員發展關係的起點。

面對這樣的質疑，當然必須好好地仔細說明。從辦學條件困難的結構性原因談起，從而到我們懷抱著什麼樣的辦學理念以致社區大學希望學員也作為學校的主體等等。為了作到這個說明，我與同仁們必須一班一班去跑，徵求各班講師的同意讓出十分鐘讓我們進到教室說明，這個工作幾乎要忙一整個開學週。這一系列說明活動看似是為了說服學員參與清潔維護工作，但到後來實際發生的，卻是與學員發生了一個關於社區大學辦學理念的對話。這個一開始是基於現實條件的不得已而不得不行的行政安排，經過每個課堂的講解說明與溝通，到後來卻成為一個普遍性的學校理念的傳播活動，對於首次來到蘆荻的民眾發揮了非常好的理念導向作用。

我們很快發現了這個在關係中的作用，即使到了第三年由於學員數增加、中央政府加入補助的因素，我們在辦學上有了略為寬裕的條件。如果我們願意，我們可以聘請清潔人員或委請清潔公司來擔任清潔工作，這樣也的確是比較省力的工作，但我們仍然選擇動員全體同學參與的方式。

從邀請個別學員、或有特定專長的學員與我們一同工作，到動員全體學員參與清潔工作，及至到後來每學期固定舉辦的成果展，都是動員了大量同學一同參與勞動。甚至可以這樣說，我們與相熟的學員關係中，勞動是其中非常重要而且主要的主题。勞動是我們與學員關係中的主要活動面向，同樣的，一同勞動也促進了我們與學員之間的協作關係發展。由於一同勞動，學員與學校的關係性質也會得到變化，他/她本來只是讀一門課，是個單點的、甚至是取用的關係，但通過勞動，學員跟專職人員的關係熟絡，有機會了解更多關於學校的故事，有機會認識到在個別的課堂學習中不會談到的社大理念。

許多創校初期就參與蘆荻的老學員，回頭憶及創校初期的艱辛，多會以「戰友」或「革命情感」的形容詞來描繪當時行政團隊成員與學員的關係。這種在資源條件艱困的情況下，一同打拚建立起來的關係，不是個別關係的緊密感，而是社群關係中的緊密感，也就是「我們」，是「我」在其中的「我們」，「我們」中有「我」。為了把學校運轉起來，我們奮力撲向任務，並把學員也捲動進來，在蘆荻社群凝聚與形成的過程，一同勞動是重要的關係主题。如今回顧蘆荻的工作方法，雖然在當時概念上尚未把握教育的深刻意涵，但是在工作中群眾工作的鍛煉提供了基本功的條件。

第三章方法立基-辦學方法的形成

一個學校不論帶著什麼樣的理想，最初與其學生的正面接觸，仍是在課程當中。特別是這種特定形式的成人學校，她要求學生的主動性，主動走出家門、主動到學校認識了解課程、主動付費選課。「主動性」是社大的重要特色，一旦學生來到學校，如果課程不符合學生的期待（不論是其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選課動機是什麼），學生也會主動離開。可以這樣說，課程就是教育工作者與學生正面遭逢的第一回合，在還沒有更進一步的對話前，選課人數就是一個硬碰硬的考驗。再好的課程理念，課程沒開成，盡屬枉然。

第一節 遇見學員：第一學期的震撼教育

表格 1. 蘆荻社區大學 1999 年秋季班課程表

| | 星期一 | 星期二 | 星期三 | 星期四 | 星期五 | 星期六 |
|---------------|-----------------|------------------------|----------------------------|---------------------------------|--------------------------|----------------------------------|
| 上午 | | | | | | 讀書 DIY A3101 |
| 下午 | | 婦女身心健康與性 A1103 | 女性成長與婚姻 A2102 | | | 公共論壇 婦女經驗論壇 A21064:30~7:00 |
| 晚上 7:00-10:00 | 大團體動力實驗室 1303 | 台灣文學思潮講座 D1403 | 福爾摩沙之美與醜 F1603 | 家庭關係與溝通 A1104 | 情慾自主的心理與社會 E1503 | 社會生活與科學方法 F1601 |
| 晚上 7:00-10:00 | 現代社會與婦女法律 A1102 | 上班族自保須知-勞基法實務與解析 B1202 | 勞工運動的顯微鏡與放大鏡 B1204 | 性別與社會空間 A1105 | 心理傳記與自我成長 D1402 | 人.醫療與生活 D1401 |
| | 社區組織行動方案 C3301 | 領導人的有效溝通 C1305 | 基因與生活 F1604 | 健保-勞保知多少 B1201 | 民眾文化史 D1404 | 女性學佛與禪坐 A2104 |
| | 皮影戲面面觀 2307 | 認識原住民族的發展與困境 D1406 | 解放佛學與威權社會學 D1407 | 組織文化與企業發展 C1304 | 教育變革停看聽 E1502 | 探索森林 F1602 |
| | 台語詩表演與吟唱 2308 | 生活科學 F1605 | 性別/家庭/工作三部曲-探索女性生涯願景 B1203 | 看台灣聽台灣-二十年來的紀實音樂.影像與台灣社會變遷 2204 | 性別.社會與文化:現代社會的性別操作 A1106 | 生活小家電維修 DIY2502 |
| | 創造力(集體創作)2314 | 自然科學概論 F1606 | 青少年文化與主流社會 E1501 | 認識紀錄片 2203 | 親子關係 A2105 | |
| | 生活理財與股票 2505 | 爵士樂歷史與風格 2311 | 政治經濟學-工人看世界 B1205 | 自我覺察與人際溝通 C1301 | 紀錄片製作-用影音說故事 2201 | |
| | 布袋戲 2309 | 認識攝影 2202 | 遊戲 表演 人的互動 2302 | 田野調查:方法與操作 B2402 | 百樣人看電影 2303 | |
| | 性別心理與生活 A1101 | 音樂欣賞入門 2304 | 烘焙學 2501 | 台灣戲曲漫談 2313 | 趣味的台語與台語的趣味 2310 | |
| | | 鬥陣來念歌-歌 | 藝術欣賞 2305 | | 初階漫畫學 | |

| | | | | |
|--|------------|----------------|------------------|--|
| | 曲 DIY 2301 | | 2312 | |
| | | 個人生命史書寫 2306 | 家庭生活 DIY2503 | |
| | | 生活政治學 B2401 | 生活手工藝 DIY 2504 | |
| | | 我們的生活/環境 D1405 | 電腦的過去.未來與運用 2506 | |

我們憑著對理想社區大學的想像以及在田野調查時得到的印象規劃了第一學期的課程，動員了許多我們在社會運動中的伙伴，發揮想像力創造了一切可能性，企圖將在社運實踐場域中的經驗轉化為與庶民日常生活得以聯繫的知識，並組織成一門課。我們總計設計了 64 門課（如表格 1）。

如此的課程設計真實地反映了我們當時對民眾認識的不足。儘管我們知覺到民眾的學習意向定與輕鬆、興趣有關，但在我們實際與民眾相遇之前，也只能基於實驗的心情先把菜單開出來再說¹。在籌備期間已經展開預約報名的民眾，由於場地長期不確定與異動造成的學員流失，對於第一學期的招生當然有重大影響。但是在我們開始受理民眾報名的過程中，也就開始接收到民眾的各種反應意見。大約就是覺得我們的課程有點「太學術了」的味道。

確定在國立三重高中落腳後的一個月，也就是 1999 年 10 月開學時，學員數只有 450 人，但有不少人選課一門以上，共計選課人次 742 人次。各課程實際選課情形如表二。其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課程停開（反白色塊），也有部份課程因報名人數太少（灰色色塊），於是由工作人員主動找學員協調將課程內容相近的課程進行合併（網底色塊）。有不少課程人數在 10 人以下，遠遠不及開課成本，但是為了能留住學員，仍勉力流血開課。

表格 2 蘆荻社區大學 1999 年秋季班各課人數

| | 星期一 | 星期二 | 星期三 | 星期四 | 星期五 | 星期六 |
|---------------|------------------------|------------------------|-----------------------|----------------------|------------------------|---|
| 上午 | | | | | | 讀書 DIY A3101 12人 |
| 下午 | 我愛漫畫 16人 | 婦女身心健康與性 A1103 9人 | 女性成長與婚姻 A2102 26人 | | | 公共論談 2:00-4:30 婦女經驗論壇 A21064:30~7:00 |
| 晚上 7:00-10:00 | 大團體動力實驗室 1303 47人 | 台灣文學思潮講座 D1403 | 福爾摩沙之美與醜 F1603 13人 | 家庭關係與溝通 A1104 12人 | 情慾自主的心理與社會 E1503 | 社會生活與科學方法 F1601 10人 |
| 晚上 7:00-10:00 | 現代社會與婦女法律 A1102 16人 | 上班族自保須知—勞基法實務與解析 B1202 | 勞工運動的顯微鏡與放大鏡 B1204 | 性別與社會空間 A1105 | 心理傳記與自我成長 D1402 16人 | 人.醫療與生活 D1401 6人 |

¹ 台北縣五所社大聯合籌備時，全國第一所社大台北市文山社大已經開學一學期。文山社大的課程也是台北縣五所社大的參考。

| | | | | | |
|---------------------------|------------------------------|---|--|----------------------------------|----------------------------|
| 社區組織行動 方案 C3301 6人 | 領導人的有效 溝通 C1305 34人 | 基因與生活 F1604 | 健保、勞保知多 少 B1201 | 民眾文化史 D1404 | 女性學佛與禪 坐 A2104 8人 |
| 皮影戲面面觀 2307 | 認識原住民族 的發展與困境 D1406 | 解放佛學與威 權社會學 D1407 | 組織文化與企 業發展 C1304 | 教育變革停看 聽 E1502 | 探索森林 F1602 |
| 台語詩表演與 吟唱 2308 | 生活科學 F1605 | 性別/家庭/工作 三部曲-探索女 性生涯願景 B1203 6人 | 看台灣聽台灣- 二十年來的紀 實音樂、影像與 台灣社會變遷 2204 | 性別、社會與文 化、現代社會的 性別操作 A1106 | 生活小家電維 修 DIY2502 14人 |
| 創造力(集體創 作)2314 10人 | 自然科學概論 F1606 | 青少年文化與 主流社會 E1501 4人 | 認識紀錄片 2203 | 親子關係 A2105 | |
| 生活理財與股 票 2505 59人 | 爵士樂歷史與 風格 2311 | 政治經濟學-工 人看世界 B1205 | 自我覺察與人 際溝通 C1301 38人 | 紀錄片製作-用 影音說故事 2201 10人 | |
| 布袋戲 2309 | 認識攝影 2202 26人 | 遊戲 表演 人 的互動 2302 17人 | 田野調查:方法 與操作 B2402 | 百樣人看電影 2303 | |
| 性別心理與生 活 A1101 15 人 | 音樂欣賞入門 2304 7人 | 烘焙學 2501 35人 | 台灣戲曲漫談 2313 | 趣味的台語與 台語的趣味 2310 10人 | |
| | 鬥陣來念歌-歌 曲 DIY 2301 7 人 | 藝術欣賞 2305 | 電影、影音與爵 士 6人 | 初階漫畫學 2312 23人 | |
| | | 個人生命史書 寫 2306 | 上班族自保錦 囊 36人 | 家庭生活 DIY2503 26人 | |
| | | 生活政治學 B2401 | | 生活手工藝 DIY 2504 25人 | |
| | | 我們的生活/環 境 D1405 | | 電腦的過去、未 來與運用 2506 | |

在選課行政工作上，我們（北縣五所社大聯合籌備處）一同訂下了開學前兩週免費加退選的措施。這個行政措施是要讓選課的民眾有至少兩次免費試聽體驗以決定是否留在該課程的機會，如果他/她需要的話。但對蘆荻的工作者而言，這兩週的加退選不只是個行政措施，而是一個與學員對談、了解學員需求的機會。如前章所述，為了盡可能留住學員，我們花了將近一個半月的時間重新組合課程，讓不足開課人數的課程還是有機會留下來。

這個大量與學員商量課程開設與否的過程，是個因為我們撲向群眾的工作方法而創造出來的與學員深入交流的機會。為了盡可能留住學員，我們與學員協商選課不足額課程之間如何組合，這個對話讓我們有機會了解在學員的世界中是如何看待這些課程，同時也讓學員有機會知道社大為何要開那些在他們看來有點莫名其妙的課程。

很清楚的，我原先設想社大課程作為生活化的勞工教育完全是錯誤的假設。我看到來到社大的勞工跟我在工會看到的勞工有很大差異，在工會場域裡的勞工有著工人以工會作為團結集體的組織性；而在社大看到的勞工是下班後的勞工、脫下制服後的勞工。坦白說，若不是在學員基本資料上職業欄，我根本不知道學員中誰是不是勞工。而且他/她下班後來到社大選課不是基於「勞工」此社會角色的需要，而是一個社會人的需要。

反而選了我們所規劃的勞工法令與權益相關課程的，九成以上是保險業從業人員，他們基於服務客戶的需要來上課。

此外，我們也認識到，學員的選課定要與其生活有一定的關連性。

這一波對話是我們對於學員的學習行動認識的起點，雖然還不夠深刻，但卻已經足夠對工作人員的腦袋發生震撼作用。

第二節 教育觀的修正

除了結合學員一同穩定校務運作之外，我們也在課程的設計上，用了不同的關係介面但在關係性質上也是撲向學員的方法，也就是開設了大量的「小團體課程」。有別於一般課程主題以主題性內容為主要標的的學習，小團體是個無結構的課程。在心理學專業裡，小團體作為像是實驗室一樣的關係發展實驗空間，它沒有一定的主題。在小團體課程中的講師，不似一般傳統課堂上的講師主要的教學形式是以傳遞特定主題的知識為主要教學過程，小團體的講師更多的時候像是一個團體催化員，在團體成員間的話題流動、相互理解、以及這些活動過程中的關係發展上，提供活絡、對焦、澄清以及反映的工作。

在第一學期的課程規劃中，以下課程都屬於小團體課程：性別心理與生活 A1101、婦女身心健康與性 A1103、女性成長與婚姻 A2102、性別/家庭/工作三部曲-探索女性生涯願景 B1203、自我覺察與人際溝通 C1301、女性學佛與禪坐 A2104、心理傳記與自我成長 D1402。另外由校長夏林清親自開設的大團體動力實驗室 1303，也是屬於團體課程，課程進行的方式也是團體發展的方法，只是它的人數不屬小團體。在這些小團體課程中，自我覺察與人際溝通是完全沒有主題結構的，本課程中的講師（催化員）並不帶著預設的主題進場，而是任由團體主題隨著成員的動力與關係發展流動進行，催化員單純只發揮活絡、澄清、反映等催化功能。其他課程則是帶著預設的主題，但多半與性別、生命經驗、生涯發展等重要個體生命議題有關，課程中的講師雖也會準備與課程主題相關的材料或活動，但相當大的程度也會隨時開放團體動力發展的空間。

這類課程在當時主要是由夏林清主導規劃，我當時只是理解這類課程代表的是蘆荻行政團隊的心理學專業背景的特色課程，對於這類課程在意識學員與社群

發展上的作用沒有太多的意識。但事後回顧，這類團體課程在蘆荻創校的初期發揮了巨大穩定與凝聚的作用。特別是在我們作為一所初辦學校，對於民眾的學習性質尚未把握之時，這類小團體課程提供了一個緩衝空間幫助工作者了解與體會學員的學習動力與狀態。

而我也從這類小團體課程當中開始體會到「教育」的意涵。教育是什麼？「教育」不是教育者這一方基於某種教育理念（不論是多進步的教育理念）要去帶給受教者某些東西（技能、知識、甚至是世界觀），不是要去教給人家什麼好東西。不是這樣！教育應該是一個協助學習者發展的過程。學習者在教育環境中體會了自己的現況，了解了如今的我之其來有自，願意主動地朝向去拿起自己生命發展的功課，自己選擇同時也自己負責！這是教育！而教育者該作的事則是創造如斯的環境，讓學習者在其中得以發生這樣的過程。

我在工人運動工作的時候，對於運動的認識層次從具體世界中某議題或某個案的改變，移動到了看見社會運動實則是參與者在社會行動中的教育歷程，也就是通過參與認識到社會的結構面。在那時候我以「教育」來看「運動」，以為我已經懂了教育，以為教育就是讓人懂了些什麼（例如：勞工在這社會是遭到剝削的）…。於是我也帶著這樣的意識來到蘆荻，我認同了黃武雄對於社區大學課程規劃的某些理念²，第一學期課程就是按著這樣的準則進行設計的。

而民眾選課結果則是民眾的生活世界與我們初入場工作者之間所發生的首次辯證，也就是證明了工作者的主觀設想大有問題。別說是多麼進步的理想，一旦無人選修課程無法開成，即使是生存都要面臨挑戰，這就是成人學習領域的「硬仗」，相較於正式學校教育，它幾乎是硬碰硬的挑戰。成人進到社區大學來，既不圖學歷，也不圖職業技能，完全是基於主動的自由意志，而且選課必須付費。非常尖銳地考驗學校與講師是否能留住學生。一門課程若無法在「市場」中生存下來，再進步的理念也無法實現。

我們在第一學期開課即面對這個結實的挑戰，我們當時有兩個可能的發展方向。其一就是趕緊修正以符合民眾的「需求」，看似需要但實則是消費市場，教育者變成了群眾的尾巴³，其二則是保持辯證的張力，面對教育者自己與學生生活世界之間的差距，積極迎向與認識學生真實的發展需要。我們清楚走的是第二條路。

其實一開始面對學員的選課反應，蘆荻（或者我想是任何學校）都有很大機

² 黃武雄 1998，我們要辦什麼樣的社大

³ 典故出自毛澤東在與其他黨內同志辯論工作中的群眾關係時提到：「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後於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第 1096 頁）

會走向市場化。當時許多學員來建議我們開設電腦、美語、日語等等市場熱門課程，我都一概拒絕，並曉以大義「社大不是補習班」，真的講不通我只好請他「考慮去上別的社大」。這種來自學員群眾的壓力不可謂不大。一方面是我那不放棄社大理想性（表現上像是魯鈍而教條的死硬）的堅持，發揮了抵制性作用；另一方面我認為真正發揮正面作用（而非與學員的抵抗）的卻是我們使用了尚可有效前進的方法，也就是在小團體中認識學員。

第三節 需求有兩種：消費 v.s 發展

所謂學員的「需求」，其中有一條非常細微的界線，我當時就已有分辨的嗅覺。其實所謂「需求」有兩種不同性質，其一是未經轉化的消費性需求，與朝向生命發生根本轉化的發展性需求。通常在未經深入討論的情形下，我們一旦論及需求二字，其實談論的正是商品流通中的供應與需求意義下的需求，也就是消費性需求。以未能深度交流學習的可能意義與社大理念的情形下，學員對於學習需求的反應，其實也就是市場反應。在籌備與第一學期報名期間，我們只要問及學員學習需求，所得到的就屬這種市場性質的答案。

而通常朝向生命轉化的發展性需求不易為人意識清晰地語言表達，不論是口語或書寫。而且在這種快速轉動的工商社會中，這種發展性需求通常也只在午夜夢迴，獨自一人面對自我時，作為似不可能達成、宛如奢求的「夢想」形式存在。這種在心靈深處渴望自己有機會「成為什麼樣的人」的欲望，關乎確認自己存在價值的動能，在人人身上都是有的，但卻難以在社會空間中成為可以相互交流與相互促進的社會性活動，而民眾帶著自發的動能來社區大學上課時，他/她多半也不見得能自覺有意識地將自己的學習行動視為一種生命發展的選擇。

我當時雖然有分辨的嗅覺，但對於民眾以學習尋求發展的內涵卻不能把握。我當時也太年輕，對生命的複雜性尚未有深刻的理解。對於一個個具體的生命而言，發展的可能性其實也反映了每個獨特生命的具體的生命情態與欲望。當我們面對課程不符合學員的需要，但我們也不願意走向庸俗的市場化，我們也就需要更直接地面對這個問題：我們所開設的每一門課程，是否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在某種曲折的關係中回應了學員們的發展需求。

小團體課程在蘆荻發展的初期階段發揮了這個作用，也就是提供了可以帶領學員相互交流發展欲望的社會空間。在催化員的催化帶領下，團體成員在實驗室似的社會空間中，練習與學習與他人更真實地認識彼此、持續互動與發展關係，小團體是個學習空間，也同時是個真實存在的社會空間；團體成員同時在學習與人發展深刻關係的方法，也同時與他人真正地發展出現實關係。這個在小團體中的社群關係實在地提供了一個可以公開地討論個體發展議題的空間。

雖然在個別小團體課程中的社群關係是小社群，但多門小團體課程等於是在蘆荻的諸多小社群，為蘆荻全校性整體的大學習社群的凝聚與形成提供了基礎，也為後來在蘆荻的公共論壇時間公共地討論在社大各類課程學習活動中對自身生命經驗帶來的作用時提供了基礎的語彙與氛圍。

對參與在這類小團體課程中的學員們來說，一開始可能是誤會。在那個大眾心理學開始流行的年代（其實迄今仍流行不減），一般民眾自然也以為來上這些課程是學習技巧，例如人際溝通、親子關係等等心理學技巧。但到了後來，卻是實在地經驗到一種平常難以發生的關係方式，也就是可以放鬆地表達與交流生命經驗，可以交談在親友間平日可能不易說出口對人生的奢望，甚至可以自在地交流生命中的苦痛與不堪。這種在學員身上具體的關係經驗，大大地拓展了在平日社會互動中的語彙。同樣談著發展、學習需求、成長，但其對於這群學員的具體意涵變得不同。

小團體課程豐富化、立體化了學員們對於「發展」二字的理解，但更為重要的作用卻是工作人員對於成人學習視野的開啟。對於社區大學這樣剛出現在台灣的社會現象，民眾展現了強大的動能湧入到社區大學學習，這種動能到底反映了什麼意義？小團體課程的經驗，至少在個體生命發展的向度上提供了實際且具體的資料。我們工作者才有機會得以進入學員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停留於想像去揣摩學員的「需要」。

當我們在正規教育中思考學習與發展的關係時，似乎是那麼理所當然地可以想像發展具體所指為何，不論是在幼年、青春期或是成年後的大學教育。但是對於已經出社會上投入工作的成年人，我當時實在難以具體想像，成人在社區大學的學習到底是為了什麼發展。因為在小團體課程中鬆軟的關係空間，讓成員在生活中不足以對外人道或微不足道的愛憎得以流動，我才得以進入窺見生命的複雜多樣，並開啟對於成人生活世界中關於發展的敏感度。

這裡所稱的發展，並非指由A到B那種線性式想像，或是生活中的具體願望。那是尋求變化、轉化的成長動力，人們對自己既有生活中的不滿意，但仍願意勉力活下去所基於的那點「未來有機會不一樣」的願望。這種發展的動力，甚至無法在生活中被意識到並以「發展」的形式被表達出來。更多的時候，它是以嘆息、抱怨，一點無奈、小小的開心、煩惱等更隱微曲折的方式表現出來。一個常年與老公關係不睦的中年婦女，她可能無法明確意識地追求自己的生命可以有什麼變化，她可能只是想著來到社大跳跳舞流流汗可以讓自己健康一點。一個無法接納自己女兒是個同性戀者而總是深深自責的資深男性勞工，他不會/不可能盤算什麼樣的學習可以讓自己對同志女兒有不一樣的理解，他只是想著來社大學習人際溝通可能可以幫助女兒「走回正軌」。更多的世間男女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如意，甚至更「微不足道」，他/她不會說、甚至沒有意識到，是這些微不足道的不如意驅動

他/她來成人學習，但隱隱然就是有股「生命是不是有機會可以不一樣」的動力。

這是如此隱微，所以這種需求是問不出來的。我們也沒辦法告訴學員「嘿！我們來聊聊你的煩惱，看看我們可以為你開什麼課」。我們必須要有這種嗅覺，這種嗅覺就是開啟看見「成人學習對生命轉化的作用」的視野。工作者能開了這種眼睛，才能隨時保持這種意識與眼光，在與學員的各種互動中。然後以這種視野來與學員對話。與學員的對話關係是為了了解，也是為了勾勒與催化，在對話中共同創造他/她對自己的發展需求的意識。

工作者主動地與學員展開這類深度的生命經驗談話，作為我們與學員關係中的重要活動，這樣的關係活動帶來具體的關係發展、增進了我們對於學員的認識，同時也在對話中刺激與催化學員對於自身學習與未來發展的想像。這樣的關係經驗作為與學員發展關係的方法，在一次次經驗中，逐步被發展出來。然後被工作者清楚地辨認，及認識到其作為一種有效的方法。

第四節 從掌握學員的發展到課程發展

當我們認識到這種對話方式是有效的工作方法時，這種對話便不侷限在小團體課程中。它可以發生在休息時間、走廊上的偶遇、或者一起勞動時的聊天、甚至是我出外買便當時在路上與學員的偶遇。在對話中，我們逐步開展對於學員的情感性的認識；對於他們已經選修正在進行中的課程，我們也開始有感（sense）他們在課堂中發生什麼事。

乃至後來我們擴及這種對話方法到對於個別課堂經驗的考察中，以我們對學員發展性需求的認識為基礎，逐步分辨各種課程對於學員發生了什麼樣的作用，我們更能掌握課堂的作用性質，於是也發展成為我們對於課程發展的工作方法之一。這也就是在第二學期，我們即改變了由黃武雄所建議的三種課程類別，即學術課程－社團課程－生活藝能課程的分類結構。這三種課程分類結構，雖然在黃武雄的設計中，也是被設想為創發成人發展的三個不同面向⁴，且立意甚佳。然而在學員的主觀世界中，上了某一門課感覺到自己的某種變化，跟自己的生活甚至是生命經驗發生了某種聯繫，這種有機的學習者與學習活動之間的關係，卻不是由知識本身的性質來分類的。

在第一學期與學員們對這所累積的認識，我們看見「性別」與「勞動」經驗至關重要，且在學員經驗不同的課堂中發生作用。因此在第二學期的課程分類中，我們更改課程分類為「婦女出頭天」、「超級小市民」兩大課群。當然如今看來是

⁴ 黃武雄，1998，我們要辦什麼樣的社區大學。文中界定各類課程的目的：學術-抽象思考、社團-公民培養、生活藝能-生活技能。

不甚成熟，卻是表現了我們當時貼近學員在學習活動中主觀世界的企圖。爾後蘆荻的課程結構又經歷了多次變革，即是反映了我們對於學員學習需求的認識，以及我們如何以課程來回應學員需求。

蘆荻創校的頭兩年連續四個學期的時間，行政團隊一方面要將繁雜的行政措施穩定下來，同時另一方面也要不斷地擴大我們對於課程在學員學習作用上的掌握。因此工作人員花了大量的時間進行課程發展的相關工作。包括課堂觀察、學員訪談、與講師的反映對話等。對於不同性質與內容的各種課程，對於三重蘆洲在地的成人學習者發生了什麼作用，我們累積了大量的資料。我們理解到關於普同性或一般性的課程作用，例如舞蹈肢體類課程的表演性格，其舞蹈種類本身對於身體的專業要求，通常會對學員帶來「要更有自信地展現自己」的作用。這樣的理解與詮釋，首先來自工作人員的觀察與主觀詮釋，然後在與學員和講稿的訪談中得到進一步的驗證或修正。

在 2001 年秋天的選課手冊中，我寫了一篇邀請三蘆地區民眾來蘆荻選課的序言文章。其中就清楚地向讀者交待了我們如何發展出該學期的課程結構。

…完全不同於自己年少求學時的死氣沉沉，到底學員們的學習是什麼呢？成長了些什麼？…身為辦學者，我們不斷地問這個問題，透過與學員和老師的訪談，透過公開的學習論壇的討論，我們加深了對這個問題的了解，然後把這個了解反映在課程的設計上。

在第一學期，我們以「學術課程—社團課程—藝能課程」作為課程的分類架構。

第二學期以來，我們開始以社會角色的身份認同來對課程分類，因為我們看到了蘆荻的學員中的兩種主要社會角色—婦女與受僱者，…於是我們規劃了「女人出頭天」及「超級小市民」課群。…

但是這樣顯然仍是不夠的。學員是那麼的主動，他們才不會按照課程的規劃安排來選課呢！我們看到學員們主動地挑選了課程來為他自己的發展鋪路，有人選了 WTO 經濟學是為了不想讓自己聽不懂當老闆的老公與朋友的對話；有女學員選了木工課是為了證明自己也可以作不一樣的女人；有人選了攝影課是希望自己可以成為業餘攝影家…。

學員的主動性，讓課程不再只是課程，而是一塊塊踏腳石，學員主動地挑選自己想要的踏腳石，把它搬成適合自己的角度（老師不是常在與學員的互動中被改變了課程嗎？），然後為自己鋪出一條路來。

學員們主動使用課程的方式，讓我們清楚地看見，課程對於學員的發展的意義，因此，這個學期，我們再次調整了課程的結構方式，我們將課程分

成兩大類，可再細分為四小類。

第一類是安心類。「安心」類的課程就是照顧人的身心基本需求的課程。在課程內容上，細分為兩小類，一個是「生活技能」，另一個是「自我成長與人際溝通」。生活技能的課程當然是為了增進生活技能，其中電腦與語言課程是為了增加學員在面對資訊化與國際化的需求，這種需求不只是技術性的需求，同時也是社會性的需求，也就是說學習這些技能將增加與社會互動的能力。

第二類是加持類。「加持」類的課程是指過去在教育體系中較缺乏或是被剝奪的文化教育資源。其中可分為兩小類，一類是「文化表達與創造藝術」，另一類是「實驗性學術知識」。在過去一切資源投入經濟發展的年代，文化藝術被視為是奢侈品，這一代的成年人在求學時期的藝術教育資源是被剝奪的，很少有人有機會知道自己也可能是個極具潛力的藝術家，而「文化表達與創造藝術」課程就是要讓學員們再次復甦深藏於體內的藝術細胞。

同樣的，「實驗性學術知識」課程是希望能消除過去求學時對較為生硬的知識的恐懼感。學術知識所討論的常是這個世界或社會中的根本問題，但由於主流教育把這些學術知識搞得像咒語一般，大家都知道那個「咒語」好像很好學問，但是就是搞不懂它，因而產生距離感。蘆荻社大的講師就是要先當「桌頭」，把咒語翻譯成白話，讓大家可以進入學術知識的領域，更進一步帶著學員可以「生產知識」，學員自己當起科學家。⁵

文中的「安心」與「加持」的分類，其實就是課程作用中的性質分類的隱喻。歷經長達四個學期的研究與課程發展的工作，至此這個分類才稍微穩定了數年。當然學員的性質在變化中，課程對民眾帶來的作用也會有所不同，之後蘆荻的課程結構仍有數次變動。事實上課程結構的分類，並非課程的客觀描述，它其實作用為像是我們辦學工作者與學員之間對話的來回互動。我寫在手冊上對課程結構的定性與分類，一方面是公開我們對課程的定性，但同時也在主動型塑與勾勒未來的課程發展與學校定位。

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蘆荻之所以沒有走向「迎合學員的需求」的市場化，而且有條件讓工作者帶著與學員間的關係張力，朝向對學員的發展更深刻的認識理解，小團體課程作為有效的實踐方法是重要的基礎。這一點我有很深刻的體會，像社大在台灣社會這種新生場域，如果缺乏有效的前進方法，理想性可能淪為空談。

⁵ 李易昆，《請來蘆荻為自己的下半輩子增添色彩》，蘆荻第五學期選課手冊，2001/7。

第五節 社會變革取徑的行動研究⁶

在摸索的過程中，前節所描述的工作方法的發展，我在工運中學習到的與群眾的關係的基本態度，是非常重要的基礎。若非我們工作者賣力工作地投入到與學員的關係中，教條地說叫「擁抱群眾」，而實質上我們的確是有如美式足球運動中的「擒抱」(tackle，俗稱“它枯路”)動作一般，飛身撲向學員且緊抓不放的姿態，這種無論如何要與這群學員相熟的誠意，是關係發展的基礎。

除了關係的熱情與強烈意圖之外，我們主要依靠的是行動研究的方法。行動研究是創校主任夏林清的專長，在我碩士班學習階段，也是由夏林清指導我完成以外籍勞工的服務與組織工作為田野的碩士論文⁷，其時採用的就是行動研究的方法。

所謂行動研究的「方法」需要註解說明，與其說它是一個方法，莫不如說它更是一種認識論。方法二字在其現代的意涵中太過工具性的味道，但行動研究在實踐中的作用遠遠不只是工具，它更是一種認識世界的角度與方法，簡單來說，就是一種世界觀。相較於科學實證方法論中，方法（僅僅被工具化）為探求（原已存在以待被發現的）知識的工具，行動研究則將任何在行動中有助於推動實踐的發現都視為重要的知識，且知識乃是行動者同時也作為研究者在行動中的創造過程。

行動研究的重要特徵是研究者（同時也是行動者）對於回答他/她在行動中的問題有著強烈的企圖與熱情。行動研究者不是為了執行他人交辦的工作，也不是事務性地完成一個工作要求；行動研究者因為推進自身的實踐行動的熱情，而積極企圖尋找實踐行動前進的可能答案，所以行動研究者必然是身心投入的。這是行動研究「方法」的必要要求，一旦少了身心投入，行動研究中所需要的「行動反映」、「公開對話」等重要方法都將失去其立基點，也就是真實地、開放地面對關係。

到這裡，行動研究法作為蘆荻在新生階段發展方法與認識過程中的重要概念工具，就跟我們「撲身投入與學員的關係」聯繫起來了。我們在與學員關係中的「擒抱」一方面作為關係發展的條件，另一方面同時也是我們所使用的行動研究法中的必要條件。

所以一開始在籌備期間，我們便有意識地「行動研究」。從籌備到開學期間事務繁忙，沒有條件作很好的記錄，但要求自己盡可能留下隻字片語。在工作會

⁶ 參考自《行動研究方法導論》、《反映回觀》；〈在地人形：政治歷史皺摺中的心理教育工作者〉

⁷ 李易昆，1995，他們為什麼不行動－外籍勞工行動策略研究

議中，盡快地處理完團隊成員之間的行政協調事務，然後進行對於我們在工作中各種現象的反映對話。事實上，光是要界定我們正在面對的事務，是一般性「行政事務」或是「有待反映的現象」，就值得先仔細分辨一番。這樣的會議討論方式必然是很累的事，對於可能帶給我們更深刻意義的每件事，我們不願意輕易放過而僅以行政事務的技術性處理的方式來對待，而是盡可能在對話中去開發其中可能的意涵。

對許多人而言，行動研究的方法聽起來很玄，抽象不易捕捉，特別是「反映性對話」。其實當時的我也不盡明白，主要還是依靠夏林清的帶領，而這也是的在蘆荻創校階段最大的學習。如果以我個人在實踐道路上的學習成長階段來劃分，

辦學校，先教自己

——從行動研究方法看蘆荻社大的課程發展

蘆荻社區大學李易昆

一、三年前蘆荻社區大學開始籌備，我進場時帶著：

1. 對這個“社區”的印象：「三重兄弟多，蘆洲愛淹水」
2. 之前幾年的勞工教育經驗
3. 黃武雄教授的社區大學的設計

這是我開始籌辦蘆荻的起點，基於這些基本條件，開始接觸學校最重要的組成，——學生。

開始接觸學生，開始修正腦袋。

二、學生是誰

1. 對於這個社會的中年人(戰後出生的一代)的集體圖像，只停留在“他們在辛苦勞動的身影”上，就像看見了瓶蓋，但不知道瓶子內裝的是什麼？
2. 什麼“樣”的人來了學校？什麼叫作“樣”？如何分“樣”正是反映了研究者／辦學者的腦袋。
3. 發現不同的分樣的方法：以既有類別／名稱 V.S.以實際現象分類／為類別命名。

三、誰來教，誰可以教，名嘴≠名師

老師不是提著“包袱”和一張嘴來上課

老師得帶著所有感官來感覺學生

四、課程是研究者的介入行動

老師及工作人員基於學生的理解，將教育的企圖及預期作用安排及組織進課程中。

五、把老師和學生都搞成協同研究者，學校是一個研究社群，而行政人員則上位成為行動研究的組織者

1. 學生從知識的消費者變成教育歷程的參與者，他在學習，也在看「老師在幹嘛？」、「自己在發生些什麼？」
2. 老師從①「教自己會的」到
②「拿自己會的與學生的經驗對話」，還要能
③反映②對學生的作用
3. 行政人員從①「消極的學習資源的維持者」變成
②「反映老師/課程對學生的作用」到
③把不同作用的課程組織起來，協同老師把一群課搞成一個學生可以自由/自主發展的平台，也把學生搞上主動的學習者的位子

此前在工人運動中的學習主要是我開拓了田野的視野與敏感度，也就是帶著研究與好奇的眼光，把自己在田野中的行動體驗與外在現象都當成田野現象來考察；而在蘆荻社大的工作中，便是更往前前進了一步，除了仍然要保持田野的敏感度外，蘆荻與我的關係不只是田野，蘆荻是我實踐的「地盤」。

關係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我可以自由離去的田野，而是我必須負責到底的地盤。我當時可能無法用如此明確的語言說明，但是心情上的確如此，我知道最終是我要負責，我無法抵賴。雖然當時夏林清才是主任，我心裡有個明白的感受，她是輔助者，終究一切成敗是我要負責，包括對夏林清負責。就是這個時候我開始無法享受颱風假的愉悅，因為我有個容易淹水的家園。記憶中我多次在颱風夜風雨轉強時刻憂心忡忡地感到學校守夜。這就是地盤關係，而不只是田野。

這種關係性質的轉變，對於我在當時的工作中學習行動研究很重要。就因為是地盤，我對於實踐中的課題，我不可能輕易鬆手，我必得反覆追問以尋求前進之道。這正是行動研究的重要核心，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行動研究作為研究工具，與行動研究作為實踐之路上的方法的差別。

夏林清在會議中最常向我們提問的是「你們怎麼理解」與「這個理解底下的視框是什麼」，而這正是我與團隊成員學習「反映思考」的重點。面對社大這個有待理解的新場域，行動者敏覺地反映自身如何對環境進行理解是個重要工作。行動者自問「我如何理解」的同時，事實上不是在問如何理解某件事，而是在反映自己把這件事放置在什麼樣的脈絡與視框中來理解，也因而有了重新考察行動者本來不一定自覺的行動理論。

具體而言，要理解社大這個場域，也就是回答「社大是一種什麼樣的學校？」這個問題；而這個問題很大部份是由「社大的學生是什麼樣的學生？」來界定，也就是前節所述我們如何認識社大的學員。在 2001 年台灣行動研究學會成立大會的研討會⁸中，我參與的報告就是以蘆荻社大（當時已經開辦兩年）的課程發展作為行動研究歷程的報告。如今找出舊檔案回頭審視，發現這份報告很能忠實呈現行動研究方法在當時對我作為一個蘆荻主要工作者在工作中學習的作用。當時應該是還沒有能力寫出完整的文本，這個報告以大綱形式呈現（見下圖）。

這份報告是一個反映性思考的公開化。它從我進場的條件出發，盤點我進場時起點。然後對學員進行分析，包含對學員的分類、反映分類的視框、並為之命名，這也就是從具體互動資料中重新認識「學習活動中的成人」，而原來簡化的人

⁸ 我在該次研討會中提了一個報告「辦學校，先教自己—從行動研究方法看蘆荻社大的課程發展」，2001 年 12 月 22 日於台北市 NGO 會館。

口學上的屬性資料（如性別、年齡、學歷）則被填入了具體的文化內涵。後來在我逐漸成熟的工作視野中，這種特定理解學生的方法被我稱之為「文化性地認識你的學生」。當時雖然尚未如此命名，在跟隨在學員分析的段落之後，這份報告重新界定了講師的任務—即講師不只是「知識」的傳遞者，而必須先是一個人類學家。而課程作為教育介入的場域，基於對學生文化性的理解，教育者的主動性展現在對於課程學習活動的組織上。最後一段則是通過前面的分析，重新界定場域的性質，也從而重新界定了場域中各種角色功能。特別是在對於行政人員的角色界定上，不再是一般制式學校中（包含了我所經驗過的所有學校）的行政人員所扮演的學習資源行政後勤功能，社區大學的「行政人員」其實一點都不「行政」，而必須是研究者與組織者。

第六節 公開反映對話

再次地，有別一般的研究方法，行動研究要求，隨著行動者有意識的反映行動所開展的認識，必須回到關係脈絡中公開檢查。在蘆荻的實例中，也就是行政團隊人員將我們對學員與課程的認識，創造公開討論的機會，讓學員與講師知道我們是如何理解，並開放對話以進行修正。

這不僅是在方法論上，行動研究所發現的知識是否值得信賴以及是否有效的問題（即相對於一般研究工具中的信度 *reliability* 與效度 *validity*），更重要的是，行動研究的核心關切—即在實踐中的推進作用。公開行動者的知識，事實上就是在關係中推進對話的活動，是知識的公開檢查，也是關係活動。在蘆荻辦學的初期，我們辦理了多次通稱為教學論壇的公開對話場合。為了集中對話的有效進行，我們邀請特定學員與講師事先閱讀工作人員撰寫的文本在論壇中坐到內圈，與工作人員集中對話；隨後再開放外圈學員與講師參與對話。因為有工作者、講師與學員三種不同的主體角色參與對話，我們當時將此論壇稱之為「三方雙層教學論壇」。

當我們對於在課堂中的觀察提出反映性的看法時，講師也會被帶動（學習）使用反映性的眼光來觀看自己的課堂。在當時的論壇經驗中，對大部份的講師而言，這是個新經驗。傳統的課堂教學，講師多半專注於在知識或技術的傳遞上，通過我們的揭露，講師也隨之移動視野。在教學論壇的同一現場，學員們也同時在經驗類似的過程，學員們被鼓勵正視自己在課堂中的學習感受，甚至「感受」被視為比「有沒有學到東西」更為重要，而講師與學員在回觀課堂經驗時視角的移動，將會提供比起工作者的觀察更為直接的資料。

然而重點還不是在資料本身，重點是講師與學員在過程中的參與以及關係的變化。這是一個帶動講師與學員參與認識的過程。這個認識的過程，不是在作教育或心理學研究，而是在於捲動講師與學員一同進行認識的工作。我們一起辨認、

指認與命名。這個認識的方法，不是為了知識上的目的，而是朝向我們在關係中的意圖前進。就此而言，講師與學員的參與就不再是為了信度與效度，而是實際地參與了課程發展的過程，在這層意義上，行動研究至此已不再只是研究，而是實踐中的前進。

論壇也是工作者與講師、學員關係中的活動，具體地對此三者間的關係發展發生作用。當工作人員揭露我們在課堂的觀察時，同時在工作者與講師以及與學員的關係中都帶來變化，即我們在告訴學員與講師：「我們不是一般的學校行政人員，我們是教育工作者」。這一點確立了在辦公室裡的行政人員也是作為社大辦學主體的一部份。而且，社大的全職工作者之所以作為社大的主體之一部份，不是來自全職工作者所擁有的行政權，而是來自在此場域中的專業能力。

第七節 發展學習社群

當我們放棄以知識性質的分類來界定課程，放棄了學術-社團-生活藝能的課程分類架構，而改以回歸到企圖貼身捕捉不同的課程對於學習者的生活世界發生了什麼作用時，這意味著我們的視角已經作了選擇，也就是從教育者移動到學習者的位置思考。這是個觀看位置的移動，也可能是典範的移動，因為觀看視角的位移，也帶來了相關作法與思考的變化。（詳見第七章典範轉移）

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學習性質的改變。傳統對於學習的看法，是指在學習過程中「學會」（取得、擁有了）某種知識或技能，「學習」指的是那件原已客觀存在的知識或能力。但若從成人學習的作用來考察，「那件事」反而不是重點，「那件事」對成人學習者是什麼作用才是重點，也就是學習了「那件事」放在學習者生活世界的脈絡中到底是什麼意義。簡單來說，成人學習的重點不在於知識本身，而是在知識與學習者之間的「文化性相遇」。

從文化性相遇的角度擴大來看成人學習，便可理解成人學習並非僅止發生於講師與個別學員間的學習關係，好像講師是個電台發射機，而一個個學員則是在底下收聽廣播一樣。不是這樣的。我的觀察中絕大多數的課程，都是全班「玩」成一團的上課過程。文化性相遇的關係，不只發生在個別學員與講師之間，也發生在學員與學員之間。整個班級，包含講師與學員，甚至包含某學員因為不得已的緣故而帶來一起上課、在教室裡跑來跑去的三歲小朋友，這整個班級都在與學員發生文化性相遇的關係。

在蘆荻剛開始的頭兩年，我們雖然明白要從貼近學員生活的角度來看學習，但那個時候尚未清晰有統整的認識。不論是以口頭訪談，或是以學習問卷，當我們企圖了解「學員對於選課課程的看法」時，總是問不出道理來。我們想了解學員為何選課（也就是成人教育領域中的「學習動機」），學員們會說「有興趣」、「實

用」、「老師很會教」、「深入淺出」、「增廣見聞」這類的回答。對我而言，這些答案也有其真實性，但說明了很少的事情，對於我想了解真正吸引學員付費選課、週週上課不缺席的動力卻無太大幫助。我每每在課中巡堂時，從走廊上望著各班在教室內上課的情形，看到他們玩成一團，或者凝神專注作畫、或者中間休息時同學們一起分享著某同學帶來的自製滷味…，我感受到他們的愉悅、專注與身心投入。我一直想著「這課堂裡的什麼東西讓他們如此投入」，肯定不是什麼「深入淺出」或是「增廣見聞」之類的東西。

成人學習是文化性相遇的視角回答了這個問題，這是成人學習的內在原理，即「關係」才是成人學習的環境。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的任務於是從「給以知識」移動到「學習社群的組織」。這一點在蘆荻的方法立基階段得到辨識與確認後，往後的學校發展始終環繞著此一核心概念。

第四章回返自身－我的文化性生成

我作為蘆荻主要的操作者，在一路發展過程中，我一路在面對什麼樣的困難和挑戰。要作到前兩章所說明的蘆荻開創時期的方法立基，我自己面對了很多困難。從要貼近這群學員開始就是我的磨練。我的困難其實是反映出我這個人的社會性與文化性。

所謂的我的文化性，即我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中長大、何以長成如今的我。我的勞工家庭出身、我的操作能力，快速、要求效率，讓我在面對操作事務時特別有效。我很擅長操作，但要發展一所學校，只有優秀的操作能力是不夠的。甚至在某些朝向根本轉化的發展關鍵點上，我的技術操作能力不僅是不足，反而成了發展的侷限。

蘆荻的工作對我的挑戰，竟然有如八字不合與我相剋一般具有針對性，好像蘆荻這個工作位置被設計來對付我一樣。

當然不是這樣的，我只是需要梳理明白，我與蘆荻的工作之間，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八字不合！八字不合的內容本身，反映的其實也就是我－李易昆－這個人的文化性生成！我在什麼樣的文化條件下長成了如今的模樣？而這個模樣在蘆荻的工作中，在哪些面向上得到對峙與磨練？

第一節 返身的要求

我的操作能力在蘆荻的前兩年創校初期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大部份的校務建制大多是我在前兩年就已完成的。在那個要求迅速把校務穩定下來的發展階段，我的手腳俐落做對照出同為團隊同仁的不夠俐落。第一個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小欣（匿名）。她是個開朗的女同志。頭臉皮膚都黑黑的，不像那種看起來很有文化的、會去泡女巫店那種文青女同。人也開朗、好笑，原以為可以很好相處一起工作的。結果，人的個性是是很好，但是手腳太爛，她簡直是奶油桂花手，沾到什麼就會搞砸什麼。有一個經典的例子。有回茶藝班的同學來辦公室想要借個茶壺燒水，我們的確沒事先想到茶藝班的燒水壺是必要的課堂用品。合理的情況應該是請同學稍候，我們同仁騎著機車到外面五金行買個壺也要不了多少時間。但是小欣的處理作法，是到烹飪教室找出了一個炒菜鍋，要茶藝班頂著用。我當時剛好從辦公室外面忙完別的事進來，正巧看見了那位同學對著炒菜鍋目瞪口呆、不知如何言語的那一幕。

當時的我沒有理解人的文化性視野，沒有能力更進一步看見此人的笨拙之其來有自。隨著學校一年一年的發展，我與工作團隊的其他同仁在協同工作上也開始發生困難。當時團隊中跟我工作最緊密的伙伴是淑娟。她與我一樣帶著很好的

操作能力，她手腳俐落、作事仔細，學校裡的校務瑣事她能掌握得很好，很少發生遺漏。但讓我受不了的是，她的「情緒澎湃」。我已記不得那些在會議中的具體細節，到底是什麼東西引發了她的情緒波濤；我只記得我的感受，我無法理解她，好像一件小事就可以讓她感到受傷、羞辱感、巨大的委屈。一開始仍想努力了解，要她多說說，但我實在是不懂，我常在心裡道「這有什麼大不了」。而且對於她的一而再再而三，我就益發感到受不了。

夏林清在 2001 年第一次在蘆荻舉辦了第一次家庭經驗工作坊時，我看到了更多與淑娟類似的情緒表達方式的人（絕大多是婦女），她們在大團體裡訴說著自己受傷的童年，對於會中一直有人哭哭啼啼，一開始我總是想「有那麼嚴重嗎？」

當時的我尚未學習過返身性地觀看自己的功課，而在此前的人生經驗也沒有機會直面這個課題。在社大之前在工人運動中的工作，工作中的要求不包含逼迫我要細膩地去理解人及理解自己，或者說在外在任務目標明確的工作中，深刻理解人與自己不是狹路相逢無可迴避的挑戰。但社大是。特別是我們在前兩年所立基的發展方法中，我們清楚地走上了「視學校為成人學習者朝向解放」的發展路徑，這個功課臨到眼前，我的確是無可迴避。

這個社會的疏離，讓我們沒有機會看到彼此，但是在蘆荻的家庭經驗工作坊以及越來越多的空間及場合，或私下的透露，或公開的分享，我不斷地聽到學生在敘說他們的生命故事。這些故事的情節對我而言並不陌生，有些是從前在別的地方聽過類似的情節，甚至部份是我自己的家庭中曾經經驗過的，但重要的差別是我從來沒認真地聽過說故事的人在故事中的內在歷程。與其說是沒機會聽到，不如說是我沒有打開心眼去聽。於是我總是只聽到故事的情節，就如同在看報紙的社會新聞一樣，最多就是帶著距離的同情而已。

面對面地聆聽學生說故事，這些故事變得真切。他們說故事，同學之間彼此分享故事，同為辛苦人之間的相互疼惜與支持，一再地在我眼前發生。他們怯生生地捧著他們生命經驗中的苦，在團體中說出來，我一方面聽著其他同學對說故事者的呼應與支持，一方面卻痛苦地在聽與不聽中掙扎著。

我覺得我該聽，而且該以一顆柔軟的心好好的聽，不要急著用結構的分析去詮釋地聽，我聽到的故事中的種種無奈，喚起了我自己生命中未經面對的經驗與情感，我卻半句也回應不出來，學員的故事中的情感，反諷了我的壓抑與疏離，虧我還自詡是一個教育工作者呢！

這些被我壓抑的慾望與情感，就像是我經年未整的抽屜，學員說的故事就像是把他們的生命捧到我的面前，說：「你看，這就是我的生命」，那我的呢？學員們說的故事打翻了我的抽屜，把我長年逃避面對而隨手往裡塞的許多未安置的情感、慾望及痛苦散落一地，如此狼狽以至於我再也無法優雅。

重新觀看自己的壓抑，就像是重拾遺忘在多年前的自己，難堪卻是實在，原先被塞在抽屜中的物件，如今攤開在桌面上，一件一件在我的眼前。（李易昆，2004）

對慾望的覺察，讓我帶著情感重新面對這些生命中尚未完成的事件，對我而言正是重新面對應然對錯底下所遮蓋的慾望及情感的複雜性，甚至是無奈的不得不然，這也讓我看到，我自己的故事中的每個人的生命都變得鮮明而清晰，有主體的生命都在自己有限的條件中尋找生命的出路或關照他人，有主體的生命也在條件的限制中展現力量；而這股力量中所包含的活生生的情感與慾望的流動，正是指出了生命出口的方向。若由我再次重說其中的某些故事，我將會有不同的版本，一個不同於只有道德對錯、黑白分明的版本。

2004 年寫下的心情，使用了抽屜的隱喻，至今看來仍是非常精準。長年堆疊壓制的情感，在我來不及也無能控制的情況下被打翻。

在此同時，工作團隊作為教育者在辦學理念上與學員的差異持續對話且張力也越來越強。學員在蘆荻的空間中很開心地玩耍，我一面心急於學校、課程、社團…再來要怎麼辦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卻明白地知道我如果要能把握學員的發展，我必然要放慢、要凝視、要讀懂、要貼近學員…。這異常挑戰我自己的有限性/侷限，不然我就不可能看懂學員。

學校漸漸不再是一所初創學校，蘆荻要往什麼方向發展的壓力也由背景浮現到眼前。這些工作中的張力很具體地反映在我的生活中。除了在學校工作之外的時間，開車回家途中、洗澡時、吃飯時、躺在床上時…我仍專注地思索著與某位學員的對話、正在發生的難題、與同仁在會議中的爭論…。雖然感到疲累，但當時的我才 35 歲，還不曾經驗過「爆胎」是怎麼回事，感覺再怎麼累應該睡個覺就好了。然而不久後我卻開始必須以安眠藥助眠，一開始還以為只是偶然性的，因為我的自我認知一向認為自己是那種倒地便睡適應力很強的人。但不知不覺間，頻度開始提高，到 2002 年九月時，我已經是每天都需要藉藥物促眠。

第二節 2004 年的恐慌經驗

¹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一個再平常不過的週五晚上，那通常不是個我會焦慮的夜晚。雖然我向來是個焦慮的人。但週五的晚上，沒什麼好焦慮的，我還有點輕鬆的心情，想著洗好澡，要來好好地喝個酒，難得隔天週末又沒啥大事。在洗澡洗頭的時候，突然一股難以分辨的煩躁湧上心頭，那種煩躁的感覺我並不感到陌生。通常我在閉著眼睛的時候，如果當下有個無意識的

¹ 以下文字摘錄自 2005 年心理健康學期末報告

鑽牛角尖的念頭，就像閃電引發火藥一般向上引爆，我會感到腦袋快要爆炸的煩躁，而眼前一片五顏六色的紛亂。每次這種感覺出現的時候，我只要睜開眼睛，看見了真實的世界，我原先在眼幕前的如魔障般的殘影就會立時消散而去，而心情也就會慢慢恢復平靜。睜開眼，看見真實的世界，就像我的心靈世界向真實的大海投下了錨點，我便不會迷失一樣。

但這次卻是來的又急又猛，當我滿頭泡泡、眼睛緊閉，這股煩躁及焦慮竟像是挑了時間來似的（我似乎也知道它似乎有點故意），我顧不得泡泡會刺激眼睛，趕緊睜開眼，但竟然無效。眼睛沾了泡泡，受不了又閉上，只得連忙胡亂沖洗，有點狼狽地洗完了頭，睜開了眼，那焦慮仍未退去…我警覺到不尋常…慌亂地沖洗了一下身體，完全顧不得我的「洗澡標準程序」，心想或許盡快離開浴室，離開悶熱的水蒸氣空間就會好了。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已經開始經驗自己未曾經驗過的情緒，擔心自己失控的恐慌開始上升，但是當時已是一片慌亂，無暇內省。

出了浴室，情況未見好轉，焦慮轉為恐慌，恐慌轉為恐懼，我快速地在屋內踱步，打了電話給妻，要她趕快回來…在等她回來的那一個多小時內，我一直在與恐懼搏鬥，在感覺恐懼與逃避恐懼之間擺盪…極力想控制自己，想安靜下來，但一直沒辦法…我坐下來，我開了電視想轉移注意力，但每一個電視頻道都讓我更加煩躁，遙控器快速地切換頻道，最後停在第九十五台的佛經講解頻道，我想可能會有幫助吧！我看了幾分鐘，但當師父談到「不放下，人就要墜入六道輪迴」，我那才稍被壓抑的恐慌又再度被撩起。慌亂之中關了電視，再踱步。我幾乎是崩潰了，崩潰於想逃離恐懼卻又無能的無助之前，我跪了下來，想起年輕時，我還是受過洗的基督徒，管他神是誰，誰能幫上我的就是我的神。沒什麼用，當然沒什麼用，我都離開教會十幾年了…恐懼、恐慌與無助感完全佔據了我，恐懼於自己即將失去自我，恐懼自己將要成為精神病，而自己現下卻完全無能為力。我在來回踱步時，想到了自殺，走到了窗邊，自殺的念頭加添了另一項恐懼，我心想「不行，不能自殺」，趕緊逃離十五樓的窗邊…這只是我連續三天痛苦情緒旅程的序曲。

從九月二十四日晚上十一點到九月二十八日白天，我經歷了密集而大多是連續的恐慌。二十四日深夜妻回到家後就一直陪著我經歷這個過程。

在那三四天中，除了短暫破碎的睡眠之外，醒的時候，我仍在與恐慌焦慮搏鬥。妻的陪伴，對我有安心的作用，當我緊握我摯愛的人的手，讓我明確感受知道自己與現實之間的具體聯繫，我可以放心我不會迷失，因為妻緊捉著我，但同時我也經驗了一種與親密相伴隨的孤獨的深刻感受。在短暫的平靜後，那恐慌感再來襲時，我雖緊握妻的手，但內心的掙扎卻不會因此停

息。

在二十四日當天，我還有著強烈的表達慾望，急著向妻述說自己內在的慌張，好像說了之後，恐慌就會消散似的。但「它」的頑固，也消蝕了我表達的動力，我很快就明白，我得自己面對它，我無法通過「說」來 Acting out。緊握妻的手，只是讓我不會 get lost，但戰鬥得自己進行。手越握越緊，孤獨感卻越來越深，彷彿我將被吸入無限蒼茫的曠野，而只有這隻緊握妻的手才能讓我勉力懸於現實。

在這次恐慌中，我第一次經驗到我走到了某個精神狀態的邊緣，再往前一步感覺就要失控。第一次如此地接近瘋狂，並恐懼、恐慌自己即將瘋狂。在此之前，雖然都讀過批判心理學中對於精神異常狀態的反病理學的論述—病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的。在理論立場上，我非常喜愛這樣的見解。但它仍只是理論，我的恐慌經驗可以說是我個人在這個立場上的實踐。

在恐慌初來高峰的頭幾天，我大量地與人談話，非常有意識地要自己慢下來，即使腦中的思緒快速流動。具體的恐懼讓我身心合一地謙卑下來，不能再以理性意志去否認那些通過我的身體感知呈現的具體情緒。我有夠好的文化資源與社會關係（我的同志們與愛人），讓我有條件去反思咀嚼我的情緒所可能反映的文化與社會意涵，以致於這個恐慌經驗最終沒有走向負面扭結的病態形式，而是成為鬆動我的身體作為層層疊疊的現代性壓迫的載體的學習機會。用 Vygotsky 的概念來說，這次恐慌經驗不能被視為負面能量，反而應該被看成是個機會、是個學習空間，讓我有機會學習深刻體悟現代性體制的壓迫，它是 ZPD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2004 年的恐慌為我開啟了我一連串對於我自身何以長成如今的反思，以及這個文化性的自身是在什麼樣的處境中，遭逢了什麼性質的挑戰。直到今日這個學習歷程仍在持續發生。

第三節 我的父母的勞動簡史

我如今所長成的樣子，其來有自。來自我的父母，而我的父母來自他們的父母。不同於生理、基因的生物遺傳概念，我在恐慌之餘的反思中，持續發現與看見的是文化性傳承的其來有自。我的身上所呈現出來的那些有如習性一般的東西，其實是折射式繼承了我父母乃至我阿公阿嬤等祖輩，他們在他們所屬的歷史年代中為了生存與發展所刻劃在身上的痕跡。

我的父母二人都是在 1946 年出生，父親是嘉義縣水上鄉，母親是隔壁鹿草鄉。我的阿公阿嬤都是農民，在長子—我父親出生後不久，阿公阿嬤帶著父親離開阿祖家（我阿公的父母）開始白手起家打拚的勞動生涯。他們遷居到同為水上鄉相距約 3 公里的另一個村。經過近十年的打拚，阿公阿嬤起了厝，也就是後來

我出生的地方。

我父親作為長子，很年幼的時候就參與了阿公阿嬤的勞動打拚。他在 5 歲時，大妹妹出生，於是就開始幫忙照顧妹妹。一路長大的過程，向來很能參與勞動，家裡的大小事就越來越多地落在父親身上。阿嬤本來是農場僱工，但在生第二個小孩之後，為了照顧小孩無法外出工作，於是另謀他路開了一間小雜貨店。父親也要顧店、協助處理店務。到了能下田的年紀，父親也開始參與農活。父親曾經說過，他在剛上初中時，就要扛著灌溉用的「鐵牛頭」，從田間的工具間扛到田邊的水源安置好。那是一個幾十公斤重的幫浦機器，正在發育的父親天天扛來扛去，於是把他壓的「長不大」。

父親天資聰穎，父親初中畢業，就考進了嘉義農工電子科。在他那個年代有機會上高職的人，可謂是比起今天上大學更要稀奇可貴。但就物質條件上來說，在當時的農村裡，除非是大戶人家可以供的起小孩再往上讀，否則能夠讀到高職也算是非常奢侈的上限了。父親高職畢業後，就開始整天在家裡幫忙農務，也準備當兵。而在當兵前的這段時間，阿公則是幫父親物色了婚事。

父親與母親的婚姻是媒人安排、家長作主的婚姻。據父親說，相親當天，阿公帶著父親在媒人安排下到了外公家。阿公與外公作為雙方家長在外廳聊天說話，不多時，外公起身走到通往內間的門邊，撩起布簾讓阿公與父親可以看看母親。當時母親正在內間踩著縫紉機，阿公與父親隔著大約十步之遙，看見了母親的側面。我問父親「看了多久？」，他說「一下子。」

相親也就是這樣了！回來後，阿公問父親感覺如何？父親心想這樣還能有什麼感覺，於是父親不置可否地回應阿公。父親本來以為這樣也就算了。父親也就沒再放在心上。過了一陣子，某日早晨，父親正要出門到田裡去，阿公也要出門到嘉義市補貨。阿公突然跟父親說「明天要掛手指（即訂婚戴戒指的儀式）」，父親才知道要訂婚了。這是父親與母親的第二次見面。

父母結婚後不久，父親被徵召入伍當兵。那是 1967 年。在父親即將退伍的那一年，我出生於 1969 年的嘉義水上老家。父親退伍後不久，父親不願意留在農村務農，便隻身離家。父親先是在新營的電台轉播站擔任唱片播放員的工作。後來為了參加中央廣播電台的招考北上考試，未考取後又轉而考入位於中和的台灣松下電子公司。後來因阿公反對父親在外工作，而被召回老家。1971 年 5 月父親再度隻身離家到台中在剛剛成立不久的潭子加工區²的日商公司工作。在工作之餘，父親考上了陽明海運輸機部，本來已經打算上船當船員。據母親說，母親牽

² 正式名稱為台中加工出口區，成立於 1969 年 8 月，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個月。那是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年代，以成立加工特區以吸引外資投資，吸引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投入勞動。

著我、揹著剛出生 40 天的妹妹，在台中港攔下即將上船出海的父親。那一天是 1971 年的教師節。

最終沒有選擇出海的父親，帶著妻兒在潭子租房子，自此在潭子豐原一帶定居下來。父親在這家日商公司的工作穩定了下來，一直到 1980 年被公司解僱為止。

父親在潭子加工區的工作是個日資的電子公司，主要生產電晶體收音機。父親的職務是助理技術員，也就是生產線組裝工人，月薪 1500 元。母親則是以其車縫技術專長，在家裡接家庭代工³以增加收入。父親優越的技術與管理能力，他在工廠裡的職務快速提升，三年內已經升任管理數條生產線的領班，工資也相對應地調整到 5800 元。

其間因為租房子的關係搬了幾次家，然後在 1974 年在豐原買了後來我們全家安身的房子。據母親說，他們當時買房子時其實在經濟上仍很勉強，但之所以要痛下決心買房子，其中一個原因是年方五歲的我，打破了房東的電視。事情是這樣，我們當時租的房子與房東同住，房東有個與我年齡相仿的小孩，自然我們也就成為玩伴。有一次我與房東的兒子一起玩耍，一起看著房東新買不久的電視，當時電視還是很稀奇的。不知為了什麼原因，我與玩伴起了爭執，於是他擋著佔著電視說了大約是「這是我家的電視不給你看」之類的話，於是我操起一個奶粉罐奮力砸向電視。這件事事後我是否挨揍我已毫無記憶。但顯然父母肯定要花很大代價處理與房東的關係，包括賠錢、道歉等。

在這段父母全力打拚期間，我記憶中常有機會回到嘉義老家與阿公阿嬤同住。我童年記憶中大部份的愉快回憶多是與嘉義老家有關。其中有農村的自由自在、庭前院後的自由奔跑、疼愛我的阿公阿嬤小姑姑、院子裡的龍眼樹以及自家雜貨店裡的零食。這種愉悅感持續很長時間，到小學中年級時期，我現在仍可清晰感受到夏天可以回阿嬤家過暑假的雀躍感。

父親在船井公司表現優異，在短短十年間，從最基層的助理技術員幹起，直到被惡意解僱前他的職務是副理。父親的技術能力與管理能力很快受到管理階層的重用，快速擢升。他曾經創下一個紀錄，是在 1974 年的一次調薪中，從月薪 5800 元一口氣調到 14000，據說在當時是加工區裡的傳奇。

父親在那個政治戒嚴時代，竟然還參與了工會，擔任了職工福利委員會的主委。在這 6000 多人員工的公司中主持職福會的工作，父親的活動能力得到了很

³ 家庭代工是當時非常重要的家庭生產模式，即於 1972 年政府推動的「客廳即工廠」全民生產加工的年代。

好的發揮。時常辦理員工聯歡會，或是員工福利旅遊之類的福利活動。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約在我三年級的時候。六福村野生動物園剛開幕不久，正是當時最熱門的旅遊景點。父親辦理了全公司的員工福利旅遊，帶領了 30 餘輛遊覽車的旅遊團一路北上旅遊，坐在車裡看著車外自由走動的動物，感覺真新奇。

1979 年，父親接受公司外派到美國加州，進行新設工廠的技術轉移工作，出差時間長達三個月。三個月期滿後，公司要求延長三個月，父親本來不願意，但在公司強力勸說下，父親勉為其難答應。半年後，本來公司又要求父親再延長一次。但父親這次強力反彈，公司只好送人。後來才知道，原來公司是忌諱父親在工會與職福會的位置上，廠內人緣太好風頭太健，有失控的風險，所以才以出國出差調離父親。父親強力要求回國後不久，便遭藉口解僱。

父親離開加工區後，曾作過數個勞力工作，包括鐵工廠與挖井，但過程不順利，游移了一年之後，父母決定自己作早點小生意。1981 年，父母在街邊租了一小店面，我們是合作街上的第一家早餐店。這是中式的傳統早餐店，除了燒餅油條是到大市場和別人批發來賣我之外，其他一切都是自製，這樣也才能增加利潤。父母僱請了一位山東老兵程伯伯，他在我家的早餐店作水煎包，並將技術教會我父母。後來他老了作不動之後，我父母就自己作了。

父親的研究才能，讓他舉一反三。雖然只從程伯伯學會水煎包，但依此原理自行陸續研發了鍋貼、蛋餅等等油煎麵食。後來又更加掌握麵粉性質之後，父母又研發出水餃、包子、饅頭。到最後，我們家早餐店多達二十種產品。食物新鮮好吃，很快生意就作起來了。

父母的服務令人激賞。我們店門口的這條街是條上班幹道，在六點半到八點半之間，車水馬龍，多數客人都是機車停在店前根本不熄火，向店內吼著「三個煎包加辣一碗豆漿」或「一個蛋餅兩個煎包一碗豆漿加米漿」或「一個三個煎包不要辣一個兩個煎包要辣要分開裝一碗溫豆漿一碗冰豆漿」…。父母的速度很快，東西包好提出去給在機車上的客人的時候，眼睛一瞄客人手上的錢，便同時已經把找錢準備好了。30 秒就可以服務好一個客人。在那個一碗豆漿才 4 塊錢的年代，父母的早餐店一天可以作到上萬元的生意。可以想像那勞動強度有多強！我與弟妹在假日以及每天早上上學前都要在店裡幫忙，因為客人太集中在那個上班尖峰，服務一慢，客人等不及走了，我們可能就少賺 5 塊錢。我在店裡幫忙的時刻總是深感壓力，壓力來自相較於父母俐落的身手。我速度一慢，父親那大嗓門一喊「三個煎包快一點」，我就急得快撞牆。偏偏那種時候又更會犯錯。

生意興隆讓父母累積了一些資本。在 1983 年的時候，父親買了一批電容器的加工機器，開始在家接加工訂單，家裡變成了電容器加工廠。每天上午八點開工，直到晚上十點關機。除了僱一位工人在白天班操作機器，早餐店生意一稍緩，

父親就先回家加入操作機器的工作，留下母親慢慢收拾打烊的工作。下午四點工人下班後，就是由我們家人自行操作的時間，一直到晚上十點。有一段時間，我放學回家後就是接替工人的工作，一直顧到八點由父母接手換我去作功課。

從 1981 父親失業到 1986 這段時間，父母全部精力投入在早餐店與家庭代工兩個生產事業的勞動中。而我與弟妹正是在升學階段，我們則是在功課之餘盡可能地參與幫助勞動。兩組機器全天生產的情況下，一天約可生產四萬顆電容器半成品（素子）加工。每顆素子利潤約為 0.025~0.035 元，一天大約可以賺 1200 元。到了 1986 年，由於市場變化，利潤大幅下降。父親賣掉機器，恢復到只作早餐店生意的工作。

在父親剛從事早餐生意的時候，我依稀感覺到父親懷才不遇的鬱悶感與挫折。他一身好本領的才情，從公司離職後頓失發揮的舞台。對他而言，早餐店一開始是個不得不的臨時維生手段。但在不同時期分別遭到朋友倒債與投資失敗，父親被倒了好幾次。我小學三年級時（1977）父親借錢給拜把兄弟作生意，被倒了三百多萬；到了我國二的時候（1982）又被倒了一次，這次是八百多萬；到了我上大學那一年（1987）在投資公司倒債風波中，父親再度虧損兩百多萬。在負債壓力與子女都在升學花錢階段，父親即使懷才不遇但也無法立即找到足以支持家計的另類出路，於是父親在他 35 歲那一年開的早餐店，最終成為他直到退休前的事業。

第四節 來自父母的文化繼承

勤儉持家

仔細鋪陳父母親的勞動生涯，是因為這正是作為他們下一代的我，賴以成長環境與條件。父母親努力勤儉持家的作風與態度才真是至深至廣地影響了我的生命態度。我從小就以勤儉為最高美德，從父親的口頭教誨與父母親的身體力行當中，我很明確地接收到了父母親的態度與對我們子女的期待，甚至也應該包括了對於生活中具體該如何勤儉的要求。這是我現在仍可記得的印象，但具體是在那些事情上要節儉，我卻一點兒都想不起來。

現在回想，勤儉是父親管教（管理）子女的核心概念。勤儉，既勤又儉；勤表示積極開發努力勞動，儉則是盡可能地限制慾望、壓制慾望。這樣的定義不是我現在用理性去推出字面的意義，而完全是我現在回想童年時期的感覺與家庭氣氛所作出的描寫。

⁴「勤」具體展現在勤奮讀書與勞動。回家第一件事一定是先作功課（作完功課後只可以看半個小時的卡通，則是儉的規訓），之後作手工，像穿梳子、作馬達之類的事。我印象中大約是我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只上了半天的課，中午回家吃完飯作完功課，就是穿梳子的時間。穿一片梳子可以賺到一角錢工錢，一片梳子大約要穿 120 根梳釘，每一根都必須是直的，否則沒賺到錢，還要倒扣。勞動的時候，鄰居同樣也作手工的阿姨也會來家裡一起作，邊作邊聊天，我也坐在大人堆中，那種感覺一點兒都不辛苦，反而有點我像是個大人的味道，因為我不只是個小孩，我是個有生產能力的人。那種自在，那種自信，至今難忘。

在那樣一個經濟生活困難的成長環境中，希望成為一個有用的人的念頭，相當程度主導了我在那個時期的生命狀態。勤儉成為我的最高美德，不只是父親片面壓迫下的觀念灌輸，而且勤儉作為必要的生存策略，才是我深刻地內化於心中的動力。我看見父母親的辛苦勞動，與方方面面省吃儉用的家庭氛圍，那就是我的全世界。我一方面心疼父母想要減輕他們的負擔，同時一方面渴望通過我的勤儉也獲得父母親的肯定。記得也是在小學二年級左右，母親大約有幾個月時間的工作是養樂多阿姨，每次送完回到家都已經過了中午快一點了。有一次，母親回來晚了，中午一點還沒回家，於是我就開始炒飯，依我每次看大人作的一樣操作，炒完了飯，我還煮了青菜蛋花湯，弄好了盛在碗盤裡上桌，母親剛好進門。母親很驚訝，當然免不了要罵我一頓諸如小孩子不能玩火之類的話，但我清清楚楚地讀到了母親的責罵我的眼神中所蘊涵的欣慰與滿足，因為我就要是個懂事的大人了。

紀律的內化

到了小學三、四年級，功課的負擔加重了，我的成績優異強化了父親對我成績的更加看重，勤勞讀書是為主要的活動，不再作手工了。我的作息是由父親排定，早上 5:00，由父親自製的電子鐘會啟動收音機，收音機設定好在某廣播電台，而早晨開播前電台的起床號（沒錯，就是軍中的起床號），會透過放在我們三個小孩房間的大喇叭（當然也是父親自製的）叫我起床；而後我在穿衣服時，會聽著電台播報各地頻率，「軍中之聲，軍中廣播電台。桃園 1 0 4 點 9 兆赫，台中 1 0 5 點 3 兆赫…歡迎收聽」，然後在那開台呼的兩分鐘之內穿衣完畢，去關掉電源。曾有幾次，電台的聲音，似乎是我夢中的場景而忘了醒來，當然這要不了幾次，父親嚴厲的責罵，讓我更加警覺電台的聲音，我養成不賴床的習慣。那就像是自動化的反應，不問意義，不想感覺，就是起床。

⁴ 以下文字摘錄自 2005 年心理健康學期末報告

至今我仍不會賴床，一旦在床上醒來，我「無法」賴床，我無法繼續躺在床上，我無法享受在床上偷懶的感覺，即使是無所事事的休假日，也是一樣。不賴床這個從小養成的習性，後來發展成一種生活中的普遍紀律。

匱乏焦慮與窮人美學

我自父母處習得對物質資源的儉約珍惜，乃至於到計較的地步。父母常為金錢爭吵，不論是為了即將到來的支出沒著落而擔憂，或是為了該不該花、值不值得花的錢不同意見。所以我從小就怕缺錢，對於匱乏的焦慮感特別強烈。剛結婚時，跟老婆有許多衝突就跟如何花錢有關。

在對於資源使用錙銖必較的環境中所養成的性格，還不只是資源匱乏的焦慮，還包括對於資源使用效益的極大化。我也在童年生活中從父親身上學到這個態度。

父親對於時間的安排事實上就是反映了節儉的邏輯。印象中所有全家出遊的經驗，都是父親以其豐富的地理知識以及對於交通路線資訊的充份掌握來作規劃。早上四點半出門，避開某一路段的塞車時間；七點便會到達第一個目的地，我們會有母親在前一夜準備好的飯糰或是掛包之類的東西當作早餐，之後再前往第二個目的地，中午會有母親準備的炒米粉與紅茶作午餐，下午休息的地方父親早已規劃妥當，時間安排的如此精巧，我們將在太陽下山之前到達第三個目的地，然後在某個地方烤肉，看夕陽，當然父親早已想好了地點。其實每次出遊回來後都很累，有一部份是因為父親都會要求要寫遊記，但主要是因為真的是太累人了。

童年父親安排全家出遊的方式，深深地影響了我。從大學北上讀書之後，我開始有機會為自己安排行程，我的方式竟然完全地複製了我的父親。我習於在出門之前查清所有的交通工具時刻，精密計劃如何啣接行程，空檔時刻的安排等等。大學每次大伙兒出遊之前，同學們看到我這種規劃旅行的方式都嘖嘖稱奇，在那個大家都年輕的年代，大伙兒也都窮，不會有人挑剔我的安排太過累人，反而多少受益於如此有效率的旅行。我也就樂得如此，事實上如此的旅行方式本身，確實有其樂趣存在。

雖然如此精密安排的旅遊很累人，我卻從父親身上學會了享受精密規劃的樂趣。由於事前規劃得當，果然避開了塞車、搶到了烤肉的好位置，而詳細的事前準備也為旅行途中帶來了方便，這種樂趣，除了旅行途中可以看見新奇事物本身的樂趣之外，還有一種成就感。我很熟悉這種成就感，但是我從來不曾意識過它。我現在仔細想，這種成就感事實上是來自一種對於旅行途中的各種不可抗力因素的控制。這種控制的樂趣倒不是來自權力，而比較像是佔到了便宜的樂趣。佔了便宜是實質的樂趣，而其中父親表現出來的

「咱窮人的旅行小聰明」姿態則是讓我學會了一種窮人美學，那就是「用更經濟的作法獲得了更大的效益」的美學態度，那是一種更有成就感的樂趣。

這種出遊方式被我完全繼承下來。這種美學態度在我來得及覺察與辨識它之前，就已經成為我的世界觀的重要組成。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一再地被鼓勵（同時也鼓勵自己）要以更經濟與克難的方式，「玩」出了不起的東西來。我深深認同這樣的看法，也在父親的種種生活教導過程中深入內化於我心。

大二的時候有一種寂寞的心情，當時沒有語言與足夠的意識去說明，所以一個人去旅行。星期一一早從輔大理二舍出發，到輔大校門口買兩個漢堡夾蛋，共 26 元。搭公車前往台北車站的路上先幹掉一個。另一個要留著到目的地時當作午餐的野餐。之後從台北車站到八堵，從八堵轉北迴線到瑞芳，再從瑞芳轉平溪線到十分，每班車的啣接都只差幾分，我得意極了。在那個尚無網路，各種交通資訊一律是人工查找的年代，能這麼精準是很難的得。到了十分，沿鐵軌往前走，便到十分瀑布，那是小時候爸爸曾經帶我們來過的地方，這就是我這一天造訪的目的—一再回味一次童年的重遊舊地。十分瀑布已經沒落，遊客沒幾個，一派荒煙漫草景象。我在瀑布旁的小亭子裡吃了第二個漢堡夾蛋。吃完了便算是已經到此一遊。便開始回程，一樣是計劃好的車班，從十分上車，到瑞芳轉車往八堵，再從八堵轉車轉台北。行程安排精準，一天下來，寂寞的心情竟然也得到舒解。回到宿舍後成為我與室友分享的得意之作。

直到 2004 年恐慌密集造訪期間，我才意外享受到另一種出遊的放鬆樂趣。

這是我那一波恐慌狀態的第四天，前一天晚上經過河馬幫我作了全身推拿，那幾天一直經驗到的肌肉緊繃略微放鬆，特別是下顎感覺鬆了一點，不會再緊咬牙根，於是睡得稍好一點。當天下午，天氣不錯，再加上是中秋節，妻和河馬覺得要出去走走，漫無目的地，我們去到了住家附近的一座半山腰的老廟。看來香火不盛，遊人不多。我們三人就坐在廟口前的台階上，妻那幾天被我折騰的很慘，她靠著牆就睡了。河馬陪著我，我們望著山下的景色，視野遼闊，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

這樣的感覺很舒服，感覺到有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擺爛的感覺，於是我突然覺察，此時此刻，沒有目的，沒有目的地，沒有計劃，不是在玩，就只是浪費時間。我從來沒有這樣過。沒有目的，沒有計劃的放鬆。

技術操作能力培養

窮人美學不僅影響了我對美感的感知方式，同時也成就了我的卓越的操作性與學習操作的能力。

父親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工匠，家裡的大小物事就是由父親親自維修。小時候

我看著父親在修理東西，我總是興味十足地在旁觀看。以我現在記憶所及，大約是在我小學二年級時，第一次動手修理了家裡漏水的水龍頭。越長大，我能修理的東西就越多，大部份我學會修理東西是來自觀察。似乎我有一種天生的敏感度，只要我仔細觀察了機械運作的規律，我大致就可以掌握了修理的技術。我在高中的時候，當時隨身聽還算是高貴產品，我這樣的窮人家小孩是不可能買得起的，班上一位同學已用了兩年的隨身聽壞了，他不想再修，於是就送給了我，結果過了一週之後，我修好了它，成了我這輩子的第一台隨身聽，同時，我也就學會了修理的技術。我還替班上同學修理他們的隨身聽，賺了幾筆外快。

就如同我童年早熟的家務操作能力，為我贏得了作為一個成人的尊嚴一樣；來自資源匱乏的環境中發展出來的窮人美學，也對內型塑了一種倫理觀：窮人有骨氣、凡事靠自己。以對資源的精準支配與有效率的運用，搭配著卓越的生活技術能力，便足以支持窮人必要的尊嚴與骨氣。這三個方面作為窮人美學的完整面向，在我身上算是從我的勞工家庭出身中得到繼承與發展。

這種美學取向，在我們蘆荻頭兩年資源最匱乏的階段，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我們當時資源窘迫，非這樣作事不可；當我們必須更緊密地組織蘆荻的學員投入到學校的建設中，這群三重蘆洲地區身上有著豐富勞動經驗與技能的學員們，與工作團隊共同形塑了蘆荻的社群美感。我們沒條件走向精緻，看來有點俗豔但實用的美感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蘆荻學校社群的主流文化。

第五節 恐慌的隱喻

學校的發展需要朝向更深刻地進入成人學習者生活世界的解放取徑，挑戰我要更細膩深刻地理解人的發展；而此理解能力不是一個方法或技術的問題，而是需要返身性地回觀自身，恰恰好地對上了我個人的發展課題。我作為主要工作者之一，在蘆荻的工作位置上，如同相互嵌卡的連動齒輪，相互牽制也相互推進。從學校的發展需要，同時也對應我何以長成如今的樣子，一種新的發展觀需要被我發展出來；它不但是一種關於學校發展的視野或哲學，更是同時性地要求我作出相對應自我改造的發展。

自我改造的要求，不只針對我，同時也包含一同工作的團隊同仁們，及我與他們的關係。我作為團隊的帶領者，我在發展上的挑戰同時反映在我與團隊成員間的關係困難上。即便我作過了無數次的反省，但類似完美主義、吹毛求疵的嚴苛要求，就如同我對待自己的那樣，卻一再地作用在我與團隊伙伴的關係中。我的同仁也在跟我關係中感到挫折，許多時候是我挫折了他們。同仁被我挫折，我也很內傷，除了自己的挫折，再加上對同仁的愧疚與作壞了事的懊惱。這種看似是屬於我個人性格缺陷的領導問題，但就其性質而言，事實上都跟我們個別作為一個組織者在運動中奮力往前所需要面對的個別難題或挑戰有關。仔細想想，其

實就是一人一個樣。我與我這些夥伴們，每個人都奮力認真地想要追求進步，也都以自己條件所及的盡力程度付出努力。但人的有限性，就如客觀存在的物質條件一樣，都是不為主觀意志所轉移的。

當 2004 年恐慌來訪時，我曾經因為那樣的恐懼而匍匐在反撲的內在力量面前。在那驚懼之餘，有那麼一刻，竟然感受到自己的溫柔，我流下了眼淚。在那一刻間，我覺得我可以體會人、懂人與愛人，我感到我有許多許多我不曾有過的愛心與耐心，深深感到我與世上所有的人都是芸芸眾生，我們都在受苦，只不過彼此條件不同，能因應對待這些苦的方式與條件也不同。

如此強大的情緒反撲撞擊力，那麼強烈地撼動我，讓我體會到我可以不是一只淺碟。但也就只那麼一刻。我整個恐慌高峰期間，僅僅用了四張衛生紙擦淚。我被解構了嗎？一點也不，它只不過讓我開了眼，頑強的勞動操作所模製而成的身心習性，距離解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如此深刻感到人要自我改造之難。所以別輕言「解構」，人在這鋪天蓋地的險惡世界裡，為了生存所養成的習性是那麼地堅硬頑強，豈是作作分析就能解構。

一個人都已如此困難，放回到我們這個搏命演出的小集體裡，我們各自身上的功課，就以扭曲卻是有跡可尋的形態很具有針對性地（有如八字不合一般）相互嵌卡在一起，而成為一個複雜難解的立體關係結構了。而且我們這個工作團隊的關係結構，是座落在我們作為一個成人學校的組織者企圖推動學員們成長進步的關係脈絡中。這群中年學員各自身上帶著的生命經驗的複雜性，也都是一個個獨特的文化現象，在推動他們向前的過程中，他們身上的困難與有限性也以折射的方式，與我們工作者自身的困難與有限性遙遙相對。

而在此同時，在外在的客觀處境上，我們為了自力更生，咬牙扛下了當時的校舍三重高中體育館的委外 OT 案⁵。從創校之初我們便反覆面對寄人籬下的窘迫。現在回想起來的感覺，就是一直碰到威脅生存的麻煩事，例如籌備處被驅離、議員找麻煩、砍預算之類。而這些麻煩事的解決之道都是必須低聲下氣的感覺，為了生存，拜會找麻煩的議員，卑微地說明社大是教育、沒有黨派…，再或者找其他議員代為說項。就是這種處處受制於人的生存處境，讓我異常煩躁。

2004 年 7 月毅然決定咬牙投入作為當時校舍三重高中體育館 OT 案的經營者，對我而言有一部份原因也是賭上一把，厭煩於寄人籬下的感覺，在三重高中的堅持而別無他法的情況下，期許我們挺起腰桿真的能在 OT 中把體育館經營起來。

⁵ OT 是「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簡稱促參法）中為了促進公共空間的有效使用，鼓勵民間進駐研發經營模式（Operate），經營有成之後再交還轉移政府將續經營（Transfer），簡稱 OT。蘆荻使用國立三重高中體育館，後來成為 OT 案的詳細過程詳見第六章。

一旦決定承擔起整棟體育館的經營，紮紮實實的每年近 300 萬的場地費用被我們扛在肩上，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壓力。

如今看來，在 2004 年—我在蘆荻的第五年，我的恐慌「合理地」來到。內外交迫的發展張力繃在處於發展轉折點上的我，恐慌作為一種隱喻，是當時我的身心容量無以支應的「情緒表達」，是元神過度代償的反撲。在恐慌的高潮期，在我與夏林清的談話中，夏林清不只一次地說到了「我的病是政治的」。當時我並不能完全理解，我只感覺得溫暖與安慰，因為當時的辛苦（發病的焦慮與恐慌）都是值得且有意義的。但現在通過發展此一概念的聯繫，我便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什麼樣的發展不是政治的呢？

發展作為動態變化的過程，是發展動能與現存處境進行辯證的活動，其存在著力量的辯證作用，其中有對抗與衝突，這便是政治，形式上就是政治。同時就內容而言，我使用我的工具性操作能力來使自己深嵌於與壓迫體制交纏的運動位置中，雖然過去在工作並不是太自覺這一點，但為了使自己與運動都能夠前進，這正是我與運動共處的存在狀態，這更是政治的。而我的發病就是要開始而對這一點了，我自覺地“運動”自己在運動中的工具性參與方式，我要朝向自己自覺的存在與運動共同前進的方向上，這可稱之為我的新的運動階段的形成與發展。

放在我在蘆荻被挑戰的脈絡中來理解，我的瘋狂完全是個禮物，是個催促我朝向解放之路的號角。

第五章順勢逆勢－阿嬤與金孫的對看

2004 年的恐慌經驗啟動我返身回觀自己的過程。在恐慌期間，腦袋裡思緒轉的飛快。一方面當下非常具體地感受著高度焦慮、恐懼與恐慌的心情，一方面又習慣性地以種種理性思維作自我對話。腦中想著許多事，同時感覺到我極力抵抗的焦慮時高時低，我沒有慾望開口說話，腦中思緒快速轉換。

當時的恐懼至極，我感覺到自己完全失控，同時也感覺到對控制的失去信心，連車都不敢開，出門都是由妻開車。有這麼一回，剛好是中秋節前夕，夜間由妻開著車，我定定望著高速公路旁的山坡，望著稜線時高時低，就像我的情緒也時高時低…。山就在那兒，它的高低千百年來就在那兒，它就是自在地在那兒，那我為什麼要抵抗自己的焦慮高低起伏呢？我花了那麼多力氣去控制這麼多事，簡直是跟自己過不去。我看到即將圓滿的明月，於是我想到了蘇軾的赤壁賦中的一句「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我想到了河流的隱喻，我緊捉著要控制什麼呢？我想到一千年前的蘇東坡也看著今日我正看著的月亮，在歷史的長河中，我是多麼渺小。頓時間竟感到安心起來。

當時夏林清曾經提到「我的病是一種密集的情緒勞動」，勞動的隱喻豐富了這個發展的意涵，如同我在耕耘我自己一樣，我過往所迴避的焦慮與恐懼就像荒廢許久的田地，如今我得回過頭來將其結塊硬化的土壤耘開，讓埋藏其中的陰暗得以面見陽光。這樣的勞動沒有異化，而是結合了我亟力發展我自己的動能，我投入我自己的耕耘中，是意之所趨、我之所在。

在田裡勞動的意象讓我想到我阿嬤。我年幼時愛跟奶奶下田，不知道是奶奶想休息，或是為了來看看我這個在木瓜樹下玩耍的小金孫，她常會來木瓜樹下喝水，然後說「田裡的事是作不完的，作不完還是要作」。我已不確定她是對我說，或是對她自己說，但我記得她的面容沒有怨嘆的意思。

阿嬤的勞動不急躁，田園厝內總有那麼多事要作，阿嬤讓我覺得能作盡量作，作不完也沒關係，因為一定作不完…。相較於早餐店或電容器加工，少作一位客人就少賺 5 塊錢，機器每停下了一分鐘就少 25 個成品，這種勞動則是緊迫盯人。她雖然也是辛苦的勞動者，但阿嬤的勞動，與我所來自的勞工家庭所感受到的勞動大不相同。

第一節 阿嬤的勞動人生

我的阿嬤李林綉金，1925年生。她一生辛苦勞動，她的勞動人生頗具代表性，那是一種嘉義地區的閩南貧農的勞動生涯：養女、農場工、佃農、375 減租、大多數種甘蔗¹、一輩子就在那幾個地方移動。她的勞動故事像是個典型，反映了一個那個特定時代、特定地區的勞動生涯。

阿嬤（李林綉金）的生命史地圖

<http://maps.google.com/maps/ms?ie=UTF&msa=0&msid=205740130402967706668.0004d1c2588f286f12f4f>

我阿嬤在 1925 年²出生於嘉義市郊區車店（車店里，鄰近水上鄉）。阿嬤的生父名叫林本，阿嬤在生父家排行老三，三個都是女兒。因為林本沒有在「作實」³，家境辛苦，大女兒林笑到了十歲仍送給人家當養女。阿嬤排行老三，出生後 20 日，林本的叔伯大哥林石虎家也剛生了個小孩夭折了，於是商議讓阿嬤過繼到林石虎家當養女，剛好也可以喝養母的奶。

後來生父林本的二女兒（即阿嬤的親妹妹）嫁到埤肚，林本也隨著遷到埤肚，住在女婿「蕃薯仔」家裡。阿嬤日後仍與生父家有來往，姑姑叔叔一輩都喊阿嬤的生父為「埤肚阿公」，以區別林石虎阿公。

林石虎住在查某厝⁴，也就是阿嬤長大的地方。阿嬤來到養父家後，養父母後面接連著又生了五個弟妹⁵。林石虎有在作事、家裡也有一條牛，家境尚可。到了可以讀書的年齡時，林石虎本來想讓阿嬤去唸書，但是養母不同意，要阿嬤留在家裡幫忙帶弟妹。當時，公學校的「先生」知道哪戶人家有該上學年齡的小孩，都會到家裡來探訪，看看這孩子是否聰明，如果聰明就要家長把小孩送到學校來讀書。當時先生也來家裡要看阿嬤，養母便把阿嬤藏到大灶後頭（灶腳，即閩南語中的廚房之意），免得先生拉阿嬤去讀書。就這樣，阿嬤失去了讀書的機會，她一直很怨嘆這一點，總覺得自己失了栽培的機會。

到了八歲的時候，林石虎想阿嬤既然不上學了，便把當時在家裡幫忙務農名叫「臭耳」的長工給辭了。林石虎跟臭耳說「阮秀鑾仔已經八歲了，已經會牽牛

¹ 從前農田水利措施如水圳、水井不普及時，作物種類相當受限於田地屬性。當時農田以旱地居多，旱地不能種水稻。

² 阿嬤實際生日是在 1924 年的元宵隔天，也就是 1924/2/20。但隔年才去報戶口，阿嬤記憶自己的生命事件也是以晚報之後的年齡作為座標。

³ 「作實」發音為 zuò sit，專指種田務農一事；「作實人」指農夫。沒在作事意謂著沒有務農，可能是以打工維生或作生意。

⁴ 查某厝是口語地名，目前行政區名為十一指厝村。

⁵ 阿嬤是大姐，接著是二妹（嫁溪州）、三妹（嫁柳仔林）、大弟、二弟與么妹（名馬沙）

了」，就辭了臭耳⁶。從那時候開始，阿嬤就學會了各種作事的技巧，從養牛，到各種農家勞動，阿嬤都沒少幹。

嫁到店仔後

1945年，阿嬤20歲嫁給阿公。阿嬤對她自己的婚姻是作過選擇的。當時同村的人裡有個家境還可以的人家，找了媒人來講。但是阿嬤當時有個心思。她不想嫁給同村的人，因為她看到村裡前人的例子，嫁給同村的人大家都相互認識，閒話很多，阿嬤覺得這樣麻煩，所以一心想嫁到別村。

阿公李文明住在隔壁村店仔後，雖然符合阿嬤不要同一村的條件，但是阿嬤考慮到阿公家很窮，所以第一次跟第二次人家來作媒的時候都沒答應。很奇妙的是，這兩次是不同的媒人，但是都是來介紹同一個人——都是我阿公。直到第三個媒人來，又是介紹李文明。第三個媒人不是專業媒人，是阿嬤家的鄰居，名叫「丁賀」。阿公是丁賀的好朋友，當時常到丁賀家玩，所以丁賀很用力說服阿嬤跟林石虎。後來，林石虎心動了，就說服阿嬤說「你在厝作實作甲要死，人家沒在作實，說不定日子會比較快活」，於是阿嬤就答應了。

所謂「人家沒有在作實」意思就是阿公結婚之前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米穀局當工人，負責配送米穀到不同的分站，其實也就是搬運工，領的是政府薪水。結果沒想到，剛結婚的時候，台灣剛光復，米穀局解散，阿公也就失業了。於是在沒工作的情況下，



1945年阿公阿嬤剛結婚

⁶臭耳被辭退了之後大哭，哭說回家沒有飯吃…。當時（1931）臭耳的工資一年60元。雖然辭了臭耳，但阿姆（阿嬤的養母）人很好，每逢打穀子或是收蕃薯的時候都會叫臭耳來家裡，給他挑一擔蕃薯或是一斗米回去吃。後來，阿姆還幫臭耳出了20元，當作給人家入贅的「背尺」與餅錢。此後，臭耳一家一直與阿嬤家保持往來。及至後來臭耳的小孩都叫阿嬤作「大姐」。

阿公開始賣花生。

賣花生賺錢的方式是這樣的，由阿嬤在周邊的鄉間各庄頭去「跑」，也就是到處打聽，看有哪戶農家有種花生要賣。如此收集了花生之後，在家裡集中再由阿公用扁擔挑到水裡坑⁷去賣。阿公在水裡坑把花生賣了，再用賣花生的錢買了鹹菜再挑回來，由阿嬤挑到臨近村落去賣。邊賣鹹菜，同時也邊買花生。問好了有賣花生的主了，賣完鹹菜之後還得專程再跑一趟來把花生挑回去。如此周而復始，也算是沒本的，以勞力作為初始投資的小生意。

作這個生意，讓阿嬤挺難受的。每天挑著扁擔到處繞，辛苦自然是沒話說的。照阿嬤的看法，作這個生意，她與阿公的分工中，她比阿公還辛苦，「他（指阿公）只要挑土豆去賣，再挑鹹菜回來就好…我不是，我要天天出去賣菜，一庄走過一庄去賣鹹菜，天天出去收土豆，要到溪州各處去看有沒有人要賣土豆…」。

除了勞動本身的辛苦之外，阿嬤更感難受的是沒面子。阿嬤挑著鹹菜到處賣，很怕遇到熟人。偏偏娘家查某厝就在隔壁庄，當阿嬤挑著鹹菜從店仔後出庄賣出來的時候，實在沒理由不去查某厝賣。當初自己娘家庄裡家境還不錯的人來作媒人，她卻堅持要嫁到別庄，如今過著這麼辛苦的日子，見到自己從前庄裡的熟人著實難受。

阿嬤跟我講這個故事時她仍記憶深刻。「有一天 9 月初 9⁸，你阿公要我挑鹹菜去查某厝賣，但是我就是不敢挑到查某厝，你偏要我去。那是我的庄頭，我從那裡出來的…當時我在家裡都沒有這麼艱苦，結果我嫁出來以後卻這麼艱苦…結果我一擔鹹菜挑著到處走，就是不敢去查某厝。後來在查某厝庄頭的土地公廟躲，邊躲邊流眼淚，哭一哭就杜姑（打瞌睡），好一會兒才又挑到水上街上去賣。結果剛好遇到恁阿祖⁹剛好也挑來賣，他就說『秀鑾仔，你怎麼沒有挑去查某厝賣』，我只好騙他說我進去查某厝轉了一圈沒人買…」。

十年前當時聽阿嬤講這故事時，我沒有太大的感受。這樣的故事情節本來就是屬於阿嬤級的版本，好像阿嬤生來就是「阿嬤」。但此刻我寫著阿嬤的故事，卻實實在在地感覺到不是如此。阿嬤當年挑著鹹菜到處賣時，她才 19 歲。在如今的社會裡，這才是大一女生的年紀，正有著青春浪漫的少女情懷。但阿嬤身處的那年代與她的環境，沒能讓阿嬤擁有太多少女情懷，在土地公廟裡「杜姑」片刻已嫌奢侈，暫歇之後仍得面對現實生活。

⁷水裡坑也就是今天的南投水里。據父親就，當時阿公往返一趟水里坑需要一天一夜的時間。

⁸如果阿嬤的記憶沒錯，這一天應該是 1946 年 10 月 3 日，也就是爸爸出生前的三個月。

⁹「阿祖」稱謂是阿公的父母輩，阿祖不分男女，因此在稱呼上以「查甫祖」「查某祖」區分。此處的阿祖指查甫祖。

剛嫁到李家來得那段時間，除了賣花生，阿嬤也到處打零工，也就是她身上從小習得作事的本事，包括插秧、割稻等田裡的活。阿嬤曾經提到，在懷長子（也就是我爸）的末期，快生產前仍在田裡勞動，「我懷恁爸，肚子這麼大，還得到粗溪那裡幫人家割稻插秧，我的腳落腳氣(水腫)脹的這麼大，腳一踩地就必水」。同在田裡勞動的人都勸阿嬤不能出來了，阿嬤無奈說「嗶作嗶通吃」。

離家到南靖

阿公賣花生沒賣多久，後來到了農會開設的碾米廠學功夫¹⁰。後來 1946 年(農曆 7 月)，就到了南靖的「米價」(碾米廠)當長工。因為當長工包住宿，所以過了一個月後，中秋節的隔天¹¹阿公把阿嬤也接到南靖來，這可算是阿公的正式離家。當時長子(我爸)出生剛 8 個月。雖然有地方住，但是白天阿嬤外出當農場臨時工，孩子沒人帶，所以阿公阿嬤就商量找了我查某阿太¹²來照顧小孩。

阿公阿嬤之所以請到阿太來帶小孩，除了爸爸當時是第一個孫子(即長曾孫)外，還有一段故事。阿嬤剛嫁到李家來的時候，曾經感到納悶：「怎地在婚禮的時候有看到阿嬤，現在怎麼少了阿嬤？」阿嬤問阿公說「阿嬤去了哪裡？」，阿公不敢說。直到後來鄰居一個孀婆告訴她，原來阿太在嘉義一個先生(醫生)家裡當傭人。後來阿嬤回娘家的時候告訴她爸爸(我的外祖)這件事，外祖林石虎就告訴阿嬤說「這樣不行，阿嬤已經七十多歲了，怎麼可以還出去給人家煮飯？你們要去把她接回來」，於是阿公阿嬤才去嘉義接阿太回家住。

在阿嬤口中，她的公公(我的查甫阿祖)很是刻薄，不僅對她這個媳婦刻薄，也對他自己的母親。但仔細想想，其實也是當時經濟條件的艱苦使然。阿嬤講了一個接阿太回家以後的故事。有天晚上，阿嬤看到阿太坐在飯廳的板凳上，一直到很晚不去睡覺。阿嬤覺得很奇怪便問阿太說「阿嬤你怎麼不去睡？」，阿太說「我在這板凳睡就好了」，阿嬤更加奇怪，一再追問阿太哭了起來，阿嬤才知道阿太的委屈。原來，阿太從嘉義醫生家回來之後，家裡其實沒地方睡，阿祖的五個小孩除了長子阿公已經成家之後，其他人都睡在同一張床上，再加上阿太，等於是七個人睡在同一張床上。阿太回來之後，原來已經嫌擠的床就更加擁擠，某天晚上阿祖沒好氣地跟阿太說「你會把蚊帳壓壞」，於是阿太只好退出蚊帳外。阿太跟阿嬤說「我整夜在蚊帳外給蚊子咬，我不如睡在板凳上」。

¹⁰阿公與阿嬤同歲，當時都正是年輕正盛，身段靈活，社會能力強。我聽姑姑說過，阿公還曾經學過醫，當過醫生學徒，所以後來有一年(好像是 1951 年)感冒大流行時，阿公當秘醫也小賺了一筆。

¹¹ 1947 年 9 月 30 日

¹²阿太是阿祖的父母輩，有時也稱「太祖」。阿太也不分男女，因此在稱呼上以「查甫太」「查某太」區分。

阿嬤知道了阿太的委屈，便開口邀阿太來跟他們一起睡。要知道當時阿公與阿嬤才剛新婚，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此後，阿公阿嬤與阿太三人一起睡，蓋同一條棉被。後來阿嬤的長子¹³出生了，變成了四個人蓋同一條棉被。就這樣，查某阿太從我爸出生前就跟阿公阿嬤一起睡，所以當阿公阿嬤離家來到南靖打拚的時候，也就跟著阿公阿嬤一起來南靖照顧我爸。

四個人蓋同一條被子這件事後來被阿太的前僱主（醫生娘）知道了，便覺得不可思議說「三個人蓋同一條棉被就已經很難蓋了，四個人是要怎麼蓋，你叫阿明（我阿公）來載一件回去」。爾後，有了兩條被子，一條給阿太，一條阿公阿嬤與我爸三個人蓋。

阿公阿嬤離家到南靖來打拚的時候，時年 1947 年夏天。雖然在訪談時，阿嬤沒明說，但是他們在此時選擇離家也是合理的選擇。他們一方面是要打拚自己的將來，另一方面也是考量家裡的資源有限，離開家也讓家裡的空間寬敞一點，好讓阿公的弟妹們有較大的空間。此外，只要他們沒離開家，他們那時候打拚的收入也都是歸公，阿嬤曾經講過，那時候她去賣鹹菜的錢也都是放回家裡公共的錢筒內。所以阿公阿嬤離家，幾乎是空手離開的。阿嬤回憶當時「離開店仔後的時候，只有五塊碗、五雙箸。一角銀、一針米都沒有」。

南靖白手起家

他們剛離家的時候，阿公在南靖碾米廠當「苦勞」（長工），這種工作是要住在老闆家的，沒有算工作時間，反正除了睡覺之外，醒著的時間就是勞動時間。當苦勞雖然辛苦，但是提供住宿¹⁴，對於剛離家且分無分文的阿公阿嬤來說，算是很好的條件。剛離家時非常的窮苦，第一個月都沒錢買菜，所以阿嬤都是下工回家前，在農場裡摘野菜回家吃，當時沒有人在吃的「豬母奶、刺英仔、黑紀子」都是菜。

苦勞的工資很低，阿公當時的工資一個月 3000 元¹⁵，大約相當於將近三斗的米。此後四年左右的時間，阿公的工資有略微調漲，漲到一個月大約三斗半白米的工錢。阿嬤在農場當散工，以日計酬，大約八天才有一斗米的工資。這個工錢中阿公還要拿一斗米回家給阿祖。這是老一代的家庭倫理，長子即使已經成家，只要還沒分家的一天，所有收入歸公處理。阿祖是個小到不能再小的小農，他的地又小又貧脊，小不到半分，又是馬路邊上的爛地，種了一點小菜園。要養活一

¹³ 也就是我爸，生日是 1947/1/6，農曆 12/15，歲次屬狗。

¹⁴ 這個住宿嚴格來說還稱不上「員工宿舍」，而比較像是「下人住所」，就是在堆放穀子的倉庫間裡，空間大小是六塊蕃薯簽板。

¹⁵ 此為舊台幣之幣值，後來在 1949 年才全面改換新台幣。

家七口（阿嬤嫁進來後就變八口了）著實不容易。阿嬤作為李家的長媳，爾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持續共同承擔著我阿公作為長子與長兄的家庭責任。

阿嬤在南靖打拚的過程，有些勞動的故事聽來都感覺不可思議。南靖庄裡有個坤仔叔¹⁶，他很照顧阿公阿嬤。坤仔叔看阿嬤辛苦，知道養豬能賺錢，要教阿嬤養豬。阿嬤沒錢買豬仔，便賒了三隻小豬讓阿嬤飼。阿嬤沒有地方養豬，乾脆連豬圈也借給我們。阿嬤採集野菜飼豬，好不容易豬養大了，賣了錢後再還錢給坤仔叔。而且三隻只能賣兩隻，留下一隻當豬母，專門生小豬仔賣錢。就如領了工資要拿一斗米回家的道理一樣，生了小豬仔要先留兩隻擔回去給公婆，其他的小豬才能賣。

雖然有養了豬後，生活有改善，但是日子還是很難過，「吃蕃薯頭，配蕃薯尾」，就是跟炎仔兄「卯一谷」（承租一畦）蕃薯，「從蕃薯尾吃到蕃薯頭，一點點都不曾浪費」。

阿公在碾米廠作了五年左右後離開¹⁷，當時為 1951 年。離開後就不好意思繼續住在人家家裡。於是跟評仔嬸¹⁸租了一小片房子。

這時，阿嬤肚子裡已經懷著她的第二個孩子（我的大姑），但是阿公剛換工作，又租了房子，經濟負擔頗重。當時阿嬤仍在農場裡作工，當時的工作是培甘蔗與收甘蔗。肚子已經很大了，仍天天到田裡工作，其他工人與監工都勸阿嬤別來了，快要生產了還來田裡危險。但是阿嬤很拚呀，仍然勉強盡量都到工。當時有個監工，名叫「吉成」，天天都穿一件大破裘，天氣再熱也穿著，就是生怕阿嬤不小心生在田裡，好讓大裘可以包著小孩。

大姑姑在 1951 年¹⁹出世（好險生在家裡），阿嬤的姑丈來家裡看阿嬤。姑丈覺得既然要照顧小孩不方便下田，又租了人家的房子，於是建議阿嬤開一家小雜貨店。阿公於是去批發一些金銀紙錢、醬油等雜貨，讓阿嬤開始顧店帶小孩。再加上長子已經 5 歲，多少也可以照顧新生小妹。後來阿公也開始作起五穀雜糧的買賣，雜貨店裡賣的東西也就越來越多樣，阿嬤的雜貨店生意就這樣作起來，日子反而開始改善。

作生意起厝

這樣過了一年，阿公阿嬤的生意有了最初的累積，買了他們生平第一塊地²⁰。

¹⁶ 全名劉鎮坤。

¹⁷ 為什麼離開碾米廠不可考。好像是阿公開始作生意了。

¹⁸ 評仔嬸，也就是評仔叔的太太。評仔叔全名劉品評。

¹⁹ 1951/7/16，即農曆 6/13。

²⁰ 這塊地是由村裡的保同仔伯去跟炎仔兄遊說，請炎仔兄從他們既有的厝地中撥出一塊賣給我們。

他們在這塊地上一磚一瓦地蓋起了家，也就是現在南靖老家的現址。要蓋房子的時候，阿祖知道了，阿祖說店仔後也需要加蓋房子，因為阿公的弟弟妹妹都在長大，店仔後的空間不夠用。阿祖要求阿公要先回店仔後先蓋，蓋好了才能自己蓋。

對此阿嬤一開始不服氣，他們當初離家時，連一毛錢的本錢都沒拿，完全是他們自己，為什麼現在要蓋房子，就要先蓋老家。雖然不服氣，但終究還是如了老人家的意。答應了要先回店仔後蓋房子之後，阿公答應阿祖說要蓋三間，但是叫材料時，阿祖私下偷偷跟師傅說「你傳 4 間的料，阿明不會知道的」。蓋到快完成的時候，阿公才知道。然後阿祖又讓師傅來拗「就差一片壁，就可以 5 間了」，於是阿公到最後又再出了一片牆的材料。

最後阿公阿嬤幫店仔後對了五間房的屋子。店仔後的祖厝完工入厝後已經是一年後了。然後阿公阿嬤自己南靖的房子才開始動工。店仔後的房子花了 4 萬多元（1952），也因此阿公阿嬤要蓋自己的房子，錢就不夠了。

也因為如此，阿公阿嬤蓋房子的錢就少了，所以只好分成三次蓋。南靖的屋子光是厝腳就花了 3 萬，再來厝頂，再來是地板，分成三次蓋。過了一年，房子才蓋起來，這時是 1953 年。新家入厝後不久，次子（我叔叔）出生了。這時他們已經作了兩年生意，雜貨店裡除了賣些生活日用品，也包括五穀雜糧，這時也兼作「糖單」的生意。

糖單（又名棧單）是我們這種在糖廠周邊農村的特有歷史產物。糖單是由糖廠發行，應可理解為現在的提貨券。當蔗農把甘蔗原料運交給糖廠的時候，農民



1959 年全家福。左起長女阿燕、長子憲生(我爸)、次女碧雲、阿嬤、阿公、阿公朋友李玉德、次子憲榮
背景為南靖老房子，當時剛蓋好六年。

可以選擇是要領現金或是糖單，兩者在領的當下是價值相同的，但糖單是以糖的形式寄存（例如二號特砂 100 公斤 3 包），而糖的價格可能會起伏波動。一般農民都是一部份領現，一部份領糖單作為儲蓄或投資。農民缺錢的時候，也會把糖單出售，而阿嬤的雜貨店就是可以收糖單付現的地方。

當時蓋房子是借了錢買地買材料，持續地作生意賺錢、還錢、存錢。這樣生意順利地作了數年，直到 1955~56 年間。阿公阿嬤把蓋房子的錢還完了，又存下了一小筆，於是開始買地。這時買地是為了耕作，阿嬤升格為自耕農。買地是儲蓄與累積資產的策略。先是存了一小筆錢，然後借錢買地，有了地便可耕作賺錢，賺錢還了借款之後，再存一小筆錢，然後再借錢相添買一塊地…。他們的資產就是這樣辛苦地一塊一塊累積下來的。直到阿公 1986 年過世的時候，在阿公阿嬤的手中一共累積買了三甲四分地。從 1947 年他們離家始起算，到阿公過世時，將近 40 年的時間，這可視為他們白手起家的總成績。

當然這個總成績當中，阿公阿嬤的子女們也共同付出了努力，尤其身為長子的我爸。他是長子，照顧弟妹是少不了的，再加上阿嬤邊開店邊種地，阿嬤下田的時候，顧店就是爸爸的責任了。我曾聽爸爸講起他 5 歲的時候就背著妹妹作家事的情形。那時候家裡煮飯用的是大灶或是烘爐（可不是現代瓦斯爐），每次要煮飯前都要先「起灶火」，爸爸彎著腰用吹管向灶內吹火的時候，背在背上的大姑姑的頭臉剛好就對著灶洞，爸爸一吹，灶灰一噴就噴的大姑姑一頭一臉。

爸爸作為長子，在家裡的勞作，除了幫忙帶著弟弟妹妹生活起居及顧店，後來長大到青少年的時候也是農活裡的重要勞動力，尤其是要扛鐵牛頭（鐵牛耕耘機的引擎，用以抽水）之類的重機械，更是沒他人能替的工作。爸爸曾說過，他之所以長不高，可能就是在青春期正在發育的時候，就要常常扛五六十公斤重的水牛車，把人給壓壞了。但這可能也是爸爸那個勞動者的「漢草」（體格）的由來。



1967 年長子(我爸媽)結婚。左起阿嬤、我媽、我爸、阿公、水上菸酒配銷所主任曾品彰。背景是南靖老家。

爸爸的長子責任，就如同阿公作為長子的責任一樣，一直延續到即使成家立業，還沒分家之前，責任仍是未了。阿嬤在跟我講她那三甲四分地的故事時，就曾提到爸爸對家裡的貢獻，阿嬤說「恁爸爸也很艱苦，納死會給恁阿公標」。也就

是當時爸媽已經結婚，我也都已經出生了，爸媽雖然離開嘉義老家到台中打拚，一旦家裡要買地缺錢，阿公阿嬤標了會買了地，爸爸也需要拿錢回家相添幫忙納死會錢。

辛苦的長媳

阿公阿嬤他們勞動的累積成果，不能只看他們留下來的這些具體房地田產，也應該把他們過程中對家裡的幫助一同計算進去。阿嬤嫁到李家的時候，阿公的弟妹們都還小²¹。阿公阿嬤作為長子長媳，這些弟弟妹妹都是他們肩上的責任。

從阿嬤嫁到李家開始，當他們還在賣花生賣鹹菜的時候，作生意的錢就一直歸店仔後阿祖家的公家口袋。當時阿公阿嬤還沒離家，這也就不算了。之後他們到南靖米價來作工，每個月都要拿一斗米回家，這相當於他們當時工資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即使已經離家六年後，阿公阿嬤有了一點錢要蓋自己的房子，仍得先回老家幫忙加蓋房子以供弟妹住。但作為長子長媳的責任至此仍未結束，據阿嬤說，阿公的那幾個弟弟妹妹一直到結婚，都是靠阿公阿嬤這對兄嫂的幫忙。阿嬤記得很清楚，二叔公結婚的時候，完完全全都是阿公阿嬤出的錢。當時阿公阿嬤他們的日子仍不寬裕，他們「跟人家借了 23 包²²的棧單，借了一隻 140 斤的豬來殺，等到我自己豬養大隻以後再還人家」²³。這 23 張的棧單，折合現金一共 4400 元，其中 4000 元當聘金，400 元作餅錢，剛剛好花光光。

姑婆（阿公的妹妹）也是阿嬤幫她嫁的。阿嬤從張羅嫁粧就開始幫忙出錢，一直到姑婆婚後很久。阿嬤說「恁姑婆要嫁，要買腳踏車、打金子，都是我花的。…後來生了孩子，也要我跟他作頭尾…這樣不打緊，恁阿祖竟然要我打一腳 3 錢金戒指給恁丈公…」。

到了三叔公要結婚時，他大概知道家裡經濟條件難，當時有了一個入贅的機會，三叔公想要主動把握這件事，便來跟阿嬤這個大嫂商量，說道他「已經打聽好了，入贅不用出錢」。阿嬤一開始是反對的，一直鼓勵三叔公「咱自己打拚一點自己來娶比較實在」，還引用古語「古早人塊講『蕃麥好吃在半腰，嚙通飼到憨子

²¹ 阿公是長子，後面有四個弟妹。依照阿嬤的記憶，她嫁進李家時，二弟 12 歲，妹妹 8 歲，三弟 4 歲，四弟 8 個月。但依我考據，四叔公應為 1943 年出生（屬羊），所以阿嬤嫁進門時，四叔公應該已經 3 歲。可能是阿嬤記憶有誤。

²² 23 包的意思，就是每包 100 公斤的糖共計 23 包的棧單。依兌現時的糖價計算成現金。

²³ 這隻借來殺的豬有一小段後續，阿嬤講到還豬情節：「我的豬有 147 斤，那個人很古意，就多出來的那七斤要算錢給我，我說不可以，本來就應該要多一點還人家，更何況只多了 7 斤…」。真是可愛的故事。

去鴻招；賺錢賺銀別人開，辛苦病痛人就趕出來」²⁴。大概是三叔公急欲藉此離家吧，後來堅持去入贅。結果過了沒幾天，三叔公又回來找阿嬤，說是人家要「一萬元抵人家『背尺』²⁵，又要吃 100 斤的餅」。這個錢也是阿嬤出的。

因為四叔公跟我爸爸只差 2 歲，因此四叔公時要結婚時，也差不多是我爸爸要結婚的時候，都正需要花錢。阿祖那時才跟阿嬤說，你不用拿錢回來。但最終阿公還是拿了七千元給阿祖，相添幫四叔公娶某。直到這時候，阿嬤作為長媳的責任才算可以放鬆。

阿嬤欠栽培

阿嬤沒讀書不識字，但是仔仔細細想她的人生，真是厲害的不得了，光想像阿嬤不識字要怎麼開店記帳就覺得不可思議。聽爸爸說起過，阿嬤有她一套記帳的記號，只有阿嬤自己看得懂。後來，阿嬤為了學習佛經有學習一點讀寫，但識的字仍是不多。

阿嬤自己也很怨嘆自己小時候因為家裡窮沒讀書的事，這個「欠栽培」的說法還不只是阿嬤自己說的，而是引述了一個刑警的說法。這個故事來自一段阿公機車失竊的往事。年份不可考，有一次阿公到田裡工作，機車停在田邊道路上，他上鎖之後便下田工作，後來回來時發現機車已經不見了。當下隨即報警，阿公告訴警察說竊賊應該是往鐵路方向騎走了。但是阿嬤到現場一看，便說「不可能，一定還在附近，你看只有一輪的胎痕」，阿嬤就此研判竊賊還沒來得及開鎖，一定是抬起被鎖住的後輪移走，一定走不遠。在現場辦案的刑警覺得有道理，仔細察看後，就發現胎痕往田裡去，後來順著痕跡果然就找到了被藏在甘蔗田裡的機車。刑警就跟阿公說「阿明，你這個某不簡單喔，不是憨喔，只是欠栽培」。阿嬤數次跟我講到她自己欠栽培的事，都會引述這個故事。這位刑警名叫陳禮。

阿嬤從 1950 年代後半開始，開始買地種田，一開始還是往生活上直接需要的作物，例如蕃薯、種菜。後來田地面積開始擴大，阿嬤開始種經濟作物，也就是甘蔗。南靖村周邊就有一個從日據時代開始就很出名的糖廠—南靖糖廠，曾經是產量全台數一數二的糖廠。據阿嬤回憶，一直到她開始種甘蔗的時候，南靖糖廠周邊仍有十個原料區在供應契作甘蔗，每個原料區小則數甲，大則數十甲。阿嬤就是幫糖廠契作種甘蔗，現在在爸爸名下有塊地就是當時阿嬤種甘蔗的田，就在「交甘蔗」車埕的鐵路邊，現在鐵路已經拆了，變成了自行車道。

²⁴「蕃麥好吃在半腰，嚙通飼到憨子去鴻招；賺錢賺銀別人開，辛苦病痛人就趕出來」意思大概是說玉蜀黍要好吃就要自己好生照顧，不要養到傻兒子給人家入贅，入贅後賺的錢是人家的，一旦生病沒生產力了人家便要趕出來。

²⁵「背尺」是入贅習俗中男方需要負擔的東西，也可以用現金抵。同註 5 提及臭耳入贅到別人家時出的背尺錢。

阿嬤種甘蔗好像很厲害，我不知道阿嬤為什麼這麼厲害，反正我小時候就有一個印象，阿嬤的甘蔗很厲害。事實上也是這樣。阿嬤種的甘蔗在 1969 年得了很好的等第一全嘉義廠第一名，全國第五名。在那個難得照相的年代，糖廠的幹部還到田裡跟阿公阿嬤一起拍了照。聽阿嬤說家裡還有塊表揚的匾，只是我沒印象有見過。

阿嬤種甘蔗得了嘉義縣第一名，成了糖廠的好樣板，糖廠開始找阿嬤當代言人。糖廠為了鼓勵農民參與糖廠的契作甘蔗，制訂了「獎勵規程」，意思就是說農民種甘蔗的利潤有多好之類的。作為績優蔗農的阿嬤，被糖廠選為蔗農代表，成為糖廠獎勵農民參與契作的「獎勵規程」代言人²⁶，到處去向農民演講遊說與糖廠契作的好處，此為「獎勵規程發表會」。

阿嬤很厲害的地方是，她識字不多，卻能講得清清楚楚。當時負責組織阿嬤去獎勵規程發表會演說的工作者，是一個叫「用坤」的外勤員主任。他把阿嬤要負責講解的內容，組織成八大張圖表。他先示範講一次讓阿嬤聽，阿嬤再自己準備。「我在準備的時候，捨不得點電燈，我通常都是大灶煮豬菜的時候，邊煮菜邊準備，我拿著圖表拿到灶前看，看幾次我就會講了…」。



阿嬤種甘蔗得獎，糖廠人員到田間拍照留念。中間持甘蔗者就是阿公與阿嬤。

阿嬤再次證明自己真的只是沒讀書，欠栽培。「如果我有讀冊，如今不是安捏」。阿嬤有名有姓地講了一段經歷。有一回，阿嬤到糖廠演講，隔壁村的村長²⁷來聽過演講之後，回到村裡問阿嬤的表哥²⁸說阿嬤是讀哪裡畢業的，表哥告訴村長說阿嬤沒唸書，於是村長跟表哥說「怎麼可能？她明天還會再講一次，你去聽，你聽聽看那是有讀書或沒讀書？」

還有一段。阿嬤為了獎勵規程發表，曾經交流到高雄，被高雄地區的某糖廠

²⁶ 一開始找阿嬤去作獎勵規程發表的，是南靖糖廠農務課楊課長。

²⁷ 頂過溝的村長葉仔梅

²⁸ 阿嬤的姑姑的兒子南富

廠長相中，一直說阿嬤的獎勵規程發表效果很好，力邀阿嬤到高雄去為他們這一家糖廠作發表。阿嬤實在太忙，要到高雄去實在不可能，便告訴那廠長說「你來我們家，坐一個小時，你看我如果可以去，就跟你去；如果不能去，請你原諒我」。結果，那廠長真的來阿嬤家，在阿嬤的雜貨店裡坐了一小時，他見客人一直來去，阿嬤忙得沒能歇腳，於是廠長才說「李班長，我不能勉強你，你真的是太忙了」。

從 1969 年，阿嬤連續多年擔任糖廠的獎勵規程代言人。糖廠每年七月左右要開動之前，阿嬤就會開始「獎勵規程發表」去作演講。阿嬤曾經有次六七天一連十場。下午連著到晚上。

活躍於地方

阿嬤在獎勵規程發展會中，展露了相當好的口才。在某場發表會後，國泰人壽的處長²⁹發現我的口才便把我拉去作保險。阿嬤於是投入了招保險的行業。阿嬤的業績很好，據她回憶「那時候的保險可不是像現在動不動就兩三百萬，而是只有（一張單）兩~三萬，我曾經一天就作十幾萬」。我查了一下網路資料，這正是台灣鼓勵儲蓄，用以集資發展工業的年代，而保險正是集資的重要手段。這個兼職的工作，阿嬤一直兼著作了十來年。

到了 1979 年，從開始擔任糖廠的獎勵規程發展代言人至今已經十年，阿嬤參與了更多地方上的公共事務。至今，她已擔任了農會家政班的主席、班長、蔗作研究班的班長。阿嬤的口才再加上她在農會公共事務中的參與位置，讓她有許多機會到更大範圍的場域與人交流。阿嬤曾經活靈活現地講過一個她代表水上鄉農會參與全嘉義縣農會聯合的演講比賽。

「我也曾經去草嶺，代表水上鄉，參加技術演講³⁰（即席演講比賽），那是事先不知道題目、當場抽籤的演講。恁阿公很反對我去，因為這個比賽一鄉只有一個代表，恁阿公說『你又不識字，你會拖累人家』…結果那一次我抽到的題目是『要如何款待尪婿』…因為這是家政班的演講，有別的題目是『要如何款待長輩』、『要如何佈置家裡』…

我的題目雖然是『要如何款待尪婿』，不過我講的是『要如何對付尪婿』，大家笑甲欲害…人家別的鄉鎮都有農業示範區，但我們水上什麼都沒有，只是一般的農村，所以我們的尪婿都非常勞苦，白天也要作，晚上也要作。所以，我們不會款待尪婿，而是要對付尪婿，好讓他跟我們查某人可以互相打拚…

²⁹ 好像是國泰人壽水上服務處的葉耀嘉處長。

³⁰ 阿嬤說故事時是以台語說「技術演講」，但聽其前後文脈絡是即席演講之義，「即席」「技術」之台語發音有點接近，可能本來就是即席演講也說不定。

結果到了最後，還剩下一個題目沒有人講，我又自己舉手自願再講。這一題是『要如何選擇厝婿』。有人會挑英俊的，有人會挑有錢的，如果是我，我會挑那種實在、古意、願意甲咱作伙打拚的厝婿…這題講完，一樣又是大家掌聲…中埔一個婦人拿了好大一個梨子來送我，她說我膽量好，而且言語有意義…」。

我想阿嬤的台風就是這個階段鍛煉起來的。2000年蘆荻社大剛成立的第二年，阿嬤來蘆荻參加成果展。夏老師未先預告地邀請阿嬤上台，阿嬤根本沒在怕的，非常得體地致詞完後，又在眾人起哄下，即興地唱了一首歌。阿嬤本來就很會唱歌的，在那個沒有卡拉OK的年代，阿嬤就是清唱也很自在。阿嬤會唱的歌很多是日本歌，最經典的是「愛你入骨」，我常常聽阿嬤唱，以致於連我都會哼兩句。另外阿嬤最常唱的台語歌就是農村曲，農村曲原曲是三段，阿嬤她自編歌詞加了第四段³¹，而是歌詞押韻韻腳都一樣，只是詞意風景與原三段描述農家的辛苦已完全不同，而是改描寫農村生活改善後的富裕景像。我印象中其中有一段是「…人人起新厝、起新厝，咱的生活就富裕…」。我很懷疑這歌詞的來由！依阿嬤當時如此密集參與農會活動的背景下，我猜想這應該有點替農會宣傳的味道，也未免太政治正確了一點。

除了演說與唱歌，阿嬤還有一樣展演的專長—很會「講好話」。在鄉間的各種喜事禮俗中，都需要有個德高望重的長輩講講好聽話。例如新郎新娘拜堂時，阿嬤會說「夫唱婦隨、萬年富貴」。這是個典雅的表演，雖然一樣都是講好聽話，比起當今政客那些唬爛，阿嬤的好聽話不僅好聽，也給人帶來希望。而且對仗工整、聲韻優雅。令人遺憾的，這是我沒有繼承到的表演才能。

一直到 1986 年阿公因肺癌過世之前，阿嬤一直很活躍於農村的公共事務中，也大概就是阿嬤從 45 歲到 60 歲之間的年齡階段。用公民社會的「公共事務」的概念來描述阿嬤在鄉里間作的事可能會有點偏狹。阿嬤還作了很多鄰里間家裡的事，特別是人家家裡辦喜事的時候，



³¹ 應該已經沒有影像資料留存，已經找不到歌詞。僅憑記憶有此印象。

新房要安床³²會來找阿嬤，娶媳婦也來找阿嬤去幫忙牽新娘³³，小孩子「歹腰」(不好帶)會帶來給阿嬤「大大仔」³⁴…，這些看似都是家裡的事，但卻都是在鄉里間人際關係中受公評的事務。阿公過世後，阿嬤便不再作這樣的事了，因為她的丈夫已經過世，已經「欠一頭」了，雖然仍有人不介意仍來邀請，但阿嬤卻都婉拒了。

除了人家家裡的事之外，阿公過世後，阿嬤參加農會活動的頻率也漸漸減少，她開始多往佛堂走動。參與的活動也多與學佛有關，常常會跟著她學佛的那間寺廟到處去打禪七。阿嬤最後一次參加農會的演講活動，是在 1999 年的九二一大地震之後不久，一樣也是技術演講，阿嬤抽到一題關於地震來臨時的緊急應變。阿嬤很妙，她是這樣講的：「地震若來，要先把門窗都打開，以防地震後來變大的時候可以跑…然後就坐在床頭旁，開始唸阿彌陀佛…」。

阿嬤的晚年

阿嬤學佛應該跟阿公過世有很大關係，這當然是我的猜想。阿嬤還能講故事的時候，我還沒能深度地揣摩她的情感，到了後來我開始有能力深入地去體會阿嬤的人生時，阿嬤身體已經不行。本文裡的大多數故事，都是來自 2002 年的暑假，我專程撥了三天的時間回到南靖陪阿嬤，而當時留下的影像記錄畫面如今都是珍貴的史料了。反覆回看當時我與阿嬤的「訪談」畫面，一直悔恨自己那時太年輕太蠢，想來當時也根本懂不到三成阿嬤的心思。

阿公過世的時候，我正在台中一中唸高二，那正是我最悲慘的人生階段。功課壓力大、讀書不得要領、國中以前的天之驕子正在水深火熱中學習與挫折感共處…，在可憐可悲的青春期，學習這樣的功課可以說是耗盡所有生命力。所以阿公過世令我悲傷，但日常生活的掙扎不容我想太多，更別說還有力氣去體會阿嬤當時喪偶的心情。其實即使有力氣，那個年紀的我大約也難以體會。我上了大學之後，到了台北過著自由的新生活，我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在知識上、思想上、社會關係的性質上都與過去不同，我專注地投入在生活的各種學習活動中，無暇想到阿嬤。

如今回想起來，大約就是阿嬤到處拜佛的印象。為什麼呢？阿嬤為什麼開始學佛呢？阿嬤是那麼活潑的一個人，為什麼她就放下了其他的活動專心學佛呢？而且是那麼專心，拜師、持戒、吃齋，幾乎到了出家的地步。從時間上來看，我

³² 安床是個與風水相關的禮俗，買了新床要挑對的時間，放在對的位置。有人家比較麻煩還會找「先生」來挑日子、看地點。簡單一點的，農民曆上也有註明「宜安床」的日子。

³³ 牽新娘的禮俗意思是指由一個好命的資深婦女來帶領新娘走上一生幸福的道路，可見阿嬤在老家鄉間是公認的好命婆。

³⁴ 意即貼一貼的意思，也就是用手掌貼貼小嬰兒的前胸後背，有點像是收驚的意思。

想大約是跟阿公有關。阿公 1986 年過世的時候，阿嬤當時已經 61 歲，辛苦勞動了一輩子後，這時子女都有自己的家庭與生活，阿嬤其實可以不用那麼拚了。我估計阿公過世，讓阿嬤對於人生的追求有了不一樣的體悟，阿公也是一生辛苦勞動，但是說走也就走了，從生病到過世也只大概一年的時間。人生這樣拚的意義何在呢？我想這就是阿嬤的體悟，在生多照顧健康，而且人生無常，也要多修來生。對那個階段裡阿嬤的記憶，就是阿嬤自己在家種了各種養生的植物，什麼是顧肝的、什麼是顧胃、什麼是消除疲勞。也都不知道是從哪裡聽來的，阿嬤的養生秘方特別多。她來豐原的時候，總會為我「合」點什麼藥，什麼祛傷解鬱、轉骨長大…。

在 2006 年的時候，當時阿嬤已經八十多歲了，跟阿嬤聊到她跟阿公的婚姻，她仍有頗多埋怨。最大的抱怨就是阿公的「自私」³⁵。她說到阿公在生病的末期，脾氣煩燥，不願意去看醫生，跟阿嬤說「要放著給它死…人生活著不快活」，阿嬤很抱怨這一點「說有人這樣，竟然說要放著給它死」。阿嬤還說「人生安怎不快活？我的艱苦比他多這麼多…他不時四界去七桃，講欲去就作伊去，伊比我更好命多了…」我聽著阿嬤說這樣的話，試著體會，想來那是複雜的心情。有抱怨，也有他對阿公的想念與不捨，也有阿嬤在遲暮之年對自己人生的總評。「怨」是其中的基調。若說對於阿嬤的一生有些遺憾，那便是我不知道可以作些什麼，讓阿嬤能不怨。2006 年時聽到阿嬤以上這些話，我感受到她的怨，很希望能給她開導，急著跟阿嬤講了半天「你要很有成就感呀！子孫都很好呀！…」，事後想來真像是在說教，肯定是沒用的了。

這怨想必是深沉的，是一種辛苦了一生之後，對於此生是否值得總評式的怨。2002 年 10 月，也就是我陪她住了三天的那個暑假過後不久，阿嬤騎機車摔倒，這一摔讓阿嬤後面這十年大半輾轉於醫院、安養院之間。的確一個 78 歲的老人，怎堪騎機車摔倒！但是阿嬤對這一摔也有怨，而且怨的是佛祖。她當時剛從一個九天的打禪班回來，回到家裡看到



2007 年 1 月這是阿嬤尚能自行行走的最後一年。阿嬤與妙慈。

³⁵ 自私當然是從阿嬤角度的說法。依我看阿公比較像是一個海派的台灣男人，有機會再寫了。

一個寺院寄來的佛七活動的通知，是要通知阿嬤的一位住在後寮的同修。阿嬤當時一看發現已經寄來好幾天了，怕擔誤了人家去拜佛，趕緊騎機車要送去給她的同修。豈料，多天沒騎車，輪胎已經漏風，阿嬤騎在鄉間小道的碎石路上，一打滑便摔了車。

阿嬤對於這件事的怨非常隱微，我聽了阿嬤在不同的場合、用不同的講法講了兩次，我才意識到阿嬤可能的意思。也就是說，講到底，阿嬤也是去替佛祖辦事情，佛祖怎麼讓阿嬤發生這樣的事？我也跟媽媽討論過這件事，媽媽對於阿嬤的心思是極為敏感的，媽媽也感覺到阿嬤有這樣的心思。後來阿嬤的健康每況愈下，有一回竟然聽到阿嬤吃葷的事，我很震驚，畢竟阿公走後，阿嬤都吃了 20 多年的素齋了。聽媽媽說，阿嬤是在與照顧她的另一位婆婆一同吃飯時，就淡淡地說「那三層肉看起來很好吃」，那位阿婆當然就問阿嬤要不要吃，於是阿嬤就開葷了。之後，偶有阿嬤健康狀況還行的時候會來豐原與爸媽住³⁶，媽媽還是幫阿嬤煮素食，或者是盡量不葷的葷食。我在媽媽這邊感覺到一種避免談論的感覺，以致於我也就不再多問什麼。但是我的猜想是，媽媽是個善良的人，大概覺得阿嬤吃這麼多年素不容易，阿嬤可能有點在跟佛祖堵氣，於是盡量幫阿嬤迴護著跟佛祖的關係。

但說實在話，如果有佛祖，我也替阿嬤抱不平。阿嬤從 2002 年的摔車骨折，之後行動不便，於是阿嬤的衰老便更加快速。到了 2007 年，阿嬤又在安養院跌倒了一次，這次之後就沒能再自行站立了。到了最後這三年，阿嬤更是辛苦。心肺功能的衰弱，讓爸爸叔叔他們子女輩的為難不已，最後還是替阿嬤作了氣切手術。阿嬤作了氣切，靠呼吸器在呼吸，雖然活著，但精神日益衰弱，最後就是在病床上受苦而已。我心想如果我是阿嬤，我也沒辦法對佛祖那麼有信心、篤定，尤其是最後還讓阿嬤在病床上吃了那麼多苦頭。

所幸，最後把阿嬤從醫院接回家，這個決定雖然艱難，但是爸爸與叔叔還是堅定地作了，而這個決定看來是對的。至少阿嬤的最後一絲意識能確認自己回到了一生奮鬥的所在。

³⁶ 爸媽多次表示希望阿嬤就在豐原住下，但是豐原的家是樓房，阿嬤上下樓實在是極為不便。

阿嬤走後，靈堂就設在阿嬤與阿公一樑一柱蓋起來的老房子。在喪禮告別式的最後一段，司儀邀請來賓自由捻香，這些人在告別式過程中沒有頭銜、沒有名字、也不是親屬的人。可是司儀邀請後，卻排起了長長一大列隊伍。這些人的面容一看，都是那種勞苦了一輩子的鄉下人。他們安安靜靜地排隊，到阿嬤靈前專注地捻香，有些人口中還唸唸有詞，想必是在向阿嬤說話。相較於前面一大段地方政治人物的那種公式，這群人是真真正正來送阿嬤的。我很訝異阿嬤自從生病到後來長年臥病幾近十年時間，但是這些阿嬤的鄰居朋友都沒忘記阿嬤。



我想起阿嬤說的話「人生一定要作好，才能讓人品評」。阿嬤說她來南靖立足，沒留下讓人說嘴的地方。爸爸結婚的時候，還沒喜宴之前的那一餐，阿嬤就先請辦桌的總舖師先煮一大鼎的雜菜（是事先煮的乾淨的雜菜，不是菜尾），然後請來幫忙的鄰居，給村裡的老人一人端一大碗公。大姑姑嫁到鹿草的時候，光是吃餅就吃了 820 斤，這當中有大半部份是請人吃的。阿嬤一樣也是給村裡的老人，每人每種口味的餅各半餅。這些都是給窮人家，人家沒錢來給我們添粧熱鬧的。

阿嬤講了不少這樣的故事，告訴我說雖然我們家境也不見得好，但只要有能力就是多作。嬸嬸剛嫁到我們家來的時候，曾經感到納悶某某很遠的地方有人在娶新娘，為什麼不嫌遠地端一大碗菜尾來給我們？阿嬤就引用此例告訴我，如果我們沒作好，人家為何會這樣作呢？更何況我們是出外人，更要如此。

第二節 阿嬤的順勢/對照出我的逆勢

阿嬤一生辛苦勞動，從阿嬤說出來的故事中，其中許多情節在今天的台灣已經很難想像，例如向人家賒小豬、借用人家的豬圈養著小豬，長大以後生小豬，再還人家小豬的故事。還有，像阿嬤從農場下工時，就從場邊採野菜回來煮，哪裡像現在都市人要專程上陽明山吃野菜，一盤 300 元。時過境遷，那的確是個辛苦的年代。

但儘管辛苦，卻是一路上升有希望的時代。阿嬤與阿公離開他們的父母外出打拚時，「只有 5 雙碗筷」，還帶著剛出生八個月的父親。但辛苦打拚五年後，阿

公阿嬤已經生到老三，還買了地蓋了房子，而且還開了一家店。隨後在經濟上的累積，一路有成果，邊借貸買地，邊擴大種植面積，收成增加收入增加，還了貸款，地就是攢下來了。完完全全靠著他們的雙手體力勞動，沒有僥倖投機的商業遊戲，完全的勞動累積。阿公阿嬤很是辛苦，再加上身為長子的父親從小參與勞動，也是一種全家動員的生產。這樣打拚了 35 年，直到阿公過世時，阿嬤很辛慰地說「一共是三甲四分地」。

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一個大學畢業生，如果能作到養活自己，大多數的現代父母都已經會感到萬幸。更別說還要買房子了，如果純粹靠自己，年輕一代的想買房子根本不可能，這是不爭的事實。現在許多房地產廣告，根本訴求的對象就是子女已屆齡成家的父母輩。強調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想像，鼓勵父母拿出錢來買大房子，也為子女成家作準備。而年輕一輩的新婚夫婦，之所以願意跟長輩住在一起，是因為很清楚知道自己買不起房子。

除了在經濟上，阿嬤他們那一輩的打拚搭上了上升的浪潮，阿嬤個人在她的社會關係的拓展上也搭上了時代的一個小浪頭。阿嬤是在 1969 年因為替台糖契作甘蔗種出了好成績，開始參與了各種農村的公共活動。放在歷史上看，阿嬤的生產才能與天賦的表演身段能在這個時期得到發揮，並非偶然。

1969 年是個台灣正在通過從農業生產朝向工業化的轉折點上。從戰後開始的美援時代就開始進行的工業化基礎建設，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台灣已具備了工業加工的初級能力。1966 年台灣成立了第一個加工出口區－高雄加工區可謂是工業生產的歷史指標。及至隨後陸續成立的台中加工區及楠梓加工區，面積不斷擴大，國外進駐廠商一直增加，吸引大量勞動力投入生產，其中大部份是來自農村的青年。這也就是所謂的經濟起飛的年代。

父親也是在那個時候離開家到都市打拚的。農村大量青壯勞動力外流，婦女成為農村裡留下的主要勞動力。阿嬤的農作技術在為台糖種契作甘蔗中嶄露頭角，成為她在後來農村的公共事務圈參與上的踏腳石。阿嬤在台糖的蔗作獎勵規程發表會上作為模範的蔗作農民代表，不但要作經驗分享，還要代表糖廠發表新一期的蔗作獎勵規程，宣傳契作甘蔗的好處與利潤，鼓勵農友們一起參加為糖廠種甘蔗。雖然阿嬤不識字，但她展現了靈活俐落的社會能力，效果很好。於是阿嬤又被農會相中徵召參與農會家政班舉辦的各項活動中。

回顧台灣農會開展家政班的政策歷史，家政班是在台灣經濟轉型過程中，被政府政策用以穩定農村社會的重要政策工具³⁷。家政班從政府推動之初，對象就

³⁷ 負責制定推動農會家政班政策的政府單位，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前身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於 1956 年開始推動。參

是以組織與動員農村婦女為主。其任務因社會發展需要而有所不同，從 1950 年代的環境衛生、營養教育，到 1960 年代搭配工業化生產開始著重於農村婦女的副業專長訓練³⁸...

簡單來說，阿嬤受到農會的提拔，成為某種農村婦女的樣板模範。如果從個人生命發展的角度看，阿嬤以其優秀的農作技術、耐操苦幹的勞動精神，在這個歷史的時機點順勢而為地把握了她的發展機會。依照我在本文中企圖區辨的成人教育與成人學習，她所參與的農會家政班各種活動，是政府依政策需要而推動的成人教育，而非為成人發展所服務的成人學習。為穩定農村社會的農會家政班成人教育是當時的政策，多少農村婦女都或多或少地參與家政班的課程，而阿嬤則是順勢成為了家政班的幹部與講師。她站上了這個歷史的小浪頭。生命也因此得到開展。

阿嬤這段個人與社會發展的歷史，恰好作為背景，對照出我在蘆荻社大的發展工作中逆勢而為的歷史相對性。

就外在條件上說，蘆荻創校之初所面對的台北縣府會鬥爭的外在形勢，在臺灣正在開展的諸多社大間，台北縣的社大一直處於資源缺乏的地位上。而蘆荻企圖實踐的成人學習路線，又是一條更為艱難的道路。我們企圖使用有限的成人學習資源，往下深耕戮力提取與累積成人學習者身上未曾被台灣社會辨認的社會知識。同時為了這條路線的長期發展，我們企圖自力更生，以當時與外在形勢要求完全不對等的團隊能量，承擔起整棟校舍的經營委託案。除了要進入市場性的體育館經營的嘗試之外，當時，我們甚至同時間開展了療癒實驗的木工教室、企圖轉化我們在工人運動中實踐知識成為社會運動組織者的運動學院、組織正在蘆荻學習的婦女學員組成生產合作性等數個實驗性極高、皆極需投入組織者大量能量的開拓性方案。或許有點自不量力，但我們在成人學習的這個領域中，我們極力想把握這個歷史機會，將成人學習發展為對台灣社會變革有積極作用的力量。這些超乎我們主觀條件的努力，如今看來簡直是硬碰硬的對幹。

而我，生於農村，成長於勞工家庭，帶著工農子弟的拚搏精神，在這個團隊企圖把握的歷史機會上，站在硬碰硬的陣前位置。我有限的能力在客觀上顯然不足以支應這個團隊操盤手的任務要求。而我所來自的地方、我所長成的樣子，我的身心容量更是不足以支應這種歷史任務的需要，於是「恐慌」作為身心容量不足的滿溢，一種侷促而崩潰式的表達，於焉適時來到。

見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1403>

³⁸ 同前註。

第三節 阿嬤對我提示的解放之路

在 2004 年恐慌造訪之後，我比平常更多地想念阿嬤。雖然總是有不同的原因（或藉口）忙碌而無法常常回到嘉義看她。想念阿嬤像是一個溫暖的所在，「想念」本身就如同回到那個我與阿嬤相連的那個溫暖的所在一樣。

在恐慌之際，當我努力抵制著不去找精神科，不願意進入西方醫療標籤化的病名分類邏輯時，我試著與焦慮恐慌共處，試著跟它對話，試著理解它從何而來。後來我為自己開了自己一帖解方，即「隨遇而安」。

當時我尚且不明我與團隊正在逆勢而為，而且猶如不可能的任務；如果我們當時就知道，或許在心境上便可對諸多艱難略微釋懷。但我當時不是，而是死命必達，每每事先為所有的成敗感到焦慮，事後為成績不如預期感到自責。如今回頭看，在逆勢而為的形勢中，諸多成敗是由客觀條件而非主觀意志可以作主。如果用我現在常常對年輕工作伙伴們試圖區辨的「空焦慮」與「可主動作為的焦慮」的二者區分，我當時花了大把精力在空焦慮上。如今我已學會區辨這兩者焦慮的性質，回顧以往，當我們在主觀條件上盡了最大努力之後，剩下的就是面對後果而已。也正是外在條件上逆勢而為的客觀處境，也才讓我有機會學習這一「隨遇而安」情緒發展的功課。

而我就是難以面對後果，而逕自在心裡進行對外在結果無謂的焦慮空轉。我體會了這一點，給自己開了隨遇而安的方子。隨遇而安這個聽似陳腔爛調的人生格言，從當時在腦中浮現至今，仍一直對我產生「療效」。隨遇而安不是被動的接受環境的擺弄，而是積極地接納我所身處的環境與條件（包括我當時正在通過中的恐慌），「並以之為革命的起點」，這就是我當時的體會。

這個「張開雙手、接納所有」的包容圖像，立即讓我聯繫到我的阿嬤。我想到祖孫之間，真是這世間上所有的人倫關係中最奇妙的一種。阿嬤對我近乎無條件的包容與接納，幾乎就像是與阿嬤關係中的本質一般，不需要我有沒有生產力、不需要我考試成績進步、甚至不需要我乖乖…只要我在她身邊，我就是乖孫。只要在一起，她就愛我。我在她身邊，在她面前，就好像可以一直是個勇敢的小男孩一樣，什麼事都可以作，不擔心挨罵。因此，我不怕受傷，我可以任意地勇闖這個世界，因為我有阿嬤。

這些年阿嬤越來越老，身體健康越來越差，每次見她都明顯可見她的衰老，甚至到了晚近三年，阿嬤的身體已經無法行動，只能長期臥床。而精神也越來越差，氣切之後她無法言語，只能透過臉部表情交流。有時候，我甚至不確定她是否還認得我。我知道我快要失去阿嬤了。

面對失去阿嬤這件事，讓我哀傷無比。不僅是不捨我親愛的阿嬤，同時也包

含了我渴望緊緊握住的、那個我與阿嬤的生命共有的美好即將逝去。

到了出發前往火葬場的時刻，我們步行走到村口才能上車，我端著阿嬤的「斗」一香爐、大香，也就是阿嬤的代表。沿途走著，我像八天前接阿嬤回家時一樣，向阿嬤報告我們到了什麼地方。沿途走著，我們經過了我們村裡的「米價」(碾米廠)，這是我阿嬤來到南靖的第一個落腳之處。當時是1946年，她22歲，她剛嫁給我阿公一年，我阿公在碾米廠當長工，她隨著阿公住在碾米廠的穀倉裡，白天到日本人糖廠會社的甘蔗田裡當農場工人，連佃農都不是。阿嬤來南靖近70個年頭。

我在心裡跟阿嬤說，「阿嬤，這裡是米價，是你剛來南靖的地方，你辛苦了，你辛苦一輩子了」。一邊跟阿嬤說這些話，我在南靖村裡的童年記憶也浮現眼前，那是恬靜、平安的圖畫，那麼美好、安靜…如今，阿嬤走了，好像這些也將永遠不在了。一邊走著，我不可抑遏地哭泣，我好想大聲喊出來，我想阿嬤、我想念那個屬於我與阿嬤的世界。

在那個我與阿嬤共有的美好裡，阿嬤像是溫暖而自在的自由。阿嬤對我而言，這是一種不需論證、自在自明的解放，阿嬤宛如一種天然的溫情，澤被寰宇。我想那是種境界，在歷史中渾然天成，當今世人恐怕無法追求。阿嬤的溫情來自農村田間地頭，是人與土地相連的厚實存在。台灣經過半個世紀的工業化進程，整片地皮與在其上生活的人們，已被狠狠地刨過一遍又一遍。眼下的台灣社會，已經不可能再回到從前。阿嬤一面是溫情溫暖著我，另一面同時是再也回不去的鄉愁。阿嬤所在的時空是個背景，那是遙遠的田園生活的懷想，已然成為懸念，是再也回不去的從前。

回不到天然自在的解放，這是我這一代人的課題，這也應該是我需要接受的條件，再一次隨遇而安。我該如何由此往前？

無賴的抵制身形

我想到我在大學時的室友阿城。他與我同住在輔大宿舍，他家在社子，他每週日都騎腳踏車回社子，傍晚再騎回來。他總穿著藍白拖鞋騎車，而且騎的是阿公輩的那種載貨腳踏車。當時的藍白拖鞋，不像現在已經成為本土潮流的時尚，而是土的要死的鄉巴佬形象。他騎著車，後座貨架上載著他的用各色塑膠袋包著的行李，十足地像個鄉下小老頭，在輔大校園中實在是個特異景象。他唸社會系，覺得沒意思，大三的時候便休學去考普考，他報考社會行政科，一心想到鄉下當村幹事。他考上了，自願分發到池上。當時還沒有池上米這麼有名，我根本沒聽過池上在哪裡！他也沒聽過池上，只在地圖上看過！那個學期結束，他就到池上任，大學肄業。

我當時就羨慕他，說不出道理，只覺得他這樣的「無賴」，自由自在。如今有了更明白的體會。

我時而感覺（就像親身體認一樣的身體感覺）到這是個吃人的世界，是個普遍而全面地伺強凌弱的世界。我既無法說服自己妥協而融入於這個別人的世界中，我也時常感到正義實現之無望。眼下沒有正義可言，未來歷史也不見得能有公斷。正義的力量又是如此薄弱，毫無勝算。平常大多時候不會常常意識到這件事！然而一旦意識到、面對到這是個吃人的世界的那一刻，就像是偶爾會面對到自己存在的那種「面臨」，我就感到一股無來由的、無限下墜的哀傷！我哀傷我受困於一個無法說明的地方，無以掙脫！

我猜想這正是何以無賴如此吸引我之故！既無以掙脫，無賴便是對於自身處境的抵制性身形，是最起碼的嘲諷與不合作。此抵制身形，帶著把握自身主體的力量，固然身不由己，但至少擁有自身內在的自由度。

我想像著無賴的自在與自由。我心嚮往！我渴望成為無賴，但卻一直無膽成為無賴！無賴的一整個身體姿勢所表現出來的「抵制」，對於外在世界的不滿不爽的抵制。其抵制的方式，是以其不在乎、為所欲為、「老子就是這樣」地帶著挑釁的身體言語行徑。人家看了不舒服是人家的事情，但我如我所是。之所以稱之為無賴，是因為那種抵制還沒有那麼渾然天成。

能作到真正的自在，也就可以超脫無賴的境界了。無賴仍帶著對於某個對象的抵制與對抗，無賴的存在依存於對抗的對方；然而真正的自在則是回到自身，依存於自身主體的存在。也就是自然而然、自在而為的那種渾然天生，屆時便不稱為無賴，而是解放。

我需要的是解放。我那麼在乎我何以存在於天地間！我如此憂慮我的存在！在工作中、人群中小心翼翼，別說解放，連說「林北就是如此」的勇敢都少的可憐。但我深深感覺到自己身上的包袱，如果能作到無賴也算是我這輩子的一種境界了。

於是我就想，拚命地想，想參出解放之路何在？尋求種種理念可以支持我的存在。偏偏這種尋求之道又讓我轉回原點。如無賴般心打一橫就是解方，至少有機會開啟心境的眼界，偏我就是不敢。

2004 年在恐慌初次造訪之際，讀了社會治療³⁹的東西，開始感覺到有意思，

³⁹ 主要讀本是由 Fred Newman 所寫的 The Myth of Psychology，其中的第五章 Panic in America 給我諸多體會與啟發。Fred 在書中將他們在心理治療與社會變革中的實踐，自我命名為社會治療（social therapy）。

受到支持。到 2007 年在紐約待了半年，跟Lois⁴⁰及她的同事們一起混，更深入地讀懂了社會治療的好處，我非常著迷於此。我認為社會治療中的，後現代與馬克思主義的互相結合，互解彼此的侷限，實在是太有意思了；對我而言，這種不受限於眼前思考的革命性未來想像，正是自我認同為一個革命者的我，渴望得到的解放。而且我真的感覺到身心愉悅的解放。

其中社會治療談到了「徹底的接納」(radical acceptance)，在我一聽到這個概念時，立即聯繫到我的隨遇而安。儘管我與蘆荻的團隊在有限的條件下逆勢而為，但內在的身心容量卻不一定非得要到爆胎不可，我認為關鍵正是在「隨遇而安」(徹底的接納)。

隨遇而安～動態的解放意涵

革命者無法選擇革命的條件，我們現下的所在之處即是革命的起點；此地此刻之限制與壓迫，就是革命的條件。志於投身社會變革工作之人，必然是接納既有環境給定的條件，然後以此開始組織(organizing)與轉化的活動。這是一種社會變革的動態發展觀，革命為一發展的動態過程，而非外科手術似的將社會病灶去之而後快。蘆荻的團隊處在如今台灣社會的具體處境中，從大環境中的藍綠惡鬥、鋪天蓋地的消費社會，到社區大學的生存條件：空間、經費、法令之種種侷限…這些都是我們的工作條件，也是我們的工作起點。我們既然胸懷變革與發展的企圖，儘管如此逆勢而為，我們仍應積極擁抱我們所面對的條件，這才是正面迎向我們的未來之路。

如斯的動態發展觀在個體與社會集體面上是一致的。美好的社會不存在於將所有壓迫解除之後，而是存在於不斷轉化與發展的過程中；個體的解放也不存在於克服個體生存環境的種種壓迫之後，而是投入在轉化與發展的過程中（在政治上、社會性上與情緒上）。解放不是在掃除所有壓迫之後的那個美好境地，而是在對抗壓迫、轉化發展的活動，解放是活動。

我為恐慌所開立的隨遇而安處方，正是借用了此一老生常談，但正面朝向發展的體會。不像隨遇而安的語意中可能同時帶有消極受納的意味，而是積極認受與擁有種種限制，然後安步當車往前進。要能「隨遇」才能在此將所有條件擁有起來，惟有「安」才能上路。往前就是解放，解放不是一個地方，而是路上。這正是隨遇而安的解放動態意涵。

而與「隨遇而安」(徹底的接納)相對的則是「痛苦表達」，正如我在蘆荻的

⁴⁰ Lois Holzman 為一後現代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心理學家，是紐約 East Side Institute (<http://www.eastsideinstitute.org>) 主任；與 Fred Newman 為社會治療學派的共同創立者。。

早些年在面對實踐的困難時常以抱怨的形式出現一樣。

「痛苦表達」表達方式的特點在於敘說者不是為了「表達痛苦」—表達的重點在於痛苦本身；相反的，其表達重點在於進行「痛苦地表達」—表達方式中帶有一種急欲將痛苦擴散的關係企圖，好像要把痛苦往別人身上甩似的，正如我以抱怨當下的處境來表達對自由的渴望一樣。人生不存在一種絕對的自由，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不自由就是人生的本質。我們受到各種世界運作的規律所制約，這些規律一方面是制約、是限制；另一方面卻同時也是世界得以運行的道理，沒有這些規律，世界也不會存在。換言之，根本不存在絕對的自由這件事，自由只能是在接納這些限制的前提下才能存在。而這正是接受了限制才是發展的起點的道理。我只能先接納了我所在與我所給定的條件，即我所是（what I am）及我所有（what I have），這些條件一方面是我現在此刻的侷限，同時也是我向前發展的起點，更是我發展的基礎所有條件。

此刻的我，可以一點都不是靜止狀態，除非我已經放棄發展，那麼「我」將會是永遠停滯於此的我。如果我願意，此刻的我可以是一個動態過程中的暫時狀態，此刻的我（內部）是個辯證統一體，同時包含了（我願意）向前發展與（懈怠地）維持現狀的矛盾力量；如果我願意，迎向鬥爭的願意，我將選擇發展的道路。

真正的接納是徹底而且開放的，我必須是心甘情願地接納我現在的條件，「如果我如何如何」這種假設性的條件是不存在的，也不會成為我發展過程中的具體條件，它只會是讓我逃離眼前現實條件的幻想出口，不但對現實沒有幫助，而且還削減了我的力量。

接納既有的條件，並選擇迎向面對侷限的鬥爭，這就是積極地「隨遇而安」，這就是朝向自由的道路。這麼一句老生常談，用字精練卻是充滿智慧，看似陳腔濫調卻是無限深意。真正的隨遇而安，不是那種隨時準備適應環境的變形蟲，而是自在於處身之處，同時也生機勃勃地充滿變革的鬥志。真正的隨遇而安，不會抱怨環境的惡劣，而是甘之如飴地靜定凝視，安貧樂道地尋找/等待/創造變革的契機。

再退一步說，在這種實踐情意之下，如果終其一生，社會變革的事業未能成就，也不會感到懊悔。這樣的一個革命者，豈會痛苦表達！

隨遇而安與在地化

而這也才真正是所謂的「在地」之意。近幾年流行的「地方學」強調在地知識，也有許多社大伙伴宣稱的在地行動，但若以其實際內涵進行細究，大部份的所謂「在地」只是著眼於地方上的人與事的內容本身，而非在方法上將在地關係

發展為一「地方」，即作為行動的必要背景與脈絡的地方。而隨遇而安就是要接納我所在之處作為我實踐的地方。

近來流行的返鄉風潮，鼓勵中年轉業回鄉務農，或是鼓勵青年人返鄉實踐，似乎都強調了回返那個出生地的故鄉。這個思路除了把血緣上的故鄉不作他想之外，也隱含帶著一種對於已屬過往年代的田園風景含情脈脈的懷念。但真的有什麼原生的故鄉嗎？在你離開家鄉在他鄉打拚的 30 年裡，故鄉也被鋪天蓋地的資本主義捲到人事已非，故鄉早已成了他鄉。有什麼地方是故鄉嗎？活在現代社會中之人在本質上就是「客」。

從隨遇而安的角度來看在地，能「安」才是在地。人與地方的關係，是透過勞動的聯結。人因勞動而移動，人因勞動而在地。在地是個奮鬥，是個努力「在此」(being here)的過程，這個努力展現在我們奮力投入發展我們的工作，依著此地此處的條件(隨遇)，努力發展工作內容與方法的地方連結性，這是我們在地化的過程。

教育工作始於隨遇而安

如此的思考，放置在教育工作上也是如此。教育工作中對人的轉化工作的前提，即是接納學生所有當前的條件與處境。但就像隨遇而安不是被動適應一樣，教育工作中也包含了對峙、張力與轉化。

教育工作中需要有批判，教師對於學生、諮商師或社工員對其個案、實踐工作中的督導討論，在這些廣義的教育工作中，教育者為了促進其對象的發展，必然也包含了批判性的對話互動，這正是教育工作之必要。但真正培力(empower)人的教育是不帶指責的批判，不帶評價的批判！有什麼好指責的呢？有什麼好評價的呢？學生此刻的發展不足之處，正是如其所是；其眼下的發展限制也就是他的發展條件。學生的停滯不前、甚至看似苟且怠惰，皆應理解為學生在發展上的課題的一部份。即便如苟且怠惰這類看似學生不夠努力的主觀條件問題本身，都應對待為學生當前的發展課題的一部份，即學生的「主觀動能不足」不應看作是單獨的問題根源，而應視為「學生與其學習條件的共構統一體」的現象。簡單來說，沒有學生天生不用功這回事，而是一個特定的學習條件(或過程)把學生的學習勁頭給消磨掉了。

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對蘆荻的資深學員們抱有深切的期待，期待他們能在發展的道路上更往前，除了他們自己已然深切體會的生命轉化的發展喜悅之外，我期待他們還能更加站上公共的位置，成為社群的組織者。但這點期待總遭遇到這群資深學員們的「頑強抵抗」，他們說他們只想快樂學習，他們不想有那麼大的壓力…。像阿娥阿姨堅持她只想安安靜靜畫畫，不要我一直邀她參與這樣那樣的公共論壇。後來我退而求其次，想辦法促進她學習不同畫風，我想即使只想好好

學畫畫，總可以也學點不一樣的畫風吧，為何總是畫精雕細琢的工筆畫呢！但她仍舊堅持不動。我認為這是停滯，是阿娥阿姨的頑固保守性，是她只願享受當前的愉悅，而不願負起持續發展的責任……。一路歸納總結，都是學員的錯。

後來經過多年沉澱反思，我才後知後覺地也把隨遇而安得體會與教育工作聯繫起來。我為學員發展的停滯感到沮喪，這情緒源自於我工作上的挫敗。我看似責怪學員停滯不前，實則是懊惱於自己的挫敗。嚴格來說，真沒徹底而根本地負起責任的人是我，我通過責難學員的停滯，迴避了我作為教育者應冷靜面對學生的發展課題與教育方法的責任。仔細思量這一點，若在教育工作中有情緒，肯定跟教育者自己有關。或自責於自己的失誤、或焦急於工作組織中的進度（嚴格說，這是陷入工具性對待）、或懊惱自己的無能而力……，這些都是教育者自己要面對的功課。對學生發脾氣，嚴格講是教育者自己的投射。

教育者不會對學生有任何情緒。除了情緒本身根本反映的是教育者自己的侷限與課題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客觀上對學生不會有任何正面的作用。教育者的情緒只會讓學生不把發展自己的責任承擔與擁有起來，學生（或有意識或無意識）會認為發展是「為了不讓老師生氣」，不論他/她如何理解老師的情緒。因此只有在教師自己能穩穩地接納自己此刻教育任務的條件，包含接納學生的既有條件，也就是教育中的「隨遇而安」的前提下，教師才能作好一種教育的關係，把發展責任完全地交回到學生手中。

第四節 朝向解放的實踐

我們拚命幹並非自我剝削，用自我剝削來看我們的奮力投入工作，難以延伸我們在實踐中的豐富意涵。剝削一詞特指在生產關係中，自我剝削指的是不計成本地壓榨自己，以達成某種我們想要達到的理想目標。指涉的是工具性的生產關係。

但我們在實踐中的奮力投入，遠遠不止於此。那種投入主要來自於確認了一種生命的價值，也就是什麼樣的生命更為可貴，而此同時也覺知自己的侷限，於是下了決心、立了志向，「我要成為擁有更好的生命質地的人」，那是一種生命選擇。即面對自己的侷限，拿起自己前進的功課，挑戰自己，不讓自己為了好過而停留於此，這是發展的重要起始點。而這種主動的生命選擇是可貴的。

2005年初，就在恐慌造訪的次年，當時仍在恐慌後驚魂甫定、身心復元的過程中，參與了輔仁老學長們的口述歷史計劃。在北京張厚粲學姐辦公室的老學長們座談中，孫昌齡學長用俏皮自嘲的口吻講述著反右鬥爭乃至於到文革時期的荒謬經歷。孫昌齡說到當時會議中的那些官腔官調，與會人員為求避免錯誤發言，有種八股式的三段式發言公式。如今聽來實在荒謬，一屋子人哈哈大笑。多位系

上老師同學一群人大笑，我卻笑不出來。他們的大笑甚至讓我一股憤怒油然而生。我當下不明究理，事後細細回想，才理出頭緒，我因何如此憤怒。

反右、文革那個年代的確出了一些問題，種種實踐上的錯誤造成了一片形式主義、陽奉陰違，造成了孫昌齡所說的那種會議中的荒謬事蹟。但孫昌齡作為經過那個年代，曾經也誠實地投身到自我改造的實踐之人，他有資格帶著無奈、遺憾甚至戲謔地嘲諷那時候的年輕歲月；但現場其他人沒有資格笑。未經刻苦投入那個大時代的運動之人，他們懂什麼叫作自我改造嗎？他們懂什麼叫作自覺自願的奮不顧身嗎？他們的笑連帶地否定了那一世代投入自我改造活動中一大批人的可貴心意。

進一步想，我也有對孫昌齡的懊惱。他作為過去的當事人，他可以嘲諷，但是他也整個否定了那段年輕歲月，變成了一整個無奈、惆悵、甚而酸腐，孫學長基本上也已經否定了自己當年曾經真誠投入的自我改造。

在 2005 年當時的我而言，這一點追求自我改造的心，正是我恐慌之餘的自我肯認，即使結局令人心痛不堪，但追求進步的心仍是值得肯定與珍惜，這是在當時的身心狀態下惟一的精神上的立足點。是以我特別難以忍受。革命年代的種種荒謬，對革命者而言，那該是個悲劇，而非鬧劇。一世代多數人的奮力投入竟成就了荒謬不稽的鬧劇，那是令人發狂的。革命實踐的錯誤可以檢討，但不能嘲笑，特別是那些未曾參與其中的人更沒有嘲笑的資格。恐慌之餘，我當時用以安定身心的一絲念頭，便是我仍跟隨在革命的隊伍中。我仍深刻記得 2004 年底恐慌稍定，我回到運動同志們的大團體會議中，我雖然無法參與任何議題的討論，我安安靜靜地坐在團體中，我感到安心、欣慰，因為我仍跟隨在革命的隊伍中。

革命要實踐到哪裡去？我的口試老師之一陳光興說，進步二字可能不是對我們所追求目標的精準言詞。我理解光興的意思在於，追求進步作為前進的動力，其實在現代社會的脈絡中也是具有壓迫性的。特別「進步」意謂著革新、除弊、去除不良等「去弊求利」的二分法，其實骨子裡正是現代性的核心。沒有深刻地體會到我們在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被形塑的血肉模糊的身軀，只是一味地追求進步，事實上並未朝向新的歷史發展。光興說「追求進步可以是一開始的動力，但是如果還想再幹三十年，仍只是進步二字，那就太慘了」。我完全同意而且能體會光興的說法。

追求進步是重要的出發點，但不能只停留於「追求進步」。進步的確不是一個好詞，但若不用這個詞（而改以描述的語言來說明），如何從現況往前發展仍是可貴、必要且不可放棄的重要發展動力。而且目標也不再只是「進步」，而是接納現在的同時，仍不放棄地往前發展。對自己而言是如此，對眾人也是如此。我們要追求的該是共同生活、發展彼此、自立立人、同體共生。

第五節 小結

阿嬤對金孫的包容，讓我這個金孫在社會運動的投身勞動中得到「迎向」的勇氣與情懷。阿嬤在田裡勞動的意像，那樣地悠著心情，儘管身體勞動辛苦疲憊，卻不急不怨地緩步向前。當我在運動中的身心勞頓、情緒滿溢的恐慌時刻，聯繫到阿嬤在田間的勞動容顏，阿嬤與我這個金孫的生命相連的部份，在我日復一日的運動投身中得到了繼承。

小金孫是阿媽田中往返農活中勞動生產與生命延展的愉悅的表徵，當基進運動的投身是阿媽一生的農活，也是小金孫的生命創造與延展。李易昆的焦慮來襲是異化焦慮的重返現身，而「恐慌症」的病化構形則挑戰了他展開一場辨識拆解這一異形與重構自身的歷程。(夏林清 2006)

西方精神醫療其病徵標籤化的病理學，將人的情感活動包裹與簡化於個體自身，孤立了個體在物質世界中相互嵌卡的共構關係，一切足以反映折射人在不同社會位置與不同歷史階段的行走痕跡，在病名標籤下被抹去。有別於此，當我將我的恐慌，通過我與阿嬤生命相連的情感，放置在祖孫二人生命在具體台灣社會中的歷史對照，恐慌不是「病」，不是應去之而後快的他者，而是曾經被我深深壓抑否認的自身。它以焦慮的面貌出現，返回到我面前，要求我與自身相認。

第六章回首來路－蘆荻發展的路徑曲折

為了能讓蘆荻在校舍場地上有穩定的發展空間，明知其為至艱難的任務，但我們仍在 2004 年 7 月咬牙承擔起三重高中體育館的 OT 委外經營案。現實上的壓力是場地費用的驟然增高。原先蘆荻僅使用體育館地下一樓的教室空間，全年租金水電是 37 萬元；承擔整棟體育館之後，租金就增加到 165 萬，加上預估大約 100 萬元的水電費，是原來場地費用的 6 倍有餘。而新增的一樓以上空間，則是必須投入經營人力的羽球場與藍球場。在當時周邊仍是未開發重劃區的情況下，要經營這種單一的球場運動空間出租非常困難。

我們一方面希望藉由經營這個空間能讓蘆荻在校舍上安定下來、自力更生，但另一方面站在教育工作的立場上又不願意將空間完全以營利邏輯來經營。我們認為三重高中體育館是屬公共空間，我們在經營方向上仍希望以公共利益為原則。這點堅持又更增加了我們經營的難度。

第一節 蘆荻與 OT

OT 一詞是來自「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依促參法規定，OT 就是「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促參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參照)。其中 OT 二字即代表營運 (Operate) 與轉移 (Transfer)。

這條看似跟社大無關的條文竟然是蘆荻後來生存面臨的最大挑戰。2004 年蘆荻社大與三重高中的場地使用關係，在三重高中的強力要求下，由原來的議價改為使用促參法的 OT 規則，即公開招標委外經營。

2003 年，也就是促參法公佈施行之後的隔年，三重高中的游泳池即以 OT 的方式委外給一家游泳池廠商經營。據當時三重高中總務主任陳明印的說法，委外經營之後，學校不必再負擔游泳池的管理與維護之責，改由經營廠商負責管理，同時高中學生的學習使用權益又不會受損。學生上課時間之外的時間（清晨與傍晚學生下課之後）則由廠商對社區民眾開放經營以賺取利潤。依照如此一說，也就是三方受益。

此舉為國立三重高中總務主任陳明印贏得了教育金擘獎，同時游泳池委外經營的權利金收入不必上繳國庫，可以留在校內自由運用，等於是為三重高中開了一個小口袋，這也是教育部為了鼓勵各國立高中職以促參案件廣進財源的鼓勵措施。於是三重高中也開始將腦筋動到體育館的委外經營上。2003 年三重高中花了 20 萬請了中華工程顧問公司作了一研究案，對體育館的商業營運作了績效評估，評估的結果是整棟體育館每年在商業營運上可達 163 萬元的產值。這個金額就是

後來成為 2004 年蘆荻以 OT 方式承包整個體育館經營的權利金金額。

問題在於工程顧問公司所作的評估是以商業營運的營利邏輯進行評估，但蘆荻社區大學並不營利呀！

當時蘆荻團隊對於這個關係的變化感到相當焦慮，即使當時對促參法的認識相當不足，但在初步的分析上，認為使用商業邏輯的公開招標根本不利於非營利性質的社大。尤其是在這個重陽重劃區，雖然 2004 年時，學校周邊仍然偏僻荒涼，但不久之後，開發商的進入可能帶動人口移入，難保不會有營利廠商見有利可圖，以高額權利金來競標。（果然後來故事就如我們擔心的一樣發展）。儘管我們強烈表達要求研議試行它種關係的可能性，陳明印主任與當時即將轉調他校的張輝政校長強力要求，表示「本案已交由公共工程委員會列管，已經不可撤消，OT 案勢在必行，至少必須試辦一次」。我們不願意讓三重高中為難，於是勉為其難地咬牙在 2004 年 7 月進入了 OT 規則中。

但後來我們得知這個理由是片面且帶有欺騙性的說法，事實上，工程會列管並非不能撤消，只要 OT 案的主辦機關（也就是主管國立高中職事務的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有擔當地作出「經評估後不適合進行 OT」的政策決定，工程會就可以撤消列管。而三重高中之所以執意進行 OT，則是因為他們已經在計劃進入當時仍在研議中的高中校務基金政策的試辦。

姑且不論三重高中主事者是否考慮配合政策迎合上意以爭取績效的企圖，校務基金讓學校自行攢來的錢可以不受到年度預算的限制而跨年度滾存，的確對有企圖心的學校而言是明明白白的一個有利的小金庫。無怪乎，2004 年 8 月張輝政校長轉調他校的交接歡送會上，在致詞時，他很開心地說他臨走前「送給了三重高中一個 163 萬的大紅包」，並「感謝蘆荻社大李主任的大力支持」。

當時的 OT 合約是兩年合約，由 2004 年到 2006 年，條文訂出如果廠商（我們在 OT 合約中變成了廠商）經營績效良好，得再續約兩年。每年權利金為 163 萬，水電費另有計算規則，（依照第一年經驗）平均下來每月水電費大約 10 萬元。換言之，蘆荻承辦體育館的 OT 案後，場地費用的負擔從原來每年 37 萬激增至 280 餘萬。地下樓仍歸蘆荻辦學使用，其他場地學生上課時間之外得對外開放經營，而這意謂著，蘆荻必須在辦學業務之外，新增體育館一樓以上空間的經營業務，並以此業務的營利收入來支付多出近 250 萬的場地支出。

蘆荻行政團隊猶豫再三，最後仍決定接下如此沉重的負擔，其實也是反映了台灣社區大學體質上的結構性問題，也就是在辦學場地自主性上的缺乏。特別是在台北縣的歷史脈絡中，社區大學更是從出生開始就一直在場地問題上處於憂患。在社區大學初生發展時，為了能降低開辦門檻，同時也使教育資源共享，除由私立學校承辦的社區大學外，大部份社大普遍使用公立國中小的場地。雖然整體社

會氣氛中，學校都已逐步朝向開放，但既有教育體制中本位主義，仍在不同的層面上持續發生作用，特別是在社區大學使用場地的具體問題的協調上，諸如動線管理、校園門禁、空間改善，乃至於到垃圾分類、教室桌椅復原等非常細節的問題。原來由中小學生單獨使用的校園，現要開放給社區成人使用，這些問題本來就會存在，無疑增加了學校行政人員的負擔。因此，除非教育行政人員真能體認到教育資源共享的理念，否則在合作關係上一定要遇到困難。這些年來在全國範圍內的社大面對到這類的問題層出不窮。

當時評估這個 OT 案的條件雖然對蘆荻是個重擔，但是我們卻也思考這可能是個機會。如果我們能夠咬牙將體育館經營起來，這等於是蘆荻就有了自主的場地，不但蘆荻未來持續發展的場地得以穩定，自主的空間也將讓我們得以持續將空間經營成與蘆荻學習社群緊密相連的發展基地。

這個 OT 案權利金的重擔一直壓在這個團隊的肩膀上，從 2004 直到 2008 年，這個重擔結構了那四年蘆荻生存與發展的主要外部條件。

第二節 奮力的逆勢而為—各類課程作為解放可能性之實踐

2004 年 7 月我們接下體育館。2004 年 12 月，創校時間的團隊成員張競中，到原住民部落工作了兩年之後，又回到團隊中。從 2004 到 2008，雖然承擔著體育館新業務的經營壓力，但承繼了前面創校立基階段所發展出來的方法與社群基礎，並同積極開發體育館空間作為成人學習社群發展的土壤，這四年間卻是團隊成員在身手相對成熟的狀態下，奮力開發各種學校發展新方案的階段。

藝術類課程

從 2002 年開始，蘆荻的課程分類中的藝術表達類的課群增多，選課學員人數大量增加。蘆荻的藝術表達類課程包含書畫與表演兩個分類，這一類的課程在黃武雄提出的課程分類中被區分為生活藝能類課程。長期以來生活藝能課程在社大課程中比例偏高，主流論述視之為社區大學理想不彰、社大「才藝班化」的指標。但我們對於這種觀點不以為然，特別是在學習過程中看到學習書法、繪畫的同學那種專注；在包含成果展的各類展演場合，看到表演類課程同學的奔放演出，都讓我們感覺到藝能類課程不只是學習技藝，其中必然包含重要的成人學習的知識。

我們進行大量的學員訪談與師生座談，累積了大量的學員學習歷程反映的資料，也讓我們捕捉到藝術類課程對於成人的解放作用。我們企圖讓成人學習藝術的正面作用更社會化，於是把握著「自娛娛人」的方向，組織各種展演活動，讓

他們的藝術學習更與公共空間發生關係。這個方案主要是由朱瑩琪¹負責。

我們在與學員的訪談中，很快就辨識出學員學習藝術有很大一部份動力是來自對於美感的追求，是對於日常生活的勞作與家庭婚姻生活裡的困頓的抵抗，而作為無法逃脫現實醜惡的暫時避風港；有別於專業藝術家對美的追求是一種更極致創造，庶民學習藝術則是為了呼吸、喘息。這一點在學習美術課程（書、畫、刻）的學員身上看的特別清楚，他們在上課時，教室內就是靜與定的氣氛，他們在作畫時，身心投入的專注，彷彿世界已停止運轉一般。

舞蹈類課程的學員們，一樣是對美感的追求，但又有別於美術課程學員的表達形式。舞蹈課學員對美的追求包含了女性展現體感之美的特性在內，而不同舞蹈所搭配的舞衣則是襯托出更豐富的美感。這裡所指的體感之美，不只是指身材勻稱，而更多是指身體在舞蹈動作中所表現的自信、自由與情感。這類課程以女性佔絕大多數。不同於美術課程學員收斂心神寄情於畫布之上，是撫慰自己與自我對話的過程；舞蹈課學員的身體則是爭取展現的，爭取被看見、被肯定。

而音樂類課程的表達性更強，在其表達形式上，本來就與庶民生活更貼近，任何人都可以哼唱，或唱出聲或在心中流著旋律，如果再能加上伴奏的樂器，這樣的表達就是美上加美。二胡、吉他等便宜又便於攜帶的樂器，最適合這種表達形式的搭配。我常看到學習樂器的學員提早到學校練習（因為在家練習會被嫌吵）。他們彈著哼著，或是專注拉著胡琴搖頭晃腦，這是低頭的自彈自唱；待同學到的多了，他們也可以團練，此刻又是抬起頭的眾人合聲。自彈自唱可以是撫慰自己、自得其樂、或是低調的表達；眾人合聲則是融入到群體中，感受到自己在群體中同在一曲下的和諧（harmony）。

基於如此的理解，在我們開始針對藝術課程進行課程發展的初期，自娛娛人就是我們的方向。我們不想鼓勵朝向專業的展演形式，相反的，我們希望擴大在學員身上所體現的藝術學習愉悅的社會性，也就是自娛之後還能娛人。當我們思索著社區大學如何能為成人學習者帶往更加公共化時，個體如何與社會發生關係的方式事實上也反映了公共性的面向。從自娛到娛人，原先只是個體內在追求美感的活動，其本質蘊涵著豐富的社會性，在娛人的過程中，得到了提取與公共化的機會。我們創造各種小型、低門檻、易於對話的展演機會，不論是到社區、街頭、廟口，三三兩兩，自由搭配即可成行。組織者當然也要介入作為催化對話的媒介，不但在一次次展演活動中鞏固了學員們的學習成果，同時也創造對話的機會更讓學員們返身看見藝術學習在自己身上的作用。當時由朱瑩琪主要負責組

¹ 朱瑩琪在蘆荻任職期間是從 2001/8/1 至 2008/12/31。瑩琪在職期間除了自 2004/7/1 至 2008/10/31 擔任主任秘書的行政職外，在課程社群方面主要負責藝文課程的發展。

織進行中的方案有以佛朗明哥學員為主的「眉飛色舞社」與以國樂器學員組成的「蘆荻走唱隊」。

音樂、舞蹈等表演類課程的展演活動較容易安排，基於這群學員們爭取表演與出現的身體特性；但是美術類課程的學員的展現動能則是過於內斂與保守，每次展覽，同學們只願意交出作品，人則是「躲」在作品其後。簡單說，這群美術課學員大部份不願意直接亮相，或許他們自認他們的美難以身體直接表現，或許他們認為在他們辛勤工作多時的作品中更能謹慎地體現他們生命的美，總之他們更願意讓作品替他們說話。於是這就有了難處，若要能在作品中直接感受到學員的生命（而非像在美術館單純地觀賞藝術作品本身），除非學員的生命能更出現在作品中，大多數學員因為膽怯，長期停留在臨摹階段，即使是到了野外風景，他們也難以寫生，僅能拍下照片再回家臨摹。

為了突破這一點，瑩琪在與美術老師們長期討論後，設計了一個旅行方案，帶著一團美術課學員到黃山寫生。這趟旅行發揮了奇妙的作用，許多學員到了黃山，看到原來以為只存在於中國潑墨山水畫中的秀麗山景就然就活生生在眼前，一時都忘了天寒地凍，拿出畫具就畫了起來。旅行回來之後，不少學員好似開了竅，更願意創作與多出現自己的故事。

於是我們接續這個成果，首次推動個別展覽，由盛媛負責與學員們規劃討論。從個展的展覽主題、到佈展空間的美術設計、到創作者的故事輯要、到最後落實執行，都由盛媛帶著學員自己完成。這個實驗個展的意義在於，以「展覽」的籌備作為讓美術課學員亮相現身的活動。前後長達半年，共計有六位學員參與實驗方案，也累積了諸多他們學習美術與自己生命經驗對話的故事。這個實驗方案一直持續到因保校行動忙碌起來才暫停。

新移民學習社群

當來自東南亞的婚姻移民開始出現在三重蘆洲街頭、市場時，我們很快就留意到這個新社會現象，2002年蘆荻開始為這群新移民開設免費中文學習課程。當時尚未有新移民的說法，當時在媒體上的普遍稱法為外籍新娘。我們感覺到這個稱謂中的貶抑之意，當時蘆荻的新移民課程名為「越洋媳婦中文成長班」。

名之曰中文成長班，一方面是以中文學習作為召喚新移民姐妹到校學習的號召，但同時我們也不單僅著眼於中文教學，而是希望可以通過課程認識這個新族群，進而發揮組織成一互助社群的目的。

這組課程的發展是一個行動研究的過程，我們在課程教學中認識這群外籍女性。而且我們沒有把這群新移民的外籍身份獨立出來看待，而是把她們進入的台灣夫家視為一個跨國界的文化碰撞的現場，也將新移民的老公、婆婆視為我們需

要進行認識的對象。

兩年後（2003）我們便已累積出以家庭為單位的工作方法，在新移民此一社會現象中，視家庭為一整體，我們命名為「國際家庭」。當年（2003年7月）我們即接受台北市民政局委託，將蘆荻的發展經驗，傳遞轉移給台北市的社大。當年我們以工作坊方式，帶動士林、中山、文山、信義等四所台北市社區大學，開始投入到新移民教育的領域中。

在發展新移民教學方法的過程中，我們組織蘆荻既有的資深婦女學員進修課程擔任助教/陪讀工作，以一對一（或一對二）的方式進入到新移民中文課程當中，協助主課講師的教學，同時也促進本地婦女學員與新移民的交流。此間，我們即發現了本地資深婦女在協助教學的過程中與新移民的交流，實為重要的文化學習，更加確認新移民教學中結合本地資深婦女協同參與的共學意義。2003年年底，我們在民政局的結案研討會中，將這群陪讀助教正式定名為「國際姐妹花」。

新移民方案便成為蘆荻長期發展方案，開始由王淑娟²主要負責，李玉女³也在本方案中擔任主要工作者。此後的發展迅速，由一個班擴增到兩個班，最多時曾到三班。淑娟也開辦國際姐妹花的培訓工作，以支持擴增的教學工作。依循著國際家庭為一整體工作對象的思路，我們在2005年開辦了越南語班，招生對象為新移民的老公；同時也實驗性開設國際家庭小朋友的課輔班。

新移民方案發展成績良好，在蘆荻內新移民社群發展蓬勃。但蘆荻作為一所成人學校的社會角色，新移民作為一在臺灣社會益發受到關注的社會議題，蘆荻恐將無法勝任更具高位地發展此議題的社會性的任務，於是在2006年催生了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簡稱國家協），由蘆荻當時的新移民學習社群（包含新移民姐妹、國際姐妹花、國際家庭成員與工作者）移轉成立新組織。國家協成立之初，辦公室亦設於蘆荻校內，即使用體育館空間，於2007年才遷出自租辦公室獨立發展。

科普社群—解讀生命科學密碼與生物技術實驗中心

蘆荻的科學普及教育學習社群是由「解讀生命科學密碼」課程發展而來。在創校時期，正是全球性的生物科技發展熱潮。我們邀請當時擔任中央研究院生物農業研究所籌備處主任的楊寧蓀教授來為蘆荻規劃生物科學的普及教育課程。楊

² 王淑娟在蘆荻任職期間是從1999/8/1至2005/12/31。瑩琪在職期間除了自2002/2/1至2004/7/1擔任主任秘書的行政職外，在課程社群方面主要負責婦女出頭天課群的發展。

³ 李玉女在蘆荻任職期間是從2000/9/1至2012/4/30。玉女原本是蘆荻學員，因參與志工工作積極，而後吸收進入團隊。在職期間除了自2009/11/1至2012/2/29擔任主任秘書的行政職外，在課程方面在2006後主要負責新移民課程的發展。

寧蓀的課程理念與社區大學知識解放的理念不謀而合。楊寧蓀認為，科學知識不應該只是科學專業從業人員的禁臠，人民也應該有權利認識科學的發展，特別是政府以國家公帑投注大量資源進行發展的科學領域，更應該受到人民監督。因此規劃了「社會生活與科學方法」課程，喊出了「學習科學、監督科學」的口號，由楊寧蓀的學生林谷峰老師（小谷）擔任主課講師，我則是與小谷作為協同發展伙伴，在各個階段轉折共同討論與設計發展方向。後來課程名稱為了親民，更名為「解讀生命科學密碼」，這門課程至今仍在開設中，成為蘆葦少數從創校延續至今的課程。

「解讀生命科學密碼」主要教授的課程內容為生物科學技術，在十餘年前，桃莉羊等基因複製動物問世，引起全球討論熱潮，也將全球性的生物科技帶到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幾年中，生物科學是最受人關注也引發爭議的科學發展。報紙幾乎每天都有一整版的科學新知的報導，國內也搶搭這個知識風潮，投注大量經費到該領域的研發中。對於一般庶民百姓，除了看著像 *Discovery* 之類的科學新知頻道藉以了解一點簡化版的知識外，百姓與科學還能有什麼樣的關係？如果無法深入了解，怎麼可能有監督的機會呢？這門課程在一開始就設想朝向如此的實驗性目標。

「解讀生命科學密碼」作為一門科學普及教育的課程，本來就招生不易，但在小谷老師的經營下，將原本艱澀難懂的生物科學知識，轉化為深入淺出人人易懂的課程，再加入實驗操作使得課程更加有趣，因而累積了一群學習穩定的學員。於是我們在 2004 年成立了「生物技術實驗中心」，由「解讀」課程的學員組織而成，以「研發－學習－教學」為三合一的任務，帶領學員不僅是學習科學，還可以開創性以所學知識進行生技產品的研發，並挑戰學員成為教學者走到公共場域中學習擔任科普教師。

雖然除了由講師的講課學習之外，中心還設定了研發與教學兩個任務，但實際上這兩個任務究其性質也仍是學習的一環。「教學」的環節，目的是希望學員不要只是被動地聽講與接受知識，我們使用「再把知識給出去」的說法，鼓勵中心學員們練習站上講師的位置。我們設計到社區或廟口的講座活動，組織學員們分工講解講座的主題。學員一開始會很抵抗這類活動，許多學員平時在中心裡的公開表達就已經很害羞了，如今要他/她上街拿麥克風講課，更是難上加難。這種的困難，不單指學員要學習如何重新組織課上學到的知識以及公開講話這種能力上的困難，更大的困難是改變學員與知識的關係。

學員們一開始面對這類科學知識，從陌生害怕的距離感開始，學習打破心理障礙並去感覺自己有能力學習，是學習的第一階段。大部份能夠在學習完「解讀生命科學密碼」課程願意接續進入到生技中心來的學員，都是已經通過這個階段的。學員對於科學不再害怕，有了學習的自信心，知道自己可以掌握，於是便愉

悅地享受由老師所安排的種種學習活動，每週上課都像是科學知識的派對。然後也就停留於此。

於是我們開始安排學員上教學位置，成為講師，例如安排學員到廟口開設講座，就是挑戰了學員在此階段只作為知識的消費者的狀態。有少數學員會覺得很有意思，畢竟這是從未有過的體驗；但大多數人都視為畏途。但在組織者的介入下，活動完成給參與學員帶來很大學習。學員們在練習上教學位置的活動中，學員與知識的關係開始發生變化，學員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為了教學的需要，他們在備課的過程中需要更主動地進行「知識的組織」；需以分組協作的組織方式則是讓學員們在合作關係中一同面對與知識間關係的轉化，同學不再只是「同學」，而必須是合作夥伴。在此活動之後，學員們從原來的抗拒到意外發現自己也可以成為一個科學講師，也經驗到了一個不曾想像過的自己。他們都經驗到了「教」比「學」更有學習。

而另一個「研發」環節則旨在刺激學員練習實作所學知識，試圖轉化成為可用以與社會接觸的產品。研發活動在學習性質上來說，跟「教學」活動類似，有著挑戰學員不只是被動吸收知識的學習位置。但在實際的活動內容上，相較於上街進社區教學，一開始較容易被學員所接受，但學員也會經驗到不同的挑戰。容易接受是因為實驗操作本身是有趣的活動，但真要作到研發的任務，卻不能只是依照講師給定的配方與方法，而需學員進入實驗設計的思維中，而後者對學員是個難處。

我們發現，「手作」對於學習者與知識的關係變化起到很大的作用：手作讓學員感覺科學知識可以被自己掌握，相較於先前在「解讀生命科學密碼」課上是帶著距離的認識知識，在實驗中心裡的手作則是感覺到自己與知識關係的親近。學員會帶著平日看到的科學新知帶來分享討論，也會帶著看不懂得的報紙或雜誌來跟課堂上討論。手作帶來的知識親近感，多少對於學習科學實驗方法的困難提供了支持。

這個社群的發展經年，其發展狀態起伏很大。在 2008 年轉移至鷺江國小後，實驗成果中斷對學員士氣打擊甚大，成員大量流失，僅剩兩名資深學員持續參與，中心運作被迫重頭開始。但在前一階段的發展裡，已經累積了一定程度的方法。我與小谷老師來回不斷討論，在各種活動設計中捕捉學員的學習與變化，試圖走出一條不同於僅傳遞簡化知識的科普道路，我們希望讓這群庶民科學學習者，他們九成以上的人沒上過生物課，能有機會深入地學會科學，進而他們也能成為科學知識的生產者。這考驗我們要能發展出另類的教學方法，這個部份，小谷經年的經驗與改進，基本已經達到。也就是作為一門科普課程，「解讀」加「中心」的課程設計，已足作到讓學員從親近科學、深入的認識、也培力了主動玩科學的能力。

「孵豆芽方案」－把資深學員組織起來（organizing）

蘆荻在校務志工方面，從一開始就作出了不輕易將志工組織化的政策決定。這個政策決定也是基於我們對於成人學習者的發展的思考。固然社區大學客觀上校務運作的需求，亟需學員一同參與工作，但我們也同時重視學員在參與校務工作時，也是作為參與公共事務的學習歷程。而我們希望學員在校務工作中的學習可以被工作者清晰辨認，也就是不同學員在不同的特定校務工作中發生什麼樣的學習，此辨認過程被我們視為在課程的界面之外發展學員的路徑。而我們認為所謂校務志工這個稱謂，其實模糊化了每位學員參與在校務工作中的面貌。

此外，我們也察覺「組織」二字語意通常更直接聯繫於群體運作制度化的靜態組織想像（organization），而非個體朝向社群發展之動態過程的「組織起來」（organizing）。這個關於組織概念的區別，在後來蘆荻以發展成人學習社群為主要工作方法時，動態的組織過程成為此工作方法的核心概念。

快速的朝向組織化，組織的發展方法與方向，便立刻與這個社會所教導的主流組織概念連結。例如，組織化的第一件事便是選舉社長副社長及各種幹部，通常在這種條件下可以擔任社團幹部的，也就是那些本來已經是能言善道者。再例如開會討論一遇決策二話不說便進行表決，於是本來有機會深化發展為公共學習的材料，被簡化為決策事務。又再者，校務志工參與學校服務之初衷應為學習與發展，而這也是學員參與的報償與重要動力；但在快速組織化的同時，通常也將學員參與組織化，即排班時數、志工福利、學校回饋。這種發展過程很容易將本來是主動投入學習活動的動力，轉化成功利性的參與動機。

上述組織化的缺點不必然一定發生，但需要組織者的介入以有意識的組織發展。經過多年在志工工作上都是由工作者依各自方案發展特定功能的志工（例如國際姐妹花），在 2005 年再次回到蘆荻團隊的資深工作者張競中，帶著當時也已工作四年的工作者錢憶如，開始進行志工的組織化工作，並附帶組織資深學員參與組織工作，即為密集持續三年的「孵豆芽」方案。

基於上述對志工參與與組織的看法，「孵豆芽」在組織發起階段便開宗明義指出志工參與並非僅是協助維持性校務的幫手，而是結合了個人成長與學習領導學校發展的角色。當時的招募文宣上就有這樣一段文字。

孵豆芽不僅僅只是一個志工團體，也是蘆荻校務發展的第三隻手，
一個資深且熱心參與校務的老學員是這樣看待孵豆芽的：
有知識性、有校務發展性、有休閒娛樂性；
在輕鬆中帶有責任、在休閒中帶有知識、在群體中帶有個人的發揮；
能在學校學習並發展自己的興趣外，
可以花一些些時間觀看別人，並享受服務的快樂！

孵豆芽方案主要在張競中的操作下，轟轟烈烈地奮力發展了兩年，張競中自己犧牲每週週六晚上的休息時間主持聚會。競中為了不讓成員感受太大壓力，他以烤肉或聚餐的聯誼方式開始每次的聚會，營造輕鬆的聯誼氣氛。用完餐後，再逐步帶入主題。

除了例行的校務工作，由孵豆芽成員排班參與外，競中帶著成員一起發想如何結合個人所長，提出經營構想，一方面可以善用體育館的空間，一方面也要能創造收益。競中這種帶領方式，正是包含了我們在社群經營上促進成員主動性參與的核心概念。我們的確帶著組織者的主觀期待，我們也有完成任務的外在壓力，但我們的組織不是把學員一個蘿蔔一個坑地放進我們設想的方案特定位置中，而是希望成員可以在組織者的催化下，可以變得能動（active）。

在競中的催化帶領下，孵豆芽幹了幾件很了不起的事。在社群發展的工作上，本來由行政團隊每學期自辦的「班代與社團幹部培訓」，孵豆芽承擔起來舉辦了三個學期。這個活動本來就是作為行政團隊用以經營學校社群的主要活動之一，競中通過讓孵豆芽成員理解，然後帶領規劃與設計，到後期執行活動（包含地點場勘、活動主持），孵豆芽成員透過辦活動有了豐富的學習。資深學員鄭良生就是當時還沒選課就直接參與了孵豆芽的，他回憶當時的學習經驗，就是學會了「如何開會」。而我們的目的正是企圖以此讓孵豆芽成員們體會上組織者位置的學習，進而願意負擔起更多的組織工作。

魔法荳荳社

孵豆芽方案除了承辦班代培訓等社群活動之外，我們也仔細盤點了孵豆芽成員身上既有的專長，通過我們組織者的創造聯結，試圖讓他們身上的專長與學校發展發生有機的聯繫。我們進行各種嘗試，包括在學校公共空間試經營咖啡吧、作烘培點心、賣花茶飲料等等。我們在這些實驗性嘗試中，走的最遠的是結合了資深學員葉兩發（我們暱稱他發哥）的園藝專長，最終發展他成為園藝講師，並組織了空中菜園－魔法荳荳社。

發哥是第一代到大陸投資的台商，在大陸打拚了十來年沒有太顯著的成績，便索性放棄回台灣了，年輕的時候有賺到一些，回台灣後雖然才 50 歲，既然生活無虞也就沒再工作，呈現半退休狀態。發哥自來蘆荻選課開始，每學期都至少選三門課，但是漸漸跟大家混熟以後，他也很少在課堂上，常常出來跟工作人員聊天，或者到隔壁班去串門子。漸漸他沒課的時候也會來學校，他說「他實在是看不下去」，開始動手整理學校裡工作人員無力維護的公共空間花園。於是他變成天天來，像是來蘆荻上班一樣，同學們也看到花園的改觀，發哥很快就坐穩了蘆荻園丁的位置。以他在蘆荻的參與位置，他當然也是孵豆芽成員。

就是在我們盤點孵豆芽成員的發展計劃時，我們開始有計劃地開發發哥身上

的園藝專長。先是在暑期班協助發哥實驗性開設園藝課，再將上課的學員組織成社團。利用體育館頂樓的空間，種植各種花草與蔬菜。發哥年過半百半途出家學當教師，一開始當然也是慌亂無措，在我們工作者介入組織協助下，他的課程慢慢穩定下來。學員也很順利進入社團，大約一年的時間，社團就已具規模，不少想體驗城市農夫的學員都參與了種植的行列。

參與社團的學員，後來即發展為正式的魔法荳荳社。社團成員以排班方式輪值澆水，每人也自行利用時間照顧自己的責任區。責任區包括收成後要用來義賣、收入歸學校的公田，以及變成可以由社員自行帶回的私田。每週六社團聚會時間，除了討論社務相關事項外，也要團體勞動，蔬菜收成或播新種。

蔬菜之外的各類香草部份，則是由發哥研發了一種香草茶的配方。他每天傍晚使用烹飪教室裡的設備，煮一大鍋香草茶，在六點半同學們開始來校的時間，就在中庭開賣。一大杯 20 元的香草茶，學校裡滿溢茶香，冬天裡賣熱茶暖了同學們的手與胃，夏天裡賣涼茶則是消暑又退火。有蔬菜收成的時候，茶攤邊就擺著當天下午剛剛採摘的新鮮有機蔬菜。蘆荻自家生產的蔬菜，不用有機認證，同學們完全信得過。

賣茶與賣菜的收入雖然不多，且投入了大量的勞動力完全都是以義工性質參與，如果折算是人工成本，那麼這檔子絕對不是好生意。但從成人學習的角度來看，效益卻是無價。首先是發哥個人的發展，他身上既有的文化資源被我們創造性地「接枝」到蘆荻的土壤裡，而落地生根，發展了他的新社會角色－講師，創造了發哥新的與社會發生關係的方式。再者則是魔法荳荳社此一新社群的形成與凝聚，除了社群發展本身，她的活動也擴大了我們對於體育館空間的運用。最後香草茶與新鮮蔬菜在中庭販賣，則是在全校性的社群凝聚上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即使是那些與學校關係距離較遠、相較只是單純來選課上課的學員，他們也在此過程中認識與參與了學校正在實驗性開展對體育館空間經營的過程。每每看著來些課的同學們聚集在菜攤與茶攤前熱鬧選購與討論，促進了原屬不同課堂內相互不熟識的學員的關係發展，這是個實在的社群發展活動。

木工教室

自 2004 年開始當我們接下整棟體育館的經營，就開始面臨許多空間改造的工作。團隊成員張競中帶著宛若浪人的性格，一心想要學會木工可以行走天涯，他對於技工的工作又特別有天份，於是蘆荻投資了一些簡易設備，由競中開始自學木工，帶著學員進行空間改造的工程。

競中帶著有與趣或有點木工基礎的學員，一起動工，首先完成了圖書館的建設工作。大約 20 坪大小的畸零空間，原本是作為採光天井下的室內花圃，但因原來設計不良，光線不足，根本無法進行種植。競中將其改造成蘆荻自有的圖書

館，可以作為上課空間，在非上課時間，學員可以在此閱讀、作畫。

接著在 2005 年暑假，競中又帶著木工團隊完成了一間大約 50 坪大的舞蹈教室木作地板。用非常簡易的設備，使用各處回收的木料，憑藉手工，在兩個月的暑假時間，完成了地板建設。同時間，木工團隊也在頂樓為正在發展的頂樓菜園魔法荳荳社起造了一座格柵涼亭，後來作為頂樓的教學空間與休憩場所。

這三項工程，一方面是蘆荻在空間使用上有改造的必要，一方面則是在當時非常拮据的財務情況下省下了大筆工程費用，這是競中與木工團隊同學們對體育館空間改造的重大貢獻。除了容觀上的需求之外，這個克難施工的過程，為後來的木工教室打下了基礎。

完成這些工程之後，社大一邊購進木工機器，一邊整理原來作為施工工廠的空間朝向設立木工教室作準備。競中以木工團隊的成員為基礎，開始展開有計劃的自學工作。這群成員的自學即為將來的木工班開課時的師資團隊成員作準備。不同於直接尋覓一位既成的木工師傅來當老師，而是訓練自己成為老師，其核心思考是基於在完成上述幾項工程的過程中，木工團隊成員在勞動中達成了「為公作工」的理念。在後來木工班開課時，不是由競中個人擔任講師（競中當然還是主要的組織者），而是由木工團隊成員組成的「木公社」來擔任主課講師。

2006 年底木工班順利開課之後，大獲好評。競中自己在木工的學習與施作中，得到「療癒」，體會了心神專注於勞作時的穩定力量，他也將如此體會帶進木工課程當中。其性質就像美術課程一樣，學員在作畫過程中是專注的作業，而作一件自己心目中的傢飾木作品，也是一種「與自己同在」的勞動。以馬克思的異化概念⁴來說，木工教室裡的勞動是不異化的勞動，也是生命的表達。而競中帶領的木公社班底，也在教學的各個環節中，從備料、教學分組、完成作品的互助，努力實踐「公」的精神。在短短一年的開課過程裡，我們看到了很好的發展潛質，只可惜遷校後礙於場地緣故，木公社與木工教室的發展無以為繼。

第三節 反教育 OT—蘆荻保校行動

2008 年的保校抗爭對於蘆荻的發展是個重要轉折。

自 2004 年團隊窮盡精力開動各方案的組織工作，是延續自創校以來的學習社群發展工作，也是非以營利取向經營體育館卻需創造收入以謀自力更生的嘗試。至 2008 年四年下來，我們已然實驗出以非營利模式經營體育館的方法，諸多結合蘆荻既有學習社群的方案，跟空間的經營緊密結合在一起（如前所所述）。但也

⁴ 馬克思，《1844 年哲學和經濟學手稿》

因為是以非營利方式經營，即以提高社區對體育館公共空間的使用率為優先，而非以經營利潤為主，因此各種收費訂價仍不足以完全反映經營成本，營收也勉強打平而已。但若就從成人學習的公共利益來計算，我們這四年的奮力拚搏，卻是豐收的階段。

當我們準備再進入第二期合約時，在重新招標的過程中，我們沒有得標。相較於 1999 年我們剛進駐國立三重高中時，臨近仍是一片荒蕪偏僻的空地，如今已是四處興建大樓，未來居民入住之後，熱鬧人潮可期。於是有人想到了商機，因而我們輸給另一個參與競標廠商。廠商負責人由兩位前任三重高中的家長會長，而且剛成立，完全沒有任何經營實績，也未完成營業登記。當時三重高中校長胡劍峰，指派現任的家長會長擔任評審委員⁵，再加上由公共工程委員會中遴聘的兩位委員，組成委員會。最後由於該廠商提出了高於蘆荻兩倍的權利金與回饋金金額而得標。換言之，本應以公共利益為優先的促參OT案，結果終究是以商業邏輯作決定。

得知蘆荻是以權利金之差落敗之後，我們一面深感不平，為我們九年努力經營空間的心血感到不捨；但另一方面也為國家這種販賣公共資產、圖利營利廠商的政策感到荒謬。不只是工作者，九年來一路參與在各種方案中因而投入在空間營造上的許多學員也感到憤怒與不平。於是我們帶著老師與同學們進行了一場保校行動，前後歷時四個月。

其間參與學員數多達 200 人，各類行動的學員人次將近 1000 人次。我們終究沒能成功轉變結果，我們盡其主觀條件上的努力，仍無法改變蘆荻終究要搬家的命運。在情感上、乃至於到學校的現實經營，內外皆受重傷。甚至到最後重覓新校址之際，在與部份地方人士接洽租借校舍時，都可清楚感到蘆荻在這場抗爭行動中，在地方上的教育圈中所引起的反響。

雖然受傷，但是這場仗卻是紮紮實實地被我們作為一個教育歷程，讓參與其中的人們（工作者與師生們）一同經歷公共學習過程。從開動陳情，七成以上的參與學員是第一次上街頭。在幾次公聽會上，多位原本看見麥克風就閃躲的學員，因著愛校的心情，鼓起勇氣發著抖對官員作公開發言喊話。保校行動期間，工作人員無法照顧全局，學員們只好自行組織、自主行動，也是難得可貴的經驗。

這一路是學員對於政治與社會行動的學習歷程。工作人員將保校行動過程設計為學員參與公共學習的行動方案。在當時行動的過程中，儘管一路都面對著如何行動才有可能達成成功原地保校的訴求，但工作者仍盡可能創造行動學習的機

⁵ 事後我們對於由家長會長擔任委員一事提出申訴，也由公共工程委員會裁定招標過程有瑕疵。

會，除了在各種行動前的說明講習座談，也在行動後進行回顧討論。保校行動在行動組織與學員參與的大事記請參見附錄。

在事後的回顧，包含各種機會與學員們回顧檢討。學員大多數都是第一次參與對公共發聲的集體行動。學員參與行動的出發點一開始當然是基於對學校的愛護，對於長年經營的校舍空間情感。但在行動的過程中，為了要把話說清楚，學員們一起進入各種學習活動，以致於到行動的末期，大多數的參與者明白了：我們的行動不只是為了爭取自己的權益而已，而同時也認識到此個案所反映的公共議題特性質。

回顧四個月的行動學習過程，我認為在學員身上有以下幾個層次的學習：

(一) 什麼是 OT？公立學校場館為何要 OT？在法律層面上的認識。

本案所牽涉的法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除了經常承攬政府工程的廠商，不是一個一般人會注意到的法律。一般人民即使在新聞上聽過，所得到的大概印象也是政府為了活化各地公共建築蚊子館的創新方案，政府還可以因此得到權利金收入，基本上是個好形象。事實上，我們校務團隊成員也對此法律不熟悉，直到我們紮紮實實地吃了虧，才真正深入地鑽研它。

回到我們這個個案，國立三重高中體育館長年由蘆荻經營社大使用，並非閒置空間蚊子館，為何要以促參案件委外經營呢？根據促參法的規定，促參案件應以公共利益為前提，蘆荻將體育館經營為社區學校不是公共利益嗎？把社區學校趕走，改由營利廠商經營健身中心比較符合公共利益嗎？公共利益由誰來認定呢？我們一旦開始行動，一旦我們想要爭取社會對本案的認識，這些問題都是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而且不僅僅我們要能回答，我們還要能讓社會理解。

學員要能帶著信心的行動，而不是只有對學校的情感與對校舍的不捨，除了進入法律條文的研究外，其中最重要關鍵在於公共利益的辨認。學員必須學習站在公共的立場上想問題。

(二) 集體行動的初試啼聲：面對權力的恐懼、面對社會的焦慮。

儘管解嚴之後的台灣社會街頭運動已是家常便飯，但是對大多數蘆荻的學員而言，仍是距離遙遠。當我們帶著同學們到教育部前陳情時，當天到場的大多數學員仍是第一次參加集體行動。事前大家一起排練行動劇、動手寫布條，也覺得新鮮有趣。但是當天一到現場，大家還是緊張的不得了。在記者與警察面前，大家非常整齊地緊握標牌布條，每個人都嚴肅地等著活動開始。當天帶場的競中，感覺到了緊張氣氛，故作輕鬆地要大家放鬆講了笑話，才讓學員們放鬆一些。

事後許多學員都提到當天參與行動的心情，其實是帶著莫名的焦慮的，對於自己站上集體行動的第一線感到陌生與恐懼。麗卿說「原本想我什麼事都可以，就是不要叫我這在前面，那是我不能接受的事…但是一想到我的最愛有可能失去，我只好告訴自己『不怕不怕，絕對不能怕』。」慧緻當時也很緊張，事後她回顧到「從小到大，從來沒有人教我們要理直氣壯…到教育部陳情是課外教學，我們一起上社會公民課，集體把內心的想法用行動表演出來，我們又不是物品，說搬動就搬動，我們是有感情有思想的人，我們愛蘆荻，不希望搬離這個美麗又溫暖的學校，讓我們一起學習發聲，為我們的學習權加油！」

（三）社會行動練習

蘆荻保校行動在三蘆地方上引起波瀾，為了爭取社區鄰里的支持，有學員們主動提及了要在鄰近社區行動爭取理解。但在保校行動過程中諸事煩雜，工作者實在已經無力再行規劃，於是便鼓勵學員自主設計行動方案。參與行動較為核心的學員，便自發地分組進行討論，從行動設計到落實，學員們自主進行。我看到他們使用自己在學習上的元素，轉化為行動方案。數個行動也就自主產生了，連著幾個週末到公園發文宣、畫畫班的同學到公園開行動畫展、手部易理班的同學到公園為民眾作刮手服務邊作保校行動的解說。

在當時工作者無暇他顧的情況下，同學們最後到社區裡的行動成效實在難以評估，我們無從得知到底透過行動爭取到了多少民眾對蘆荻訴求的認識，但是另類成效卻是很大的，也就是同學們在行動過程的學習。我數次看到他們在設計行動的討論過程中，有爭辯、對話、相互澄清。我看到學員們自己組織自己的過程，學員自行分工上位置，事後也自行主動約討論回顧。他們忙的不亦樂乎，也都肯定自己。我認為這是難得的自主行動學習。

（四）以身試法—對國家行政體制的重新認識

雖說社區大學一直帶著「促進公民社會」的理想目標，蘆荻也在連學過程中以各種公共論壇企圖推進學員的「公民素養」，但在此次保校行動的過程裡，我更真確地面對事實上所謂「公民」概念仍與一般百姓相去甚遠，甚至讓我開始懷疑，「公民」到底是不是一個合宜的用以說明民眾公共參與狀態的概念。

從我們要往何處陳情一事，就讓學員們搞的頭昏腦脹。蘆荻社大在台北縣的轄區內，社區大學的主管機關是台北縣教育局；而國立三重高中的主管機關是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是由廢省之前的省教育廳轉變而來，是屬教育部的派出單位；而當我們想要為國立教育場館的 OT 政策陳情時，我們的對象是教育部。我們若非親身受到此荒謬政策的迫害，學員大約也不會有機會認

識到這些機關之間的差別。

在學員們終於認識了這些機關的差別，也搞懂了促參法是如何害到了蘆荻之後，學員試圖辨別清晰「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是一個整體，對於錯誤的政策與法律應負起修正的責任」，卻遇到了不同部門的官員們，緊緊抓著他們自己的職權範圍內的行政本位，以「依法行政」迴避了政府應負的責任。這些年來，人民屢次在電視上聽到公務員以「依法行政」來為自己的執法辯護，而學員們在此具體的經驗中才體會到，「依法行政」在錯誤的政策下，事實上是公務員怠惰於進行政策的檢討，而僅站在行政執行的消極立場，客觀上是則是對受到迫害的人民的再次霸凌。

第四節 轉進現址：因地制宜、重整旗鼓、新方案與新團隊

保校行動最終沒有成功達到原地保校的訴求，在四個月的行動中，參與者一再向社會敘說的過程，越來越清晰也反覆確認了我們的道理是對的，但，終究在現實上，我們的力量不足以扭轉結局，甚至在道理上也沒有作到讓政府行政部門承認他們在施政上有所怠惰與疏失。這不僅是具體權益未能保全，也是正義感受傷的心情。

到最後面對搬家的命運時刻，學員全力動起來一起參與了搬家的過程，經營九年的空間，整棟六個樓層的物資，在全員一心的共同勞動中，竟然得以在兩週內搬家完成。這種氣勢一面是來自九年來蘆荻與學員共同勞動的文化培養，另一方面其實也帶著一種骨氣，雖然心中不服、感傷，面對不得不要搬家的事實，仍得要作出不讓地方上看笑話的骨氣。在搬家期間勞動之後的苦中作樂，我常常讀到這種氣息。

儘管苦中作樂，但在客觀上，我們的確是打了個敗仗。臨到合約到期日前夕，我們仍然未能找到願意接受蘆荻移入的學校。當時在許多學員動用其各種私人社會關係的幫忙，我在學員牽線陪同下，拜訪了許多地方人士與國中小校長。我當時就一直經驗別人對我/蘆荻所表現出來的敬鬼神而遠之的味道。若非在我們的學員居中牽線的情面難卻，我想他們應該不會想見我。後來輾轉得知，蘆荻保校抗爭這件事，在地方上的意見領袖圈中是個受到矚目的事件，而其中包含了三重地區的國中小校長的定期聯誼聚會中，蘆荻是被定性為「死賴著不走的奧房客」。難怪，在尋覓蘆荻新校址期間，我所拜訪的所有國中小校長，都非常客氣但堅決地婉拒蘆荻遷入的可能性。直到資深學員李綺緝的牽線與鷺江國小的新上任的吳永裕校長的洽談，蘆荻才終於找到了棲身之所。

搬家到鷺江時，已接近例行的秋季班開學時刻，大家七手八腳忙著將新環境穩定下來，又要在新社區進行宣傳，當期開學時已是十月，整整延宕了一個月。

開學後，湧入大批新校址鄰近社區的新學員，突然間新生比例升至七成，在學校裡見到的清一色是新同學，這讓原來的資深老學員們很不習慣。再加上空間的變化，原來在重高體育館內一個完整的獨立空間，如今變成三層樓的橫排教室，不同課程學員之間不再如從前可以聲息相聞，而被區隔在各自教室。整體校園裡的氛圍不一樣了，資深學員不習慣，工作者也不習慣。

搬家只是打包了有形的東西，保校未能成功的受傷心情仍未平復，在新環境繼續走下去卻又是無法等待的生存課題。我當時深深感覺到這不只是情緒/情感的問題，而同時也是關係到我們能否在新環境中繼續發展的現實生存問題。白天鎮日忙碌著在新校區的安置工作，夜間疲憊不堪回到家裡卻又無法休息，為蘆荻被迫搬家感到憤恨。我個人也在如此的狀態上搖擺，但在我作為主任的領導者位置上，我卻沒有太多空間仔細咀嚼。客觀上，我們也的確是打了個敗仗。

在新校址，空間條件不同了、鄰里區位也不同了、大量湧入的新學員沖淡了蘆荻原有的社群感…，無法盡數的條件差異，要求我與團隊同仁不能再感懷，而必須接納既有條件，而且是從心情上就需接納，如此我們才有機會將（相對於從前的）種種侷限轉化為如今發展的積極條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從落腳鷺江時的元氣大傷、在主客觀條件上的虛弱，到逐漸穩住陣腳，社群的重新凝聚與新社群的發展，這個家搬了三年有餘。

以下分三條軸線說明 2008 秋天之後我們在鷺江紮根的努力。

（一）保校抗爭經驗的收斂與療傷

參與在保校行動中的學員們，在抗爭後期決定遷校轉移之後，旋即全體人力投入到打包搬家的勞動中，對於行動過程中的種種經驗，也沒有條件創造集體對話的機會。我們當時與一些參與較深的學員討論後，決定要啟動一個經驗回顧的過程。但要如何進行，對我是個難題。一方面長達四個月密集的行動過程，一時間沒有好方法；另一方面，在我當時的情感狀態，我還是「任性」的很，心情上無法柔軟下來，僵硬而難以動彈。

夏林清建議由莊妙慈以其身上的影像專長繼續留在蘆荻參與。莊妙慈雖然有與我的愛人關係，在蘆荻過往課程活動中也偶有參與，但真正感受到對蘆荻有進一步的認識，卻是因為直到支援蘆荻保校行動的過程中。莊妙慈一開始對於抗爭並不看好，但在過程中受到學員們對於蘆荻的情感感動，而妙慈也沒有我們這群資深工作者的情感包袱，相對冷靜因而得以輕盈地展開工作。

從 2008 年秋天到 2009 年初，莊妙慈推動了以下兩項工作。

1. 保校行動影像回顧計劃

組織一個影像實驗課程，邀請參與行動過程的學員參與。先在討論過程梳理參與者對於保校行動想要說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形成故事腳本。再以四個月的行動過程所留下的近 200 小時的影像記錄為素材，妙慈組織了幾位有影像剪輯能力的志工搭配學員說故事，剪出學員們想說的保校故事。計有六部短片作品產出。

2. 台東 BOT 參訪之旅

組織一趟三天兩夜的旅行，參訪美麗灣 BOT 案，並與當地的抗議團體進行交流。入住國立台東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委外 OT 經營的學生實習旅館，實際體驗與了解同為國立高中職 OT 案。並在成功當地分組進行田野調查，了解當地民眾對於成功商水實習旅館 OT 案的看法。

這趟旅行看似是以 OT 與 BOT 為主題的參訪旅行，但實則發生的是抗爭遷校完後，這群一同經歷各種心情起伏的伙伴們，重新再有長一點的時間「在一起」，而有了直接面對被迫遷校傷痕的勇氣，資深學員林武榮戲稱這次旅行是趟療傷之旅。本來在遷校忙完底定後，資深學員之間就存在著某種「傷心往事不再提」的抑制氣氛，從台東回來之後有了變化，這群同學們可以再一同回到教室裡，可以一起再談論一點保校行動的經驗，可以一起揭開曾有的傷口。

(二) 資深學員盤點：與資深學員的對峙—挑戰這群資深學員走向成為組織者

有一群資深學員在蘆荻的學習裡，對於成人學習與自身轉化的關係有較深的體會。他們的成長體驗讓他們明確知道了，成人學習對人帶來的發展與解放作用。在工作者組織的各項方案中，他們都在一定程度經驗了參與在集體的學習中帶來的好處。而我在蘆荻的發展進程裡，一直對這群學員再往前發展有著深切期待，我的核心關切是這群學員是否可能有條件再進一步成為學習社群的組織者。

期許學員成為組織者的要求看似巨大，這群與我們相交甚深的學員們也總以「責任好沈重、不想有壓力」為由來推拒我們企圖結合他們到協同組織工作的活動中，但其實「組織者」並非如其名一般巨大，在我與資深學員的反覆對話中，我使用各種舉例以說明各種可能的組織形式，只要他們多付一分力、多跨一小步，不論是讀書會、社團或是社群小聚會，這些組織他們自己的學習活動都可以稱之為「組織」，而我認為這正是他們往前持續發展的「責任」。但在我與資深學員的對話中，每每遭遇頑強抵抗。

這個議題其實自遷校前對我而言就是個重要議題。而在保校行動裡這個

議題得到了推進，並推進之處在於保校過程對於資深學員在「發展責任」概念的認識上，有了新的經驗素材。特別是在學員自主地提出各種行動方案時，（我認為）他們經驗了關於「責任」的不同面向—即責任不是來自外在的要求，而是結合自身學習同時對領導學校發展作出貢獻的責任。以下三個方案皆是環繞此一核心概念展開。

1. 友友團組織

經過校舍危機，一群在參與行動過程中深有感受的學員們，一同經歷了抗爭而成為戰友，一同為失去校舍感傷而成為難友，一同搬家而成為工友，一同到台東考察OT睡在一起而成為室友，我們嘗試組織成一個資深學員持續關注OT議題，試圖繼而轉化成為學校發展的學員組織。主要由我主導主持，每兩週固定聚會一次。每次聚會時我會固定報告三重高中OT案的司法相關的後續案情，邀請相關外部與BOT議題領域相關專家來與友友團對談作為學習活動。持續大約一年後，團體動力無以為繼，許多學員逐漸降低參與頻度，最後是由我將之轉型為有議題時再約的非固定聚會，形同結束。

2. 勁草專刊組 2009.3／2009.9／2010.1／2010.4／2010.7

由台東OT參訪之旅後催生而成的刊物小組。第一期是為了集結旅行過程中的參訪經驗，我們以專刊出版形式促使旅行參與者撰寫心得，並組織小組負責編輯工作。後定名為勁草，試圖將之轉化為由資深學員主導持續出版的校刊⁶。（參見附錄一）在以影印方式小規模出版到第四期時，我開始跟這個已持續約一年，但仍維持原始五人規模的小組談判，希望他們能進行新人招募，在他們可以負擔的範圍內，在行政團隊的協助下，逐步擴展編輯團隊，如此才有機會將勁草轉型成正式固定出刊的校刊（當時與他們商量時，我提議以兩個月為一期），但未獲同意。最後他們在出刊到第五期後自行決定停刊。

3. 我在蘆荻的成人之路／2012 春

這是以課程形式進行的資深學員寫作方案。參與者是以友友團的核心學員為對象。邀請參與者以書寫形式，整理自己在蘆荻的學習之路。同時，我作為催化者，我每次都撰寫文本，回顧蘆荻十餘年辦

⁶ 勁草第一期由學員李凌君擔任主要召集與工作，後因工作關係遷往他縣市，第二期之後的編輯小組有呂艷紅、陳美絨、張慧誌、林武榮、鄭良生。

學歷史的不同經驗主題，試圖使用文本與參與學員對話。我試著以蘆荻組織發展的角度，每週撰寫不同面向的經驗主題，如行政團隊的發展、重要學習社群活動、資深學員與行政團隊關係的發展…等，試圖以這些他們都參與其中的共同經驗，勾動他們一同回顧與反映關係的發展歷程，並返身面向未來的關係發展展望。進行時間以每週一次的頻度持續了一整個學期，參與學員的文本集中於書寫他們自己的學習與生命故事，一學期中我持續有意識地帶領討論朝向社群關係發展的面向，但學員們更大的動力仍在於說自己的故事。

（三）新條件的發展實驗

新校址鷺江國小雖然距離原來三重高中校址不到兩公里路程，但鄰近社區型態卻大不相同。鷺江國小所在地是蘆洲老街區，是商店與老住宅區並陳的社區。原來使用了整棟體育館的學習社群發展空間，到了鷺江僅剩下三間教室，空間明顯擁擠。且為配合國小校內門禁管制，學員們與工作人員在夜間十點下課後，再也不能拖到七晚八晚不回家，結果許多學員只好在下課後，在校門口圍成一圈一圈繼續交流。

此外，大量新學員的加入，也是蘆荻移動到新校區之後的挑戰，少了自創校以來與學員在各種活動中長期培養發展起來的關係基礎，我們需要以更多「參與行動」的活動設計，來促進行政團隊與新學員的關係發展。

為了適應在新校區的種種條件限制，並積極使用新條件進行發展，我們進行了以下幾個方案。

1. 蘆荻社區小店舖（2009.10~2011.3）

會起心動念由學校來開店這個主意，主要來自兩點思考。一來是為了解決空間問題。初到鷺江時相較於三重高中時期空間的限縮，對學員的活動空間造成相當大的限制不在話下。二來則是到了新校區後，原有的學習社群因條件變化需要轉進，同時也需創造新條件以刺激新社群的發展。而社區店的開設將會增加社群發展的新元素，也就是讓各社群的學習成果以類似「商品」的方式面對社區，事實上就是新增了學員學習成果的社會性面向。

工作者的組織下，我們把各類課程編織到社區店的營業項目中。店面擺設與布置上，成為書畫課程的展覽；我們設置了格子舖用擺設手作課程的作品（拼布班、陶藝班、手工皂、生技中心的天

蘆荻社區店好康快報

蝦密??蘆荻
有福利社??

蘆荻社區店好吃又好玩！蘆荻學員的好福利！

社區店是師生聯誼的好所在，也是你學以致用、大展身手的舞台；我們的營業項目：

1. 蘆荻夜店：每晚 9:40~11:00
各種飲料小點心，低消只要十塊錢；放學不用急著走，讓你聊到十一點。
2. 蘆荻各班的文化創意商品，您意想不到的好點子，來看蘆荻各班的精彩創意；便宜、好玩又實用的創意商品都在社區店格子舖。營業時間：下午一點起。
3. 社區文化下午茶：每週六下午 2 點，只要門票五十元；精彩活動 DIY，讓你生活好體驗。本學期活動內容熱烈規劃中，近期公布。
4. 每月一次跳蚤市集，讓你瞧瞧別人家裡的壓箱寶，保證比逛百貨公司好玩。
下次市集時間：3 月 27 日上午 10 點到下午 4 點

我們不想賺你錢 要你幸福每一天

蘆荻社區實習商店，就在鸞江正對面。等你來喔！

您有開店當老闆的夢想嗎？

想學開店？想
學做生意？

請加入蘆荻社區店的行列！

社區店是實習商店，什麼都能賣，
什麼都能玩，歡迎您來玩！

蘆荻社區實習商店，給你舞台，不用資金，

不冒失敗風險，時間彈性，沒有壓力。

您可以選擇以下您適合的參與方式，自由自在：

1. 擔任店員：自由選擇您來顧店的時間，依您有空的時間安排；學習如何招呼客人，學習如何管理店面。
2. 當格子舖的老闆：想當老闆但又不想付店面租金？格子店面最適合您的需要。
3. 跳蚤市場的攤位：作生意就像交朋友，把您家裡沒有用到的東西拿出來與社區朋友分享，便宜賣，賺錢又環保。

這種好機會不是天天有，有興趣一起來，請洽辦公室盛媛、張艾玲、李玉女。

室，以作為正在發展中的影像社群可以長時間剪接工作的場所，不會受到國小內的門禁限制；白天營業時間則是可以讓人進來喝料的地方，有烘焙班的同學組成小合作社提供點心與手工餅乾，調酒班與咖啡班的同學來擔任值班當作是學習實習；傍晚時分則

由新移民姐妹練習提供簡餐當作創業實習⁷，主要消費對象則是下班後趕著來蘆荻上課的學員，可以在店內食用也可以包成便當帶進教室。到了 9:40 學校下課後，社區店則轉成夜店，除了茶飲咖啡外也提供啤酒，讓下課後想要繼續交流的師生有個可以坐的地方。到了假日，則是結合可以讓社區民眾體驗學習的週末下午茶活動，有音樂類課程的社區音樂會、有天文學的科普講座、也有可以DIY的體驗活動例如書法班的拓印DIY、陶藝班的手拉胚DIY、各種主題的紀錄片放映會、蘆荻農園提供有機蔬菜販賣。也有每個月一次的跳蚤市場活動，開放讓學員自行申請設攤。

這些活動對校內各學習社群進行了最大規模的擾動，提供了參與其中的班級與社團低門檻的活動空間，對這些活動的籌備過程，具體地讓師生共同經歷組織活動的過程。在同一空間中的進出活動，也促進了參與在不同面向上的各個小社群有機會相互看見認識，等於也促進了整體社群發展。對外，則是對社區有了個小舞台，左右鄰居天天打門前經過，不同的時間經營著不同的活動，這是一間讓社區一時之間難以界定「賣什麼」的店。負責值班的同學與工作者每天都會遇到走進來詢問這家店是在賣什麼的人。

經營一年半的時間，這家店當然不會賺錢，但是成果卻很豐富，好幾個在社區店中實驗經營的方案，逐步轉成可以穩定發展的學習社群。社區影像工作室穩定發展成影像社群，烘焙小組轉成烘焙坊固定每天下午在學校販賣。此時也遇到捷運通車後的房租漲價潮，社區實驗店的經營也就階段性終止。

2. 影像社群(2009~至今)

接續保校影像回顧的短片完成，適時申請到文化局的補助，開設社區影像培力課程，妙慈找來當年一起在蘆荻紀錄片班學習影像拍攝的同學擔任講師助教群，開始了「庶民講師」與「庶民導演」之間相互培力的實驗。

除了為鶯江國小量身製作四支低年級小朋友生活影像課程的教材短片之外，還開設了為降低民眾學習影像拍攝門檻的「它傻瓜、你聰明~用相機拍片說故事」紀錄片課程，培養了多位學員成為講師助教群，對學員進行貼身指導，讓社區居民覺得拍攝影片、說自己的

⁷ 由國際姊妹花中廚藝特好的呂艷紅帶領新移民姊妹試作，主要是在試賣中尋找合理可行的經營模式。

故事，不再遙不可及，至今每學期都額滿超收。

同時間除了固定每學期開課之外，為了講師助教群的鍛練培訓及培養團隊協作默契，也為了能使用影像與社區產生連結關係，連續多年申請文化局的社區影像培力課程，藉由計畫的執行，也生產出多部社區影片。在每一年的培力課程曾經也針對東南亞的新移民姐妹開設，除了生產出作品，過程中間接培力了一位姊妹成為越南料理課程的老師。

培養學員成為講師助教群是這個方案的核心價值，也由於講師助教群是來自學員，除了更能貼近學員的學習狀態，也發揮了他們身上原本就有的關係能力，影像社群的快速凝聚這點是很關鍵的。而影像社群的成形也支撐著紀錄片的放映，也帶動了其他社大學員成為欣賞紀錄片的固定觀眾群。

這個方案的成果非常能應證第八章中所闡述的「工具即結果」以及「活動理論」。

這個方案之所以能有如此成果，除了奠基於組織者妙慈過去在社會運動所歷練出來對人的敏感度及組織人的工作方法之外，也有她自己因生命狀態的墜落轉而學習影像獲得療癒的經驗使然。當年因為在運動中的困頓感遭逢生命低潮之際，妙慈選擇到社大學習紀錄片的拍攝，雖然只上了 2 學期，影像卻具體發揮了療癒作用，隱身於鏡頭以及公共現身的體驗讓她更能精準捕捉影像與人的關係，方法上也比一般組織者慣用的主導性更減少一些，但對於組織對象是否願意主動負責的課題並不鬆手。

3. 社區營造：從蘆荻擔任三蘆區社區營造區域輔導中心起（2011 至今）

從蘆荻創校以來，我們對於「社區」的概念一直是放置於在學員學習社群的建置上，而非著眼於地緣關係親近性意義上的社區，因此對於學校鄰近社區營造的相關工作，我們一直未曾大力著墨。但隨著捷運蘆洲線開通前後，開發商的大力推案，以及近幾年的都更風潮，我們注意到蘆荻的地景地貌正在快速的變化。新落成的大型集合住宅建案，其具有現代感的建築外觀，快速地把蘆荻這個老城鎮轉變成具中產階級味道的區域，連商圈店面的品味/味道都在改變。蘆荻逢遷校之初，也需要重新對鄰近社區進行了解，便計劃性地組織校內既有學習社群，轉化為可以進入到社區辦活動發展關係的方案，同時也作為對既有學習社群進行公共參與轉化的機會。

2010 年蘆荻與新北市社區營造中心合作，作為三重蘆洲地區的社區營造區域輔導中心。基於連續兩年社區影像培力課程的基礎，2011 年蘆荻開動了近 10 項深入三重蘆洲的社區營造方案。我們組織學員應用所學，投入社區公共事務；學員也在助人的過程中獲得成長鍛鍊。我們將社區影像紀錄、生態、科普等營造方案推展至社區，從社區的需求中區辨三蘆地區的地理、族群特性，觀察紀錄地方的發展與變遷，並接觸認識在地各種社會議題。截至 2013 年捲動近三十個社區參與我們的社區營造活動，持續發展的有近十五個社區。

從 2010 年推動這項工作至今，接觸了三蘆地區的大量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進入社區辦理大小活動超過百場，累積了一些經驗與方法的基本掌握。1.相較於過去社區習於接受外部資源，總是習於視外部關係為資源，而非共同發展的社區伙伴；蘆荻明顯不是個資源豐厚的角色，反而有機會讓社區可以更真實地面對是否要與蘆荻合作推動社區工作，而不是資源的工具性關係。2.到社區辦理活動增加了除了既有蘆荻校內各項活動之外的「舞台」，這些活動讓學員有機會在參與活動籌備過程中，乃至於到活動現場歷練與學習扮演各種角色，也是將他們在蘆荻的學習社會化的過程。3.以蘆荻的各學習社群為單位參與到社區活動中，基本的作用帶來了社群更加凝聚，在積極面向上，則是有機會在社區活動中將學習社群的發展方向朝向公共化，簡單來說，原來的學習社群多以學習同好的方式為集結，但經過社區活動後，有機會增加公共性的面向。對社群的發展有正面刺激的作用，從而也作用點社群裡的個別成員身上。

蘆荻從 2010 年推動社區營造工作至今，計有下列活動形式。

| 蘆荻社群 | 合作之相關社區團體 | 辦理形式 |
|-------------|-------------------------------------|--|
| 手部易理種子服務隊 | 社區管委會、社區發展協會、蘆洲李宅古蹟基金會、日日春關懷協會、三鶯部落 | 辦理手刮痧社區服務，培力社區民眾：1. 習得簡易自我保健方法；2. 避免公共醫療資源的浪費；3. 推廣傳統東方醫療保健修身養性的哲學，並進行保健服務工作，持續對弱勢團體、勞力密集族群提供保健服務，發展平民身心復甦實踐之道 |
| 中國書法篆刻班級與社團 | 三重區/蘆洲區社會科、鄰近公益團體、社會服務團體 | 書法療癒-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支持計畫，辦理身心障礙者書法療癒班課程，組織校內書法師生組成研究與教學團隊，定期集體練習書法基本筆法，結合呼吸冥想，舒緩學習者的認知/情緒困擾。 |
| 蘆荻各表演課程社群 | 安養院、養護中心 盲人重建院、華山創世基金會 | 組織本校國樂團走唱隊、管樂康樂隊、踢踏舞班、社交舞班與社區組織合作，至弱勢團體義演，認識各種弱勢族群之處境與社會議題。 |
| | 鄰近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管理委員會 | 組織表演藝術類課群學員參與街頭藝人考照，培養與民眾互動共樂的表演形式，並參與社區各項節日活動，用音樂、舞蹈帶動社區，與社區同樂。 |
| 生物技術實驗中 | 鄰近社區發展協會、社 | 「科學小飛俠」社區科普講座進入三蘆各社區內，舉辦科學健 |

| | | |
|--------------|--|---|
| 心 | 區管理委員會 | 康講座，將化學新知分享给社區民眾，破解科學迷思與錯誤觀念。 |
| 本校居家養蝶班師生 | 鷺江國小 | 持續透過「居家養蝶做生態」課程，培力蝴蝶復育之生態志工，並打造與維護原生種的植物蜜源綠地。 |
| | 蘆洲湧蓮寺、三蘆社區管理委員會 | 舉辦多元生態推廣導覽活動，透過蝴蝶生態藝術盆景展覽活動，由生態志工進行導覽解說，推廣多元生態之觀點。 |
| 本校生態課程及電腦班學員 | 新北市環保局 | 為里長開設環保志工電腦班課程共二期，推動低碳生活，輔導社區進行低碳社區改造計畫，協助里長進行公共環境工作。 |
| 本校生態課程 | 荒野保護協會 | 辦理三蘆社區生態調查員培訓課程，招募對在地生態環境、人文歷史之民眾，進行二重、三蘆地區的生態環境調查，累積在地生物生態資料庫。 |
| 本校影像社群 | 新北市文化局 新北市社區營造中心 | 辦理社區影像培力課程初、進階課程，培訓民眾使用低經濟/技術門檻之數位傻瓜相機，紀錄三蘆變遷/移民處境/產業勞動等在地公共議題，共產出 15 支短片。其中有六支獲新北市文化局相關社區影像獎項鼓勵。 |
| | 新北市社造中心 鄰近社區發展協會 鷺江國小 三蘆社區管理委員會 | 走入三蘆各社區辦理影像放映座談會，播映本校 8 年來紀錄片班師生自製影像作品、社會議題紀錄片，促進社區對公共的關懷，凝聚在地影像紀錄社群，培力在地人才。 |
| 新增社群 | 三蘆地區鄰里/ 管委會/發展協會 | 透過社區編採實作課程，培訓校內師生、社區民眾成為在地新聞記者，自主報導地方新聞。 後已成立「熱炒久久·三蘆社區報」並持續發刊至今，並持續進行在地記者培訓。 |

4. 生態/園藝社群的新發展（2009 至今）

沒有了三重高中體育館頂樓的大面積頂樓菜園，原有的園藝社團魔法荳荳社被迫中斷。在鷺江國小的新校區，得到當時鷺江國小吳永裕校長的協助，將原來在鷺江校園中已疏於管理多年的原生植物園，交由蘆荻社大負責經營管理，我們這才有了一個實作的空間。然而面積實在與從前相差甚多，經營方向勢必要有所調整，需在有限的空間中朝向更為精緻的方向經營。幸得張聖賢老師的加入，我們將小面積的園子，經營成朝向種有本土原生植物的蝴蝶園。有別於一般印象中的蝴蝶園，是將蝴蝶關在封閉的園子裡，張聖賢老師反其道而行，帶領學員在園子裡有計劃地種植蝴蝶幼蟲愛吃的食草植物與蝴蝶採蜜的蜜源植物，讓蝴蝶飛進來產卵，充足的食草，讓蝴蝶幼蟲足以成長到在園子裡孵化成蝶。

到了 2011 年，我們開始發展與在地結合的生態課程，由工作人員劉育育投入協作組織，以實驗課程方式支持唐忻忻老師發展在地生態的教學方法。唐忻忻是蘆荻的資深學員，本身因為喜愛生態，多年前曾經到蘆荻學習紀錄片課程，直到 2009 年被妙慈找來參與影像課程的講師助教群，才跟學校重新接上關係。

忻忻帶領學員進行以三重蘆洲區(即以淡水河與三重疏洪道所合圍

的沙洲島) 周邊的生態調查, 並作成在地生態資料庫。這是一個以實驗課程同時進行了包含教材、社群、師資培育的多面向的課程發展過程。到 2013 年, 經過兩期的實驗課程後, 課程已逐漸成熟並通過了正式開課招生的考驗, 由參與課程學員組成的社群已然形成, 我們推動學員們更往前跨一步, 以認養看護喧騰一時由板橋江翠國中移植到蘆洲生態公園的老樹群, 作為在地生態公共參與的行動。

5. 熱炒久久—三蘆社區報(2011.10~至今)

2008 年底台東 BOT 參訪之後催生出資深學員自發自辦的「勁草」刊物, 因為主其事的學員只想維持感想發表的現狀, 不願意再擴大招收新血, 最後無疾而終。但發行刊物的念頭蘆荻從未放棄。

2011 年社區報的構思起源於頭兩年接觸社區營造工作, 感受到三蘆地區新的變化。三蘆地區因為都市更新以及捷運的開通所帶來的衝擊, 不僅地貌改變, 大樓林立也帶來新一波的移民潮, 原來以工農為主的社區人口有著巨大的變化。所以透過社區營造開展社區報的計畫。

一開始以培訓課程做為第一批參與學員的號召, 很多成員抱著玩一玩的心態, 並沒有做要長期投入的打算, 主要的工作者妙慈持續推動, 設計各種參訪行程, 在沒有所謂新聞專業的資源下, 帶著學員土法煉鋼, 一步一步摸索, 讓這群學員開始認識到做為庶民媒體角色的可能, 這個探索過程走了一年有餘, 整整試刊 6 期, 學員才對「庶民辦報」產生信心, 共同決定邁入正式創刊的階段。

這份三蘆社區報對參與的學員而言, 不只是採訪、編輯、發行刊物等公共現身的作用而已, 透過舉辦各種社區活動, 除了培養編採團隊的協作默契, 藉由和社區發展實質關係, 也讓他們更肯認自己的社會性作用。

這個方案也反映了遷校到鷺小之後學員組織的新轉進, 編採團隊涵蓋了資深學員以及後來才到鷺小上課的年輕學員, 透過社區報的協作, 新/舊 vs. 老/青的差異, 對蘆荻的情感與在地歷史感的不同, 反而發揮了很好的互補作用, 更豐富了這份「庶民之報」。

這個方案的實驗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把刊物當作關係發展的伴手禮, 讓刊物不只是扮演資訊流通及報導的功能, 而是要學員親自把報紙送到讀者/社區居民手裡。從一開始提出, 遭到學員以各種理由推拒, 導致派報工作常常延擱, 到 2 年後學員真的開始自動自發拿起

派報的責任，這個想法才算付諸實現。

6. 書法療癒－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支持計畫（2010.11 至今）

人的身心困擾多來自環境、生活習慣、情緒與工作等原因，現代繁忙緊湊的生活步調以及工作壓力，更是時時危害著人的身心健康。面對病痛，西醫較著重局部症狀的診斷與治療，往往只能治標；因此，我們希望發展便利、低門檻、易推廣的養生保健方式，同時也可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

書法不僅是中華文化特有的藝術形式，透過提筆書寫的過程，專注忘我，有如打坐入定，進入安靜/穩定/自在的身心狀態。根據香港大學心理學系講座教授高尚仁「書法保健與書法治療」⁸一文的研究，透過規律、持續、專注地寫書法字，就是一種藝術治療的形式，可養生保健與改善情緒...等身心困擾。

我們從諸多心理學研究中可見書法對於心理健康的功效。書法除了作為一種書寫的方式之外，由於講求眼、心、手的協調，因此可以達到放鬆心情、舒緩身心、體正平衡的作用。有研究指出，書法其療效甚至不僅止於心理健康，對於身心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壓也會有療效。（高尚仁，2000）⁹

由盛媛負責推動的書法療癒實驗課程計劃，邀請蘆洲區身心障礙者參與書法學習，讓書法不只是藝術，更是有機會成為平民得以援用的健康資源。另一方面，本計劃同時也作為蘆荻書法課程的社群發展的嘗試，由書法課程呂國祈老師帶領書法班學員擔任協同教學工作。

計劃執行至今已滿三年，一個小社群仍在持續學習發展中。呂國祈老師接近義工性質的教學投入，帶動了這群包含各種不同障別的身心障礙民眾克服學習過程中的困難，是本計劃最重要的推動力量。另外從計劃初始就擔任志工的資深學員雪蓮，則是在擔任助教協同教學的過程中，也同時有了自助助人的深刻體會，從一開始「只是來幫忙」到後期與身心障礙學員們的關係投入，看出了顯著的成長。

⁸高尚仁（2010，09）。〈書法保健與書法治療〉。應用心理研究，第46期，2010夏，71-91頁

⁹ Kao, H. S. R., Ding, B. K., & Cheng, S. W. (2000). Brush handwriting treatment of emotional problems in patients with Type II diabe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ural Medicine*, 7, S-1, 50.

(四) 小結

轉進到鷺江，新的校區、新的學員，這個家整整搬了 3 年有餘，孕育出各項新的實驗方案，重新凝聚了學校社群，但多數的資深工作人員在這個過程中陸續離開，年輕的一代被迫要接手共同承擔工作團隊的領導責任。盛媛，2006 年來蒞蘆荻實習，2007 年輔大心理系畢業進入社大工作，經歷了保校及遷校的過程，新的轉進也提供了讓她有所歷練的空間與機會，目前擔任主秘一職已逾 2 年。劉育育，在遷校到鷺江半年(2009)之後進入，參與過樂生運動，從大四兼職到畢業成為正職，今年(2013)大半年的時間回鄉支援苑裡反風車運動，於年底再次回到蘆荻，是支持盛媛在領導位子上重要的左右手。

第五節 學習故事

成人學習的發展歷程，從一開始的興趣選課，到後來學習能與自己的生命發展發生關係，這是蘆荻在多年前就已經清楚界定的成人學習成就。我在蘆荻發展歷程中的不同階段，也都整理過一些資深學員的學習歷程。一個在社大持續學習的成人，若有機會深入了解，多少都發生了如此個體生命轉化的作用。

但對蘆荻而言，我們希望作到的解放的學校不止於此。我們希望不僅僅是成人學習者的個體解放，更深意義上的解放也包含了個體與社會的關係方式的解放。我們希望成人學習者可以成為成人學習的組織者，這是自助助人的深刻意涵。

特別是在經歷了 2008 年的保校、遷校的轉折之後，在新校址的發展任務更要求我們集中精力於創發學員朝向成為一個組織者的條件。這對資深學員也是一個進階發展的要求，資深學員在蘆荻的學習過程中，親自體會了生命發展的愉悅，如今是否有機會再往前，成為為他人創造成長環境的組織者，則是進一步的學習與發展。

不少資深學員在這個環節上停滯不前，其中有客觀條件上的限制，也有主觀意願的選擇。2008 轉進到鷺江之後，經過數個方案的盤點，雖然沒有大量的成果，但仍有少數學員進入到學習成為組織者的發展過程中，以下舉二位資深學員林麗卿與朱永華為例。此外，講師在此成人學習的場域中，也在學習活動中發生轉化，雖然講師在傳統的教學關係中是「教」的角色，但在社區大學這個特定的成人學習場域中，學員的強大學習動力所建構的社群關係，總是將講師捲入其中，而使得講師也在自身的發展上發生了成人學習者一樣的作用。本節則以蘆荻的資深講師林谷峰（本校解讀生命科學密碼課程講師）為例。

(一)李麗卿

「影像可以把我生命中的東西抓住，在我生命中有些東西重要但卻會流逝，唯有影像可以把我覺得重要、快樂、很好的東西保留住，好像那個美好還在。」李麗卿（2013）

李麗卿，1957年生，小學畢業。2001年進入蘆荻，歷經國際姐妹花、影像課程等學習方案。現為蘆荻兼職工作者、影像課程講師、影像社群組織者。麗卿今年56歲。她在2002年開始來到蘆荻學習的時候，她那時45歲，正是我現在的年紀。

麗卿是宜蘭南澳人，那是個位於蘇花公路上介於蘇澳與花蓮正中間的小鎮，從北部來往花蓮的車輛不會停留在這小鎮上停留太久，最多是吃一頓的時間。坐火車的人更是不會選擇在這個小鎮下車，除非這裡正是他的目的地。這些年來國內觀光盛行，也因為開始流行小鎮旅遊，反而南澳小鎮才開始有一些年輕遊客。

作為小妹的麗卿在小學畢業後，為幫忙家計，13歲就開始在南澳的農場當工人，那是土地銀行的示範農場，麗卿的工作是挖蘆筍。這樣的偏鄉小鎮，難有什麼工作機會。工作了幾個月後，隔壁鄰居阿姨有個女兒在台北吃頭路，她的老闆娘剛剛生了兒子，要找丫頭幫忙洗衣服背小孩，於是介紹了麗卿。於是13歲的麗卿開始隻身離家討生活。

這個丫頭工作辛苦錢又少，沒有休假日，每個月工資只有450元。隔壁店家的老闆娘看麗卿乖巧又認真工作，於是就介紹麗卿到臨近一家成衣店顧倉庫。因為工資比幫人家洗衣服多了50元，於是麗卿就跳槽了。但這個工作也不輕鬆，名之曰顧倉庫，但事實上是在一樓店面與四樓倉庫之間調貨。客人在一樓店面找不到的型號，麗卿就要跑上四樓倉庫，立即找出來送到一樓店面。每天這樣一樓四樓來回奔跑上百趟。

倉管工作又作了半年。臨近的廣東餐館要聘一個外場小妹，也是看了麗卿伶俐勤快，便又把麗卿拉了過去。這時候工資又提高了一些，每個月600元。麗卿果然很伶俐，當時只有十四歲的她已經很有生意頭腦。餐廳的位置在昆明街上，許多來西門町放映電影的導演常常在附近出入，於是麗卿就跟餐廳老闆建議，餐廳的服務員應該穿制服。老闆也覺得這是個好點子，於是讓麗卿來設計。麗卿自己用紙片剪剪貼貼設計出了制服樣稿，是藍白相襯的水兵服。果然真讓餐廳整體形象大大提升，生意也因而變好。

麗卿的表現讓餐廳老闆娘很賞識。作了幾個月後，老闆娘便引薦麗卿到一樣位於西門町、老闆娘自己與他人合伙的委託行當小妹學徒，麗卿開始在這裡學著

顧店作生意。雖然工資一樣是每個月 600 元，但是比起先前的工作，在委託行的工作輕鬆多了，而且還可以學著作生意。麗卿在這裡一作就是十年，一直到結婚為止。

麗卿一直有很強的學習動力，只是礙於家庭環境不得不中斷學習。麗卿也有很好的學習能力，在委託行工作了三四年後，麗卿在工作上已經上手，是個能幹的店員了，工作上遊刃有餘，於是她利用早晨開店前的時間到 YMCA 去學英語。麗卿除了對學習有興趣，也覺得學英語對工作也很有幫助，尤其是委託行專門賣各種舶來品。當時的舶來品大多是跑單幫夾帶入關，而不是代理商進口，所以各種商品當然沒有簡介說明。麗卿想，如果自己可以懂點英文，就可以有多點能力認識商品好為客人簡介。

可惜麗卿只學了一個月，但她現在仍記得 F 開頭的是法國，I 開頭的是意大利。因為老闆娘很怕麗卿跑掉，所以後來就不准麗卿再出門去學英文。這裡頭有個故事。在麗卿上來台北工作的第二年，麗卿的父親在南澳的溪裡種西瓜，遇上了淹大水，瓜田整個被沖走，損失慘重因而欠了人家幾萬元，不得已只好來向麗卿的老闆娘借錢，然後再由麗卿每個月薪水中扣除。就是這緣故，當老闆娘禁止麗卿上學學英文時，麗卿儘管不樂意卻不能不妥協。

也是因為這樣，在麗卿還沒把錢還完之前，她的發展機會也受到限制。當時西門町第一百貨的化粧品專櫃老闆曾經想來挖角麗卿，該老闆看到麗卿雖然不化粧，卻可以把化粧品賣得那麼好，於是開出了很好的薪資條件，但是麗卿卻不能走。事實上麗卿也覺得老闆娘有點利用欠債留人，佔了麗卿的便宜。在那個工資快速增漲的年代裡長達數年的時間(1971-1979)，麗卿的工資一直未調維持在 600 元，直到麗卿家的負債快還完了，老闆娘才調薪，而且一口氣調漲一倍。

麗卿學英文被禁止，她的學習動力便轉移到看電影上。西門町的幾家大戲院，如日新、樂聲、新世界、大世界，這些戲院老闆都是麗卿店裡的客人。這些戲院老闆平日就會拿些公關票來給麗卿的老闆娘。老闆娘不給麗卿放假，於是就給麗卿電影票，讓麗卿晚上九點打烊之後可以去看電影，權充代替休假給麗卿的休閒生活。也因為這緣故，麗卿看了很多電影，也很喜歡看電影。在那個看電影仍屬奢侈的年代，年輕的麗卿有機緣看了那麼多電影，為她日後學習影像埋下了伏筆。

23 歲的時候，麗卿結婚了，老公是個車床工人，和哥哥合伙開鐵工廠，典型的黑手頭家。婆婆在蘆洲市場賣菜，麗卿的工作則是要煮飯給鐵工廠的工人吃。沒幾年好光景，27 歲的時候，老公的工廠事業失敗，當時已經買的房子因為貸款抵押也被收回。麗卿夫妻倆帶著兩歲大的兒子跑路到高雄。初到高雄，人生地不

熟，麗卿從旅館床務員、清潔工幹起；老公則是到高雄港邊，在一家進口起網機¹⁰的漁船公司當投工師傅。一年後老公也自己作起代理起網機進口生意，快速累積了資本，麗卿就再次發揮作生意的長才，開了一家專賣中高級淑女服飾的服飾店。不到兩年時間，在麗卿 29 歲的時候（1986）麗卿夫婦同心協力再次把事業作起來。

事業很成功，不但在高雄買了房子，老公還擴大投入了漁船進口的貿易，事業擴及新加坡。老公常常出國，也在新加坡有了住所，夫妻曾經考慮移民到新加坡。麗卿去住了一個月，但是不習慣，又回到台灣。這也種下了夫妻日後離異的因。夫妻聚少離多，老公在新加坡有了別的女人，夫妻關係疏遠，掙扎了幾年之後，麗卿決定離婚，當時 35 歲。離婚時兩個孩子還小，分別是 6 歲及 11 歲。麗卿自己獨立撐起撫養小孩的重擔，成為一個單親媽媽。

這個婚姻挫敗幾乎讓麗卿活不下去，幾度萬念俱灰萌生輕生的念頭，但最終都是為了兩個孩子堅忍咬牙撐持下來。麗卿在商場上多年的功夫身段，讓她在力圖振作後又很快在事業上得到好成績。麗卿在事業高峰時，擔任大賣場的採購經理，手中有權可運用兩千萬資金，每月薪資 6 萬元，當時是 1994 年。

隨著孩子長大，麗卿負擔逐漸減輕，兩個孩子也都順利完成碩士學業。2002 年麗卿的工作已經逐漸減量，算是在半退休狀態，開始到蘆荻來學習。慢慢地工作與學習的比例消長，麗卿在蘆荻的學習與志工參與加深，到了 2005 年完全退休。

將近十年的時間在蘆荻學習，麗卿的變化很大。從一位單純選課的學員，到成為校務志工的參與，之後參與了國際姐妹花的方案志工，到最後學習數位相機的影像剪輯，而成為影像課程的助教，如今已是影像課程的講師與影像社群的組織者。那麼長的學習歷程，在麗卿自己的回顧中，卻一點兒都不凌亂，麗卿認為這應該歸功於她的影像老師莊妙慈。「在蘆荻學到最大的就是回顧過去…妙慈老師讓我長出能力可以讓原本是一團毛線球的我，可以讓我這樣拉出自己把條理理出來…要找到線頭、有方法，就可以理出一件衣服…雖然我現在理不出一件衣服，但至少我可以做出一個帽子，不讓自己那麼混亂也讓自己有點頭緒」¹¹。麗卿回顧自己在蘆荻的學習歷程，她將這十年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純粹當學員時期。經過這麼多年重新回到學校，既興奮又害怕。有學習的興奮，但對於如此難得的機會也害怕糟蹋了。麗卿來蘆荻的第一堂課的第一次上課時，老師要大家自我介紹，麗卿竟然緊張的忘記自己名字。久別學校

¹⁰ 在漁船上以機械將漁網絞起的起重機。

¹¹ 2013.7.29 對麗卿的學習歷程訪談

的麗卿，一開始對自己的學習很沒信心。麗卿在這個階段的兩年中選了太極拳、鬥陣來唸歌、日常藥物手冊等課。

第二階段：擔任國際姊妹花的前期。覺得當志工沒什麼高門檻，知道自己可以助人很開心。但從國際姊妹花開始，經驗到一種與從前不太一樣的志工：志工不只是幫幫手腳的補充勞力，而是「可以紮根一直學習」。麗卿在此階段的學習，開始帶著方向性，主要參與蘆荻自辦的姐妹花培訓課程。這個階段是麗卿開始學習深度認識他人、嘗試理解人的學習階段，用麗卿自己的話說「發現有人對社會有不一樣的認識框架」，也因而開始反省自己怎麼看別人的框架。

我第一次有這體會是從芳瑜的身上學來的。我從小沒有辦法讀書，但我很愛讀書，所以我不會請假、遲到，盡我所能的學習，這就是我。這個培訓課程是免錢的，我們應該要珍惜，但芳瑜來每次都在睡，要不就遲到。我忍了一次、兩次，第三次我就跑去問了『我覺得你浪費學校的資源，每次都在睡』。結果後來他有一天跑來跟我說『對我來講蘆荻是個家，學習甚麼都不重要，睡覺對我來講更重要。』我才發現我的藥不是你的藥，我的好不是你的好，我的缺不是你的缺，對於他上課再睡覺對我來講很不可思議，這才發現原來這才是他要的（上課休息睡覺），而不是我李麗卿要的，也看到自己的鬆解，也開始花力氣去看大家的差異性。

第三階段：擔任國際姊妹花的後期。麗卿接受方案組織者李玉女的邀請成為姐妹花社群的協作者，麗卿練習成為一個組織者。麗卿在回顧中自己認為，其實當時的自己還不算是組織者，但因位置的挪動，開始有意識地進行社會學習，宛如「掀開原本覆蓋在身體外表上的一層薄紙」，例如有意識地觀察李文英、秀惠等基層教師¹²的教學方法。「把身上蓋的那個薄紙掀開，那時才有把學習的功能、眼睛打開。薄紙中的我雖然也有學習，但沒有發揮主動性。像以前如果看到你覺得很棒，就會拍拍手說很棒，但現在就會問：那你怎麼做到的？」

第四階段：進入影像的學習。來到鷺江之後，因為參與了 OT 影像回顧，開始影像的學習。麗卿在這個階段的學習中，除了影像本身帶來的巨大衝擊外，帶領麗卿學習影像的莊妙慈老師對麗卿發揮了更全面的影響作用。麗卿區分了學習影像與莊妙慈對她的影響：「我要先講其實是老師比較重要，才有辦法講影像對我的學習。」

¹² 在蘆荻發展新移民教育的起始階段，曾經結合了我們的社會夥伴團體基層教師協會的大力協助。我們一面組織本地婦女資深學員「國際姐妹花」以成為教學協作者進入課堂中，同時也結合基層教師們的幫忙，在一個發展的過程中帶領著我們這群不曾當過老師的婦女學習當老師。當時基層教協會曾經支援此教學工作者有：侯務葵、李文英、秀惠、

影像的學習對我來講很重要，因為妙慈是很不一樣的老師，視野也很寬廣…我在社會上那麼多年，很有多體會在心裡，我在妙慈身上看到了，我很認同…老師很大的不同是她很豁達、很用心的看到我們…第一次見到老師，覺得她很有包容力…老師雖然看起來遠遠的，但卻又很貼近，每個風吹草動都觀察的很入微…因為老師，讓我更能停下腳步觀看影像，也讓我愛上了影像。

因為課程比較多是像我這樣年紀的人，有次幫老師翻譯成白話給大家聽，發現老師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喜悅，這對我來講是很大的刺激，也讓我得到了鼓勵。讓我學習到老師可以這樣當。我們歐巴桑常常講話會常糊掉跑掉，但是妙慈老師都知道我們在講甚麼，更讓我佩服。

影像在我生命中是不曾開發的荒地…我年輕的時候看了那麼多電影，卻沒有很深的學習。結果老師講說：「同樣一個影片，三個人看會有三種不一樣的感覺，因為身上的東西不一樣」。老師教我這件事讓我體會很深，我原來以為是我在看電影，現在才知道看電影是在看自己。

影像讓我看到我可以抓住流逝的東西，我不必靠自我蒙蔽，我可以讓悲傷的東西變成快樂，這樣我的生命才走得動。在我生命中有些東西重要但卻會流逝，唯有影像可以把我覺得重要、快樂、很好的東西保留住，好像那個美好還在。

我在訪談中不時地聽到麗卿表達妙慈對她的影響以及她對妙慈的尊敬。在我看來，也的確是妙慈帶領了麗卿進入到不同的學習階段。妙慈善用影像中的特別直觀的反身性特性，影像學習開啟了麗卿與其自身諸多生命經驗的來回對話；同時，妙慈設計了具體的實踐行動讓麗卿將此原來內在的生命經驗對話歷程公共化。妙慈組織麗卿成為助教，兩個學期後再把麗卿盤上講師的位置，如今麗卿已經是獨當一面的影像講師。雖然只有小學畢業的麗卿，在某些抽象概念表達上時感不足，但以她豐富的社會



經驗作為基底，通過在學習影像過程中的反身性回觀歷程，我覺得麗卿完全有條件成為一個能發展他人（developmental）的教育者。

麗卿以上述四個階段來回顧自己在蘆荻的學習歷程，我作為麗卿的伙伴，我完全同意她的分階段框架。麗卿用以區分學習階段的視框，是以「她與學習之間的關係性質」為區分。麗卿自己不會使用這種後設的語言，但麗卿確實是經驗體會了



不同學習關係性質，且有意識地感知其中差異。從一開始在知識內容上的學習，到以志工行動參與的學習，到學習處理公家事務，最後成為一個組織者與教育者。這一路的學習是麗卿的主體越長越清晰的過程，從一開始的膽怯，到打開認識他者的眼光，再到主動地進行社會學習，最後得以反身性回觀自己，同時再以帶著不同視野的行動回到人群中。

影像學習對麗卿帶來的反身性，其意義不僅僅是她個人的學習，而同時在她逐步進入教學工作中帶來在社群中實踐的意義。麗卿溫暖、愛人、助人的特性，讓她在教學工作中，也將其自身的反身性體會帶給她的學生們。這個在我看來很不容易讓學生理解的反身性概念，麗卿一句話很精準地總結了：「聽著別人的故事，流著自己的眼淚」，她帶著這樣的概念教學生，現在她的學生們也都知道了觀看影像其實是觀看自己。

麗卿這些年來的學習變化很大，她在影像的教學實踐上，也從說自己的故事走到以鏡頭關注公共議題。在 2013 春天的影像課程中，麗卿將影像教學與公共議題聯結起來，她帶著學員們到各種社會議題中作外拍學習，從秋鬥、樂生保留運動、反核遊行、華光社區等，麗卿帶著學員以鏡頭進行社會學習。她以此認同自己為一個社會運動者。

這些變化讓麗卿有了歷史的視野來觀看自己的生命。戰後嬰兒潮的我們這世代走到一半，發現歷史全亂了。如果是以前的話，我早就要在家帶孫子…但現在這個世代已經不一樣，已經變成 3C 世代，大家都在電腦裡邊，所以我們這世代的人除非走出家庭，不然是很寂寞的…我想把學習影像的快樂帶給大家，所以雖然當老師很緊張，但還是勇敢上台把快樂帶給大家。

我認為也正是麗卿緊緊把握發展自己的機會，不計個人丟醜與否，讓麗卿的學習相較於其他資深學員沒有包袱。相較蘆荻諸多其他資深學員的發展現況，麗卿是在我們期待學員走向更自主發展的路上相對比較成熟的。目前麗卿作為影像社群的組織者，她生機勃勃地嘗試與實踐。自去年十月起，麗卿成為兼職工作者，固定地參與蘆荻的行政與方案會議。雖然歷程中不斷經驗到許多困難，但麗卿覺得「現在的我、學校工作、討論時間長會有一點累！薪水不多，但：彼此之間攜手前進！我內心充滿幸福的感覺。感恩！」麗卿常常經驗到「很多感覺不知道用什麼話說」，其實反映了麗卿原有的語言不夠用，無法用來描繪她作為組織者所經驗到的越來越複雜的現象，對於團隊中較年輕的工作者也是考驗，如何在一同工作中一邊理解麗卿也一邊協助她發展她自己的話語。這些困難也同時成為麗卿自己的與我們工作者的學習契機。

(二)朱永華

「我來蘆荻最大的改變是：我竟然學會彈琴…有點提升了，我竟可懂得音樂…從前都只在乎賺錢，賺到錢才是成就…現在是學習能力的提升，我可以彈的更好、畫的更好」朱永華（2013）

朱永華，1949 年生，高職肄業。2000 年即進入蘆荻，但一直未積極參與學校公共性活動，直到 2008 年保校行動。轉至鷺江後，參與資深學員諸盤點方案，開始積極參與校務活動。五年來主要學習吉他課程，以吉他行頭彈唱參與多次社會議題行頭行動。現為「歐吉桑吉他社」組織者。

朱永華自祖父一輩起，家裡就是祖傳的「打棉被」行。在十歲左右，隨著父母遷到北部來。朱永華排行老大，下有三個妹妹與相差 16 歲的弟弟。本來打棉被的生意還是生活挺不錯的，朱的成長與求學過程一邊學著家裡打棉被的功夫，一邊上學機會也沒落下，朱還順利上了格致高職夜校。

但在朱 18 歲那年，父親因為生意資金上票據周轉出了問題，因偽造有價證券入監服刑三年。身為長子的朱不得已只好暫停了學業，子代父職，一肩頂起家裡的生意，照顧媽媽與弟妹們的生活。從 18 歲接掌家裡生意開始，包含因父親入監服刑而申請兵役緩徵兩年，朱到 21 歲才入伍服役，共三年的時間把家裡的生意給重新振作起來，直到父親出獄後，朱才又將家裡生意交還父親，然後入伍當兵。

這三年對朱永華來說是個辛苦的創業過程，雖然手上端著的是家傳功夫，但是父親在財務上的管理不善，幾乎讓此家族事業瀕臨瓦解，朱永華必須重頭打拚起。這三年間，朱遷移到三重分子尾（今三重東區五華街一帶），以每月 300 元的租金向一位黑道大哥租了一片舊「牛稠」，一方面作簡陋隔間安置了家人，一面重新建立了棉被工廠。

23 歲退伍回到家之後，由於父親太重兄弟義氣，只顧兄弟少顧家，朱看不過去父親的行事方式，再次承擔起家裡的生意。當時是 1971 年，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朱永華也順應著時代的變化，除了原本承作民家的棉被訂作之外，開始拓展正在普及化的彈簧床墊被。這種產品的轉型，讓朱永華的生意迅速擴大，原先只是民家的小訂作，如今則是工廠的大量訂貨。朱買了中古機器，開始機械化生產。當時使用朱永華供應的彈簧床墊被的有許多大廠家，像是老 K 牌、三燕牌、德泰等。當時剛擴建完成的圓山大飯店宮殿大樓，都使用過包著朱永華生產的墊被的彈簧床墊。

朱永華回憶當時，因為機器簡陋，所以仍需大量人工。從早操到晚，再加上趕夜工，一天能生產 75 件墊被。但訂單一直湧入，為了提高產量，朱購進中古

機器部件，準備強化製程前段的攪勻棉花流程，但與既有機器無法匹配。從小就有繪畫天份，且高職時學習美工科，朱永華自行繪圖設計機器改良。後來不但生產速度提高了一倍，即每天可生產 150 年彈簧床墊被，還不用趕夜工。而且朱永華對機器的改良，還同時改善了棉絮的空氣汙染問題。

有才華又發奮工作，朱永華在 25 歲的時候（1973 年）就在分子尾街上買了第一棟房子，全家得以安置，可以不再租房。隔了兩年，朱又買了第二棟房子，且奉母親之命，將房子產權登記給當時年方十歲的弟弟。朱在將屆 29 歲的時候結了婚，他很有意識地挑了個能幹活的姑娘當老婆，而不是外表看起來賞心悅目的「花瓶」（朱永華原用語）。兩夫妻共同打拚，除了照顧好朱的弟妹們之外，也為他們自己的家打下厚實的經濟基礎。

朱永華的棉被生意在 35 歲時發生了重要轉折，當時紡織業的重大變革「不織布」大量流行，其觸感與低成本很有市場競爭力，幾乎取代了所有彈簧床墊被的既有材質。朱永華本來希望也能購買新機器轉型，但是一台百來萬的機器設備令主要掌管財務權力的母親卻步，朱永華很氣餒，於是只好轉作機器成本較低的「太空被」。也因為這個轉折，朱永華爾後便逐漸分家將生意獨立出來，而改由自己當家作主。

棉被生意一直持續到他 51 歲的時候（2000），大量的產業外移至中國大陸，朱永華的上下流生意伙伴大部份都外移了，於是朱永華就索性也把工廠收了，那些屢經改過的老機器也就當廢鐵賣了。工廠收了之後，朱永華常跑朋友家喝酒，朱太太看這樣也不是個辦法，於是便拿著蘆荻的文宣，慫恿朱永華來上課，這也才結起了與蘆荻的緣份。

對朱永華而言，51 歲不算是退休的年紀，雖然子女都已成人，而且也有固定的房租收入，但朱永華還想有點收入。於是他重新拾起了年輕時的興趣與專長—繪畫，他選擇了蘆荻的漫畫班。

原來的繪畫底子就不錯，朱永華自認為在蘆荻的漫畫課上技術上沒有太多進步，但是卻受到老師的啟發，開始自學電腦繪畫，而這一點讓朱永華的插畫功夫有了重大進步。意外地，首次得到教會推薦畫聖經故事插畫的接案機會後，他開啟了事業第二春，以每幅插畫 2000 元的代價，為中國主日學會固定畫聖經故事。

這個插畫工作持續了將近十年時間，而前面五年朱永華在蘆荻的學習也是以繪畫為主，從漫畫、繪本到西畫（素描、水彩）都有。朱永華在這個階段的學習看來是結合著他具體的收入，但事實上對朱永華的意義卻遠遠不只是金錢的收入，而更多是「第二春」的發展意義。那是一種脫離了具體家庭生計責任的「事業」，不再是非作不可的營生，而是帶著自己年輕時未有機會伸展的興趣與專長，在家庭責任到稍以解放之際，得到了新的發展機會，而且還真的有收入。沒有中年轉

業的急迫，卻有中年轉業的成就感。「當我事業由盛而衰至完結後，我異想天開的想在社大漫畫班找尋我所要的東西…結果我得到用錢買不到的快樂！」在退休之後，朱永華異想天開卻得到實現。

朱永華曾以一例來說明那種快樂：在他執筆為教會作畫數年之後，有一回在集賢路上意外遭到交通事故，朱永華在未警覺時遭到撞擊，傷勢頗重且受到很大驚嚇。後來被送到醫院等待救診時，骨折與傷口的疼痛讓朱永華痛苦難耐，不料就在此刻急診醫師看到朱永華的病歷時，叫出聲來說「啊！你是朱永華，我讀過你的漫畫」。原來醫生也是基督徒，對於教會出版的由朱永華執筆的聖經故事繪本印象深刻。就在這一刻，朱永華首次與自己的「粉絲」相見，感到「全身都好了，爽到我覺得立刻可以下床」。

除了繪畫之外，朱永華的另一條學習軸線是美語。幾乎在與學習繪畫同一時期，朱就斷斷續續選修美語課程。對朱永華來說，美語是除了繪畫之外，另一項從年少求學時期開始就喜愛而未能繼續學習的學科。重抬起繪畫的興趣後，朱永華還能將之應用於一技之長而有收入，但美語便純粹只是興趣而已。

在朱永華忙碌於棉被生意的青壯年時期，求學時學的美語完全被放下，直到中年時，因為加入教會，教會裡有個外籍傳教士，朱永華才有了練習說美語的機會。也因為美語對朱永華的沒有實用性，更可以突顯出美語作為一種文化學習被朱永華曾經錯過與渴求。從十年前朱永華選修美語課程開始，後來還組織了美語對話讀書會，每週一次在蘆荻校園裡的某個角落，從三重高中校區到鷺江國小後也未間斷。曾有美國學者來蘆荻參訪時，我請朱永華擔任該美籍學者的翻譯，雖然過程中朱永華也很緊張，但他向美籍友人驕傲地介紹蘆荻的神情，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

那是一種慶幸與愉悅，滿足於自己的靈魂不是身陷日復一日勞動中的奴隸，而是有機會嘗到辛苦勞動所不得不承受的庸俗之外的文化甜美滋味。那是朱永華自己的年輕勞動生涯中沒有條件享受的，對於擁有充沛學習欲望與優異學習能力的朱永華而言，無疑是個靈魂的禁錮。從生計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後，朱永華才得嚐學習文化的喜悅。

2012年冬天，我帶著一群資深學員們到北京參訪旅行，我帶著這群大哥大姐們到了蘆溝橋，這不是一般觀光客旅行團會來的地方。我們頂著零下三度的寒風，在蘆溝橋頭讀著簡介碑文，大伙兒拼湊著早已還給老師的歷史課知識，朱永華卻喃喃自語般，一點兒都不誇張地說起了永定河、宛平縣…及片斷的歷史故事。我們這群與朱永華相識多年，卻到此刻才嚇然發現原來他是位老秀才。

事實上朱永華的口語表達有個特別的腔調，不太與他熟識的人聽他說話不太習慣，而且他也很少主動表達，常常就是那麼不易理解其脈絡地講個兩句。我雖然在 2000 年他來到蘆荻時便已認識，但相較於其他同期資深學員，我與朱永華始終談不上親近。直到 2008 年保校行動時，他參與在各種行動中，一邊參與一邊感覺不安，他向其他學員不斷地表達他對我們行政帶領這場行動的批評，且批評強度越來越大，甚至到後來直言批評泡屁亂搞。我從其他學員口中間接得知此事，於是找他懇談，認真想了解他的想法，而這才大大地推進了我對他的認識。

他認為在道理上我們是對的。他同意政府如此將三重高中體育館公共資產給市場化、商業化，是個很糟糕的政策；他也認為政府罔顧蘆荻在此經營成人學校的用心，而深感痛心。但是朱永華認為我們不應該抗爭，他認為我們這樣只是「自毀生路」，因為「根本打不贏」。當時他語重心長地勸我不要再作激烈的動作，我跟他核對之後，其實對他而言，我們的抗議皆屬激烈。在當時密集行動時期，沒能再有更好條件對話，面對他心急而且帶著嚴厲的批評，我只和緩地回問他「明知自己有理，卻默默搬家離開，這豈不是完全沒機會暴露這件不公義的事？」他也回答不了我的問題，他明白我所提出的回問，他知道正義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性。我記得他心急的神情，深深表露出他對學校的情感。

搬到鷺江國小後，朱永華跟辦公室親近了起來。工作人員帶領參與在保校行動中的資深學員，帶著正義無法伸張的受傷心情，逐步地進行經驗回顧的活動。我的愛人同志莊妙慈因在保校行動中支援了影像記錄的工作，因而在經驗回顧的活動中，帶領學員學著以過程中的影像來回顧說故事。朱永華積極參與，是最後生產出的六部短片作品之一。朱永華在大量的影像記錄中，挑選的影像呈現了搬家過程的辛苦以及蘆荻忍痛放棄已經建設九年的空間。一如他堅忍負重的勞動生涯，朱永華以影像說出來的故事，也像是帶著心痛卻不口出惡言的老紳士一樣，深沈地理性追問社大辦學場地不穩定的結構性問題，題之為「我們學校還會再搬家嗎？」

之後，朱永華在蘆荻的學習進入了不同階段。他除了英語社團還會間歇性的參與之外，他選了吉他課。這是他到蘆荻來之後，首次跨足音樂領域。朱永華第一次選吉他課，立刻就讓我注意到他的變化。2009 年春天，開學後不久的夜晚上課時間，朱永華從吉他課堂上進來辦公室找我要綠油精或薄荷棒，說是肚子疼不舒服。我趕緊找到了綠油精給他。但他老兄卻不急著走。小聲地、像是悄悄話一樣，在我桌前嘟囔著「小白肉」的故事。

1970 年，朱永華在台東泰源監獄當兵。當時的泰源監獄直屬國防部，專門關

押大陸情報員與政治犯朱永華在這裡當兵很苦悶。除了勤務壓力很大之外，軍營所在荒郊野外，常常幾個星期看不到一個女生，更是令人苦悶。有天朱永華意外察覺，班上弟兄怎麼常常在夜間休息時間外出到營區山腳下補衣服褲子？本來大家都很節省那麼點軍餉，平常衣褲的小破洞都是自己補，什麼時候大家都捨得花錢找人補了？一問之下，朱永華才知道原來山腳下的裁縫大姐的小姑回來了，大家藉口找她補衣服，其實是找姑娘那天。大家都巴不得衣服多破幾個洞，讓裁縫姑娘慢慢補，好有多點時間聊聊。弟兄們私下給裁縫西施取了個外號「小白肉」。此後，朱永華也加入「補衣服」的隊伍，常常下山找小白肉聊天。

後來部隊要離開台東到外島，連輔導長帶著全連弟兄一起唱著歌，用歌聲來表達將離開小白肉的依依不捨之情。當時在遠處值勤的朱永華就聽到了這首歌「泰源 A 小白肉，阮永遠懷念你」。朱永華形容「望著滿天星斗，歌聲迴蕩在山谷裡，旋律令人感傷，小白肉是阿兵哥的精神寄託」。朱永華一直不知道這是什麼歌，卻是一直記得這旋律。直到剛才在課堂上，吉他老師正好教了這首歌，這時朱永華才知道這首歌是「再會吧！原野」，原歌詞是「對你對你告別，再會吧要分離」。

朱永華第一次低聲講這故事的時候，故事講的七顛八倒，我沒聽清，但卻感覺到了我不曾經驗過的朱永華。要他再講一次。這一次我聽懂了，滿心歡喜地分享了那可愛的年輕歲月哈哈大笑。我要他再講一次，並且大聲講給辦公室裡其他人聽。結果那天朱永華「翹課」在辦公室待了快一個小時，講了四五次。故事越講越仔細，情節越講越立體，情感越來越清晰。連同辦公室裡的年輕女生同仁，沒有人覺得豬哥阿兵哥的低級，反而感受到那個青年朱永華的青澀與苦悶情感。認識朱永華十餘年，這是第一次如此清晰感覺到他的情感。

問他為什麼選修吉他？他說「因為人家送了我們家三把吉他，放著浪費。」對於白手起家的朱永華，這一點當然有其真實性，但當然不只於此。對朱永華來說，在從棉被廠退休之後的學習生涯，是文化學習的延長，但繪畫與英語還不脫朱永華過去曾經熟悉的領域，而吉他（音樂）則是一個全新的東西。就像是在生命的旅途上，朱永華踩進了一個不曾造訪的陌生世界。當然，在第二堂吉他課就意外聽到了帶著四十年記憶的小白肉之歌，更加讓朱永華將學吉他聯繫起一圓年輕時的未竟夢想。從此意義上，學會看譜一事對朱永華就像是學會了第二外國語。曾有一次，日語班的朋友拿了一



張譜找朱永華幫忙伴奏，朱永華看不懂日語，卻就著譜以「DoReMi」哼出了旋律，而且哼著哼著就知道了這是什麼歌。朱永華說「那種開心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2012年2月的北京參訪旅行，一行人為了與天橋社區學苑的學員們交流準備了節目，而朱永華負責的就是為我們全團的唱歌表演作吉他伴奏。本來臨行前準備時，他還一直推辭不願意，後來勉強答應又開始一直緊張。這一次在北京的演出，朱永華是全團的大功臣，對他自己也是重要體驗。對照他表演前的緊張，朱永華體驗了「也沒什麼大不了」。之後邀他在別的場合表演，他如果再緊張想拒絕，我就會跟他說「都已經表演到北京去了，有什麼好緊張？」朱永華也就不拒絕了。

除了學吉他，朱永華也開始跟著我們上街頭。從反教育 OT 抗爭參與經驗的影響，到 2008 年的台東 BOT 參訪之旅，朱永華身上原來某種對於「抗爭」的負面看法開始鬆動。再加上與我們工作者關係上的親近，他漸漸「放心」跟我們上街，如同跟著一群同輩的伙伴，去認識社會運動的街頭。一開始朱永華在運動的街頭有點不自在，後來他也能仔細觀察後回頭跟我們討論。到今年的反核遊行朱永華還帶著吉他上街，沿途帶著大家唱抗議歌曲。



2013年春天，我們鼓勵朱永華組織吉他社，是他朝向成為一個組織者的練習。吉他社有大約十位成員，清一色全是男性，朱永華也帶領的很好，社員們自己玩音樂，不找老師，每週三自己練習。這是他最近的發展現況。

(三)林谷峰

林谷峰老師（綽號小谷）是蘆荻從創校開始就在校任教持續至今的少數老師之一。他教授的課程是與科學普及教育相關的課程－解讀生命科學密碼（後為了招生宣傳上讓民眾易於理解，更名為「健康養生科學樂」）；並在穩定開課三年後，以所累積的一批資深學員為主要對象組織成「生物技術實驗中心」，幾經組織發展的數度轉折，至今仍持續運作中，由小谷擔任中心的指導老師。

蘆荻創校之初剛剛開設科學課程時，是與當時擔任中央研究院生物農業研究所籌備處主任的楊寧蓀教授來為蘆荻規劃課程。當時正是全球性的生物科技發展熱潮，科學新知相關新聞佔據大量媒體版面，但一般民眾要了解尚且不易，別說可以積極思考科學發展與社會的關係，更遑論站在公民的立場上對國家的科學發展政策進行思考。楊寧蓀在課程理念上提出了「學習科學、監督科學」高理想目標，後來也一直成為蘆荻在科學課程上的綱領。但它也是個不易作到的理念。特別是後來楊寧蓀教授因為研究忙碌，有一半的時間是由小谷主持課程，到了第二學期，則完全由小谷接手。當時蘆荻剛開辦，小谷也是第一次教學，我們兩人只好七手八腳一同研究課程的推進與發展，就此至今我與小谷仍一直是推動蘆荻科學學習社群發展的工作伙伴。

小谷出身自一個書香世家，父母二人與兄長都是大學教授，家族中最多的職業就是老師。但小谷卻是第一次當老師，他只能總想像家人教書的樣子來揣度教師該如何行動，再加上小谷在書香世家裡養成的拘謹、規矩，小谷在蘆荻教學的第一階段，花了數年時間在摸索與體驗。小谷從諸多家人的教書形象中揣摩的教師角色，未曾幫上小谷的忙，反而讓小谷在社大的教學初期陷入了教師角色和教學關係的刻板印象中。

社大課堂的特別之處在於其綿密的互動性，這是成人學習的重要特性。互動不只是老師與學生之間，也同時在學生之間。我們今天已經可以清楚地辨識這些發生在課堂中的人際互動，不只是朋友社交性質的人際互動而已，更是成人學習方法中的社會性內涵，是成人學習裡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但在社大開辦之初，這個特點尚未被初入社大的教師所充份體會，包含小谷在內的許多老師都在經驗這個過程；但相較於那些社會經驗豐富的老江湖很快就體會把握了這種社會互動的「楣角」，一樣是初任社大教師，但謹慎、認真成為一個「專業教師」的小谷，卻比別人多花了些時間來讓自己在社大的講台上穩下來。

這一點看似是小谷的弱點，連小谷自己都稱之為「應付不來階段」。但在我看來這卻是小谷後來在社大的諸多講師中之所以能持續發展的利基。社會閱歷豐富的老江湖，或許可以很快地「搞定」課堂，但卻未必真能作到讓課堂成為一個促進學生成長與發展的環境的催化者。老江湖的俐落功夫的根本邏輯在於生存，

在社會互動中的行動理論是應付與安置，因為他們見多識廣，對於應付成人教室裡的各色人等，於是他們很快地就在教室裡這個特定社會場域中生存下來，但卻也因此便失去了被迫發展出「成人教學者的另類關係方式」的動力。小谷正是少掉了這個遊刃有餘與世故油滑，他沒有捷徑可操，只能在關係中一步一步摸索實驗。

在此同時，在教學內容與方法上小谷也需要重新發展。楊寧蓀所指出的科普理想，在現實上到底是種什麼樣的面貌？到底是真人版的探索頻道（discovery）？還是簡化版的大學生物？還是好玩動手作的科學實驗？況且，我們還希望在社大的科普教育能持續有累積性，也就是學員不只是來聽聽當趣味新知而已，而是還能有不一樣的發展想像。這些問題在頭三四年間，我們就不斷地在各種教學嘗試中探討與追問。在小谷的研究工作之餘，他需要花許多時間作功課找資料備課，沒投機取巧的機會，反而讓小谷紮實地實驗了多種不同的教學方向。

具體總結而言，為了讓學員不再覺得科學的生硬艱澀，與生活經驗發生聯繫是重要原則。小谷從每週的民生新聞中，挑選數則熱門新聞，針對其背後的科學原理進行備課講解，即使有許多是小谷原先不熟悉的題目，他也要先行作功課。長期經營的結果，逐漸在蘆荻的學員中建立口碑，慢慢地也形成了一小群學習科學的基本班底。其間數則國內重大與健康相關的議題，如 2003 的 SARS、狂牛症與美國牛肉、禽流感…等，蘆荻也適時地抓住機會，安排小谷進行論壇講座。到了近兩年的各種食品安全議題，小谷已經是蘆荻當仁不讓的科學專題講師。其次，「動手作」則是小谷在實際教學活動中，觀察與經驗而得的教學方法，這也是在課程開設三年後，蘆荻決定著手設立生物技術實驗中心的原因。本來只是為了更具體說明課程內容而作的一些小實驗，但小谷發現對成人學習者而言，聽講與實作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小谷很生動地描繪：「又著手在旁邊看，跟實際動手作，距離感就是不一樣」。近幾年流行 DIY 體驗或是手作產品，在文創產業的包裝下多了一份文藝味道，其實其內在發生的就是關係的親近性。在學習活動上，這正是說明了作實驗對於科學學習而言，使得學習者從「觀看者」移動到了「介入者」的位置。一旦學員有機會操作，距離感的破除也就會連同帶來對於學習科學心理門檻上的跨越。

這個在小谷口中稱之為「應付不來期」的階段，讓小谷紮實地鍛鍊了好些功夫。這些功夫不是應付課堂的功夫，而是真正有效地能帶領學員跨越門檻、進入科學堂廟的功夫。他的大多數學員多只有國高中學歷，連大學生物都沒有上課，但卻連續數學期地在小谷的課堂上學的津津有味。小谷在此階段中，發展出了他的教學方法、以及模塑出屬於他自己的教學樣貌。從這角度來看，這個小谷稱之為「應付不來期」的階段，完全是他的社大教學專業發展階段。

通過專業發展階段的手忙腳亂所鍛練起來的身段與教學功夫，讓小谷逐漸游刃有餘。小谷自己主動鑽研開發的科學主題已經行有餘力，除了在「解讀生命科學密碼」的課程中具有已經穩定且豐富的科學主題，也在生物技術實驗中心的經營上開放讓學員「點菜」，由學員自提希望了解的科學主題，再由小谷回頭研究備課。小谷在前一階段所打下的教學與研發課程的身手基礎，對於學員提的各種疑難雜症竟能來者不拒。

在此小谷自稱為「好好先生」階段的期間，大約從 2004 到 2008 年，這個期間正是蘆荻承擔起三重高中整棟體育館的經營業務，全力衝刺發展各個學習社群結合體育館經營的階段。而此時期的生物技術實驗中心也是紅紅火火。在參與中心的學員對小谷有求必應的情況下，中心成員數近 30 人。而進行的主題除了原先已在發展中的組織培養之外，也在「學員點菜、小谷買單」多開發了許多主題。當時同時分組進行的就有五個主題：組織培養、生質柴油、手工皂、發酵微生物學、小白鼠實驗¹等，一時真是熱鬧旺盛。

當時看似發展正盛的組織情況，經過後來的發展與歷程回顧，才發現其實我們正在面對一個成人學習的新課題，也就是今天我們回顧那段期間時，小谷會稱之為「好好先生期」的原因。小谷以為完全回應了學員的「學習需求」，應該是最能符合學員的期待，同時也理應對於生技中心的組織發展有最好的幫助；但事後的發展證明了如此作法只是以學習資源滿足學員，在關係上發生了討好學員的作用，讓學員與小谷（乃至於學員與生技中心或學校）的關係淪為一種工具性的取用關係，與原來生技中心希望學員通過學習得以有力量，從知識的消費者成為知識的生產者的組織企圖剛好背道而馳。

事實上在如今鋪天蓋地的主流消費社會裡，大多數社會關係中的對待邏輯也是消費性的。大部份民眾初來到社區大學選課之際，也是視之為購買學習的消費關係，即便其中帶著生命發展的動能，但在消費邏輯所主宰的世界裡，工具性的取用關係仍是一般民眾在關係對待上的習性。然而要從知識的消費者朝向成為知識的生產者，學員在跨過學習的心理門檻、開始能親近知識與操作之後，要面對的則是在知識背後更為深刻的方法課題。在生技中心的實踐經驗裡，學員在小谷所組織的生活化科學課程中找到了樂趣，卻未進一步深化學習科學知識生產的方法，具體而言也就是體現在實驗設計中的科學思維。在小谷面對學員開菜單照單全收的階段中，我們雖然仍有意識地推動學員學習科學實驗的設計，但未能有效對峙學員學習的困難。學員的學習困難中，或有教師如何更具開創性地帶領沒受

¹ 這是蘆荻生技中心第一次承攬外部的實驗室業務。在小谷的引薦下，我們接受了某生技公司的研發部門的實驗外包業務，進行動物試驗中的肝藥的小白鼠實驗，賺了一小筆實驗室基金。

過科學基本教育的學員學會科學思考方法的挑戰，但更大比例的是學員面對困難時的閃躲。而教學功夫正臻成熟的小谷恰好迎上了學員閃躲的動力，好好先生來者不拒地回應學員不願面對困難而轉為索取配方的要求，而成就了一時的盛況。

在這個階段中，雖說未能有效對峙（對待）學員在深化學習上的困難，但對小谷而言則是有了另外一面的學習，也就是發展了更細膩地看待學員學習瓶頸的眼光。到底學員遇到的困難是什麼性質？是屬於學員個人學習條件上的侷限？還是講師在發展庶民科學教育上的方法問題？還是學員在面對困難上的意願問題？不同的性質涉及了不同的對待方式。面對不曾上過大學的學員，要他們學會以科學實證的方法，搞懂自變項、依變項、無關變項等與實驗設計直接相關的科學思考方法，對一位科普講師而言，本來就是一個需要發展教學方法的挑戰。除此之外，還有這群成人學習者也有其自身的學習條件，許多學習條件的侷限是來自經年的勞動在其身上留下的痕跡。像當時有一位剛退休的鐵工老師傅，因長年勞動而已經扭曲變形的手，在操作微量吸取器²（micropipet）時總是無法控制好劑量。當小谷提醒過他數次之後，他也感到挫折，於是便防衛性地辯解「差不多有什麼關係」。勞動在身上留下痕跡是成人學習者的特性，如果成人教師對於學生身心上帶著的勞動痕跡未能分辨，那便要怪罪是學員學習意願上的問題了。

從小谷自身作為一位成人教育講師的教學身段鍛練，到逐步發展出看懂學員學習進程中所遭遇種種困難的眼光，在社大如此特定的成人教學場域中，是許多願意誠實面對教學現場的社大講師都曾走過的專業發展過程。我在蘆荻聽到過許多不同課程的講師談到他們的具體事例。教小學生或在補習班教過許久的資深電腦老師，到了社大需要重新設計與社大學員相適應的課程，他們了解到成人學習光要學會雙擊（double click）滑鼠就可能需要一節課的時間；吉他班或二胡班的老師知道許多勞工朋友手指難以柔軟，在教和絃指法時，需要考慮手指的角度來重新安排難易進度。通過這一層，成人教師才有機會不只是教既有身上的專業知識，而是成為一個具有組織能力的成人學習社群組織者。至此，小谷才算是進入到針對性地直面生技中心的組織發展的課題。

從 2009 年之後，因為學校遷校之故，生技中心成員多有流失。其中固然有因為學校搬遷的地緣因素，但深層的原因仍是原有成員的學習未及深化之故，但卻也是生技中心重新組織發展的契機。在遷校後，全校大力推動各學習社群進入社區活動以求快速紮根的政策下，生技中心在運作上也開始有計劃地帶著學員進社區活動。從 2009 年至今，新加入蘆荻團隊的成員劉育育，一到蘆荻工作就參

² 為了調配促進植物生長的培養基，在實驗配方中各成份含量比例時，需要極為精準的控制成份劑量，其要求的精確度最高可達一公升的千萬分之一。

與了生技中心新階段組織發展的工作，與小谷一同協作，更專注地集中力量用以發展學員深化學習。其教育方法就只一條，即推動學員練習上講師的教學位置。學員面對要自己擔任講師，便要反反覆覆地把學過的課題復習搞通，要把掌握實驗的每個環節。而我們所推動的社區講座，也就是生技中心學員們練習上位的講台。經過這幾年的緩步前進，生技中心重新建立起一支小小隊伍，以「科學小飛俠」為名的科普社區講座在三重蘆洲地區的社區間已經小有名氣。不少成員也在教學活動中有很好的學習與進步。當了 25 年車床工人的美蕙，一開始被逼要上台總推三阻四，像是要上斷頭台一樣；如今已是自信自在的一位講師。她的故事還被影像班的同學拍下來成為記錄片。

在對小谷的訪談中，我們試圖總結蘆荻生物技術實驗中心的實踐，雖然轉眼過了十五年，其間也走了不少冤枉路，但我們仍不放棄想要實踐出當初希冀以科學教育發生培力作用的另類科普教育。這一點堅持也是我們一路實驗各種不同教學與組織的方法時所秉持的參照點。我們在下面數個層次上總結了生技中心的教育實踐。

- 一、 **在庶民科學普及課程內容與教育方法上的累積與發展。**在小谷初為成人教師的階段，因條件的限制沒能以靈活的課堂帶領迅速穩定課堂，但此限制卻反而成為小谷安下身形進入學員學習現場的契機。小谷在凝視學員學習上的種種現象中，逐步發展科學知識如何與學員的生活世界發生關係的敏感度，從而發展出課程、教材與方法。
- 二、 **直面科學思維方法核心的教育哲學(科學的骨子)。**不同於主流科普教育只著眼於科學知識的掃盲，提供簡化版科學知識作為民眾增添科學新知的教學目的，蘆荻的科學課程以推進學員在與科學知識的關係中發生性質的變化為教學目標，課程發展著眼於學員的持續學習以進入體會科學思維方法，並與之發生辯證的對話關係。
- 三、 **成人學習者與科學知識間的關係轉化。**與層次二的教育目的相對應的，則是教育者如何面對學員在進行深化的科學方法學習時所遭遇的困難，以及這些困難反映出的屬於成人學習者本來就攜帶著的，由於豐富生命經驗而同時存在的積習與侷限。
- 四、 **科學教師的自我改造—打破科學我執。**不同於科學教師自身在學習科學的養成過程，成人學習者沒有條件也不需要重走一次專業科學社群中的養成過往。在科學社群裡的學術養成過程中所安排的學習階序，反映的是為了知識累積所需而發展出來的系統化知識組織系統；如今在社大的科普課程中，我們要作到知識為生活服務的關係逆轉，直接反映在課程的設計上的，便是知識的重新組織。這一點對於出身自主流科學典範訓練出來的科學教師而言，挑戰了講師自

身專業養成的既定思維與習性，其挑戰有如需脫胎換骨的自我改造一般辛苦。小谷在這十餘年的發展過程中屢次經驗到。

- 五、 社大工作者與教師的協同：教學與社群發展的辯證發展。蘆荻社大工作者不只是一般制式學校中行政人員的消極行政角色，而是積極的教育介入者，其主要功能是在推進學習社群的發展上，這是蘆荻社大的主要辦學方法，而蘆荻的科普社群則是社大工作者與教師的協同典型之一。教師的教學為社群發展提供了基礎，而工作者的介入推進了社群/組織（生技中心）發展，從而又回頭促進了教學與課程。

經過在蘆荻十餘年的教學實踐，小谷從三十而立開始進入成人學習場域至今，歷經了成人學習的教育專業發展；但就如許許多多蘆荻的學員一樣，一旦投入在這個成人學習的場域中，個人的生命上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那是來自專業實踐過程中所帶來的生命反思。回看過往，小谷覺得自己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曾經有過一種自己不曾覺察的傲慢，也就是對於各種事務與關係總有對錯判斷，自以為懂得人；即使一時判斷不明，那也是因為自己能力尚且不足，而不是沒有對錯。小谷反思這是一種「俯視人間」的傲慢視角，而這種觀看世界的角度與他所受科學教育的世界觀習習相關。但在蘆荻的教學實踐中，一方面在科學課程內容的教學上，因與民眾的生活世界發生對話，在生活中不總是黑白分明的現實，總突顯出小谷在教習科學時，那些在實驗室中被簡化、被控制的條件，在生活中是那麼不真實；另一方面則是在有如朋友交流一般的成人學習課堂上，小谷作為教師與成人學員間的生命交流，打開了小谷的眼界。小谷在學員身上看到與學習到人的複雜性。對於人的事務與情感看的更深，也較能理解人都是有七情六慾，世間事的對錯不只是「對與錯」一個面向，而是不同面向都有其合理之處。而在此打開眼界的同時，小谷自身也得到「舒展」，就像是本被單一面向對錯觀所堆疊擠壓的身心得到鬆動一樣，心裡偶有解放的感受，也在對待他人時感覺到自己的改變。

第七章典範轉移－從成人教育到成人學習

面對蘊藏學習動能強大的學員，我們在學校裡的各種場合中互動，從他們來報名台選課付費、在課堂教室中、在學校公開活動中、乃至於到專門邀約訪談，我們在互動中迎接了學員們多大的學習動能，並仔細區辨學習動能的性質。我們慢慢形成一種看法，即相較於這種我們對於成人教育的某種實用性的印象，我們在社大看見的是「是不一樣的學習」。其中立即可辨的差異，在於學員的強大學習動能中已然包含的學習「主動性」。看見這個主動性，重新界定與聚焦我們教育工作者的視野目光—從「教育」移動到「學習」，也因而讓我們重新命名我們所工作的場域為「成人學習」。

學習主動性來自於學習者尋求發展的動能，本章站在學習主動性的核心立場來環繞討論成人發展的主題。

一旦將發展放回學習者自身，一種新的「發展觀」，即對於「何謂發展」的觀點便逐步展開，成人學習與成人發展觀在典範上發生了移動的可能。

第一節 有用 VS 無用之學

「要有用」的成人教育

回顧台灣成人教育的歷史，成人教育一向是為實用工具取向的教育目標，也就是學習要有用處，學習是為了某種需要性的目的。這個工具性取向取決於當時社會的需要，包含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原因。簡單說，成人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讓成人通過學習成為足以直接服務於當時社會發展需要的人。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在目前的研究文獻中，並未發現有研究直接作出以上如此的定性式結論，我也並非意指過去的成人教育的發展過程皆是出於如此明白揭示的政策意圖。更多的是，由於我所身處的社大現場所經驗到越來越明顯的「去工具化的學習」，而讓我形成如此以「工具性」來檢視成人教育歷史的視框。

在成人教育研究領域中，對於台灣成人教育發展階段的劃分¹，主要是以黃富順在 1992 年撰文中所劃分的以下四個發展階段。

1949~1968：光復後失學民眾補習教育的實施時期

1969~1976：補習學校的發展時期

¹ 參考自黃富順，《台灣地區成人教育的現況與發展趨勢》，1992。年代區分與該階段的描述命名皆引用自前文。

1967~1986：空中教育的成長時期

1987~1992：發展及改進成人教育五年計劃的轉型期

這幾個階段在時點上的區分方式，其實就是反映了台灣社會發展的階段性需要。在黃文的階段劃分中，1949~1968 年的第一階段，成人教育主要以失學民眾補習教育為主，雖稱之為補習教育，但究其內容也就是針對成人進行識字教育。是在光復初期國民黨政權甫從日本殖民者手中接過政權，語言文字的統一不僅是統治上的技術性需要，也同時是建立意識型態統治的重要工具。以其為名的「掃除文盲教育」的人權理由，或許在現在的成人識字教育中有一點真實性，但在當時，更主要是為了統治上的理由。

到了 1968 年，當政府開始推動 9 年義務教育，也意謂著國民教育已經到了以 9 年為社會主流。因為家計提早投入生產勞動的而錯過初中教育階段的成年人，此刻也得到補救學習的機會，所以補習學校在此階段大量發展。我的母親在 1958 年自國小畢業後也是因為經濟因素未能繼續升學上初中，而後在 1976 年在我上小學的同時，她同時也上國中的夜間部補校。

隨後到黃文稱之為第三階段的空中教育成長期，在性質上看來，其實也是補習教育的延伸，以作為學歷加升的教育目的。只不過此階段的補習教育，更多是在九年義務教育之後的階段，也就是高中職、專科與大學。而這部份的需求遠不及識字教育與國中小的補習教育來的普及，因此發展遠距教學在實施成本中才是合理的選擇，這也就是這個時期空中補習教育發展的條件。

除了以上這幾個階段的劃分方式所反映出來的階段性社會需求之外，還有一項是黃文並未提及，但在台灣成人教育歷史上也是不可忽視的，也就是成人職訓教育。職訓教育更明白是為了經濟需要，不論是在社會集體的經濟發展，或是個體的生存所需。

若不侷限於成人教育專業研究的嚴格定義，回顧台灣過往的成人教育歷史，從識字教育、補習教育，再到職訓教育，成人生活世界中一旦脫離了全職學生的學習階段，再想到進修學習，大約不外乎以上數種型態。而綜觀其中，共通特性也就是本節要指出的工具性的特性。成人教育是有目的性的，是為了某種目的與外在的需要而學習。學習是為了有用，特別是對社會有用。台灣在二十一世紀之前的成人教育，尚未有「市場」介入成人教育，成人在社會上可得的教育資源主要還是來自政府的主動規劃，我們可以這麼說，成人教育是政府以其判斷社會發展的工具性需要所提供的教育機制。即使是我阿嬤剛好遇上的農會家政班，其學習內容與學習型態在外觀上看似沒那麼工具性，但放在當時的社會發展脈絡中，正是農村青壯勞動力大量流入城鎮的工業化發展階段，以農會家政班用以組織留守農村的中高齡婦女，完全是合理的維持農村社會穩定的統治手段。

沒什麼用的社區大學

之所以會對照出過往的成人教育「要有用」這個特性，正是來自在 1990 年代末期開始發展的社區大學經驗對照。社區大學在世紀之交迅速發展，正是趕上了成人教育「市場」變化的時代。其實在 1990 年代初，社會上已經開始出現零星不如以往那麼工具性的成人教育，例如部份縣市政府所主辦的市民學苑，以及四大社教館所舉辦的社教課程，相較以往更加生活化；而民間也有少數機構提供了具休閒性的成人教育課程，例如救國團及 YMCA 等。但真正到了 2000 年前後，社區大學的快速普及，便因緣際會地站上了新時代的成人教育的代表性地位。

民眾來社區大學的學習，實在是看不到有什麼「用」。雖然經過長期的政策薰陶，學員在意識上與認知上仍是想要「來學點實用的東西」，這是另外一個問題，稍後再論。但就社區大學一開始開辦的初衷以及在各地開辦時所獲得的開辦條件而言，社區大學真的是沒什麼用處。

首先它不發文憑。雖然社區大學的主要倡導人之一黃武雄，曾經大力論述社區大學應該廣發文憑，以打破「文憑主義」。但現實上終究沒有文憑。再來她不提供職業訓練的課程，非但沒有證照課程，甚至連對於現實職場具有技能提升的訓練課程都沒有，成立之初連語文課、電腦課程也沒有。

在社區大學開始發展的頭兩年（1998~2000），當時已經開辦的第一批社大中（包括我參與工作的蘆荻社大），大多是帶著社會變革理想的有志之士投入辦學。當時為了呼應社區大學推動公民社會的理想，在尚未具體了解社區大學是個什麼樣的場域之前，只能綱領式地（如今看來的確有點教條）把握原則，例如電腦、語言課程就是被我們當時認定為是補習班類的課程，社大不宜開設。

如此回觀，儘管當時社大倡議者與第一波的辦學者雖未明白採用「去工具性」的視框，甚至企圖「使用」社大進行社會變革，似乎仍是對成人教育進行工具性的思考，但確實是有意識地想要對抗前一個歷史階段中成人教育的實用思維。以致於從課程來看，在民眾的眼光中，我們開設的大多是「沒什麼用處」的課程。

從蘆荻社大在開辦初期的課程表來看，即是充份反映了辦學者的理念與思維。如今看來仍是豐富多元，相較於過去成人可以獲得的學習資源相較，這樣的課程的確是雖無實用，但「好玩」。蘆荻只是一例，當時第一波開辦的社大多屬這樣的開課走向。全國第一所社區大學是台北市文山社大在 1998 年成立，而後一年內，計有新竹青草湖、台北縣五所、基隆、宜蘭、苗栗等十餘所社大成立。這些第一波的社大大多由民間非政府組織承辦，理想性的宣稱也相對較高。

而隨後五年間（2000~2005）社區大學迅速在全台普及開設，社區大學校數擴大到超過七十所。當然社區大學公辦民營的設定模式也成為地方政府為民服務

的政績，而使得各地方政府積極開設。這當中，便使得辦學單位的背景多樣化起來。為了迅速成立社區大學，在許多地區是由既有的私立大專院校或高職承辦²。這些社大相對沒有「理念」的包袱，再加上民眾的「需求」，課程走向當然也就自然要符合市場方向。

在此有一個議題也值得分辨與討論，也就是所謂的「理念型社大」與「市場型社大」之間的區別³。這兩種社大的區分視框如今看來明顯是過於粗糙，已不足以描述與說明十多年來各社大已經發展出的多元面貌，但在當時社大剛開始發展的階段，卻是有其具體語境上的脈絡。其中所謂理念型社大的理念，也就是以黃武雄的論述為理想社大的原型。黃武雄的「知識解放、推動公民社會」的社大論述，在其教育理想性上具有高度正當性，且相當程度符合自 1987 年解嚴以來社會氣氛的變化與社會期待，因而快速取得了社大的主流論述地位。然而隨後快速普及的諸多社大，卻未必是如此理念的落實，更大程度是恰好迎接上了正在成熟中的成人學習市場與潮流。換言之，如今一般提及社大理念時，似乎具有高度共識的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嚴格來說與現實並不相符；理想型社大在全國範圍內的社大中也不佔數量上的優勢。社大的普及來自社會風潮轉向面造成的成人學習「市場」成熟所致，而社大理想理念的推動剛好站上了領導論述發展的浪頭尖上。

雖然社大辦學單位對於理念的設定與辦學取向與具體作法有所不同，但站在我想要指出的「成人教育在這一波成人學習風潮中的轉向」，不論是那一種社大，卻都是一致地呈現出與過往成人教育學習型態的不同，也就是「去工具性」的學習方向。

在此對於工具性視框的使用上，需要再作進一步的說明⁴。當理念型社大有意識地「使用」社區大學企圖作為推動社會變革的理想，在語意上似乎也複製了工具性的思維，但若進一步分辨便可發現所謂的「使用」實有其性質上的差別，區辨的關鍵在於學習者的主體在學習過程中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Paul Freire 在受壓迫者教育學⁵一書中，在立論教育的政治性時，明白地分辨了教育為誰服務的問題。Paul Freire 認為教育在統治集團的掌控中可以是壓迫與統治的工具，但在追求人性的教育工作者手中，也可以促進學習者的解放。雖然都

² 社大成立資料整理自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網站 http://www.napcu.org.tw/2012/college_list.html

³ 參考時任新竹青草湖社大主任的孫春在撰於中國時報第 15 版（2000/2/23）之專論《開創社區大學的人間四月天》。該文中首次使用「理念型社大」與「市場型社大」之界定區分。

⁴ 本文章字改寫自發表於 2013.4.26 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辦之社會思想研討會，會中擔任本文評論人的輔大心理系高玉靜老師在評論中提出「教育不可能迴避回應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如是質疑。

⁵ Paulo Freire, P. (1970a /1993).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Continuum. Paulo Freire, 2002, 方永泉譯，台北：巨流

使用了工具性的字眼，但在Paul Freire眼中，作為工具，為什麼目的而服務顯然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這也是我使用「工具性」視框的前提。在此姑且不論在二戰後到 90 年代此間的歷史階段中（由國家主導）的成人教育政策是否正確地服務了台灣社會的發展需要，因為這個問題又會牽涉到「基於什麼樣的發展路線而推論的社會發展需要」以及「是誰界定的社會發展需要」。我們若著眼於在個別學習者的學習作用，我們會清楚發現前一歷史階段的成人教育，其基於生存（功利）的學習選擇不會涉及「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或「什麼是我人生的美感」如此的問題，即與其主體化歷程無關。

學習者的工具性考量其實有其物質基礎。在貧窮的年代，由於物質條件的不足，大多數普羅大眾以有限的資源只能錙銖必較，一分一毫都必須花在刀口上，縱然在生計之外有些許節餘用以學習，也應該「投資」在有助於改善物質生活的學習。當然少數物質條件不虞匱乏之人，即使在那個仍屬貧窮的年代，也有條件進行非生產性的學習。這是少數人的福氣，但對大多數人而言，非生產性的學習純屬奢望，其學習情調與狀態也必然是工具性的。在我看來，此即呈現了成人學習的階級性。

第二節 反映時代條件的成人教育到成人學習

被剝奪發展機會的那一代人

在過去的年代，至少在 1990 年代之前，大多數成人若要在工作之餘進行學習，主要是在夜間到國高中的附設補習學校上課，主要目的是為了學歷，是為了過去曾經匱乏的「補習」。或者是為了學習一技之長的職訓，也是為了經濟與生存的因素。從識字教育，到補習基本學歷，到技職訓練，到各等級的空中教育，都是為了特定工具性目的的學習，真實地反映了不同時代的社會條件。

在那個全民拚經濟的年代，像我母親那樣來自農村鄉下的孩子，除非是異常傑出、令人無法輕易忽視的孩子，大多受到環境的影響，在義務教育結束之後便無法再升學。在 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前，大多數窮人家孩子只能唸到小學畢業。一方面，再來上初中就要參與聯考，教育資源有限就淘汰了一大批孩子；二來則是經濟條件的限制，孩子從小就參與勞動，小學畢業也已經是成熟的勞動力了。特別是女性，即使是有唸書天份，在有限資源條件下，通常將難得的升學機會讓給了家中的男生兄弟。他們在年輕的時候就投入了勞動，或是在家幫忙農務、或是外出到城鎮周邊當學徒學習技術。

對許多那一代人而言，中斷了學校學習不是因為「多元發展」這種現代為了扭正以智育為主的應試教育的理由，他們中斷了學習是因為被迫，被學習資源匱

乏所迫，被經濟條件所迫；在那個年代，他們對於自己生命發展、朝向精神富足的人生願望，只能寄望於繼續升學，要理解，對那一代人而言，他們對於學習與生涯發展的想像還不如我們這一代來的豐富，連對於發展的想像都是貧瘠的。被迫停止學校的學習，對許多人而言，就像是一種生命發展的扼殺那般的遺憾。

我的母親在 1979 年再度回到學校唸國中夜補校，當時我上小學四年級，她最小的孩子—我弟弟可以上幼稚園。

對她而言，那是一個被延擱了十餘年的發展機會，她重新拾起在當時她的生活中可以負擔的發展機會。媽媽回憶她的失學過程滿是惋惜與遺憾。

我在小學的時候，我在我們班上都是前三名，雖然初中不好考，但是老師都很看好我…考完試回到學校，老師問我考的如何？我一科一科從頭背到尾講給老師聽，幾乎完全沒有錯誤一樣，老師都覺得我一定考上了…結果放榜的時候，我沒有考上，反而我們班那個第 47 名的同學考上了，我很意外，老師也很意外…老師去跟考試機關打聽，本來想要申請重新閱卷，但是一科要 300 元…你外公就勸我說，那麼貴算了啦，沒考上說算了啦…因為那個年代都是人工閱卷，老師說可能是我字太醜，人家看都不看就刷掉了…

我聽著媽媽的回憶，好像也經驗了她當時經驗過的惋惜與鬱卒。這樣的故事在上一代人的生命裡是個熟悉的故事。那是個因為環境不好的「欠栽培」的故事。

夜間部補校裡的簡化制式教育或許未在知識本身或在學習活動過程中直接帶給母親學習的好處，但在母親的世界裡，她真真實實地視之為一個接續發展的機會。她帶著很深沈的遺憾對我說過「只有一個國中學歷當然沒有用，如果有機會，我不只想唸國中補校，高中、大學我也會一直唸下去，如果真的有機會，我連博士都想唸」。

後來母親國中夜補校畢業的那一年，碰巧遇上了父親因為被公司解僱而開始自營作業的生涯轉換時期，父親從電子零件的家庭代工到後來開起早餐店，他都無法獨立完成，母親需要參與生產協作，再次為了拚經濟而放棄學習。前一次是為了自己的原生家庭，這一次則是為了自己的下一代，兩次都是為了家庭。這也是個二次大戰後二十年間出生的這一代人另一個熟悉的故事。

正是這樣的一代人，他們勞作辛苦了大半輩子，他們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但付出的是他們的青春血汗、身體健康的代價，並同時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發展的夢想，他們辛勤勞動養活他們自己與上下兩代的三代人。但他們也迎上了那個經濟發展快速累積的浪頭，儘管辛勞，卻也多少有所累積，就像麗卿姐與朱大哥一樣，除了買房置產也讓孩子受到很好的教育，這正是他們年輕時的自我犧牲所換來的成績。這些累積的成果讓他們相信，犧牲有了代價，也相當程度成為他們這一代人的世界觀與信念。

到了世紀之交，在他們這一代人已經走到了責任已了的生命階段，那一再延擱的生命發展到了中年後段，甚至已近老年的階段，已不再似年輕時對未來夢想那樣的憧憬，生命發展的動能已悄悄地轉換表現為「活在當下、疼惜自己」，生命的追求不再總指向他方，而是回返自身。那是自己一再被「更重要的事」所擔擱下來的願望，如今到了這個歲數，生命發展以不同的面貌，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得到了不同的機會。也就是重拾學習而且快樂學習也是自己應得的報償。就是這樣的時代集體性的生命情調，為去工具性的成人學習提供了「市場」基礎，而社區大學的發展正好站上這代表性的地位。

如今我們可以看到，社區大學的學習方式，與過去兩相比較，大多不是為了特定工具性目的，即使是在學習者的主觀意識中仍有其目的性，但若就其實際的學習行動去考察，你會發現那個所謂的「目的」並非那麼重要，或者「目的」的性質也不像過去的學習目的那般地與生存利害相聯繫。例如，學英文的大姐說明她學英文的目的是為了出國旅遊，「至少會買東西、會殺價」。「出國旅遊」的學習目的，與「在職場上的競爭與生存」相比，不僅其輕重實在差很大，二者的性質也有差異。作為工具的學習，學習但是朝向目的的過道，目的才是惟一重要的事，工具不重要。因此補完習之後，拿到學歷才是意義，學習到的什麼不重要，沒學到什麼是正常，有學到算是賺到。但「為了出國旅遊的學習」的這種學習，看似工具性，其實出國旅遊是去玩，為了出國旅遊而學習是為了更好玩。這種目的的學習，學習過程本身就是目的，並未被純粹工具化。成人學習者之所以還要給自己一個實用性的說法，只是成人學習者工具性看待學習思維的殘存，尚未完全解放脫盡的歷史殘留物，一旦通過這種過程，成人學習者也就可以放鬆，「玩就是了，何需一個實用性的說法！」。

前節提及的「去工具性」的學習，除了指涉國家全力推動經濟發展的階段，使用成人教育作為社會穩定與促進生產的統治工具外，也同時指陳在學習者身上的這種學習性質：學習不是為了生存，而是為了放輕鬆、有意思、要好玩、要與日常生活有關係。這樣的學習不是為了「只為了拿來作什麼用」，至少學習本身也要是有意義的活動。過去的補習教育中，上了年紀的成人在夜間努力 K 著已經簡化的高中教科書，他必須忍耐學習過程中的辛苦與無趣，因為在社會上除了補校之外再無其他可供生命發展進修的選擇。我在蘆荻遇見不少曾經讀過補校的學員，他們都體會過這種學習歷程，並且認為學習本來就是如此。其中有一位男性學員，是一位電話工人，蘆荻創校初期他就來選課了，他當時 53 歲，正在空大讀大一，他前一年才剛從一所國立高職的夜補校經過四年的修讀畢業。他說本來選社大的課只是來玩玩，因為他認為他真正的「學習」還是在空大。但是他來到社大試聽之後，就把空大辦了休學。

這群第一波社大學員的主要年齡層主要在 40~60 歲⁶，也就是大約在 1940 到 1960 年出生的這一代人。他們回憶不久前的補校學習生活，雖然當時感到無趣，但終究有機會重回學校，那是年少時難能可貴的夢想，即使在學習上辛苦，莫不把握機會，多半是努力堅持，也並不會覺得難以忍受。或者沒唸過補校的人，回憶童年時的學習經驗更如如此。這一整代人對於學習的經驗都是辛苦而嚴肅的。

後來有了社大，他們來了之後，才體會到原來有一種學習是「像在玩」一樣。換言之，在當時民眾對於更活潑的學習需求已然存在，只是這種場域還沒發生，既有的主流學習型態明顯落後於現實需要，直到社大提供了一種新的學習環境，這才迎接了民眾的學習動能，算是為新學習型態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

消費社會催化了成人學習

放在歷史的脈絡中來詮釋學習取向的變化，很能顯現成人學習作為時代反映的特性。在此之前的成人教育一向是被工具化對待的，成人教育是為了有用，特別是對社會有用。事實上不只是成人教育，在生產工業化的歷史發展階段，在一切朝向提高生產力的目標集中時，人的社會生活基本上都是被工具性對待的。當客廳可以是工廠⁷，家人可以是生產線⁸，學習當然是為了生產。

可以說是在工業化的時代中，人與社會的關係是由生產活動所結構，從而回頭形塑了人的世界觀，也就是工具性的世界觀。換言之，成人教育的工具性一方面有外在客觀物質條件的需要，另一方面同時成人學習者受到時代的型塑與制約因而也是工具性地看待學習。

我們具體來看社區大學開始發展的 1990 年代末期。當時在社會大環境上，大陸走上了台灣過去作為世界代工廠的角色，台灣外銷訂單接單不易，工廠外移到大陸，台灣的經濟起飛時代已經過去。放回個人生命史來看，過去拚命的那一代，能退休也就提早退休了的人，還不到退休年齡的也已是經濟還算穩定的資深勞動者，在家裡作代工的家庭主婦，或者與老公一起打拚作生意的小老闆娘，如今也已拉拔大小孩，這些人也就成為社區大學的第一波學員。在心理上，這群人一方面已經拼過了十幾二十年，在經濟起飛的年代多少也有點積累而生活不虞匱

⁶ 特別註明此刻描述的是大約在 2000 年前後來到社大學習的第一批學員，當時社大不但在地方上，在全國的範圍內也是在初步發展的階段，學員的主要組成為中年人。後來隨著社大在社會上的普及而被民眾認識，學員組成開始擴大並朝向年輕化。

⁷ 1972 年在出口導向經濟的起步階段，為了迅速提高生產力，台灣省政府推動「客廳即工廠」政策，鼓勵家庭代工，促進外銷。

⁸ 在台灣拚經濟全民代工的年代，家庭關係中有一條明顯與血緣親人關係同時存在互動的另一條關係軸線，也就是家庭成員間的勞動關係。其勞動工序中的上下游關係、勞動管理的權力關係皆在日常生活的家庭關係中作用，夏林清稱之為「拼裝車」的家庭勞動。見夏林清（2011）：《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台北：導航出版社。

乏；另一方面則看到這個時代性的變化，明知再拼也不會有過去榮景，倒不如到社區大學有點學習。

不努力賺錢反而還要花錢付學費到社大學習，可以算的上是反映時代特性的集體「覺悟」的一部份。我稱之為覺悟，是因為這種心情的轉變，對一個成年人來說，就像是世界觀的移動一樣地有著根本的變化，最核心也最具體的指標就是「消費」。我的父母也是社區大學第一波學員的那一代人，在我在上高中之前的童年生活中，外食（小時候稱之為上館子、吃餐廳）的次數屈指可數、只搭過一次計程車、只有新年才有機會穿新衣…。在他們年輕打拚時，正是台灣所謂經濟起飛的年代，政府鼓勵儲蓄，我這一代人（五年級生）小時候都經過了「養豬公」的儲蓄教育，小朋友由老師帶著集體開戶，社會全體崇尚節儉儲蓄的價值觀。過著那麼節儉的日子也不會覺得苦，因為有好盼頭在後面等著。

事實上，儲蓄也是為了資本的集中與擴大再生產，當年所謂的經濟起飛，其實就是台灣的廉價勞動力作為世界代工的籌碼，賺點的外匯其實只是微薄的工錢，但已足以讓資本擴大再生產。台灣的勞工拚進了青春血汗賺得的工錢，要嘛存進銀行，一年期定存也曾有過 9% 的利息；要嘛就再拚一點，自己攢錢加貸款買機器當小頭家。那個年代的確是「黑手有機會變頭家」、「現在好好拚，才有好將來」的年代。而當時拚過的人，也多少都有點小累積。正是這樣的時代背景形塑了捨不得消費的習慣。

這種消費習慣首先是基於物質條件，也就是經濟能力狀況的不得不然，然後才作為生活經驗被內化為慣習的一部份，再佐以政治宣傳成為「節儉是個美德」。「節儉」一開始是基於條件的消費方式，然後成為意識型態，最後擴大到成為一種哲學觀。這種哲學相信「犧牲現在，以成就將來」，現在的忍耐是為了未來的幸福。這種哲學不鼓勵享受現在，一方面因為「當時的現在」的確辛苦難以享受，但更重要的更是因為在那資本積累的年代，除非犧牲現在，否則不可能成功。

而現在台灣的經濟早已不飛，世界代工的角色已經由中國大陸取代。已經很長一段時間，利率低到不能再低。錢存在銀行，不但沒有利息，折上通貨膨脹，存款不但沒有增加，其消費力甚至下降。儲蓄根本不會帶來「好將來」，這是個不爭的事實。再加上新時代的媒體、通訊、網路所形成的消費文化，正是現代的主流，得了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也認為消費才能挽救經濟，政府也帶頭發消費券鼓勵消費…。總之時代變了，這已經是個消費的時代。新一代的年輕人，完全沒經歷過那個「犧牲現在準備將來」的年代，自然沒有什麼心理包袱。反正就是享受趁現在，該花就花，絕不手軟。經歷了經濟起飛的那一代人心情略為複雜一點。但總的來說，心情上總是比較捨得花了。

回到成人教育的學習景況，前一個歷史階段所反映的「犧牲現在、成就將來」

的哲學，時代推移至今日，為台灣經濟作出貢獻的那一代人，他們已經犧牲了他們過去的「現在」，而此刻也就是他們所要求的好「將來」。當社區大學反映了這個社會的物質條件而開始出現在社會上時，便正好迎接上了他們想要「好將來」所轉化出來的強大學習動力。同時，前階段在這一代成年人身上所形成「犧牲現在、成就將來」的哲學，也因為消費文化的衝擊而開始鬆解。再者人生到了中年，辛苦的年輕歲月已經拚過，孩子也已經大了，生活負擔也沒那麼沉重…。這些種種的條件，讓人「捨得花」、「看開一點」、「對自己好一點」，而在我看來，這正是發展的契機。

契機從何而來

「契機」二字得多說說！

此刻說契機，不是指一個在客觀上已經存在的好機會。事實上是一種選擇，特別是一種面對當前局勢態度的選擇。是一種對於悲觀主義的抵制。作為一個志於社會變革的工作者，既然我無法依我自由意願選擇工作條件，我所在的社會處境就是我工作的起點，我只能接納它、擁抱它，並且心甘情願地在其中睜大眼睛尋找我工作的機會，也就是所謂的契機。所以，契機是「搞/找」出來的：一面要找，一面要搞，是發現與創造的統一。

這些年來當我與人論及我在社區大學的工作時，最常聽到社會上對於社區大學的一般印象，就是社大是給「有錢有閒的中老年人來唱唱跳跳」的地方。就事實面來看，以目前大部份社大的收費標準一學分一千元來說，一門三學分的課平均每次上課 166 元，除非是僅僅依靠老人年金 3000~4000 元維生，否則這樣的費用實在也不算貴。至於是否要有閒，那些仍在加班、輪班的勞動者，的確不容易有心情的餘裕來上課學習。事實的資訊可以澄清，但重點在於那些與我對話的人，當他們回應我對社大的看法時，其實帶著他們對社大的期待或失落在其中。一種是仍帶著理想性的期許，期待社大可以發揮更進步性的作用，另一種則是失望於社大「不過是個有錢有閒的中老年人來唱唱跳跳」，對於我仍在社大努力工作抱著懷疑與不解。

社大是否是「有錢有閒的中老年人來唱唱跳跳」的地方呢？對我而言，我覺得來社大上課的民眾的確仍需要些許條件，但還算平民化。在我們的工作中，我們隨時有意識地在各種行政措施上降低學習門檻，不只是經濟上的，同時也包括社會性的心理門檻。這一點也是我們努力在行政工作中回應減低成人學習的階級性。

至於「唱唱跳跳」！我現在會說：「這正是契機之所在！」

曾經我也像那些對我感到疑問的社運朋友一樣，對於社大作為實踐場到底可

以作什麼感到無比懷疑！在蘆荻創校的前五年，我不時與學員「搏鬥」，對於他們來到學校「休閒」，我深不以為然，難道我與同仁們縮緊褲腰帶辦學，只是服務了學員們的休閒？就像是假日出遊的遊樂園或是下班後的卡拉 OK？難道工作人員拚死拚活辦活動只服務了學員的唱唱跳跳？我無法接受！

正是通過了一個思辨的過程，發現/創造了「休閒」在成人學習中的解放潛質。我已經不復回憶當時是由於迫於無奈而只得面對在「休閒」中挖掘前進之路，或是由於想通了休閒對成人學習的意義因而悟出「契機乃是發現/創造」的道理，總之這層體悟是個值得標誌的里程碑。在我社大的實踐歷程中，這是一次重要的沉澱，在此全然籠罩於消費商品化的社會中，看見休閒可能的解放作用，有如在乾涸堅硬的岩盤中敲出了一絲水脈。它一方面帶來了工作方法上前進的機會，安定了我在這條實踐路徑上的焦慮與恐慌，同時也為我帶來後設的認識，也就是在第四章中敘及的「身心與實踐的隨遇而安」。

學習回返自身

這群年輕時辛苦打拚的中年人，或被迫或主動選擇，開始學習「放鬆」。外在的物質基礎提供了條件，主觀上也覺得自己應該可以放鬆一點。甚至有時候不放鬆也不行，特別在對子女的管教上，時代的條件讓他們的子女在文化上、在情感結構上長成了與他們不一樣的年輕人，硬要拿老觀念套在子女身上，只會讓關係緊張。這種學習放鬆的過程是全面的，在消費行為上、觀念上、社會關係上…是各方面的鬆解，也包含了意識型態的鬆解。總的來說，基本上是朝向放鬆的生命情調了。

放在成人發展的角度來思考，「敢消費」提供了階段性的利基。「犧牲現在、成就將來」的世界觀，基本不脫一種歷史發展的工具性想像，對於學習者而言，這種狀態實在難以進入一種對未來開放的發展想像中。然而一旦工具性的學習心態開始鬆解，不再執著為了什麼特定目的而學，自然地學習的動力會回到自己身上，也就是為自己學習。從前的學習目的是由外在界定的，不論是生存所需，或是補救學習，在學習的行動之前，學習的意義是由外在給定的；如今要回到自己身上，意義就要由自己來賦予，在此也就牽動了「發展觀」的初步變化：也就是回歸自身。此時個人的發展，不再是為了「成為一個有用的的人」，而是為了豐富自己的人生。當發展的目的性回到學習者身上，也就是回歸到學習者的主動性上，知識的範疇已經移動：從如何對成人進行教育，移動到成人如何學習。

這也是本章的標題，何以不再是「成人教育」，而是「成人學習」的原因。這個差別甚大，文字上的斟酌計較標示著不同性質、不同主體的場域。目光焦點從「教育」到「學習」的移動，不只意味著把原來成人教育場域中的學生放置到主體位置上，更是場域在性質上根本地發生轉換。在成人學習場域中，學習才是活

動的主體。其中，沒有人在給教育，也沒有人在受教育，而是包含老師、學生、工作者、志工…人人都是成人學習者。

第三節 學習是文化性的相遇

重返學習的主動性本質

從「犧牲現在為將來」移動到「捨得花」，這個條件的轉換是歷史條件所促成，是在台灣具體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條件。是老一輩人口中所謂的「時代變了」。個體在時代的變遷中如何具體經驗此變化的過程？一個成人學習者到社大來選課，到底在他/她的主觀世界中在發生什麼事？當一個民眾來到社大報名台，他/她如何設想要選什麼課程？而他/她又會如何想像未來是什麼樣的學習景況？

大多數的民眾來到報名台的時候，其實已經通過了一段內在心理歷程。他/她看到社大的招生簡介，在第一時間他/她沒有它當成一般廣告 DM 丟到垃圾桶，而是心中動了念頭，覺得可以仔細自覺了解一番。可能是因為聽過某位親友講過在社大學習的事，也可能是子女朋友的鼓勵，總之他/她帶著可能會與社大發生關係的念頭，他/她讀了招生文宣。再來，他/她會留意到上課地點的方便性、學費是否「合宜」、是否在他/她方便的時間剛好有一門感興趣的課程、兩週試聽期內可以退選或許也會減低選錯課或後悔的風險…，這些種種外在條件的配合下，他/她決定到社大進一步了解。

這個從動念到行動的心理歷程，在十餘年前社大剛開始發展晚期，對前面提到的社大第一批中年學員而言，是相當普遍的心理歷程。這是這一代人踏出重新學習的第一步。當然過了十幾年到現在，已經有相當多人體驗過社大的學習方式，在一般人的社會關係裡或多或少聽過旁人在社大的學習體驗。這一點減少許多踏出第一步的猶豫。但無論如何，這個心理歷程是重要的過程，它是成人學習者的學習主動性化作具體行動的啟動過程，同時也有機會朝向主體化的過程。

對一個初步通過猶豫掙扎，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再踏入「學校」已經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文化跨越。正如麗卿姐一樣，她在 45 歲來到蘆荻的時候，是個大賣場的採購經理，經手賣場重要的採購決策及動輒數千萬的決策額度，算是個見過世面的職場老手了。但只有小學畢業的她，13 歲就出社會當學徒，學習對麗卿姐而言宛如遙不可及的夢。當她第一次到蘆荻上課，第一堂課時，老師要每個同學都自我介紹，麗卿姐這位社會老江湖竟然緊張到忘了自己的名字。

所以「不為別的目的，而是為自己學習」這句話可不容易作到，這是一個持續發展的過程。就像小時候寫作文的時候，老師訂的題目好寫，反而是老師要你自訂題目的難寫一樣。要把學習的目的個回來放在自己身上，就像初次要自己當家作主一般的困難。一開始剛到社大學習的學員，還會刻意挑選所謂「實用」的

課程（例如日語、電腦）。一個剛跨出重回學習場第一步的成年人，實在不容易要他/她立刻能放心大膽地說「我是來玩的」。我印象深刻地記得，在蘆荻的頭一二年，我在報名台跟某位大姐在介紹課程，她就說到「當然是選一點比較實用的…不然你跟人家說我來學校七桃，是要給人家笑死…」。

這一點在蘆荻選課記錄的統計資料上也可以看出來。許多學習英日語的學員，只學一學期或兩學期就換到一門毫不相干的課程。顯然這群成年人並非真要來學美日語，而是重回學習場的踏腳磚。在相互看的見⁹的學校中，相互看見不同課程在發生什麼事，學校就像是一個大學習社群一樣。經過一兩個學期之後，看到別人在其他「不實用」的課程中（例如踢踏舞）玩得如此開心，也會受到鼓勵與帶動，於是漸漸也放開心情去玩。除了實用與不實用之外，即使開始玩耍，一開始也會挑選覺得「自己能玩」的課程，同樣也是看到別人在那些覺得「自己玩不了」或「那個不好玩」的課程中玩的開心，於是自己也來試試。

如今我們可以看到社大校園就像是個夜間的成人遊樂場，學畫畫的大姐用載貨的腳踏車載著她的畫具來上課、剛下班急呼呼趕來上課的學員卻不見疲態、學攝影的老大哥仔細拿著放大鏡再配上老花眼才能得見攝影機的小螢幕…在這些每晚出現在社大校園裡的諸多學員身上，我看見學習的主動性。這種主動性不只是行為選擇的主動性，而是根植於生命動能的那種主動性，就像我們在童年早期可以看到的一樣，從嬰兒在足以爬行運動開始，他/她總是帶著無比好奇地探索這個世界，一點兒都不嫌辛苦直到把當天的能量花光為止（或被媽媽逼著上床睡覺為止）。如此對世界的主動探索一直持續，直到夠大可以上學的時候，學習的動能逐漸被「外在的應該」取代，學校與社會所安排的學習不再愉悅，個體只能在短暫的逃逸中玩點小花樣，但那些只能是興趣或嗜好，不被視為有價值的學習。這群勞動大半生的大哥大姐們，在他們的青年時代可能連興趣嗜好都嫌奢侈，如今在社大重新接起「地氣」，有如赤腳在草地上奔跑，享受學習/玩耍的愉悅。

選課是文化性的篩選

不同人受到不同課程吸引，事實上已經包含了學習者與課程之間的初步篩選：即每個成人的文化性生成與該課程（的形式與內容）發生了文化性的隱含對話。學習者付費來選課，即所謂興趣、想玩這種在選課過程中我們常聽到學員的選課理由，其實就是學員的文化性的一部份。一般而言，選擇表演類別的課程的學員，相對的表演性較強；而選擇美術類別的課程則是較為內向安靜。但這也只是一種一般性的觀察，畢竟個體的差異與複雜性，不是簡單的分類可以涵括。

⁹ 特別是在蘆荻的前校區國立三重高中（現新北高中）的體育館地下一樓，社大自用空間的特性，讓各課堂在空間中的活動可以留下「痕跡」使得彼此得以相互感知學習動態。

課程對於學習者發生的作用是在文化層面上，我稱之為文化性作用，因為課程(學習活動)對於成人學習者的轉化是在人的方方面面的文化層面上發生作用，而不是傳統課堂中預設的學習目標而已。傳統課堂中對於學習活動的思考僅著眼於教授的內容，即知識或技能本身；但是在成人學習的課堂上，學習不僅包括教學內容，而同時包含了學習過程中的所有活動。學習是發生在「學習活動」中，也就是維高斯基概念式的「活動」。它不單指教師對學生知識的傳遞或技能的教授，而同時包含了學習同儕、師生之間的情意與關係等等整體學習環境。例如，插花課的學習內容是插花，但成人學習者學習到的不只是插花技巧，而可能同時包含了美感、生活美學、家庭空間中的權力關係…等等。

事實上，這種在學習過程中的文化性影響（不論是正面或是負面）在每個教室都在發生，只不過在制式教育的課堂中遭到了貶抑與忽略，而在成人學習的課堂中才得到可以存在的空間，而本章則是要將這種文化性轉化作用在成人學習中的地位提高到最高位。意即視學習為學習者與課堂整體的文化性相遇，如此才能看清成人學習並還其如實面貌。這是本章節的主要觀點，即成人學習就是文化性轉化，而成人學習的最重要特性也是這一點。

課程分類法的迷障

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們會看到既有的三大類課程分類，即學術-社團-生活藝能的課程結構是很有問題的。依照黃武雄的分法，這三類課程有其任務：「社區大學的三類課程設計，是以社團活動課程打開並發展人的公共領域，以生活藝能課程改造私領域的內涵，而以學術課程作為重建世界觀的基礎，養成人思考根本問題的態度」¹⁰。這三類課程在黃武雄的眼光中，被區分為功能不同的三種學習範疇。其中包含了兩個層次的問題。

其一在黃武雄的分類中，所預設的公私領域二分邏輯實在太過機械，人是作為文化性的整體而存在，在社會場域中或可勉強分為公私領域（事實上這點也可進一步討論，公私領域的劃分本身就是一種現代性的偏見），但人在其中穿梭、相互滲透，從文化性作用的角度來看成人學習，根本沒有公私之分。舉例來說，被黃武雄界定為用來改造私領域的生活藝能課程，譬如烹飪，邀親友到家中聚餐而下廚是屬公或私領域呢？譬如一位學了水電 DIY 的上班族，因而有機會幫同事修理家裡壞掉的水龍頭，這是屬公或私領域呢？

其二，這三種學習範疇的劃分方式是以其知識或學習活動的性質本身來作區分，只把視野侷限於教學內容上，而忽略了成人學習的文化性整體作用。這樣的分類純粹只發揮一種菜單分類的效果，方便索引分類而已，對於理解成人學習活

¹⁰ 黃武雄，我們要辦什麼樣的社區大學

動中的實質內涵沒有幫助，更別提這種分類結構底下所隱含的對生活藝能課程貶抑的邏輯了。

這種三大類課程分類法至今仍被廣泛採用，甚至被政府（從中央到地方）評鑑用以衡量一所社大是否太過市場化（生活藝能課程比例太高）、或是否很強調公共性（社團課程很多）的指標，實在是一個反覆疊加的誤解。社大在台灣普及的發展，眼下的確已經成為可供社會公評的事務，也有不少社大的確只思開課招生賺錢，而不思社區大學的社會作用，在社大校務評鑑中加以把關有其必要。問題是眼下缺乏一種可操作的指標用以有效檢驗社大課程，於是乎這個簡易的課程分類及其比例就變成了維持至今的指標。

事實上，這些年下來，這樣的課程分類方法已經被認真思考前進之道的社大資深工作者所認知，是一個無效的視框。特別是此分類中所隱含貶抑生活藝能課程的邏輯，更是令人感到不安。長期以來，學術課程比例一直偏低，社大圈中也辦過不少研討、座談、工作坊，分享案例與討論如何提高學術性課程，事實上沒有明顯效果。後來又有社大伙伴推動生活藝能課程公共化的方案，算是採取了另一種思路，也就是間接承認了生活藝能課程一直維持在高比例的事實，但盡力從中轉化課程朝向公共化發展。生活藝能課程公共化該方案推動的結果，階段性地整理了生活藝能課程我開設經驗，並從中竭力提取公共化的部份面向，也算是頗有收穫。但總結來看，我認為這個作法只解決了辦學者的部份焦慮，事實上一旦採用「公共化」這個視框，就已先預設了生活藝能的「私」性，然後再來將之公共化，有點像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再說了，即使先同意「公共化」的概念，如此只單提取生活藝能的公共化面向，也就同時窄化了生活藝能課程中的豐富文化面向，並且顯得勉強。

我認為這仍然是捨近求遠的作法。若從根本上思考，放棄三大類的課程分類的思維才是正解。放棄既有分類意謂著放棄既有觀看課程的框架，放棄既有學院中對於知識的分類架構，如此才有機會回到教與學發生的現場。若我們且以人類學的角度進到每一個成人學習的課堂，這群成年人主動地來到課堂，他/她需要花錢、花時間、花精神，而且是持續地發生，其中的道理何在？從學習者與課程文化性相遇的角度來看，學習者身上攜帶的文化性與課程如何發生互動，以及發生什麼樣的互動？我們是否可能分辨出其中道理，並長出我們從中看見差別的敏感度。當我們能看出其中關竅且能說出個道理，也讓這群成人學生覺得有道理，這就是成人學習的專業。

第四節 成人學習的人類學描寫

對於個別學習者雖然有個別差異，但是從課程對學習者發生的文化性作用的角度，卻在蘆荻的經驗中看到一些普遍性。這些普遍性是來自該課程進行方式與其教學媒介中內含的文化元素。歸納來說，「美感的追求」與「創造的成就」是貫

穿學習的內在動力，在以下描寫的各類中皆有之。

美術課程：書法、西畫與國畫等美術課程，此類學習的規訓要求專注與安靜，專注以觀察環境（光影、顏色、臨摹對象的細節等），作業時需集中注意力於筆觸，這些作業要求學習者收斂心神凝於面前，也因而帶來靜心安定之效。

音樂課程：蘆荻的音樂課程不往專業演奏方向發展，而是朝向音樂可以作為庶民情感表達的通俗取向。除歌唱班即以歌聲直接表達情感外，樂器學習也都加入歌唱元素。吉他彈唱自是如此，國樂班的練習曲目也多是通俗歌曲。除了美感（好聽），在團練中音樂的合拍與和弦的一致，學員在其中深感「和諧感」，是為人與集體的共振關係。當我們進一步創造機會往帶領學員往低門檻的公共場合演出，即不同於大型舞台演出，而是如廟口、社區、街頭等與民眾親近的演出場合。隨機的聽眾隨著演奏一起唱歌，這是又演奏者與社會的合拍感。

肢體表演：身體律動與內在情感之間存在明顯的共振關係；而獨舞、或團練、或公開演出等不同場合因著舞者與觀看者間的不同關係，又增加身體律動與內在情感之間關係的複雜性。且不同舞種內在所包含的文化背景，反映在舞蹈的肢體規訓上，也對情感發展發揮了不同的作用。

- 佛朗明哥舞：華麗的舞衣，在視覺上第一時間即呈現直覺美感，特別吸引平日灰頭土臉的家庭主婦。要求挺胸、抬頭等昂揚的身體呈現，為習舞者注入自信的身體語言。從手腕、手臂、頭頸、胸背、腰身、腿部、踩腳再加上裙擺等多部位身體動作皆能分別表達情感，更增此舞蹈對於情感/情緒表達的豐富複雜性：風騷、陽剛、哀傷、可愛、俏皮、性感、憤怒（來自學員訪談）
- 踢踏舞：源自美國黑奴時期黑奴在勞動中的足部節奏舞蹈，通過腳尖與腳跟的踩腳動作發出各種節奏組合，美式踢踏是舞蹈也是音樂。不同於愛爾蘭踢踏要求上半身緊束的華麗高雅，美式踢踏上半身的自由動作，結合腳部節奏，形成自由、即興的風格。踢踏舞清晰的節奏感帶給舞者力量感，而要作到清晰節奏則是要求舞者勇敢亮相、不猶豫地踩腳，否則節奏會模糊掉落。也因此，踢踏舞的對錯不明顯，即使錯了也要繼續跳下去，否則節奏也會掉落。這樣的舞蹈特性，帶給舞者即興、創作的具體身體經驗，使得舞者更敢於冒險與表達，帶來解放感。
- 中東肚皮舞：舞蹈中等所有元素一整個是呈現性感，從突顯女性性

徵的舞衣、主要動作中的蛇腰、擺臀與具媚惑感的音樂，皆充份營造出女性的自主情欲表達氛圍。但畢竟舞中的性表達與現實中的巨大落差，因而肚皮舞的公開演出（一學期一次的成果展），成為學員在集體演出呈現與運動健身的包裝下，隱晦的小露性感（短暫暴露）的機會。我相信肚皮舞在「性」上的解放作用，但我與學員的關係難以走到可以談論的地步。

- 國標舞：除少數單人舞外，國標舞中大多舞碼是基於異性戀的身體互動所設計，需與另一性別舞伴搭配。舞蹈中強調男女舞步/身體的相互搭配，表現異性戀關係中的各種情感/情慾狀態（如親密、性勾引、爭吵、吃醋）。因此在學習舞蹈這種中，容易經驗到與舞伴間的情慾流動，特別是在習舞過程中經驗到的身體和諧感時。我也的確聽到一些國標舞班上的情感事件，礙於性道德污名這些事件只能成為耳語與伏流亂竄的班級動力。後來，就有不少女學員找另一位女學員搭配舞伴。

手作技藝：紙藝、拼布、手工皂、插花、串珠等。這類課程對學員最普通性的作用是在美感上，其次是其成果作品在生活中的實用性可以作為朋友間的餽贈，也是社會關係的延長與成就感。基於不同手作的特性，也需要不同程度的專注性，例如串珠需要區分顏色與數量變化的小珠珠，紙藝雕刻錯誤很難修正，都需要大量的注意力；但拼布可以修改且作品緩慢，所以多是一群女人邊作邊聊天，是個女人間的手工藝。投入大量時間心血後作出的成品，對作者都很具紀念性，包含成就感與自我肯定。

第八章朝向解放－社會變革的成人學習

社區大學的發展過程中，從倡議階段開始，就一直帶有社會變革的理想主義色彩，其中最主要的論述還是以黃武雄所提出的「推動公民社會、促進知識解放」為主，在黃武雄撰寫的數篇論述社區大學的倡議文章中(黃武雄 1997、1998、2003)，在日後各地社區大學迅速普及的過程中，一再地被引用到各承辦單位的營運計劃書中，成為社區大學的主要論述。在論及推動社會變革的方法上，黃武雄著眼於以成人教育對成人學習者的思想重建，通過對成人的再教育達成社會變革的目的。這一層方法思路，反映在其對社區大學校務行動設計與課程結構的思考上。黃武雄認為「社大是社會改革的基礎，但不等同於任務性的社運，必須經過漫長的思想重建，人的行動力才會真實；另一方面，社大的思辯與討論會逐漸擴大社運的支持面」¹，是以教育方法與「任務性的社運」作出了方法的區辨。

而另一位在社區大學運動上亦參與甚深的林孝信，對於社區大學的社會變革作用也有很深的期許。他進一步詮釋知識解放在社會變革上的意涵，他認為知識向來就具有同時存在的解放與壓制的矛盾性作用。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知識一方面是人類向自然環境作鬥爭以求得人類福祉的文明結晶；但同時在知識累積與傳承的過程中總是被統治階級所把握為統治的工具，因而也同時成為壓迫的一部份。因此林孝信主張「把知識從象牙塔中解放出來，成為社會上人人都可理解與享受，並且讓知識不僅用來充實個人、發展潛能，而且成為社會改造的工具，這樣的『知識解放』，正是教育的基本目標」²。

第一節 什麼樣的學校對社會變革有益

包括我在內的蘆荻創校團隊成員，也同樣抱持著以社區大學的實踐進行社會變革的企圖。從工人運動轉移到社大工作之初，我也常感到困惑學員都只想來休閒，這樣的學校如何有基進化的可能？心裡直嚮往 Myles Horton 辦的高地民眾學校 (Highlander Folk School)，他可以把學校辦成是服務於組織者的學習基地。

但平心而論，高地民眾學校之所以可以在一九三〇、四〇年代發揮如此基進的作用實在有其歷史與社會條件。它是座落在一個種族、階級矛盾都異常尖銳的社會脈絡中，這個學校就座落在戰場的時空中，跟台灣社區大學座落在當今的歷史社會條件中，完全是不同情境。

¹ 黃武雄 (2003)，〈學校在窗外〉，台北縣：左岸文化。

² 林孝信 (2000)，〈成人教育傳統中的知識解放〉

儘管 Myles Horton 一再說明高地民眾學校不是一個組織者的訓練學校，他說「我們辦教育，然後他們被組織起來」(Myles Horton & Paulo Freire, 1990)。但無庸置疑的，高地民眾學校的存在是有針對性的，它是衝著美國南方的諸多社會不義正面進攻。它是所學校，它在辦教育，但可不是價值中立的教育，而是充滿政治性。那麼蘆荻社大的政治性何在？如果我不想只是依靠偶然地撈到一些不知從何而來的政治性的學員，我們勢必得更貼近地面對他們，回到他們生命經驗中尋找可待開拓的政治性。在體制壓迫已不再像高地民眾學校所處的社會中那樣赤裸清晰可辨的今天，我們不能求快貪圖現成。這是我們的政治性，也是我看蘆荻的教育針對性。

我在 2005 年寫下對蘆荻的階段性回顧的文章中，便使用了這個組織與教育的分辨來指認社區大學的組織工作的難處。

但在社大的工作中，面對學員組成的複雜性，組織的方向與方法變得曖昧難辨。社區大學作為一個教育單位，在這個空間中的參與者被調動的生命經驗，不若在工會運動中的參與者被調動的生命經驗，有著同屬於勞動面向、集體行動的一致性。學員來到社大的空間中，他們使用社大作為他們在日常被體制、勞動、家庭規約的生活之外的出口，就積極意義言，他們來到社大是作為尋找生命的另一種可能的行動，而他們在社大會找到有什麼不同的可能性，正是我作為教育工作者應去尋找與發現的。我必須在學員們在社大的自主活動中，去看到他們的活動與他們的生命經驗之間的對話關係。看清了這一點，我的教育設計的行動才有可能擺對位置，然後與學員們尋求生命轉化的動能發生聯繫，組織的可能性也才會出現。(李易昆，2004)

就這點而言，Myles Horton 對於組織與教育二者的區辨的確很有啟發性。他提到他與 Saul Alinsky 曾對此進行對話，並且雙方也都同意了彼此的差異。「Saul 說組織教育了人，我說教育使得組織變成可能，此二者重點不同、興趣旨向也不同」，Horton 認為組織有其特定任務，它承擔著組織生存與面對直接的矛盾鬥爭，而教育是著重於「你分析問題的方式，你如何表達你自己及與人發生關係」。在我看來，Horton 並非僵化地區分組織與教育為兩個範疇（我曾經這樣以為），他這樣的區分是為了更強調教育是促進人的主體性發展的過程，然後他將帶著他的主動性進行組織，這個組織的任務就是他自己主動選擇，為其自身解放主動承擔的任務了。

人為發展的主體

我認為 Paulo Freire 的解放教育概念中的精髓即在於把人視為發展的主體。(Paulo Freire, 2002, 方永泉譯)。

從組織與教育兩者著重點的區分，Paulo 進一步辨析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必

須是一個教育過程。他明白指出在七〇年代拉丁美洲的左翼運動中，有許多運動團體認為動員只是個政治號召過程，對民眾的教育得等到奪取政權之後再來進行，Paulo 認為這個思維跟當前的統治階級沒有兩樣，都是把教育視為意識型態的再生產工具。Paulo 認為「如果試圖去解放受壓迫者，但其中卻少了受壓迫本身對於解放行動的反省性參與，那就是僅將解放的對象當成必須從燃燒的建築物中搶救出來的物品」。使用解放的宣傳，或是「植入」(implant in)自由的信念的革命領導方式，其實說穿了就是革命的填鴨式教育 (banking model)。他也引用了 Fromm 在《逃避自由》(Erich Fromm, 2002, 管韻玲譯)中的概念，人不單僅是為了追求能吃飽、不受凍，真正的解放在於達到擁有「創造與建構的自由、懷疑與冒險的自由，為了達到這些自由，個人必須成為主動與負責任的個體」。

除了教育倫理的面向外，Paulo 視人為教育過程中的發展主體，也涉及了方法有效性的論述。對於 Paulo 來說，受壓迫者的解放事業來自不斷地實踐，而不是偶然地被拯救，惟有通過實踐，深刻體會奮鬥的必要性，才能達到真正的解放。受壓迫者之所以不能被拯救，而必須參與實踐。最重要的原因是深陷壓迫處境中的人們，一方面承擔著壓迫，卻同時也將壓迫邏輯認同內化。壓迫者根本活在受壓迫者的身體內。缺乏了受壓迫者的主動實踐，革命除了政權更迭，並未在人心之中的統治邏輯上發生改變。換言之，這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動員式革命沒有帶來新人類，只帶來新的統治者。

從這裡開始，就命定了教育的政治性格，教育絕不是價值中立，在視人為發展主體的價值選擇中，教育是為了人的主體生成而服務，為了主體的尊嚴戰鬥，不論是什麼樣意識型態的統治階級，只要是妨礙了人性化的發展，阻礙了人的主體生成，就是教育的敵人。教育不會成為什麼東西的工具，只為人的解放服務。這樣的理念不只是在拉丁美洲，中國的教育前輩陶行知面對三〇年代帝國主義侵擾下的中國處境、農村的貧窮破敗、人民生活困苦，他也提出「教育必須是戰鬥的。教育不是玩具，不是裝飾品，不是升官發財的媒介。教育是一種武器，是民族、人類解放的武器」(陶行知，1928)。

在視人是發展的主體的前提下，在具體的教學關係中，必須徹底脫離傳統宰制式的填鴨式教育。Paulo 視教育的倫理是教育學的一部份，「他主張教師與學生道德抉擇的重要性…這樣的學習形式才能有助於團結的價值」。教學關係是立基於師生相對主體的關係中，因而「學習是協商的過程」，其中的政治性不言可喻。不僅教師需要敏覺自己作為教師在傳統課堂中習以為常的權力，同時也能將學生視為有權力與我對抗的主體。其中必然有協商、妥協、對峙與策略。當然也有鬥爭性蘊含其中，並不過這種政治性與鬥爭性不是敵我矛盾的鬥爭，也不是政治權謀的政治，而是帶著教育之愛的鬥爭。

但要作到這一點不容易，教育者不能急功近利。Paulo 認為「雖然基於他們(革

命領導者)的革命知識，他們也許有理由知道其本身具有某種程度的革命知識，而且這種知識是不同於民眾所具有的經驗知識，但是他們仍不會強把自己及自己的知識加在民眾身上。他們不會去宣傳欺騙民眾，而是進入與民眾的對話中，以使得民眾所具有的關於現實的經驗知識能夠受到批判知識的滋養，逐漸轉變為對於現實成因的知識」。真是有如暮鼓晨鐘的一段提醒。既然我也相信知識是實踐的結果，為什麼不是為學員創造一個他可以自主實踐以生產他的主體知識的環境呢？這正是 Paulo 名之為「對話教育學」的脈絡（絕不是作為教學技巧的那種對話式教學），即通過對話使民眾自身的經驗知識得以轉化。它要求教師要有更為開放的態度，也就是時時刻刻敏覺自身的預設並開放它被挑戰的可能性，因為「提問式教育—它既不接受一種照章行事的『現在』，也不接受預先命定的未來—奠基於動態的現在，它是革命的」。

主體化歷程

經過上面的討論，解放旨趣的教育可謂就是一個主體化歷程。教師不是帶東西來教給學生的那個人，而是一個促進學生主體化歷程得以發生的環境的組織者。

主體性是實踐出來的，而不是教出來的。主體性不是憑空建構，它來自具體的社會存在。它不是抽象地來自「我是誰」，也不是個人主義心理學式的「找到最真實的自我」。當人開始有意識地探問「我是在什麼處境中的我」，也就是他開始有意識地反映自己的社會存在，也就開始了他的主體化歷程。夏林清使用「處境中的行動者」來說明主體化歷程的核心概念。

「行動者」對「自身處境或立身行動處」及作為行動者與他人互動來往的多重交織與重疊著的「社會關係脈絡的覺識」與「行動中探究的能耐」就是行動研究者行動探究能力的訓練著力點。(夏林清，2008a)

這段看似針對行動研究者的提醒，與學生的主體化歷程有何關係。但若學生開始有意識地把自身放置在具體的社會脈絡中來考察我何以長成如今，他就是一個行動研究者。當那些為婚姻經驗與家庭經驗愁苦的婦女，在蘆荻的家庭經驗工作坊中「公開」敘說，在催化者的操作中，原本被知覺為個人不幸的生命經驗，得以在集體敘說的空間中，被放置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文化脈絡中來理解，於是他開始有機會探究這些個體生命經驗的歷史性與社會性。一片一片地，在組成這個敘說集體的帶著社會文化差異性(性別、年齡、階級…)的成員來回對話間，敘說者開始發展對自身的不同理解，並通往未來的行動。主體化不是一蹴可幾，而是一個持續奮鬥的歷程，正所謂是 *becoming* 的過程。夏林清在前文歸納丁乃菲的回應文時，指出敘說作為對抗社會壓迫的敘事與實踐中的重要特點「將大環節的各種結構力道，有機的扣連到你我的生命敘事中，以致能夠逆轉也對抗霸權知

識的簡化與規訓」，簡潔地說明了蘆荻在類似家庭經驗工作坊的敘說活動中的公共性，以及它作為主體化歷程的環境。

這樣的主體化歷程必然是在集體中發生，集體內部豐富的差異性正是反映社會壓迫體制結構力道的立體性的照妖鏡，也是夏林清謂之逆轉對抗霸權的簡化與規訓可能發生的土壤。因為「主體性是在差異內被建構的，『自我』也永遠是開放在衝突與鬥爭的場域中」，不在集體中的敘說無從放置在社會關係中被對照檢驗，這樣的敘說不是主體，而是喃喃自語。

因為主體化歷程的這層社會性，夏林清也引用 Honneth 的社會學習概念來註解主體化才是社會變革可被保存的重要資產。

社會學習過程是指一個社會內部主要進展的動力，不是來自「廣大群眾」的模糊圖像，也不是某種匿名的行動系統，而一定是得依靠特定的社會群體不斷和其他社群對話溝通的過程，而對該特定群體而言在與其他社群對話的過程中，新的認識與社會行動能力也增加(Honneth, 1991, p. 284)。Honneth 所描述的是一個以社群為行動單位的社會變革與發展的圖像，多年對社會運動的關切與參與讓我確認這種社群認識與行動能力的變化，是運動對社會進步的主要貢獻，也只有當特定社群中的個體與群體實在的發生了意識與情感變化的學習過程後，運動的成果才不至於被國家機器所分化與耗損殆盡。(夏林清，2006)

在蘆荻 2008 年的保校抗爭，就是在形式上有別於家庭經驗工作坊，但其效果上實質發生社會學習歷程的社會行動場域。這場仗不是我們主動求來，但是既然免不了來了，我們便迎向它把它作為一個社會學習。從法令的認識，到進入社區爭取民眾支持，參與保校的學員們被迫去認識他本來一輩子也不會去看的法律，被迫要向社區民眾用淺白口語說明與對話。雖然最後原地保校的目標沒有達成，但行動過程所帶來的認識卻紮紮實實地留在參與運動的學員身上，這是運動的資產，也凝結成為在這群學員身上的人民知識。

第二節 成人學習的社會性本質

以學習者作為發展主體的立場，是我們從進場以來就同步存在的教育哲學立場。經過近十五年的實踐歷程，我們從初入社大場域的陌生，深刻地進入成人學習者的生活世界，一路實驗與面對學員在學習過程中所發生的種種現象，累積了我們對於不同世代的成人學習者的認識，也一路發展如何以學習活動帶動學員生命發展的方法，也同時實驗性地打造我們的工作方法與工具。回顧這個發展過程，重新思辨社大工作與社會變革的關係，已有不一樣的體會。特別是深刻體會到，這個對人的發展造成壓制作用的社會，並不存在於「人」之外，而是在人的體內。

那句我們在小學課本中就曾讀過「人無法脫離社會生存」的老話，其實深刻地指明人與社會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人在社會中，社會也在人體內；社會作為環境影響了人的存在與發展，而人同時也有改變與影響社會的能力。如此，社會變革的概念並非把人從社會中先獨立出來，然後以人去對社會進行變革；而是人在變革的活動中，同時同步地發生對外進行環境變革與對內促進自身的發展與解放。這一點馬克思老早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³中就已說過，「關於環境和教育起改變作用的唯物主義學說忘記了：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這種學說一定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駕於社會之上。…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而我在蘆荻的實踐中得到了體證。

馬克思的哲思，具體放回到我在蘆荻的體會，其教育哲學的原點就是成人發展與成人學習的社會性這件事上。

我們如何看「成人發展」這件事呢？對於一個成年人而言，什麼是發展呢？成人還能發展嗎？成人還有改變的機會嗎？成人還能改變嗎？大多數人都會說「可以，只是很難」。有多難？「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比改變江山還難。問題是，這個本性是哪裡來的？如果人有本性，那麼在兒童身上就應該也會有本性了，不是嗎？為什麼我們似乎仍然認為兒童有調教的可能性？我們不是常常聽到「小孩就像一張白紙」、「兒童有很高的可塑性」之類的話嗎？顯然我們的確認為兒童仍未定型，大人則是已經定型了，其中所謂的本性，也不是那麼本質論、與生俱來的那種本性，而是指大人一旦「定」了型，便有如本性一般的「鐵定」、「鋼定」要改變簡直比改變江山還難。而其中之難，在於長成大人的過程，基本上就是一個適應社會的社會化歷程。所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漸漸地，小孩通過社會學習，慢慢地認識了社會運作的規則，習得了個人化的生存策略，也就是個別成人在社會中的生存之道。既然已經長在成人身上的本性，是成長的社會化過程中的生存之道，那麼首先對待「本性」的方式便要有所不同。

通常我們之所以會想改變，就是因為我們看到了自己習性中的一些毛病，比方說，「急性子」、「壞脾氣」…之類的問題，我們也認為這些毛病是問題，是應該改變與戒除的缺點。有人天生是急性子、壞脾氣嗎？用我們剛才的分析來說，孰知急性子與壞脾氣不是這個人在特定的成長環境中，為了生存而養成的急性子與壞脾氣？說不定沒有這急性子與壞脾氣，這人也難說能活到今日。

但這樣的生存策略是在如此不自覺的過程養成，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有如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本性一般。我們不是常有這樣的經驗嗎？明明知道自己身上

³ 馬克思（1845），〈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某種行為模式，或有如反射反應般強固的情緒反應模式，總是在人際之間造成我們自己都不樂見的效果，但是我們就是不得不然。甚至屢屢有意識地想要改變，卻仍有如反射一般的不可控制。在無從選擇的社會化過程中長成的個體，在哲學意義上是不自由的。我們在無從選擇的時候，長成了今日的我，但「我」卻困在這個「我」當中。我受到「今日之我」的捆綁。

基於以上的理解，關於人的改變，我便不會選擇行為主義的方法論立場。更精確地說，不應該用「改變」一詞，而是「發展」。改變之詞意未能包含連續不斷裂的脈絡感，而發展則是一條連續性的脈絡。不是改變，而是發展。改變是一種對症下藥式的取代，欲去之而後快的關係方式。而發展是轉化、是朝向解放，自「現在」、「當下」、「眼前的不滿」、「我所在之處」的捆綁中開始鬆動，朝向未來、自由、新的可能…。

從這個角度來看發展，我們不會將個人功利性成就視為發展的指標，而是將生命發展視為個體生命朝向未知/未來伸展的過程。它同時包含了人在知識上與情感上的成長。發展不是指向一個未來結果的靜止狀態，而是一個持續發生的動態過程。一個朝向發展的個體，有能力持續創造，在生活經驗中創造知識，同時也創造讓自己得以發展的環境。他/她在情緒上不宥於此刻，不將「如今的我」視為理所當然，而是學習勇敢以朝向歷史與不可知的未來。他/她在知識上不拘泥於當下，而是在生活實踐中持續往前，一步一步朝向未來。人參與在這樣的過程中，是我所謂的發展，我稱之為「歷史性發展」⁴。

「歷史性發展」指涉的是成人學習者根本性的成長，而不是一般理所當然地認為只要活著就會在經驗中成長的那種人生智慧，人生經驗值不會自動轉換成發展，因為人生經驗屬於「現在世界」的範疇，而根本性的發展則是指向「歷史/未來」。也因此，它不會自然發生，它需要主體的主動選擇。

基於如斯的發展觀，鬆解才會被視為發展的一部份。鬆解意味著人的歷史性存在，開始從「現在」解放出來，終於有機會啟程朝向「未來」。這也是「敢消費」何以會是成人發展的利基，因為它鬆動了學習者個體既存意識型態與生命情調的固著。

⁴ 關於「歷史性發展」概念的形成，源自於 2004 年，即我在蘆荻社大工作的第五年，我在工作中持續地思考關於成人發展議題的同時，我個人也因工作而身心疲憊勞頓，經驗了瀕臨瘋狂與恐慌的精神狀態。在那兩週恐慌造訪高峰期間，我努力抵制由於恐懼瘋狂而急欲求助精神科的念頭，試圖在可得的文化資源中尋求理解自身恐慌的資源。我當時閱讀的 Newman, F. (1988). *The Myth of Psychology*. New York: Castillo, 其中的第五章 Panic in America 給我諸多體會與啟發。後來，我給自己開了一個「藥方」—「隨遇而安」，也就是要求自己練習接受各種不可知/不可控制的各種未來可能性。換言之，我將此恐慌經驗視為我朝向新發展的轉機。

作為 ZPD 的蘆荻遊藝場

蘆荻的學員們從放鬆，到逐步得以輕盈玩耍，我與蘆荻的工作同仁們一路伴隨著學員的成長與鬆解變化，也因而長出歷史性發展的工作視野。從一開始辦學初期，我原本非常介意且負面評價學員們在學習上的「休閒心態」，到後來我得以理解，應從發展主動性的正面角度來看待其休閒中的玩耍動能。在這個視框轉換的過程中，維高斯基（Lev Vygotsky, 1896-1934）對於學習與發展的看法⁵，以及對於玩耍在發展中的角色⁶，對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

我們在學員各種學習場合中，經驗與體會到他們在學習中的愉悅。這種愉悅讓我直接聯繫到大學時的經驗，在發展心理學課堂的幼兒觀察作業中，一個深刻的體會。凝視著幼幼班的小朋友們，他們那麼忙碌地「學習」，堆積木、跳格子、追逐、小朋友之間不停的「交談」或吵架…。他們學習的如此愉悅，汗流浹背卻不嫌累，對這些小朋友來說，這些學習都是玩耍，他們不為了別的，就是為了玩耍本身。這個觀察體會讓當時的我懵懵懂懂地想著「主動學習是人類的本質」之類的問題。當我後來在蘆荻這些大哥大姊學員身上看到類似的愉悅，「玩耍作為主動性的學習活動」便像鑰匙一樣開啟觀看這群中年男女的視野。

維高斯基通過實驗與對兒童學習活動的觀察，認為有效的學習發生在一個空間，也就是個體獨自尚無能操作，但在集體（或是老手）的協作下卻得以完成的區間。這也是維高斯基最為人所知的概念上的發明－近約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簡稱 ZPD）。這裡的 Zone 並不是指一個具體的物理空間，或是數量化的能力差距；而是指「關係的空間」，也就是學習者與學習同儕（或老手）之間的關係，這組學習關係成為學習者的環境。維高斯基認為玩耍就是孩子們的 ZPD，並在 ZPD 中玩耍。他相信「一切孩子們最了不起的成就，在玩耍中都是可能的」；而相較於透過成人的教導學習，玩耍為孩子們提供了更寬廣的背景，「在虛構的空間中的行動，在想像的情境中的自發意圖的產生、現實生活計劃的形成、自發動機…等，都在玩耍中出現…只有在這個意義下，玩耍可以被視為是決定兒童發展的引導性活動（leading activity）」（前引書，第 71 頁）。

這種通常僅於童年早期且在體制學習之外的場合才得見的「學習/玩耍」的辯證統一狀態，在社區大學看見了可能性。當中年男女在蘆荻這樣一個社會空間中，開始是基於各自不同的狀態或興趣選擇進入不同的課堂，而蘆荻作為一個學校，

⁵ 主要讀物是 Holzman, L. (1993). *School for Growt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本書作者同時是一位發展心理學家，同時也是一位社群組織者（community organizer）。她在紐約與她的同志們經營與發展一個跨臨床治療、劇場及政治實踐的學習社群，至今已持續超過 30 年。她在本書中引介維高斯基的發展理論並介紹她的實踐社群。

⁶ Lev Vygotsky (1978)。《社會中的心智》。蔡敏玲、陳正乾譯。臺北：心理出版社。

在校方有意安排的各種教育介入的活動中，這些不同課程裡的學員共同形成了一個成人學習社群。這些學習活動不為別的，只為了愉悅。這種毫無現實目的的學習，正是從現實中解放出來的關鍵。他們在社群中相互觀看與影響，發生了相互催化學習與鬆解的作用。在這層意義上，在蘆荻校園中座落成長的學習社群，就是這群中年男女的 ZPD。

個別的成人學習者在學習社群中相互參照以致走上鬆解之路的過程很重要，它除了是對個體的具體生命情調上發生轉化作用之外，同時也指向了這個鬆解過程的社會性。當我們在學員群體中看到這個現象，對我們而言意義重大。這意味著作為個體生命發展與解放的鬆解過程本身就是成人學習的重要內涵，且同時發生在群體中。

工具與結果的辯證統一

維高斯基的 ZPD 概念除了放置了玩耍在學習中的重要地位，同時也引導出一個很有意思的思維角度，也就是學習者與學習環境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即學習者一方面在學習環境中學習，同時也是學習環境的一部份。就像是蘆荻的學員一樣，他們同時是學習者與學習環境，因為個別學習者作為學習社群的一份子，也是彼此的學習環境。這種打破二元對立的辯證統一關係，在維高斯基的研究中，不僅僅是在 ZPD 概念中的特色，而是上升到方法論的高度上。維高斯基認為，在像心理學這種研究人類活動的科學中，人同時是研究活動的主體與客體，因此「方法的追尋成為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這個思考下，方法同時是研究的前提與產物，是研究工具也同時是研究結果」（前引書，第 51 頁）。對維高斯基而言，拿一套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工具去探索人類行為的答案是不可思議的。為了尋找這個特定形式的答案，他必須同時發展新工具。不同於傳統科學實證典範中，研究方法與結果是相分離的二元關係，也就是所謂的 **tool for result**。Vygotsky 的方法揚棄二元對立的世界觀，而採辯證觀點。他不把研究過程看成是一個方法的應用去取得客觀知識，而是視為一個同時發現新工具與結果的活動。

維高斯基視研究活動為一整體的「活動」，研究者同時是活動的主體與客體，研究過程（工具）也就是尋找答案（結果）的活動，也就是「活動的辯證概念」（**dialectical concept of activity**，前引書，第 57 頁）。為了精準說明他在方法論上的突破—即其辯證觀，他創造了一個新字 **tool-and-result**，在此「工具-暨-結果」是作為同時存在、相互依存的辯證統一體。結論就是，工具與結果不能脫離，知識與方法不能脫離，這整個研究過程只能視為是一個實踐。這樣的方法論立場同時也命定了實踐的知識論立場。

工具-暨-結果中的工具，不再只是工具，而是（研究）行動目的的一部份，且與目的不可分離。維高斯基的「工具-暨-結果」概念呼應了我用以看待成人學

習的「工具性」與「去工具性」概念。在工具性的成人學習模式中，學習純然被工具化為達到特定目的的工具，即「學習」為了「目的」(tool for result)；而我所稱的「去工具性」的學習，在「工具-暨-結果」的概念下，其所去除的不是工具的全部（學習的確是有所追求），而是工具與目的的二分對立，即工具是目的的一部份，「學習」不單是為了「目的」，而是目的的一部份。

第三節 維高斯基的理論脈絡

蘇聯心理學家維高斯基的近約發展區間 ZPD 概念，是個天才的發明/發現，它如此有力闡釋並啟發了心理學界對於學習與發展的看法。但實在是維高斯基英年早逝，且因政治因素受到長期打壓，以致於他的知識學說到了 1960 年代被引介到美國之後，雖然立刻受到心理學界矚目與重視，但卻因知識脈絡的斷裂，他的論述被系統性地誤讀，致使其學說概念中原本具有的豐富革命性意涵被抹除，有如猛虎被拔掉了利牙。如今被引用最為廣泛，延伸自維高斯基 ZPD 概念的啟發的「鷹架理論」(scaffolding theory)，即為一例。

維高斯基是個馬克思主義者。1917 年發生十月革命的時候，22 歲的維高斯基剛從大學畢業。出生於白俄羅斯的他，回到他的出生地，展開他的學術專業生涯。想必維高斯基應該也是個熱血青年，他回到家鄉擔任教職後不久，就積極參與社會變革工作，成為了當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在十月革命後五年，蘇聯正式成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蘇聯成立，經過了十年戰亂，新成立的蘇聯大地上有著許多急待解決的課題，維高斯基所專注投入的工作領域就是教育，而 1920 年代正是學校教育走向現代化的年代，對於剛建立的蘇聯，維高斯基對於建設有助於積極推進學習效果的學校教育有著強烈期待。

維高斯基對於剛革命成功的蘇聯祖國的心理學發展有著強烈的使命感與責任感。維高斯基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但卻不是教條主義。在 1926 年他就曾經撰文論述蘇聯的心理學發展危機，雖然最後沒有完成，只留下手稿⁷，但仍足以看出他對當時的蘇聯心理學界的憂心忡忡。維高斯基對於心理學界中諸多急功近利的同僚，急於在馬克思的論述文章中找尋隻字片語，以拼湊建立「馬克思主義心理學」，作出了嚴厲批判。維高斯基認為要建立馬克思主義心理學沒有捷徑，必須在方法上找尋與馬克思主義精神相對應的方法論。

維高斯基不只是如此呼籲，而是身體力行地在其學術生涯中如此實踐。這在當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要理解到，在 1920 到 30 年代的期間，正是行為主義與心理分析主要當道的時候，而心理學史上不可忽略的大師、行為主義學派

⁷ <http://en.wikipedia.org/wiki/Vygotsky>

的前輩巴甫洛夫也是俄國人，才在 1904 年拿到了諾貝爾獎。對維高斯基而言等於是兩條大道之外另闢蹊徑，而維高斯基繼承自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精神，就是唯物辯證法與其用以分析人類歷史的唯物史觀。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分析生產活動與歷史的關係時，仔細闡述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作為經濟組織的物質基礎的生產工具（包含生產關係）的改變如何影響了社會關係的變化，而社會關係的變化也同時作用於生產工具的演進。生產工具一方面推動社會關係的變化，也同時是社會關係轉化過程的結果；社會結構有其立基的生產工具作為物質條件，也同時為下個歷史階段的轉化創造了條件。唯物史觀說明了兩件事：1. 作為條件的工具與其所創造的結果之間存在的是辯證關係，而非先後關係；2. 歷史的演進是有其發展脈絡的連續性。

維高斯基以唯物史觀的精神來理解人的意識與情緒結構的變化。「正如勞動的工具在歷史上的變革一樣，思考的工具也是在歷史上產生改變。同時，正如勞動的新工具帶來了新的社會結構，思考的新工具也會帶來新的心理結構…社會結構與心理結構具有非常明確的歷史根源，而且實際上是某種工具發展的習之下特別的產物」（Lev Vygotsky, 1978）。這也就是維高斯基被視為是文化歷史取向的心理學家的思想源頭。在那個全世界心理學專業社群對於心理學研究認為只能研究「刺激-反應」為主流的年代，對維高斯基而言，人類的意識並非神秘不可知，而是完全可以在文化歷史中找到線索；人類意識也不是不可研究，而是有賴於心理學家創造/發現新的適切的研究方法。換言之，心理學家的任務不只是要去找人類意識運作的答案，而同時找到適切的研究方法也是同的重要的一件事。這個思路即反映在維高斯基的「工具-暨-結果」的概念上；也只有將「工具-暨-結果」放置在唯物辯證法的脈絡中，這個令人難以理解的概念才得以被正確理解。

ZPD 也必須放置在這個脈絡中來理解。在維高斯基的年代，以智力測驗來測定心智年齡以評定孩童的發展程度是個普遍被接受的作法。但對維高斯基而言，這種以「現在個別孩童已經可以獨立操作的能力」作為評定的視框，對於他深切地期望可以更積極地推動孩童的學習發展沒有幫助。他不只想知道「現在會什麼」，他的企圖心更大，他希望可以找到孩子們從「不會」到「會」的關鍵，如此他便有機會知道如何更有效地推進孩子們的發展，也可以成為學校教育方法的改進良方。對維高斯基而言，就像歷史的演進、人的意識發展一樣，個體的發展也是一種動態的發展過程中，有其相對應賴以發展的「工具-暨-結果」，也就是 ZPD。在 ZPD 中對學習者產生發展促進作用的同儕或師長，不是獨立於學習者之外的外力，而是作為學習者成長的環境，同時學習者也是環境的一部份。ZPD 是個活動，是學習者主動學習的活動。在 ZPD 中，學習者從不會到會的過程，不是只「學會了一件事」，而是參與到創造「學會的活動」中。在此活動中，同儕、師長與學習者是作為一工具-暨-結果的整體，是一個持續在其內部發生連立對話關係的整

體。

但我們看到鷹架理論的描述，看似延伸自ZPD的概念，卻完全失去了學習者與環境助力之間的辯證對話關係。以教育wiki上在鷹架理論的說明為例：「指教育孩童如同建築房屋，得了解孩童特性，適時地給予外在幫助，使孩子獲得最佳支援。當孩子能獨立解決某個問題時，就可減少協助，使孩童能養成解決問題的能力，漸漸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隨後將鷹架逐漸拆下來。主要意義是指：兒童內在心理能力的成長有賴成人或能力較強的同儕協助，而這種協助應該建立在學習者當時的認知組織特質上」⁸。這種定義著眼於工具本身，也就是以「鷹架」一具體的學習任務上的協助，作為維高斯基ZPD概念的詮釋。這種理解方式是將ZPD錯誤地理解，未將ZPD放置在維高斯基最在乎的方法論高度上來進行理解，這是將ZPD工具化的誤讀，剛剛好犯上了維高斯基最在乎的錯誤，也就方法與目的的二元對立，也就是維高斯基所指稱的tool for result。

「學習-帶動-發展」的學習社群

打破二元對立的辯證觀，維高斯基也用來處理在他之前的發展心理學家皆以二元對立觀點處理的學習與發展之間的關係。是通過學習因而有了發展？或是先有了發展作為學習的條件，才会有學習的發生？在發展心理學中各有主張。不管是分離育或是互動論，在維高斯基看來，都是二元對立的觀點，都無法說明人類的成長過程中學習與發展之間相互包含與促進的複雜關係。他與所有其他心理學家在處理學習與發展之間關係的問題上採取了前所未有的立場—即學習與發展是辯證的統一體，如同工具-暨-結果一樣，他提出了「學習-帶動-發展」（learning-leading-development）作為統一體的概念，將學習與發展視為一個活動的整體。這個概念的革命性之處在於學習與發展的相互完成性，兩者之間沒有因果，也沒有先後關係。這樣的發展觀視發展為一整體性的變化，而非某個項目的改變，學習必須放置在這個整體發展的範圍中來理解。在學習-帶動-發展的活動中，學習與發展同時發生且相互依存，又相互促進。從學習與發展的辯證關係來看，人的發展既不是線性的（學習A而得到發展B），也不是階段論的（學習依發展階段依序發生）。

在「學習-帶動-發展」的概念中，包含了維高斯基對於人的發展的整體性觀點，他認為「…每一個心理功能的發展取決於…功能間關係的變化。意識的發展是整體性的…發展不是每個不同心理功能的變化總和，相反的，意識的每部份功能取決於整體的改變」（前引書，第58頁）。這段讀來似乎抽象的文字，事實上我們在生活中的具體經驗有許多可以作為理解的基礎。例如在情緒與理解事物的

⁸ <http://content.edu.tw/wiki/index.php/%E9%B7%B9%E6%9E%B6%E7%90%86%E8%AB%96>

認知能力，兩者似乎是不同的心理功能，但我們也常經驗到其間的相互影響。此一整體的發展觀呼應了前節提到的對於人的改變的看法：作為發展的改變不是對症下藥或外科手術式的切除，而是人作為一整體的質性轉化。

在朝向鬆解相互參看的成人學習中，鬆解作為對人的發展從「戒嚴」狀態中的解除，在學習者內在作為整體之方方面面的部份之間的關係開始有機會變化。就像一位資深媽媽在踢踏舞課程中所學習到自由與即興，便可能促進在母職角色固著上的鬆手，從而其親子關係（或其他社會關係）也有機會發生變化。這就是發展，同時也帶動新的學習活動的投入。

在蘆荻的學習社群經驗上，已經有不少這樣的經驗。大多數第一次來蘆荻的學員仍帶著工具性的學習關係預設。他們只是偶然地拿到課程傳單，在其中看到一門感興趣的課程，所以他們要來學「一樣東西」。對他們而言，學習就像是通過一個過程（工具）來取得一事物（結果）。但有一定比例的學員，在後來的故事是，由於像玩耍一般的學習歷程，把學習者身心一致地捲動到學習活動中，學習活動的整體環境（包含了老師、同學與學習者自己、及其之間的關係）讓學習者得以鬆動發展。於是他/她認識了新朋友、這輩子第一次當班長、發現了不曾想過自己能學會的新可能性…遠遠不只是來學一樣東西。

對於體會到這個新發現的學員而言，也同時是（再次地）鬆解的一部份。「學習是取得一個東西」的學習觀，其實也是節儉哲學的其中一個面向，也就是屯積式（banking model）的學習觀。這個新發現有機會讓學習者將學習焦點，從學習具體事物移動到學習是個「活動」，而學習活動作為一個整體，是學習者與學習環境的統一體。環境一方面讓學習得以發生，同時學習者也是環境的一部份。在個別學習者身上，學習活動帶動了個體生命的整體性變化；在學習社群中，個別學習者作為社群整體的一部份，個體在群體中的投入，也會帶動整體的發展與變化。

在作為一整體的學習活動中，成人學習者更有效地朝向發展的學習，不是被動地在被給定的學習環境中學習，而是主動地實際參與在學習環境的建構過程中，而其主要學習來自在此打造學習環境中的過程中。其中成人學習同儕社群是其學習環境的重要組成。大部份的蘆荻資深學員對此都知之甚詳，他們熟知作為課堂的一份子，他越是積極地參與在課堂的公共學習活動中，他越能促進整體的課堂學習氣氛，從而他會會在學習中獲得更大的利益。這看似利他的貢獻行為，事實上得到自利。

第四節 蘆荻是社會治療的所在

成人學習者如何在玩耍中（特別是藝能類課程）舒展自身的學習作用，在今天相當普及的社區大學中處處可見。好玩的課程為人帶來的解放作用在原理上是

一致的，其他社大亦然。在這點成人學習的特性上，蘆荻與其他社大沒有太大差別，但由於蘆荻團隊的心理學專業背景與工作方法讓我們很早就有意識地分析區辨出其中玩耍對學習的作用，因而正面對待學生的玩耍動力並主動迎接與設計進一步的學習方案，並且更細膩地協同講師進行課程的發展工作，這些工作都是我們有意地以課程與其他學習活動為介面，把學校朝向一個成人遊樂場的方向的建構。

鬆解、啟動玩心作為發展的起點，但也只是起點，只在鬆動啟程的階段發生作用。一旦出發前往未來，它仍需主體的主動選擇投入發展活動的實踐中，若只停留在消費便如落花流水，增添了生活花絮，卻未必能讓生命往前。在一個學校的範圍內，蘆荻當然也有這樣的學員，而且還佔多數，但蘆荻異於其他社大之處在於我們有意識地接引那群生命中特別辛苦的人，在我們有限的資源與能量限制下，我們在方法上有意識地進行此事。其他社大的學員，或者是在蘆荻已形成玩耍的學校氛圍之後才來到這裡的學員，相信同樣承載著各種源自社會、歷史的痛苦或辛苦的生命經驗。但他們以玩耍去疏解，一定程度是像是尋找出口的本能動能一樣，他們使用玩耍作為暫時的出口，短暫逃逸。

社區大學作為逃逸出口的玩耍空間雖然不夠徹底，但也可以接受，畢竟在這種扭曲的世界中生存不是件容易事，在時間與金錢上都屬低成本的參與條件，至少讓社區大學可以成為一個相對較低成本的喘息空間。這正是今天台灣社會大多數社區大學正在發揮的作用。但他們只得了喘息空間，卻未有機會較根本地面對他們痛苦的生命經驗中的社會性與歷史性，這樣的療癒作用僅止於喘息與緩解，但不足以帶動生命困頓的根本性的轉化。換言之，這等於是治療只作了半套。

讓蘆荻成為得以重返自身的公共空間，我們選擇明白地揭露這些生命之苦的社會性與歷史性，正面與「病」交鋒，這是蘆荻對於人的解放療癒的徹底性。參與其中的學員有機會看見自身在社會歷史中的存在，因而有機會選擇是否將自身在歷史中尋求解放的機會與責任擁有起來。聯繫蘆荻的具體事例，從家庭經驗工作坊，從回溯個人生命歷史看見自己何以長成今天的自己；到各種學習活動中，一再地經驗到自己在嘗試著去學習與作到不曾想像過的自己會作的事時的焦慮與膽怯。這些活動是成人學習者的 ZPD。

這種社會性與歷史性地直面自身，不是傳統心理治療中「理解—改變」（認知取向）的現代性想像，而是將其自身置放於社會與歷史中的活動，是情緒與認知作為統一體的轉化活動，是把握著「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的主體化歷程。看見自身之內的歷史性，同時也體悟自己在歷史之河中，因而個體尋求的不是當下的療癒（即適應社會），而是擁有自身主體性力量地面對歷史、參與歷史，那是朝向未來發展的療癒（即適應歷史）（Fred Newman, 1988）。在成人學習的活動中，我們這樣看與對待學習者：他/她是帶著發展的動能，不受限於自己應是如何的自

我認同預設，在活動中去朝向自己未來發展。在這層意義上，個體生命作為文化歷史的承載者，其自身的發展活動，也同時是人類集體的革命活動。

革命活動－去認同的發展性觀點

以紐約為實踐基地長達三十餘年的後現代左翼實踐社群，以 **Fred Newman** 與 **Lois Holzman** 為首的一群後現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與心理學家，在長期的經營下，在心理學專業實踐領域（批判心理學）、以展演與劇場為中心方法的社會工作，以及美國獨立政治領域都有很好的成果。

在 **Fred Newman** 看來，認同政治就是一種看待人類主體的靜態建構，它只說明「我是誰」（或意識型態地認為自己是誰），而不是一種動態生成的主體發展觀點。**Newman** 將對認同政治的批判延展到當今主流個人主義社會適應式的心理治療範疇中。當我們使用著「憂鬱症」、「恐慌症」等等病理化的標籤時，其實無形中已經接受了這種認同邏輯：如「你有憂鬱症」、「我有恐慌症」。在 **Newman** 看來，這根本「是情緒的商品化語言…以認同承諾的方式來呈現他們情緒問題」。（**Newman & Holzman**，2003，夏林清譯）。

他們認為馬克思對於革命的看法有兩條主要的實踐軸線：即階級鬥爭與革命活動。「在馬克思的世界觀中，當『革命活動』是共產主義的和重構的前線時，『階級鬥爭』是反資本家和解構的前線，這二者的結合，可以轉化『所有舊/既存條件』」（摘自前文）。但由於過往的革命實踐太過於著重與簡化階級鬥爭，真正作為人類的創造的革命活動卻被忽略了。什麼是革命活動呢？**Newman** 引述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第三點，「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並合理理解為革命的實踐」，人的改變與環境的改變的一致就是革命，也只在這一致的前提下可以被稱為革命。這個思路是一路貫穿至 **Paulo** 對於受壓迫者的主體生成以至此的。

我們知道人是社會的產物，但也是由人創造了社會。我們身在其中，同時受其影響，有掌握著改造它的力量，但我們卻常常忘了後者。之所以常會忘記，是因為我們沒把「個人與社會」實際上是一體的，即「人在社會中同時社會在我之內」這個事實把握起來，而這正是支配當今社會的主流意識型態。由此觀之，人的改造與社會的改造就是一體之兩面。當人開始有意識地敢於去挑戰脫離原有思維與情緒慣習所制約下的行為模式，也就是革命活動。

革命才是全套，個體才有機會走上解放之路。因為在歷史之河中長出主體來，正是對抗病灶，即人們為了適應社會的異化。這正是社會治療所主張的「病人即革命者」（**Fred Newman**，1988），社會治療的「病理學」堅信「病人」不是病人，而是對這個令人生病的社會的適應不良。其解方不是去作更好的適應，而是在對社會進行變革的活動。這種活動即革命活動，是進行社會變革與回返自身超克異

化的同步性活動。逆轉異化歷程，也就是人形變體的復元之路，也是鬥爭之路。如此正面與「病」交鋒，是個人療癒的方法，同時也是企圖翻轉「病理學」的政治行動，它一方面是在本體論與認識論上對「病」進行翻轉，同時也對當今社會鋪天蓋地現代性壓迫進行抵制。

第五節 未來進行式的結語

除了學員在每一個課程裡參與「學習者與學習環境」作為統一體的創造所帶來的療癒作用之外，我們也為學員打造社會參與的實踐（實驗）方案，學員有機會投入到環境變革的活動中。對學員的社會參與而言，這是一個不同於他過去生活中所能經驗到的新社會參與方式，也是學習扮演新的社會角色。這是新的學習，當然也是新的挑戰。

在此我們再次看到朝向歷史性發展的成人學習，在其本體論上的社會性。成人發展不是行為改變，而是「個體在其社會關係網絡中作為一個辯證統一體」的社會性發展。這個概念包含了三個層面；其一、個體在社會關係中學習，社會關係是成人學習的環境。其二、個體與其身處的社會關係網絡之間存在著辯證關係，即個體受到環境影響，同時也對環境有主動創造的能力。其三、個體的發展與環境的發展同時發生，也就是個體在改造社會（環境）的過程也得到發展。不只是自己發展，要眾人一起發展。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我發人人，人人發我。投入到有利眾人發展的環境創造活動中，同時也是自己的發展活動。

因此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朝向歷史性發展的成人學習者必然是朝向成為組織者的學習過程，學習者把握了主動性對其自身的生活結構進行組織，進而對自身學習活動的組織，到自己身在其中的學習社群的組織。

對成人學習中蘊含社會性的體悟，也是我們在蘆荻的工作中，以建立學習社群為最重要工作方法的核心概念。我們努力建立社群，我們作為創造學員 ZPD 的組織者，同時也推動學員成為其學習環境的組織者。

一種朝向歷史性發展的成人學習，涉及了學習者自身的歷史性轉化。而個體的生命情調作為社會的歷史性反映，個人的生命發展也受到歷史性的制約。在此意義上，成人學習者本身就是一個文化現象。也就是成人個體何以長成今日的樣子，是個在歷史中被社會模塑的暫時性結果。理解自己也是在觀看社會與歷史。身心一致地投入於學習活動，努力想讓自己可以再長的不一樣，也是在面對社會的限制。是從「如今之我」的網綁中朝向未來解放的奮鬥過程。如斯解放過程並非心念一轉便得自由，而是需要在活動中進行轉化，也就朝向發展的實踐活動。在此，我們看到成人學習對於社會變革的契機。

但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對大部份的學員而言，他們即使體驗到了作為整體的

學習活動中的美妙，仍然選擇僅僅作為一個活動的參加者是相對輕鬆的。而那些已經選擇主動投入到學習環境的創造活動中的學員，也大多仍停留在自己參與的學習小社群的活動組織上。雖然相對於他/她來蘆荻之前已經是相對的進步，但在發展的進程上，仍是停留在「我這輩子能這樣就已經很棒了」的滿足中，就像電視劇裡小資女孩的「小確幸」一樣。

其中關鍵在於，我們作為工作者，要能設計出合適的學習活動，對於大多數學員而言，能在其中玩耍的同時又能照見自己何以長成「如今之我」，實屬不易。這個任務挑戰工作者在組織工作上的能耐，以及工作者自身同時也作為朝向解放的實踐者。工作者是作為創造一朝向解放的成人學習社群的工具-與-結果。

發展作為革命活動之美

成人學習者最重要的成績，在於主動選擇向「我就是這樣」告別，並迎向未來的發展活動中。這意味著我可以選擇是我想成為的樣子。其中敢於想像、敢於奢望、敢於挑戰與追求，在我看來是最美的生命質地。佇立在歷史長河中的成人學習者，就如本文標題的「逆風行者」，解放來自「逆」，敢逆、能逆，才帶來發展的可能性。逆，是行，才不會原地踏步；逆，也是迎，才有機會看見新風景。

成人學習者在學習活動中迎向不確定的未來，則是富有創造力的成人之美。這種創造並非憑空發生，而是來自庶民百姓具體的生命經驗。成年人以血肉之軀在不同社會位置上的拚搏，承載著社會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經驗碎片。這些帶在身體上的歷史材料，在成人學習活動中成為創造的歷史性新元素。

這種創造也不是創造出作為客體的身外之物，而是自己生命的再創造。蘊含在成人學習之中的創造性潛力，深具美感。而成人學習者自覺地選擇投身到學習-帶動-發展的活動中，正是將潛力實現為具體的創造過程。雖然結果未知，卻更顯創造之美。

已近 60 的蘆荻資深學員麗卿大姐，從 13 歲起就當童工在社會中打滾，只有小學畢業。三年前尚不會電腦也不會攝影，如今已經成為在蘆荻可以獨當一面、深具教學敏感度的影像課程講師。她剪出來的影片，她樸素的影像語言深具獨特性，故事深刻且感動人。她的作品本身就是庶民創造之美。

她在這學期影像課程的第一次上課時，她向她的學生說了這樣的話：「我們都活到這把年紀了，生命還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機會嗎？我本來也不敢奢想，但是我學習影像後，我覺得生命真的變不一樣…得到的快樂也不是以前以為的那種快樂…所以雖然來當老師壓力很大，但是我認為應該把這樣生命變不一樣的機會也帶給大家」。麗卿大姐的這段話，就如同她的影像作品一樣，樸素的語言中帶著深刻的生命美感。

在蘆荻的資深學員社群中，我們有一小群像麗卿這樣已經上路的成人學習者。作為朝向自由與解放的歷史性發展的活動，成人學習是無終止的解放之路。即使我覺得麗卿大姐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她也是仍在持續奮鬥往前的進程中，仍不時會遭遇困難而嚷嚷壓力好大。我與其他同仁作為與她一同工作發展的伙伴，我們作為彼此在發展實踐之路上的 ZPD 相互支持。故事還在發展中，且看我們能走到何處。

結語

在中國成人教育的歷史裡，也有致力於成人解放的先行者，清末民初的教育家陶行知是最啟發我的一位前輩。閱讀陶行知的許多文獻，他在當年的社會條件下提出了許多有意思的教育設計與主張，例如「小先生」或「社會大學」等等具有創意且包含了教育基進理念的設計，但最打動我的卻是一首詩，對我而言，這是在這閱讀過程中對我感動最大的文獻之一，它不是理論文字，但其中卻蘊含了理論、倫理與方法，沒有華麗詞藻，卻情感至深。我要引述這首詩作為結語。我願意將他詩中的畫當是個隱喻來體會。畫不但是表達，更是充滿豐沛的實踐意涵的創造行動。畫是再現，是重新詮釋，更是對一個想望的美好未來的實踐擘畫。讀著他的詩，我與一世紀前的教育前輩有了聯繫，有如隔空共振一般，不時地鼓勵著我。

《為老百姓而畫》 陶行知

為老百姓而畫，
到老百姓的隊伍裏去畫，
跟老百姓學畫，
教老百姓學畫。

畫老百姓，
畫老百姓的爸爸，
畫老百姓的媽媽，
畫老百姓的小娃娃；
畫出老百姓的好惡悲歡，作息奮鬥，
畫出老百姓之平凡而偉大。

希望老百姓都喜歡掛我們的畫，
尤其喜歡掛他們自己的畫。

把畫送進每一個勞苦的人家，

使鄉村美化，
使都市美化，
使中國美化，
使全世界美化。

給老百姓一個安慰，
使老百姓的智慧啟發，
刺激每一個老百姓的創造力，
創造出老百姓所願意有的新天下。

參考書目

- Alain Touraine (2002)。《行動者的歸來》，舒詩偉、許甘寧、蔡宜剛合譯。台北：麥田出版。
- Altrichter, H., Posch, P. & Somekh, B. (2000)。《行動研究方法導論》，夏林清等譯。台北：遠流。
- Fromm, E. (2002)。《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管韻玲譯，台北：志文
- Holzman, L. (1993). *School for Growt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Holzman, L & Mandez, R.(2003). *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Brunner-Routledge
- Horton, M. and Freire P. (1990). *We make the road by walk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Schon, A. (2003)。《反映回觀－教育實踐的個案研究》，夏林清、洪雯柔、謝斐敦合譯。台北：遠流。
- Shor, I. & Freire, P. (2008)。《解放教育學－轉化教育對話錄》，林邦文譯，台北：巨流出版社。
- Illich, I. (1994)。《非學校化社會》(*Deschooling Society*)，吳康寧譯，台北：桂冠
- Kao, H. S. R., Ding, B. K., & Cheng, S. W. (2000). Brush handwriting treatment of emotional problems in patients with Type II diabe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ural Medicine*, 7, S-1, 50.
- Tillich, P., (1997)，《存在的勇氣》。貴州人民出版社。
- Vygotsky, L. (1978)。《社會中的心智》。蔡敏玲、陳正乾譯。臺北：心理出版社。
- Finger, M. & Asun, J. (2002)。《面臨十字路口的成人教育－學尋出路》，王世哲等譯。台北：巨流出版社。
- Horton, M. & Freire, P. (1990). *we make the road by walk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Newman, F. (1988). *The Myth of Psychology*. New York: Castillo

Newman, F. (1994). *Let's Develop*. New York: Castillo

Newman, F. and Holzman, L. (2003). *All Power to The Developing* 〈一切力量朝向發展〉，夏林清譯。

Freire, P. (1970a /1993).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Continuum. Paulo Freire (2002)，《受壓迫者教育學》，方永泉譯，台北：巨流

李易昆（2004）。實踐的焦慮作為發展的動力。未發表。

林孝信（2000），成人教育傳統中的知識解放

夏林清（2006）。在地人形：政治歷史皺摺中的心理教育工作者。應用心理研究，第 31 期，頁 236。

夏林清（2008）。卡榫—拮抗同行的社會學習。哲學與文化，第三十五卷第一期。

夏林清（2010），〈走在解殖的路徑中~拮抗同行的社會學習〉，應用心理研究，第 45 期，2010 春，45-72 頁。

夏林清（2011），《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台北：導航出版社。

孫春在（2000），《開創社區大學的人間四月天》，2000/2/23 中國時報第 15 版

馬克思（1844），《哲學和經濟學手稿》

馬克思（1845），〈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馬克思（1848），〈共產黨宣言〉。

高尚仁（2010），〈書法保健與書法治療〉。應用心理研究，第 46 期，2010 夏，71-91 頁

陶行知（1928），〈告生活教育社同志書〉，《陶行知全集》第 4 卷第 356 頁

陶行知（1985），《陶行知詩歌選》 吳一德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黃武雄（1997），深化民主與發展新文化

黃武雄（1998），我們要辦什麼樣的社區大學

黃武雄（1999），我們要辦什麼樣的社區大學

黃武雄（2003），《學校在窗外》，台北縣：左岸文化。

黃富順（1992），〈台灣地區成人教育的現況與發展趨勢〉，。

廖菲（2013），〈蘆荻勁草：臺灣成人解放教育的行動實驗〉，《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

新住民媽媽來台生活必讀10件事

【本報記者 林文郎報導】新住民媽媽來台生活，必讀以下10件事，以幫助她們適應台灣的生活環境。

1. 了解台灣的社會文化：新住民媽媽來台生活，首先要了解台灣的社會文化，包括語言、習俗、價值觀等。



新住民媽媽來台生活必讀10件事。

夢訪全聯電視台後記

【本報記者 林文郎報導】日前，我有幸受邀參加全聯電視台的一場活動，這是我第一次親臨該台，感受其專業的製作過程。

感謝節節看見自己的成長

【本報記者 林文郎報導】在節節的陪伴下，我經歷了許多成長的點滴，感謝節節一直以來对我的支持與鼓勵。

龍鳳堂餅店外拍小記

【本報記者 林文郎報導】日前，我有幸前往龍鳳堂餅店進行外拍，該店以其精緻的糕點和傳統的製作工藝而聞名。

下週預告

下週我們將繼續報導新住民媽媽來台生活的相關議題，包括如何尋找工作、如何與子女溝通等。

社區大小事

本週社區大小事包括：社區活動、居民服務、環境衛生等相關資訊。

熱炒久久 三蘆社區報

【本報記者 林文郎報導】本報為服務社區居民，特設「熱炒久久」專欄，報導社區熱點事件。

從荒煙漫草到連城咖啡味駐 重陽重劃區的前世今生

【本報記者 林文郎報導】重陽重劃區，從昔日的荒煙漫草，如今已發展成為連城咖啡味駐的繁華地段。

在何可蘭路與忠孝東路路口

在何可蘭路與忠孝東路路口，我們見證了城市發展的變遷，這裡曾是繁華的商業區，如今則充滿了現代感。



這裡的建築風格與周圍環境相得益彰，展現了城市規劃的進步與成熟。

一件幸福的事

【本報記者 林文郎報導】對於許多新住民媽媽來說，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社區大小事

本週社區大小事包括：社區活動、居民服務、環境衛生等相關資訊。

一聽不想畢業的學校

【本報記者 林文郎報導】在學校裡，我們聽到了許多感人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們更加珍惜求學的機會。

【藝】出一桶金

【本報記者 林文郎報導】在藝術領域，我們看到許多創作者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了財富自由。

工作的幸福

工作不僅是謀生的手段，更是一種幸福的生活方式，它能讓我們實現自我價值。

巷弄裡的國畫

【本報記者 林文郎報導】在繁華的巷弄裡，我們發現了許多充滿藝術氣息的國畫作品。



一輩不想畢業的學成

【本報記者 林文義 專訪】

「學成」一輩不想畢業的學成，這是一句多麼諷刺的話。在「學成」這名詞背後，隱藏著多少人的辛酸與淚水。他們在異鄉求學，卻在畢業後，卻發現自己已經無法回到那個曾經給予他們知識與啟迪的校園。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挑戰與未知的道路。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挑戰與未知的道路。



▲一名在異鄉求學的學生，在畢業後，卻發現自己已經無法回到那個曾經給予他們知識與啟迪的校園。

我有電子外幣存款帳戶——做卡最方便

【本報記者 林文義 專訪】

「我有電子外幣存款帳戶——做卡最方便」，這是一句多麼實用的話。在「做卡最方便」這名詞背後，隱藏著多少人的便利與快捷。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便利與快捷的道路。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便利與快捷的道路。

「人海難尋的伴侶可尋」——

【本報記者 林文義 專訪】

「人海難尋的伴侶可尋」，這是一句多麼感性的話。在「伴侶可尋」這名詞背後，隱藏著多少人的渴望與追求。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渴望與追求的道路。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渴望與追求的道路。



▲「人海難尋的伴侶可尋」，這是一句多麼感性的話。

「人海難尋的伴侶可尋」——

【本報記者 林文義 專訪】

「人海難尋的伴侶可尋」，這是一句多麼感性的話。在「伴侶可尋」這名詞背後，隱藏著多少人的渴望與追求。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渴望與追求的道路。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渴望與追求的道路。

| | | | |
|----------|-----------|-----------|-----------|
| 1. 本報... | 2. 本報... | 3. 本報... | 4. 本報... |
| 5. 本報... | 6. 本報... | 7. 本報... | 8. 本報... |
| 9. 本報... | 10. 本報... | 11. 本報... | 12. 本報... |

熱炒久久

三蘆社區報

小販子裡的命運 直見民生——公共空間閒置，可惜!

【本報記者 林文義 專訪】

「小販子裡的命運 直見民生——公共空間閒置，可惜!」，這是一句多麼深刻的話。在「公共空間閒置，可惜!」這名詞背後，隱藏著多少人的無奈與辛酸。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無奈與辛酸的道路。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無奈與辛酸的道路。



▲公共空間閒置，可惜!

「小販子裡的命運 直見民生——公共空間閒置，可惜!」，這是一句多麼深刻的話。在「公共空間閒置，可惜!」這名詞背後，隱藏著多少人的無奈與辛酸。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無奈與辛酸的道路。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無奈與辛酸的道路。

「小販子裡的命運 直見民生——公共空間閒置，可惜!」，這是一句多麼深刻的話。在「公共空間閒置，可惜!」這名詞背後，隱藏著多少人的無奈與辛酸。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無奈與辛酸的道路。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無奈與辛酸的道路。

聽新華大 樂及百靈之王

【本報記者 林文義 專訪】

「聽新華大 樂及百靈之王」，這是一句多麼動人的話。在「樂及百靈之王」這名詞背後，隱藏著多少人的快樂與幸福。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快樂與幸福的道路。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快樂與幸福的道路。



▲聽新華大 樂及百靈之王

「聽新華大 樂及百靈之王」，這是一句多麼動人的話。在「樂及百靈之王」這名詞背後，隱藏著多少人的快樂與幸福。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快樂與幸福的道路。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快樂與幸福的道路。

| | | | |
|----------|-----------|-----------|-----------|
| 1. 本報... | 2. 本報... | 3. 本報... | 4. 本報... |
| 5. 本報... | 6. 本報... | 7. 本報... | 8. 本報... |
| 9. 本報... | 10. 本報... | 11. 本報... | 12. 本報... |

選舉來了~福利品 我有話要說

【本報記者 林文義 專訪】

「選舉來了~福利品 我有話要說」，這是一句多麼實用的話。在「福利品 我有話要說」這名詞背後，隱藏著多少人的利益與訴求。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利益與訴求的道路。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利益與訴求的道路。

「選舉來了~福利品 我有話要說」，這是一句多麼實用的話。在「福利品 我有話要說」這名詞背後，隱藏著多少人的利益與訴求。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利益與訴求的道路。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利益與訴求的道路。



▲福利品 我有話要說

生命的舞者——試到病除林秀美

【本報記者 林文義 專訪】

「生命的舞者——試到病除林秀美」，這是一句多麼感人的話。在「試到病除林秀美」這名詞背後，隱藏著多少人的希望與追求。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希望與追求的道路。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希望與追求的道路。



▲生命的舞者——試到病除林秀美

「人海難尋的伴侶可尋」——

【本報記者 林文義 專訪】

「人海難尋的伴侶可尋」，這是一句多麼感性的話。在「伴侶可尋」這名詞背後，隱藏著多少人的渴望與追求。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渴望與追求的道路。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渴望與追求的道路。

往非洲去：沖床老闆的大腦預應

【本報記者 林文義 專訪】

「往非洲去：沖床老闆的大腦預應」，這是一句多麼深刻的話。在「沖床老闆的大腦預應」這名詞背後，隱藏著多少人的無奈與辛酸。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無奈與辛酸的道路。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無奈與辛酸的道路。



▲往非洲去：沖床老闆的大腦預應

「往非洲去：沖床老闆的大腦預應」，這是一句多麼深刻的話。在「沖床老闆的大腦預應」這名詞背後，隱藏著多少人的無奈與辛酸。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無奈與辛酸的道路。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無奈與辛酸的道路。

記憶中的兒時村莊

【本報記者 林文義 專訪】

「記憶中的兒時村莊」，這是一句多麼動人的話。在「兒時村莊」這名詞背後，隱藏著多少人的回憶與情感。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回憶與情感的道路。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回憶與情感的道路。



▲記憶中的兒時村莊

「記憶中的兒時村莊」，這是一句多麼動人的話。在「兒時村莊」這名詞背後，隱藏著多少人的回憶與情感。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回憶與情感的道路。他們在現實的壓力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充滿了回憶與情感的道路。

| | | | |
|----------|-----------|-----------|-----------|
| 1. 本報... | 2. 本報... | 3. 本報... | 4. 本報... |
| 5. 本報... | 6. 本報... | 7. 本報... | 8. 本報... |
| 9. 本報... | 10. 本報... | 11. 本報... | 12. 本報... |

【移民生活】



手部乾燥，健康不求人

「手部乾燥」是許多新移民在加國生活時，常會遇到的問題。由於加國氣候乾燥，加上室內暖氣，使得皮膚容易失去水分，導致手部乾燥、瘙癢、甚至開裂。如果不加以保護，可能會引起皮膚病或感染。

專家建議，新移民應注意以下幾點來預防和治療手部乾燥：

- 1. 勤塗護手霜：選擇含有天然油脂或凡士林的護手霜，每天多次塗抹，特別是在洗手後。
- 2. 避免過度清潔：減少使用刺激性肥皂，改用溫和的洗滌劑。
- 3. 戴手套：在寒冷或乾燥的環境中，戴手套可以保護手部免受乾風的侵襲。
- 4. 保持濕度：在室內使用加濕器，增加空氣濕度。
- 5. 避免長時間接觸水：減少洗手時間，避免使用熱水。

手部乾燥，健康不求人

「手部乾燥」是許多新移民在加國生活時，常會遇到的問題。由於加國氣候乾燥，加上室內暖氣，使得皮膚容易失去水分，導致手部乾燥、瘙癢、甚至開裂。如果不加以保護，可能會引起皮膚病或感染。

專家建議，新移民應注意以下幾點來預防和治療手部乾燥：

- 1. 勤塗護手霜：選擇含有天然油脂或凡士林的護手霜，每天多次塗抹，特別是在洗手後。
- 2. 避免過度清潔：減少使用刺激性肥皂，改用溫和的洗滌劑。
- 3. 戴手套：在寒冷或乾燥環境中，戴手套可以保護手部免受乾風的侵襲。
- 4. 保持濕度：在室內使用加濕器，增加空氣濕度。
- 5. 避免長時間接觸水：減少洗手時間，避免使用熱水。



手部乾燥，健康不求人

「手部乾燥」是許多新移民在加國生活時，常會遇到的問題。由於加國氣候乾燥，加上室內暖氣，使得皮膚容易失去水分，導致手部乾燥、瘙癢、甚至開裂。如果不加以保護，可能會引起皮膚病或感染。

專家建議，新移民應注意以下幾點來預防和治療手部乾燥：

- 1. 勤塗護手霜：選擇含有天然油脂或凡士林的護手霜，每天多次塗抹，特別是在洗手後。
- 2. 避免過度清潔：減少使用刺激性肥皂，改用溫和的洗滌劑。
- 3. 戴手套：在寒冷或乾燥環境中，戴手套可以保護手部免受乾風的侵襲。
- 4. 保持濕度：在室內使用加濕器，增加空氣濕度。
- 5. 避免長時間接觸水：減少洗手時間，避免使用熱水。

【移民生活】



【移動的時光】之一 三重的記憶拼圖

「移動的時光」是許多新移民在加國生活時，常會遇到的問題。由於加國氣候乾燥，加上室內暖氣，使得皮膚容易失去水分，導致手部乾燥、瘙癢、甚至開裂。如果不加以保護，可能會引起皮膚病或感染。

專家建議，新移民應注意以下幾點來預防和治療手部乾燥：

- 1. 勤塗護手霜：選擇含有天然油脂或凡士林的護手霜，每天多次塗抹，特別是在洗手後。
- 2. 避免過度清潔：減少使用刺激性肥皂，改用溫和的洗滌劑。
- 3. 戴手套：在寒冷或乾燥環境中，戴手套可以保護手部免受乾風的侵襲。
- 4. 保持濕度：在室內使用加濕器，增加空氣濕度。
- 5. 避免長時間接觸水：減少洗手時間，避免使用熱水。

【移民生活】



【移動的時光】之一 三重的記憶拼圖

「移動的時光」是許多新移民在加國生活時，常會遇到的問題。由於加國氣候乾燥，加上室內暖氣，使得皮膚容易失去水分，導致手部乾燥、瘙癢、甚至開裂。如果不加以保護，可能會引起皮膚病或感染。

專家建議，新移民應注意以下幾點來預防和治療手部乾燥：

- 1. 勤塗護手霜：選擇含有天然油脂或凡士林的護手霜，每天多次塗抹，特別是在洗手後。
- 2. 避免過度清潔：減少使用刺激性肥皂，改用溫和的洗滌劑。
- 3. 戴手套：在寒冷或乾燥環境中，戴手套可以保護手部免受乾風的侵襲。
- 4. 保持濕度：在室內使用加濕器，增加空氣濕度。
- 5. 避免長時間接觸水：減少洗手時間，避免使用熱水。

我的第三個城市

「我的第三個城市」是許多新移民在加國生活時，常會遇到的問題。由於加國氣候乾燥，加上室內暖氣，使得皮膚容易失去水分，導致手部乾燥、瘙癢、甚至開裂。如果不加以保護，可能會引起皮膚病或感染。

專家建議，新移民應注意以下幾點來預防和治療手部乾燥：

- 1. 勤塗護手霜：選擇含有天然油脂或凡士林的護手霜，每天多次塗抹，特別是在洗手後。
- 2. 避免過度清潔：減少使用刺激性肥皂，改用溫和的洗滌劑。
- 3. 戴手套：在寒冷或乾燥環境中，戴手套可以保護手部免受乾風的侵襲。
- 4. 保持濕度：在室內使用加濕器，增加空氣濕度。
- 5. 避免長時間接觸水：減少洗手時間，避免使用熱水。

我的第三個城市

「我的第三個城市」是許多新移民在加國生活時，常會遇到的問題。由於加國氣候乾燥，加上室內暖氣，使得皮膚容易失去水分，導致手部乾燥、瘙癢、甚至開裂。如果不加以保護，可能會引起皮膚病或感染。

專家建議，新移民應注意以下幾點來預防和治療手部乾燥：

- 1. 勤塗護手霜：選擇含有天然油脂或凡士林的護手霜，每天多次塗抹，特別是在洗手後。
- 2. 避免過度清潔：減少使用刺激性肥皂，改用溫和的洗滌劑。
- 3. 戴手套：在寒冷或乾燥環境中，戴手套可以保護手部免受乾風的侵襲。
- 4. 保持濕度：在室內使用加濕器，增加空氣濕度。
- 5. 避免長時間接觸水：減少洗手時間，避免使用熱水。

熱炒久久

三蘆綠寶石~排水溝變公園

「三蘆綠寶石」是許多新移民在加國生活時，常會遇到的問題。由於加國氣候乾燥，加上室內暖氣，使得皮膚容易失去水分，導致手部乾燥、瘙癢、甚至開裂。如果不加以保護，可能會引起皮膚病或感染。

專家建議，新移民應注意以下幾點來預防和治療手部乾燥：

- 1. 勤塗護手霜：選擇含有天然油脂或凡士林的護手霜，每天多次塗抹，特別是在洗手後。
- 2. 避免過度清潔：減少使用刺激性肥皂，改用溫和的洗滌劑。
- 3. 戴手套：在寒冷或乾燥環境中，戴手套可以保護手部免受乾風的侵襲。
- 4. 保持濕度：在室內使用加濕器，增加空氣濕度。
- 5. 避免長時間接觸水：減少洗手時間，避免使用熱水。

礦藏的美味~和高洲切仔麵

「礦藏的美味」是許多新移民在加國生活時，常會遇到的問題。由於加國氣候乾燥，加上室內暖氣，使得皮膚容易失去水分，導致手部乾燥、瘙癢、甚至開裂。如果不加以保護，可能會引起皮膚病或感染。

專家建議，新移民應注意以下幾點來預防和治療手部乾燥：

- 1. 勤塗護手霜：選擇含有天然油脂或凡士林的護手霜，每天多次塗抹，特別是在洗手後。
- 2. 避免過度清潔：減少使用刺激性肥皂，改用溫和的洗滌劑。
- 3. 戴手套：在寒冷或乾燥環境中，戴手套可以保護手部免受乾風的侵襲。
- 4. 保持濕度：在室內使用加濕器，增加空氣濕度。
- 5. 避免長時間接觸水：減少洗手時間，避免使用熱水。

【移民生活】



都市中的彩衣精緻~無尾風蝶

「都市中的彩衣精緻」是許多新移民在加國生活時，常會遇到的問題。由於加國氣候乾燥，加上室內暖氣，使得皮膚容易失去水分，導致手部乾燥、瘙癢、甚至開裂。如果不加以保護，可能會引起皮膚病或感染。

專家建議，新移民應注意以下幾點來預防和治療手部乾燥：

- 1. 勤塗護手霜：選擇含有天然油脂或凡士林的護手霜，每天多次塗抹，特別是在洗手後。
- 2. 避免過度清潔：減少使用刺激性肥皂，改用溫和的洗滌劑。
- 3. 戴手套：在寒冷或乾燥環境中，戴手套可以保護手部免受乾風的侵襲。
- 4. 保持濕度：在室內使用加濕器，增加空氣濕度。
- 5. 避免長時間接觸水：減少洗手時間，避免使用熱水。

一間不想畢業的學校

「一間不想畢業的學校」是許多新移民在加國生活時，常會遇到的問題。由於加國氣候乾燥，加上室內暖氣，使得皮膚容易失去水分，導致手部乾燥、瘙癢、甚至開裂。如果不加以保護，可能會引起皮膚病或感染。

專家建議，新移民應注意以下幾點來預防和治療手部乾燥：

- 1. 勤塗護手霜：選擇含有天然油脂或凡士林的護手霜，每天多次塗抹，特別是在洗手後。
- 2. 避免過度清潔：減少使用刺激性肥皂，改用溫和的洗滌劑。
- 3. 戴手套：在寒冷或乾燥環境中，戴手套可以保護手部免受乾風的侵襲。
- 4. 保持濕度：在室內使用加濕器，增加空氣濕度。
- 5. 避免長時間接觸水：減少洗手時間，避免使用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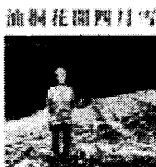
重慶收藏的目標

重慶收藏家協會會長張國華表示，收藏不僅是興趣，更是一種生活態度。他呼籲廣大收藏愛好者，應以科學的態度和理性的眼光，參與收藏活動。張國華指出，收藏應注重文化底蘊和藝術價值，不應盲目追求名貴和炒作。他認為，收藏是傳承文化、弘揚藝術的重要途徑，也是豐富精神生活、提高生活質量的有效方式。他呼籲社會各界應給予收藏活動更多的支持和關注，營造良好的收藏氛圍。



油桐花開門打雪

油桐花開門打雪，這是一句富有詩意的描述。文章介紹了油桐花的特點和用途。油桐花具有花期長、產油量高、適應性強等優點。文章還提到，油桐花油具有多種用途，如製成肥皂、蠟燭等。此外，油桐花還具有藥用價值，對某些疾病有療效。文章呼籲農民應加強對油桐花的種植和管理，提高產量和質量，為社會做出貢獻。



一間不想畢業的學校

這是一篇關於教育制度的文章。作者探討了當前教育制度的弊端，並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議。文章指出，現行的教育制度過於注重分數和排名，忽視了學生的全面發展和個性化需求。作者認為，學校應成為一個讓學生快樂學習、自由發展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充滿壓力和競爭的場所。他呼籲教育界應加強溝通和協作，共同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



社入豐富了我的人生

這是一篇關於社會參與的文章。作者分享了自己參與社會活動的經歷和感悟。文章指出，參與社會活動不僅可以豐富自己的人生，還可以增進與他人的交流和理解。作者認為，每個人都應該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為社會的發展貢獻力量。他呼籲社會各界應加強合作，共同營造和諧、美好的社會環境。



三靈社區報

為健康把關，社區健檢開跑

一個名醫，一個免費的檢驗站，一份安心，一個自己的健康。



為健康把關，社區健檢開跑。社區健檢是預防疾病、促進健康的關鍵。通過定期參加健檢，可以及早發現疾病，及時治療，避免延誤病情。社區健檢站提供多種檢驗項目，包括血壓、血糖、血脂、肝功能等。歡迎廣大居民踴躍參加，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編輯室的話

編輯室的話：本報致力於報導社區新聞，服務廣大讀者。我們將繼續努力，為讀者提供及時、準確、豐富的資訊。歡迎讀者踴躍投稿，共同為社區的繁榮發展貢獻力量。

保健 美國?

保健 美國：美國在保健領域具有先進的技術和豐富的經驗。本文介紹了美國在保健方面的最新進展和經驗，包括營養保健、運動保健、心理保健等。這些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以推動我國保健事業的發展。



| 項目 | 內容 |
|------|----------------------------|
| 社區活動 | 社區健檢、文藝表演、體育比賽等。 |
| 服務項目 | 法律諮詢、心理輔導、就業培訓等。 |
| 聯繫方式 | 電話：123456789，地址：重慶市某某路某某號。 |

【移動的時光】之二

瀟湘的記憶拼圖

瀟湘的記憶拼圖：這是一篇關於湖南（瀟湘）的懷舊文章。作者通過對湖南歷史、文化、風土人情的描述，喚起了對瀟湘的深深記憶。文章提到，瀟湘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作者回憶起在瀟湘度過的歲月，以及在那裡發生的點點滴滴。他認為，瀟湘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種文化傳承和精神家園。



我下是廣州學生妹

我下是廣州學生妹：這是一篇關於廣州學生妹的文章。作者描述了她作為廣州學生妹的經歷和感受。文章指出，廣州學生妹以其優雅大方、勤儉好學的形象著稱。她們不僅是校園的風景，更是社會的楷模。作者認為，廣州學生妹的出現，反映了廣州教育事業的繁榮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



社運與青春

社運與青春：這是一篇關於社會運動與青春的文章。作者探討了青春與社會運動的關係，並呼籲青年一代應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為社會的進步貢獻力量。文章指出，青春是充滿活力和理想的時期，也是參與社會運動的最佳時機。青年應勇於擔當起時代的責任，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



社區雜記 火金姑來吃茶

火金姑來吃茶：這是一篇關於社區活動的文章。文章描述了一次社區茶話會的經過和情況。茶話會上，大家圍坐在一起，暢談心扉，交流心得。通過茶話會，增進了鄰里情誼，促進了社區的和諧穩定。文章呼籲社區應多舉辦類似的活動，加強居民之間的溝通和聯繫。

科學可以創造生活

科學可以創造生活：這是一篇關於科學與生活的文章。文章強調了科學在現代生活中的重要性，並介紹了一些科學技術在生活中的應用。文章指出，科學不僅可以改變世界，還可以創造更美好的生活。我們應該加強科學教育，提高科學素養，讓科學真正造福人類。

勞動百工圖 絳農的藝術

勞動百工圖 絳農的藝術：這是一篇關於農業藝術的文章。文章介紹了農業生產中的各種勞動場景，並探討了農業藝術的獨特魅力。文章指出，農業不僅是生產糧食的產業，更是一種藝術。農民在辛勤勞作的過程中，創造出了許多美不勝收的景觀和作品。我們應該尊重農民，愛惜糧食，共同營造和諧的農業環境。



順德星跌番市場

【本報記者 梁國輝 報導】順德區政府日前公佈，順德區政府將與順德區各鄉鎮政府合作，共同發展順德區旅遊業。順德區政府表示，順德區擁有豐富的自然及文化遺產，包括順德公園、順德湖、順德古鎮等，這些都是發展旅遊業的優勢。順德區政府將與各鄉鎮政府合作，共同開發這些資源，吸引遊客，促進順德區旅遊業的發展。



順德區政府與各鄉鎮政府合作，共同發展順德區旅遊業。



人生不留

【本報記者 梁國輝 報導】人生不留，轉眼即逝。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我們常常感到時間的流逝，卻無法挽留。人生就像一場夢，短暫而美好。我們應該珍惜眼前的每一刻，活出精彩的人生。



傷心海岸

【本報記者 梁國輝 報導】傷心海岸，是許多遊客的必去之地。這裡風景優美，空氣清新，是放鬆心情的最佳場所。然而，這裡也發生過許多令人感傷的故事。遊客們在享受美景的同時，也常常感到一種莫名的傷感。



人生不留

【本報記者 梁國輝 報導】人生不留，轉眼即逝。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我們常常感到時間的流逝，卻無法挽留。人生就像一場夢，短暫而美好。我們應該珍惜眼前的每一刻，活出精彩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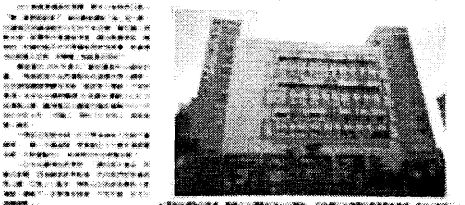


人生不留

【本報記者 梁國輝 報導】人生不留，轉眼即逝。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我們常常感到時間的流逝，卻無法挽留。人生就像一場夢，短暫而美好。我們應該珍惜眼前的每一刻，活出精彩的人生。

三靈社區報

大三元國民運動中心動工 三區人福音?



【本報記者 梁國輝 報導】位於順德區大三元鎮的國民運動中心，日前正式動工興建。該中心由大三元鎮政府與三元區政府合作興建，預計將於明年完工。該中心將提供多種運動設施，包括籃球場、足球場、乒乓球室等，將為三區居民提供便利的運動場所，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

【移動的時光】之三 三靈與教的故事

【本報記者 梁國輝 報導】三靈與教的故事，是順德區歷史的一部分。這裡的宗教文化豐富多彩，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等。這些宗教在當地流傳已久，對當地居民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三靈與教的故事，展現了當地居民對宗教的虔誠和信仰的力量。

三靈與教的故事

【本報記者 梁國輝 報導】三靈與教的故事，是順德區歷史的一部分。這裡的宗教文化豐富多彩，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等。這些宗教在當地流傳已久，對當地居民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三靈與教的故事，展現了當地居民對宗教的虔誠和信仰的力量。

三靈與教的故事

【本報記者 梁國輝 報導】三靈與教的故事，是順德區歷史的一部分。這裡的宗教文化豐富多彩，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等。這些宗教在當地流傳已久，對當地居民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三靈與教的故事，展現了當地居民對宗教的虔誠和信仰的力量。

三靈與教的故事

【本報記者 梁國輝 報導】三靈與教的故事，是順德區歷史的一部分。這裡的宗教文化豐富多彩，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等。這些宗教在當地流傳已久，對當地居民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三靈與教的故事，展現了當地居民對宗教的虔誠和信仰的力量。

三靈社區報

一代燒香 兩代同爐水了嗎?

【本報記者 林文輝 報導】位於三靈社區的「三靈社區報」自創刊以來，深受社區居民的支持與喜愛。本報秉持「報導社區、服務居民」的宗旨，致力於報導社區的最新動態、民生民情，並提供居民所需的各項資訊。本報內容豐富、報導詳實，是社區居民獲取資訊的重要管道。本報亦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為促進社區和諧、增進居民感情而努力。

河堤邊的事

【本報記者 林文輝 報導】在河堤邊，有一處風景優美的公園。這裡環境清幽、空氣清新，是居民休閒娛樂的好去處。每逢週末，這裡總是聚集了許多市民，有的散步、有的運動、有的聊天。這不僅是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社區和諧的體現。

新橋上第一社區婦女美展

【本報記者 林文輝 報導】「新橋上第一社區婦女美展」日前在社區中心舉行。展覽內容豐富，包括攝影、繪畫、手工藝等。參展作品展現了社區婦女們的才華與創意，也反映了她們對生活的熱愛與追求。展覽吸引了眾多市民參觀，獲得了廣泛好評。

小區生活

【本報記者 林文輝 報導】本報關注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報導各類生活資訊。從市場行情到生活小常識，從健康養生到教育培訓，本報力求為居民提供最實用、最貼心的服務。歡迎廣大居民踴躍投稿，共同豐富社區生活。

社區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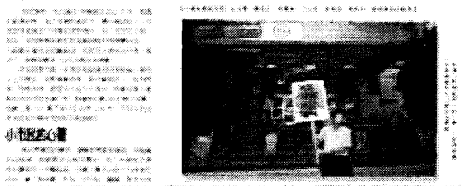
【本報記者 林文輝 報導】社區活動是增進居民感情、豐富生活的重要途徑。本報將持續報導各類社區活動，包括文藝表演、體育比賽、公益活動等。鼓勵居民積極參與，共同營造和諧、美好的社區氛圍。

社區服務

【本報記者 林文輝 報導】本報致力於為社區居民提供優質服務。通過報導各類服務資訊，幫助居民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同時，本報亦積極參與公益活動，為社區建設貢獻力量。

社區新聞

【本報記者 林文輝 報導】本報及時報導社區各類新聞，包括政策法規、社會動態、民生民情等。確保居民能夠第一時間了解社區的最新情況，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圖為社區活動現場，居民們正聚精會神地聆聽講解。圖為社區活動現場，居民們正聚精會神地聆聽講解。

編譯家的話

本報編譯家將為您提供各類資訊的編譯服務。無論是中英文對照、專業術語翻譯，還是各類文檔的編譯，本報均能提供高質量的服務。歡迎廣大居民諮詢與訂購。

【新動的時光】之四 三誠的記憶拼圖

感戴的仁義術

【本報記者 林文輝 報導】在社會快速發展的今天，我們需要更多的仁義與誠信。仁義是立身之本，誠信是處世之基。只有秉持仁義誠信，才能贏得他人的尊重與信任，才能建立和諧的社會關係。我們應從身邊的小事做起，踐行仁義誠信，共同營造良好的社會風尚。

亞洲我的家

【本報記者 林文輝 報導】亞洲是我們的家園，是我們的根。亞洲文化博大精深、多元包容，是人類文明的瑰寶。我們應加強亞洲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共同促進亞洲的繁榮與發展。同時，我們亦應弘揚亞洲傳統美德，為構建和諧世界貢獻力量。



「阿嬤」入手路請 承傳婆老人共餐

【本報記者 林文輝 報導】「阿嬤」是許多人的親人，也是我們成長的見證者。在社會變遷的今天，我們應更加關心中老兩代，特別是「阿嬤」的生活。通過舉辦「婆老人共餐」活動，讓「阿嬤」們聚在一起，分享生活點滴，感受親情的溫暖。這不僅是對「阿嬤」的關愛，也是對傳統美德的承傳。

三靈大小事

| 日期 | 內容 |
|--------|----------------|
| 11月10日 | 三靈社區報創刊六週年紀念活動 |
| 11月15日 | 新橋上第一社區婦女美展 |
| 11月20日 | 河堤邊公園環境整治 |
| 11月25日 | 社區服務中心舉辦講座 |
| 12月1日 | 社區義演活動 |

新豐養生大館

中醫藥膳 玉竹百合湯

【本報記者 林文輝 報導】新豐養生大館推出多款中醫藥膳，旨在為市民提供健康養生之道。其中，「玉竹百合湯」選用優質藥材，經科學方法烹調而成。具有清熱潤燥、止咳化痰之功效，是秋冬季節滋陰養肺的佳品。歡迎廣大市民前來品嚐。

百工 職嘗的人生

【本報記者 林文輝 報導】「百工」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也是社會發展的基石。在現代社會，我們應弘揚「百工」精神，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通過舉辦各類職業培訓與交流活動，提高市民的職業技能與素質，為社會發展貢獻力量。

融入香港的城友會

【本報記者 林文輝 報導】「融入香港的城友會」致力於促進新移民與本地居民的交流與融合。通過舉辦各類活動，幫助新移民了解香港文化、習俗，增進彼此的了解與友誼。歡迎廣大市民踴躍參加，共同營造和諧、包容的社區氛圍。

三靈社區報

本報為社區居民提供各類資訊服務。歡迎廣大居民踴躍投稿，共同豐富社區生活。本報亦提供各類生活資訊、健康養生、教育培訓等服務，為居民提供最實用、最貼心的服務。

都市更新 還是都市人更新?

林啟賢

本報記者黃美玲攝影

「都市更新」一詞，在坊間流傳甚廣，但對許多人來說，這仍是一個陌生且充滿爭議的詞彙。有人認為，都市更新是改善城市面貌、提升生活品質的良藥；也有人認為，都市更新是剝奪居民權益、破壞社區文化的惡魔。在都市更新與都市人更新之間，我們應該如何選擇？



都市更新 還是都市人更新

都市更新，不僅是建築物的更新，更是都市人生活的更新。在追求現代化與發展的同時，我們不能忽視了那些在更新過程中被遺棄的人。都市更新應該是一個包容性的過程，讓每個人都能參與其中，分享發展的成果。

一門不想營業的學坊

在都市更新的大潮中，有一群人不願被動接受命運的擺佈。他們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對更新計劃的異議。這些「學坊」雖然在商業意義上可能無法「營業」，但他們的存在卻提醒我們，都市更新不應只是一場單方面的行動。



三寶社區報

都市更新 還是都市人更新?

本報特別刊出「都市更新與都市人更新」專題報導，邀請多位專家學者，就都市更新的現狀、問題與未來發展進行深入探討。報導指出，都市更新不應只注重硬體建設，更應關注軟體建設，即都市人的素質與生活品質。

都來都去，都到最後都無處去

在都市更新過程中，許多居民面臨著無家可歸的困境。他們被迫離開祖傳的家園，卻在繁華的都市中找不到容身之處。這種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呼籲政府採取措施，保障居民的合法權益。

登刊啟事

本報為擴大宣傳，特設「登刊啟事」專欄。歡迎各界人士踴躍投稿，分享您的觀點與故事。本報將根據稿件質量，擇優刊登。聯繫電話：XXXX-XXXX。

手部易理掌中乾坤 自助助人·關懷弱勢·服務社區

以手而出一則手帶給我的成長



「手」是人類最靈敏的器官，也是我們與世界溝通的橋樑。在手部易理中，我們通過觀察手掌的紋路與形狀，了解個人的性格與命運。這不僅是一種傳統文化，更是一種服務社區、關懷弱勢的實踐。



在都市更新過程中，許多弱勢群體面臨著艱難的處境。我們應該伸出援手，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幫助與支持。通過手部的易理，我們能更好地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從而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服務。

三寶社區 一加油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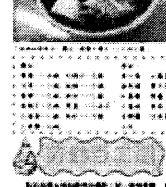
本報特別推出「三寶社區 一加油團」專欄，旨在為社區居民提供實用資訊與服務。無論是生活技巧、健康養生，還是社區活動，我們都將竭誠為您服務。讓我們一起加油，共同建設美好的社區。



社區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一加油團」中，我們匯集了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為居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如果您有任何需求，請隨時與我們聯繫。電話：XXXX-XXXX。

新膳養生大補帖

中醫藥膳·花膠吃家菜(送燒味)



「食藥同源」是中國傳統醫學的重要理念。本報特別推出「新膳養生大補帖」，精選多款中醫藥膳，為讀者提供健康養生的參考。這些藥膳選用名貴藥材與新鮮食材，味道鮮美，功效顯著。



在都市更新過程中，許多居民面臨著生活壓力與健康問題。通過中醫藥膳的調理，我們能更好地調理身心，增強體質。本報將繼續推出更多實用資訊，為您的健康服務。

雕刻師的承諾

雕刻師的承諾，不僅是對作品的承諾，更是對藝術的承諾。在繁華的都市中，雕刻師們用他們的巧手，創造出無數精美的藝術品。這些作品不僅裝點了城市，更展現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都市更新過程中，我們應該重視對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雕刻師的承諾，正是這種文化精神的體現。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勞動成果，為他們提供更好的發展環境。讓我們一起努力，讓中華文化在繁華的都市中煥發出生機與活力。

慈濟基金會 大家來做功德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慈濟功德會為弘揚佛法、利濟眾生，於三月十七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在翠濠庭酒家舉行「大家來做功德」活動。...



慈濟功德會為弘揚佛法、利濟眾生，於三月十七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在翠濠庭酒家舉行「大家來做功德」活動。

民權區畫社區一 歡喜迎新子兒育會春聯



民權區畫社區一 歡喜迎新子兒育會春聯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民權區畫社區一 歡喜迎新子兒育會，於三月十七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在翠濠庭酒家舉行「大家來做功德」活動。...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慈濟功德會為弘揚佛法、利濟眾生，於三月十七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在翠濠庭酒家舉行「大家來做功德」活動。...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民權區畫社區一 歡喜迎新子兒育會，於三月十七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在翠濠庭酒家舉行「大家來做功德」活動。...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慈濟功德會為弘揚佛法、利濟眾生，於三月十七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在翠濠庭酒家舉行「大家來做功德」活動。...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民權區畫社區一 歡喜迎新子兒育會，於三月十七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在翠濠庭酒家舉行「大家來做功德」活動。...

三賢社區報

政府核得核能，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政府核得核能，一個不能說的秘密？核能發電，利國利民，但核能發電的危險性，卻是政府不能說的秘密。...



編箱室的話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編箱室的話，是編箱室的人們，在編箱室裏，說的話。...



編箱室的人們，在編箱室裏，說的話。

生命 不一樣的選擇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生命，不一樣的選擇。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不同的。...



生命，不一樣的選擇。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生命，不一樣的選擇。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不同的。...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生命，不一樣的選擇。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不同的。...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生命，不一樣的選擇。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不同的。...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生命，不一樣的選擇。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不同的。...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生命，不一樣的選擇。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不同的。...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生命，不一樣的選擇。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不同的。...

中醫藥博覽會 古韻悠揚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中醫藥博覽會，古韻悠揚。中醫藥文化，博大精深。...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中醫藥博覽會，古韻悠揚。中醫藥文化，博大精深。...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中醫藥博覽會，古韻悠揚。中醫藥文化，博大精深。...

全體團員 傳遞幸福的使者

【本報記者 陳文輝 報導】全體團員，傳遞幸福的使者。幸福，是每個人的追求。...

全體團員，傳遞幸福的使者。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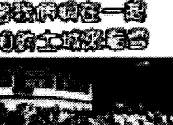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一間不想畢業的學校

一間不想畢業的學校
一間不想畢業的學校
一間不想畢業的學校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三慶社區報

勞保年金月領越少，誰能得保？

勞保年金月領越少，誰能得保？
勞保年金月領越少，誰能得保？
勞保年金月領越少，誰能得保？

4年級小學

4年級小學
4年級小學
4年級小學

7年級小學

7年級小學
7年級小學
7年級小學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生命—不一樣的選擇

生命—不一樣的選擇
生命—不一樣的選擇
生命—不一樣的選擇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怎麼可能，這是一輩子的愛！

怎麼可能，這是一輩子的愛！
怎麼可能，這是一輩子的愛！
怎麼可能，這是一輩子的愛！

我的時間不夠用！

我的時間不夠用！
我的時間不夠用！
我的時間不夠用！

郊遊環境的守護者

郊遊環境的守護者
郊遊環境的守護者
郊遊環境的守護者

三喜和嘉嘉 免費驗眼

三喜和嘉嘉 免費驗眼
三喜和嘉嘉 免費驗眼
三喜和嘉嘉 免費驗眼

擁有幸福退休生活

擁有幸福退休生活
擁有幸福退休生活
擁有幸福退休生活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新辦養生大補帖

新辦養生大補帖
新辦養生大補帖
新辦養生大補帖

中國藥膳—百合排骨粥

中國藥膳—百合排骨粥
中國藥膳—百合排骨粥
中國藥膳—百合排骨粥

從溫感化毒！

從溫感化毒！
從溫感化毒！
從溫感化毒！

假手騎士，八折在現

假手騎士，八折在現
假手騎士，八折在現
假手騎士，八折在現

模範豪華型~幼皮

模範豪華型~幼皮
模範豪華型~幼皮
模範豪華型~幼皮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粵語文苑

江翠老樹的「第二村」~ 亞洲管理學院公園



為了慶祝亞洲管理學院(AMBA)成立二十週年，該校特別在江翠老樹的「第二村」~ 亞洲管理學院公園，舉辦了多項慶祝活動。活動內容豐富，包括：園遊會、音樂會、舞蹈表演等。此外，該校還特別安排了多項社區服務活動，如：義工服務、環保活動等。這些活動不僅豐富了居民的休閒生活，也加強了社區的凝聚力。

五個「小」字多「會」~ 我們都愛

「小」字多「會」，是我們都愛的一種生活態度。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我們需要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一片小天地。這不僅是身體的休息，更是心靈的慰藉。通過參與各種社區活動，我們不僅可以放鬆心情，還可以增進與鄰居的友誼，共同營造一個和諧、美好的社區環境。



社區活動是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過參與這些活動，我們不僅可以增進彼此的了解和友誼，還可以共同為社區的建設貢獻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共同營造一個更加美好的社區。

一間不想畢業的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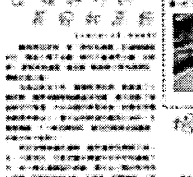
這是一所「不想畢業」的學校。這裡的學生們不僅在課堂上學習知識，更在課餘時間參與各種社區活動。學校與社區緊密結合，共同營造了一個良好的學習和成長環境。學生們在這裡不僅獲得了知識的灌輸，更學會了如何與他人相處、如何為社會貢獻力量。

懷念古早味 美食一日遊

懷念古早味，美食一日遊。這是一個充滿懷舊色彩和美食誘惑的旅程。我們將帶領大家走訪新加坡各個角落，品嚐那些失傳已久的傳統美食。從清晨的街頭小販到深夜的宵夜攤位，我們將盡情享受那些讓人回味無窮的古早味道。這不僅是一次味蕾的旅行，更是一次對傳統文化的追尋。



在懷念古早味的同時，我們也將探討新加坡的歷史和文化。通過對美食的追溯，我們可以看到新加坡作為一個多元文化交融的港口城市的發展歷程。每一道美食背後都蘊藏著豐富的故事和歷史。讓我們在品嚐美食的同時，也去感受那份濃厚的文化底蘊。



這些傳統美食不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縮影。每一道美食都承襲著祖傳的技藝和風味。在懷念古早味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思考如何保護和傳承這些珍貴的傳統文化遺產。讓我們共同努力，讓這些美好的味道繼續傳承下去。



懷念古早味，美食一日遊。這不僅是一次味蕾的旅行，更是一次對傳統文化的追尋。讓我們在品嚐美食的同時，也去感受那份濃厚的文化底蘊。讓我們共同努力，讓這些美好的味道繼續傳承下去。

三寶社區報

十二年國教之爸媽肩很大

十二年國教之爸媽肩很大。隨著十二年國教的實施，家長們肩負了更大的責任。在激烈的競爭中，家長們需要為孩子的未來做好規劃，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引導。這不僅考驗家長的教育觀念，也考驗家長的資源整合能力。家長們需要與學校、社會共同努力，為孩子創造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



十二年國教的實施，對家長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長們需要關注孩子的全面發展，不僅注重學業成績，更要注重孩子的品德教育和實踐能力的培養。家長們需要與學校保持密切的溝通和配合，共同為孩子的成長發力。讓我們攜手並進，為孩子的美好未來而努力。

編租室的話

編租室的話。在繁華的都市中，編租室成為了一種特殊的居住形態。它不僅解決了部分居民的居住問題，也反映了社會的多元性。然而，編租室也面臨著諸多挑戰，如環境衛生、消防安全等。政府、業主和租客需要共同努力，營造一個安全、舒適的居住環境。



新羅醫生大補粉 中醫藥精一誠堪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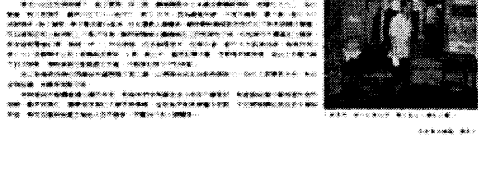
新羅醫生大補粉，中醫藥精一誠堪佩。這是一款由名貴藥材精製而成的大補粉，具有滋陰補腎、強筋壯骨、延年益壽之功效。對於體弱多病、氣血虧損、腰酸背痛等症，具有顯著的療效。新羅醫生大補粉，誠為補品中之極品。

美國又意商的海螺貝

美國又意商的海螺貝。美國意商最近發現了一種珍貴的海螺貝，其肉質鮮美、營養豐富。這種海螺貝主要產於美國東海岸，由於數量稀少，因此價格不菲。意商計劃將其引入新加坡市場，讓更多人享受到這份來自海洋的美味。

翻轉吧！車床人生

翻轉吧！車床人生。人生就像一場車床加工，每個人都是一個正在被加工的零件。我們需要不斷學習、不斷成長，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讓我們翻轉人生，創造屬於自己的精彩。讓我們在車床上加工出屬於自己的獨特價值。



翻轉吧！車床人生。人生就像一場車床加工，每個人都是一個正在被加工的零件。我們需要不斷學習、不斷成長，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讓我們翻轉人生，創造屬於自己的精彩。

體面的饋贈

「你這件衣服好漂亮，好適合你。」這是一句多麼令人感到溫暖的話。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一位年邁的老奶奶正坐在公園的長椅上，她的身邊圍著一群熱心的人。他們有的拿著衣服，有的拿著鞋子，有的拿著手套，大家正忙著為她挑選合適的衣物。老奶奶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她不停地說著謝謝。這是一場名為「體面的饋贈」的義演活動，旨在為社區內有需要的人士提供衣物和鞋履。活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許多熱心人士紛紛捐贈了各種款式的衣物和鞋履。主辦單位表示，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能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一份溫暖和關懷，讓他們在寒冷的季節裡能感到體面和舒適。



圖為義演活動中，熱心人士捐贈衣物和鞋履。



圖為社區活動中，居民參與討論。

一間不想畢業的學校

「這間學校好靚，好適合我。」這是一句多麼令人感到自豪的話。在一個寬敞明亮的教室裡，一位年輕的學生正坐在課桌前，他正專注地聽著老師的講解。這是一間名為「不想畢業的學校」的社區中心，它為社區內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了一個學習和成長的場所。學校的課程豐富多樣，包括中文、英文、電腦、音樂、舞蹈等。學生們在老師的悉心指導下，不僅學到了知識和技能，更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學校的設施齊全，環境優雅，是學生們學習的好去處。校長表示，希望透過這間學校，能為社區內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一個學習和成長的場所，讓他們在學習中獲得快樂和成就感。

三蘆社區節

「三蘆社區節」是一個充滿歡樂和熱鬧的社區活動。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社區內舉行了多項精彩的表演和遊戲。居民們紛紛參加，場面十分熱烈。活動內容豐富多樣，包括舞蹈表演、歌唱比賽、趣味競賽等。居民們在歡樂的氣氛中，增進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誼。社區中心表示，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能為居民提供一個展示才華和才藝的舞臺，讓他們在活動中獲得快樂和滿足感。



圖為三蘆社區節活動中，居民參與表演。

社區活動萬花筒

「社區活動萬花筒」是一個充滿活力和創意的社區活動。在一個寬敞明亮的活動室裡，居民們正參與著各種有趣的活動。活動內容豐富多樣，包括手工藝製作、繪畫比賽、舞蹈表演等。居民們在活動中發揮了他們的創造力和才藝，展現了他們的獨特魅力。社區中心表示，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能為居民提供一個展示才華和才藝的舞臺，讓他們在活動中獲得快樂和滿足感。



圖為社區活動中，居民參與手工藝製作。

圖為社區活動中，居民參與舞蹈表演。

南而人自 蘆洲美食之旅

「小橋流水，一箇在在人的酒味。」這是一句多麼令人感到陶醉的話。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一群熱心人士正漫步在蘆洲的街道。他們有的拿著相機，有的拿著筆記本，大家正忙著記錄蘆洲的美食和風景。這是一場名為「蘆洲美食之旅」的探訪活動，旨在為社區內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一個了解蘆洲美食和文化的機會。活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許多熱心人士紛紛參加。主辦單位表示，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能為社區內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一個了解蘆洲美食和文化的機會，讓他們在探訪中獲得快樂和滿足感。

「蘆洲美食之旅」是一個充滿歡樂和熱鬧的社區活動。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社區內舉行了多項精彩的表演和遊戲。居民們紛紛參加，場面十分熱烈。活動內容豐富多樣，包括舞蹈表演、歌唱比賽、趣味競賽等。居民們在歡樂的氣氛中，增進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誼。社區中心表示，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能為居民提供一個展示才華和才藝的舞臺，讓他們在活動中獲得快樂和滿足感。



圖為蘆洲美食之旅活動中，居民參與探訪。



圖為蘆洲美食之旅活動中，居民參與探訪。

家開張燒老酒 一響應而來

「家開張燒老酒，一響應而來。」這是一句多麼令人感到自豪的話。在一個寬敞明亮的活動室裡，居民們正參與著各種有趣的活動。活動內容豐富多樣，包括手工藝製作、繪畫比賽、舞蹈表演等。居民們在活動中發揮了他們的創造力和才藝，展現了他們的獨特魅力。社區中心表示，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能為居民提供一個展示才華和才藝的舞臺，讓他們在活動中獲得快樂和滿足感。

「家開張燒老酒，一響應而來。」這是一句多麼令人感到自豪的話。在一個寬敞明亮的活動室裡，居民們正參與著各種有趣的活動。活動內容豐富多樣，包括手工藝製作、繪畫比賽、舞蹈表演等。居民們在活動中發揮了他們的創造力和才藝，展現了他們的獨特魅力。社區中心表示，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能為居民提供一個展示才華和才藝的舞臺，讓他們在活動中獲得快樂和滿足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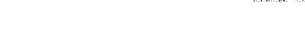
蒸金比煎身豆腐

「蒸金比煎身豆腐。」這是一句多麼令人感到自豪的話。在一個寬敞明亮的活動室裡，居民們正參與著各種有趣的活動。活動內容豐富多樣，包括手工藝製作、繪畫比賽、舞蹈表演等。居民們在活動中發揮了他們的創造力和才藝，展現了他們的獨特魅力。社區中心表示，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能為居民提供一個展示才華和才藝的舞臺，讓他們在活動中獲得快樂和滿足感。

「蒸金比煎身豆腐。」這是一句多麼令人感到自豪的話。在一個寬敞明亮的活動室裡，居民們正參與著各種有趣的活動。活動內容豐富多樣，包括手工藝製作、繪畫比賽、舞蹈表演等。居民們在活動中發揮了他們的創造力和才藝，展現了他們的獨特魅力。社區中心表示，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能為居民提供一個展示才華和才藝的舞臺，讓他們在活動中獲得快樂和滿足感。



圖為社區活動中，居民參與討論。



圖為社區活動中，居民參與討論。

三蘆社區報

第五期 2013年9月20日



大樹之家 江翠老樹在三蘆

「大樹之家，江翠老樹在三蘆。」這是一句多麼令人感到自豪的話。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一群熱心人士正圍繞著一棵巨大的老樹。他們有的拿著相機，有的拿著筆記本，大家正忙著記錄老樹的歷史和現狀。這是一場名為「大樹之家」的探訪活動，旨在為社區內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一個了解老樹歷史和現狀的機會。活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許多熱心人士紛紛參加。主辦單位表示，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能為社區內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一個了解老樹歷史和現狀的機會，讓他們在探訪中獲得快樂和滿足感。

願極室的話

「願極室的話。」這是一句多麼令人感到自豪的話。在一個寬敞明亮的活動室裡，居民們正參與著各種有趣的活動。活動內容豐富多樣，包括手工藝製作、繪畫比賽、舞蹈表演等。居民們在活動中發揮了他們的創造力和才藝，展現了他們的獨特魅力。社區中心表示，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能為居民提供一個展示才華和才藝的舞臺，讓他們在活動中獲得快樂和滿足感。

科學小夥伴

「科學小夥伴。」這是一句多麼令人感到自豪的話。在一個寬敞明亮的活動室裡，居民們正參與著各種有趣的活動。活動內容豐富多樣，包括手工藝製作、繪畫比賽、舞蹈表演等。居民們在活動中發揮了他們的創造力和才藝，展現了他們的獨特魅力。社區中心表示，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能為居民提供一個展示才華和才藝的舞臺，讓他們在活動中獲得快樂和滿足感。

我就在你身邊 一紙情

「我就在你身邊，一紙情。」這是一句多麼令人感到自豪的話。在一個寬敞明亮的活動室裡，居民們正參與著各種有趣的活動。活動內容豐富多樣，包括手工藝製作、繪畫比賽、舞蹈表演等。居民們在活動中發揮了他們的創造力和才藝，展現了他們的獨特魅力。社區中心表示，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能為居民提供一個展示才華和才藝的舞臺，讓他們在活動中獲得快樂和滿足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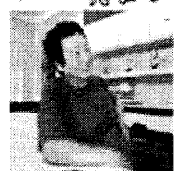
推出一份成就感

「推出一份成就感。」這是一句多麼令人感到自豪的話。在一個寬敞明亮的活動室裡，居民們正參與著各種有趣的活動。活動內容豐富多樣，包括手工藝製作、繪畫比賽、舞蹈表演等。居民們在活動中發揮了他們的創造力和才藝，展現了他們的獨特魅力。社區中心表示，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能為居民提供一個展示才華和才藝的舞臺，讓他們在活動中獲得快樂和滿足感。



圖為社區活動中，居民參與討論。

山山家園日~正美國小校務助理專訪



【本報記者 王麗娟 專訪】「山山家園日」活動，是美國華裔社區中心主辦的一項大型社區活動，旨在促進華裔社區與其他族裔的相互了解與友誼。...

一間不想畢業的學校

【本報記者 王麗娟 專訪】「一間不想畢業的學校」是美國華裔社區中心主辦的一項大型社區活動，旨在促進華裔社區與其他族裔的相互了解與友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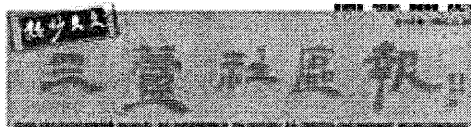


薩洲年度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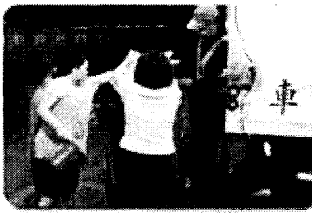
雷場有花紅

【本報記者 王麗娟 專訪】「雷場有花紅」活動，是美國華裔社區中心主辦的一項大型社區活動，旨在促進華裔社區與其他族裔的相互了解與友誼。...



垃圾不落地，資源變現金！

【本報記者 王麗娟 專訪】「垃圾不落地，資源變現金」活動，是美國華裔社區中心主辦的一項大型社區活動，旨在促進華裔社區與其他族裔的相互了解與友誼。...



編薩堂的話

【本報記者 王麗娟 專訪】「編薩堂的話」活動，是美國華裔社區中心主辦的一項大型社區活動，旨在促進華裔社區與其他族裔的相互了解與友誼。...

愛麗莎

【本報記者 王麗娟 專訪】「愛麗莎」活動，是美國華裔社區中心主辦的一項大型社區活動，旨在促進華裔社區與其他族裔的相互了解與友誼。...

科技始終服務於社區

【本報記者 王麗娟 專訪】「科技始終服務於社區」活動，是美國華裔社區中心主辦的一項大型社區活動，旨在促進華裔社區與其他族裔的相互了解與友誼。...

種子開花

【本報記者 王麗娟 專訪】「種子開花」活動，是美國華裔社區中心主辦的一項大型社區活動，旨在促進華裔社區與其他族裔的相互了解與友誼。...

【本報記者 王麗娟 專訪】「種子開花」活動，是美國華裔社區中心主辦的一項大型社區活動，旨在促進華裔社區與其他族裔的相互了解與友誼。...

願願養生大補帖

【本報記者 王麗娟 專訪】「願願養生大補帖」活動，是美國華裔社區中心主辦的一項大型社區活動，旨在促進華裔社區與其他族裔的相互了解與友誼。...

含蘆筍的回憶

【本報記者 王麗娟 專訪】「含蘆筍的回憶」活動，是美國華裔社區中心主辦的一項大型社區活動，旨在促進華裔社區與其他族裔的相互了解與友誼。...

石花菜手

【本報記者 王麗娟 專訪】「石花菜手」活動，是美國華裔社區中心主辦的一項大型社區活動，旨在促進華裔社區與其他族裔的相互了解與友誼。...

新曬晒美日

【本報記者 王麗娟 專訪】「新曬晒美日」活動，是美國華裔社區中心主辦的一項大型社區活動，旨在促進華裔社區與其他族裔的相互了解與友誼。...

新曬晒美日

【本報記者 王麗娟 專訪】「新曬晒美日」活動，是美國華裔社區中心主辦的一項大型社區活動，旨在促進華裔社區與其他族裔的相互了解與友誼。...

超越障礙~幸福啟程

【新加坡華僑服務中心與星洲21週年慶聯歡會】

【本報訊】由新加坡華僑服務中心主辦，星洲21週年慶聯歡會，於日前在星洲大酒樓舉行。當晚筵開五十餘席，逾千名僑胞踴躍參加，場面熱鬧。華僑服務中心主席陳文龍在致詞時表示，中心一直致力於服務僑胞，促進僑社和諧與發展。他感謝僑胞對中心的支持，並表示中心將繼續努力，為僑胞提供更多優質服務。聯歡會中，多位僑領及社區人士也分別致詞，勉勵僑胞團結一致，共同為僑社的繁榮與進步而努力。當晚還有精彩的文藝表演，氣氛歡愉，展現了僑胞的才藝與活力。



華僑服務中心主席陳文龍在致詞時，感謝僑胞對中心的支持。



LED燈是否真的節能?

LED燈被譽為「節能燈」，但其實是否真的節能，還要看使用環境。LED燈的優點是耗電量低、壽命長，但缺點是發熱量大。在炎熱的夏季，LED燈發出的熱量會增加空調的負擔，從而抵消其節能的優點。此外，LED燈的製造過程也會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在選擇燈具時，除了考慮LED燈，還應考慮其他節能燈具，如節能燈泡等。

| 燈具類型 | 功率 (W) | 光通量 (lm) | 壽命 (小時) |
|-------|--------|----------|---------|
| LED燈 | 10 | 1000 | 50000 |
| 節能燈泡 | 15 | 1000 | 10000 |
| 普通白熾燈 | 40 | 1000 | 1000 |



一名學生在進行研究。



一間不墮畢業的學校

一間不墮畢業的學校，這聽起來似乎有些矛盾。但實際上，這是指一些學校在教學過程中，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而不僅僅是追求分數。這些學校通常會提供豐富的課外活動，如體育、藝術、科學等，以培養學生的興趣和才能。此外，這些學校還注重師生的溝通與合作，營造一個和諧的校園氛圍。這些做法不僅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還能培養他們的團隊精神和社會責任感。

在當前的教育環境下，家長和社會往往過於關注學生的分數，而忽視了他們的全面發展。這導致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感到壓力和焦慮。然而，一間不墮畢業的學校，則能幫助學生在學習中找到樂趣，並培養他們的綜合素質。這些學校的教學理念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



社區特搜-公園大探索!

【本報訊】由新加坡華僑服務中心主辦的「社區特搜-公園大探索」活動，日前在星洲大公園舉行。活動吸引了眾多市民參加，大家在專業導遊的帶領下，深入探索公園的各個角落。導遊們向市民介紹了公園的歷史、生態環境以及各種動植物。此外，活動還設有環保教育環節，讓市民了解如何保護環境。活動在歡樂的氣氛中圓滿結束，市民們紛紛表示，這次探索活動非常有意思，讓他們對公園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參加社區特搜活動的市民們。

公園的自然風光。

新穎感的話

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我們需要更多新穎感的話。這些話不僅能激發我們的創造力，還能幫助我們更好地應對生活中的挑戰。新穎感的話通常具有獨特的視角和深刻的內涵，能讓人耳目一新。通過這些話，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問題，並找到新的解決方案。因此，我們應該多思考、多表達，讓我們的語言更具新穎感。

三蘆公車四處遊

815 週效乘車卡

【本報訊】由新加坡華僑服務中心主辦的「三蘆公車四處遊」活動，日前在星洲大公園舉行。活動吸引了眾多市民參加，大家在專業導遊的帶領下，深入探索公園的各個角落。導遊們向市民介紹了公園的歷史、生態環境以及各種動植物。此外，活動還設有環保教育環節，讓市民了解如何保護環境。活動在歡樂的氣氛中圓滿結束，市民們紛紛表示，這次探索活動非常有意思，讓他們對公園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參加社區特搜活動的市民們。

508 溫萊之聲

【本報訊】由新加坡華僑服務中心主辦的「溫萊之聲」活動，日前在星洲大公園舉行。活動吸引了眾多市民參加，大家在專業導遊的帶領下，深入探索公園的各個角落。導遊們向市民介紹了公園的歷史、生態環境以及各種動植物。此外，活動還設有環保教育環節，讓市民了解如何保護環境。活動在歡樂的氣氛中圓滿結束，市民們紛紛表示，這次探索活動非常有意思，讓他們對公園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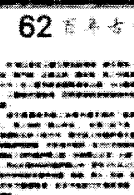


232 復宮獎物趣

【本報訊】由新加坡華僑服務中心主辦的「復宮獎物趣」活動，日前在星洲大公園舉行。活動吸引了眾多市民參加，大家在專業導遊的帶領下，深入探索公園的各個角落。導遊們向市民介紹了公園的歷史、生態環境以及各種動植物。此外，活動還設有環保教育環節，讓市民了解如何保護環境。活動在歡樂的氣氛中圓滿結束，市民們紛紛表示，這次探索活動非常有意思，讓他們對公園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62 百年古寺 善念之聲

【本報訊】由新加坡華僑服務中心主辦的「百年古寺 善念之聲」活動，日前在星洲大公園舉行。活動吸引了眾多市民參加，大家在專業導遊的帶領下，深入探索公園的各個角落。導遊們向市民介紹了公園的歷史、生態環境以及各種動植物。此外，活動還設有環保教育環節，讓市民了解如何保護環境。活動在歡樂的氣氛中圓滿結束，市民們紛紛表示，這次探索活動非常有意思，讓他們對公園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參加社區特搜活動的市民們。

精選投籃大補帖

冬季養生-何首烏補酒

【本報訊】由新加坡華僑服務中心主辦的「精選投籃大補帖」活動，日前在星洲大公園舉行。活動吸引了眾多市民參加，大家在專業導遊的帶領下，深入探索公園的各個角落。導遊們向市民介紹了公園的歷史、生態環境以及各種動植物。此外，活動還設有環保教育環節，讓市民了解如何保護環境。活動在歡樂的氣氛中圓滿結束，市民們紛紛表示，這次探索活動非常有意思，讓他們對公園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九哥公考

【本報訊】由新加坡華僑服務中心主辦的「九哥公考」活動，日前在星洲大公園舉行。活動吸引了眾多市民參加，大家在專業導遊的帶領下，深入探索公園的各個角落。導遊們向市民介紹了公園的歷史、生態環境以及各種動植物。此外，活動還設有環保教育環節，讓市民了解如何保護環境。活動在歡樂的氣氛中圓滿結束，市民們紛紛表示，這次探索活動非常有意思，讓他們對公園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平凡的尋味

【本報訊】由新加坡華僑服務中心主辦的「平凡的尋味」活動，日前在星洲大公園舉行。活動吸引了眾多市民參加，大家在專業導遊的帶領下，深入探索公園的各個角落。導遊們向市民介紹了公園的歷史、生態環境以及各種動植物。此外，活動還設有環保教育環節，讓市民了解如何保護環境。活動在歡樂的氣氛中圓滿結束，市民們紛紛表示，這次探索活動非常有意思，讓他們對公園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本報訊】由新加坡華僑服務中心主辦的「平凡的尋味」活動，日前在星洲大公園舉行。活動吸引了眾多市民參加，大家在專業導遊的帶領下，深入探索公園的各個角落。導遊們向市民介紹了公園的歷史、生態環境以及各種動植物。此外，活動還設有環保教育環節，讓市民了解如何保護環境。活動在歡樂的氣氛中圓滿結束，市民們紛紛表示，這次探索活動非常有意思，讓他們對公園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附錄二、蘆荻社區大學經營三重高中體育館 大事紀

| 日期 | 內容摘要 |
|------------|--|
| 1999.09 | 蘆荻社區大學創建之初，教育部出面協調國立三重高中出借空間予蘆荻社大使用至今。蘆荻社大每年支付水電費三十五萬元給予三重高中。 |
| 2000 | 政府大力支持社區大學成人教育的推展，教育部接受蘆荻社區大學的陳情，優先撥款三重高中完成體育館之天花板與地板工程。 |
| 2004.04 | 三重高中以二十萬元委託中華工程公司對體育館之經營進行財務評估，估計體育館若以商業經營約可達產值每年98萬~163萬。 |
| 2004.05 | 蘆荻社區大學自行評估若以委外方式承辦體育館之經營，以蘆荻社區大學之非營利性格，不可能達成每年163萬盈餘，於是向重高與教育部提出「社區參與共管體育館」之實驗經營方案。 |
| 2004.06.14 | 教育部轉文詢問公共工程委員會蘆荻所提之實驗方案之可行性。 |
| 2004.06.23 | 公共工程委員會回文，本案應依以促參法辦理，但若教育部認為社區大學為重要政策：(1)得由教育部指定該案解除列管(2)得指示三重高中於招標須知中加入社區教育面向列入評選項目，教育部未回文蘆荻，但由重高得知。(但教育部未回應工程會發文) |
| 2004.07.01 | 蘆荻社區大學請求三重高中作出「不適合委外」之意見結論，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請求撤銷列管，三重高中認為兩年之列管評估期將屆，此時才說「不適用委外」不適合，建議雙方無論如何都應該試辦委外一次，再行檢討。蘆荻社區大學雖然始終認為社區大學身為教育單位，實難以商業邏輯經營體育館，但考慮重高立場與蘆荻原地辦學精神與生存之考量，只好勉力而為，開始努力朝承包委外經營方式進行規劃。 |
| 2004.08.02 | 體育館承包簽約，訂定二年體育館承包契約，權利金163萬/年。 |
| 2005.06.13 | 蘆荻撰寫「國立三重高中綜合體育館經營報告書」並發文給重高，請求重高召開體育館館理委員會討論合約修正事宜。內容摘要如下： 經營近一年，蘆荻社區大學經營虧損達一佰八十餘萬元，主要原因如下 1. 蘆荻社區大學為非營利機構，光以體育館出租業務不足以支付高額權利金與水電費。 2. 即使以商業方式經營，權利金金額過高，實不符合實際經營之市場條件。 |
| 2005.08. | 三重高中兩次發文蘆荻，催繳163萬權利金。 |
| 2005.10.07 | 重高第二次召開體育館調降權利金會議，蘆荻代表：主任李易昆、主祕朱瑩琪，立委林淑芬，三重高中體育館管理委員會，達成以下結論： 同意調降體育館第二年權利金23%，調降後之金額為125.5萬。 |
| 2006.04.28 | 三重高中發文蘆荻：體育館合約即將在95.07.31到期，權利金仍維持163 |

| | |
|-----------------|--|
| | 萬不變，詢問蘆荻續約的意願。 |
| 06.05.03 | 蘆荻發文教育部、副本教育部社教司、國立三重高中、王拓立委辦公室、林淑芬立委辦公室--建請教育部取消國立三重高中體育館 OT 之陳情書。 |
| 06.05.08 | 三重高中二度發文蘆荻：體育館合約即將在 95.07.31 到期，權利金仍維持 163 萬不變，詢問蘆荻續約的意願。 |
| 06.05.19 | 蘆荻發文教育部-擬於 5 月 23 日前往教育部陳情。 |
| 06.05.22 | 1. 蘆荻主任李易昆發新聞採訪通知給教育部 2. 中部辦公室林樹全親自打電話給李易昆主任要求取消陳情活動並表示一定負責協調出結果 |
| 06.05.26 | 蘆荻師生代表一行(學員：葉兩發、洪紫芸、李綺緬、黎盛義、李麗卿、林素玉、林阿愛；講師：英語老師何麗霞、工作者：李易昆、朱瑩琪、李玉女)至中部辦公室陳情，林樹全主任親自接待，十分肯定蘆荻辦學績效，並當場決定於兩週內召開協調會。 |
| 06.06.06 | 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國立三重高中體育館經營模式協調會，經林樹全主任協調，蘆荻與重高達成決議：國立三重高中體育館仍以 OT 方式招標，蘆荻優先續約，權利金 163 萬/年，蘆荻權利金缺口 120 萬，林樹全主任口頭承諾由教育部專款補助。 國立三重高中胡劍峰校長當面告知蘆荻李易昆主任，以後不要再提「社區共管」方案。 |
| 06.08.10 | 蘆荻發文教育部社教司-檢送承包國立三重高中體育館委外經營之權利金與予以專案補助。 |
| 07.04~ 07.11 | 經過反覆與社教司、中辦與台北縣政府之間聯繫，才於 2007.11 獲得林樹全主任在 2006 年承諾的權利金專案補助，但從原來承諾的 120 萬，縮水至 50 萬元。 |
| 08.2.12 | 三重高中通知蘆荻近期將再辦理招標，並告知招標評選規則，表示希望蘆荻投標。 |
| 08.2.19 | 蘆荻一如初衷不同意教育委外的邏輯，但三重高中在招標規則上作出善意回應。考量到已經發展九年的在地成人學習社群的發展，同時考量國立三重高中在校務基金上的財務負擔，蘆荻決定參與投標。 |
| 08.3.20 | 國立三重高中招標文件上網公告。 |
| 08.4.22 | 招標結果出爐，廠商波非美以高於重高要求之最高權利金上限，取得體育館經營權。 |

附錄三、保校行動工作組織/學員動員大事紀

| 日期 | 內 容 摘 要 |
|--------------|--|
| 2008. 03. 20 | 三重高中通知蘆荻近期將再辦理招標，表示希望蘆荻投標。「國立三重高中體育館委外營運案」招標文件上網公告。 |
| 2008. 03. 28 | 召開體育館校舍現況說明會，與資深學員討論是否該參與國立三重高中體育館競標案。 |
| 2008. 04. 22 | 蘆荻雖不同意教育 OT 邏輯，為了在地學習社群永續發展，仍參與競標。 招標結果公告，廠商波菲美公司（負責人為重高前二任家長會會長林朝琴）以最高額權利金取得體育館經營權。 |
| 2008. 04. 25 | 「給蘆荻社大所有師生的一封公開信」。 |
| 2008. 04. 26 | 第一次對班代召開說明會，除了班代之外，熱心同學共近七十人與會，確定 430 陳情日 |
| 2008. 04. 28 | 04. 28~04. 29，近二十位熱心同學齊聚，排演行動劇、製作道具、繪製陳情主布條及標牌。 |
| 2008. 04. 28 | 04. 28~05. 02 於文化夜市召開校舍說明會，發表「捍衛成人學習權~反對教育 OT·蘆荻原地保校」聲明稿；發起「捍衛蘆荻·陳情連署」行動。 |
| 2008. 05. 02 | 踢踏舞班學員許涵妮在 426 說明會後，寫下字自己在蘆荻學習的故事，發起「拒絕做錯誤政策的祭品，一人一信支持教育反 OT」行動，將信投遞各公部門意見信箱；並創作歌曲「希望的花園」，自彈自唱，各形式之學員自主發聲行動自此蓬勃展開。 |
| 2008. 04. 30 | 蘆荻師生約六十人至教育部陳情，會議中，教育部鬆口承認教育 OT 政策有檢討的空間，蘆荻爭取到另擇期舉辦「檢討教育 OT 政策」公聽會。 |
| 2008. 05. 01 | 蘆荻依「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申請及審核程序爭議處理原則」向重高發文提出異議。 |
| 2008. 05. 03 | 召開「430 陳情行動回顧經驗座談」。 |
| 2008. 05. 07 | 縣府教育局於 2008. 05. 02 來文，召開蘆荻社大校舍協調會，邀請碧華國小與蘆荻社大談合作的可能性。 |
| 2008. 05. 09 | 510 公聽會會前討論會。 書法班學員來幫忙寫公聽會用主布條。 |
| 2008. 05. 10 | 在蘆荻社大舉辦「檢討教育 OT 政策」公聽會，學員近 200 人與會。教育部官員再次承認教育 OT 政策及重高體育館 OT 爭議案有其疏失，會議達成三點具體共識： (1)教育 OT 有其特殊性，教育部應針對國立高中職場館 OT 現況進行全面檢討，應儘速舉辦擴大公聽會。 (2)教育部應依據教育 OT 之公共性及特殊性，訂出符合教育原則的 OT 政策行政指導。 (3)在上述兩點決議未執行完成之前，國立三重高中委外案應暫緩實行。 |
| 2008. 05. 14 | 05. 14~05. 20 發起「自主公民告官」行動說明會。 |
| 2008. 05. 20 | |

| | |
|------------|--|
| 2008.05.19 | 重高針對蘆荻提出之異議，回函提出說明。 |
| 2008.05.21 | 師生共 172 人連署，向教育部發函陳情，請教育部撤銷此次國三重委外營運案。 |
| 2008.05.24 | 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工作團隊與部份學員與會。 自主公民的第一堂法律課。 |
| 2008.05.25 | 蘆荻綜藝遊擊隊至三重五常公園社區服務，與社區對話。 |
| 2008.05.31 | 李易昆、李玉女、林偉芬參加教育公共化連線之座談會。 |
| 2008.06.02 | 拜會教育部主秘潘文忠行前討論會，分為四組。 |
| 2008.06.03 | 蘆荻社大師生等 13 人代表前往教育部拜會，由教育部潘文忠主秘接見，針對 5/10 公聽會三點共識，潘文忠主秘表示教育部正研議中，最慢將於 6/17 前回覆進一步的結果。 |
| 2008.06.05 | 蘆荻於重高回覆異議後提出申訴書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
| 2008.06.07 | 召開班代會議，發表「絕不遷校」聲明。 |
| 2008.06.11 | ◆蘆荻社大師生再次到教育部，督促教育部迅速具體回應 05/10 公聽會三點共識。 ◆於記者會後，蘆荻社大分別拜會教育委員及其助理。 ◆當日晚間八點，潘主秘急電，重高胡劍峰校長致電教育部中辦常務政次吳財順次長，胡校長表示，願意促成得標之波菲美公司與蘆荻協調場地。 |
| 2008.06.12 | 夏林清提議李易昆籌備「夏日學校」的組織工作。 |
| 2008.06.13 | ◆重高以「體育館履約事宜」為由，找蘆荻與波菲美公司協商體育館使用，波菲美公司負責人林朝琴提出三項提案： (1) 蘆荻找個適合的地方搬家 繼續辦學。 (2) 蘆荻跟波菲美分租校地，必須照波菲美公司營運重高體育館之收益比例來補貼場地費。 (3) 蘆荻搬離，由波菲美公司照顧蘆荻現有的師資跟學員。 |
| 2008.06.18 | 縣政府教育局來文召開第二次蘆荻校舍協調會，邀請碧華、二重、成功三所國小報告閒置教室狀況。 |
| 2008.06.29 | 97 年春季班成果展。 |
| 2008.07.05 | 夏日學校：蘆荻保校行動回顧與社會學習討論會。 |
| 2008.07.07 | 97 年暑期班開學。 |
| 2008.07.11 | 夏日學校：國民年金座談。 |
| 2008.07.12 | 基本學歷測驗考生家長文宣行動。 夏日學校：高中職教育工作者教育公共論壇。 田園歡樂吧：以綜藝遊擊隊自主演出為穿插，回顧當週保校行動，並向學員參與者報告進度。 |
| 2008.07.17 | 工作團隊關係重整會議。 夏日學校：OT 大解剖-台北市環保局、停車管理處案例報告 |
| 2008.07.18 | 戰略會議：確定應開始與學員討論無法原地保校的情況下的各種轉進可能性，強調學員參與的相對責任。 |
| 2008.07.19 | 家庭經驗工作坊。 最核心學員的討論：首次面對我們可能無法達到訴求。 |

| | |
|------------|--|
| | 第二次週末田園歡樂吧。 |
| 2008.07.20 | 教育工作者公共論壇-校護協進會案例報告。 高中職教育工作者守護教育公共利益連線之串連座談。 |
| 2008.07.21 | 蘆荻將後續校舍場地計畫書送交北縣教育局社教科。 |
| 2008.07.22 | 再度拜會教育部潘文忠主秘。 |
| 2008.07.23 | 三重高中召開記者會，謊言指控蘆荻封鎖體育館，師生權益受損。 與黃桂蘭議員拜會北縣教育局劉和然局長。 |
| 2008.07.24 | 拜訪基隆社大謝國清(全國家長聯盟理事長) |
| 2008.07.25 | 蘆荻召開記者會，提出重高師生出入使用証據，反駁重高記者會之不實指控，澄清並無封鎖體育館。蘆荻負責管理體育館盛媛荊光頭抗議三重高中胡劍峰校長公然說謊。 |
| 2008.07.26 | 學員大會。 第三次週末田園歡樂吧。 |
| 2008.07.29 | 由教育部潘文忠主秘及林淑芬立委召開，蘆荻續留重高體育館場地協調會，得標之波非美公司負責人林朝琴表示，體育館所有空間已規劃完善，無法分租蘆荻使用。 730 擴大公聽會學員會前會。 台北縣社大評議委員會。 |
| 2008.07.30 | 教育部中辦舉辦「檢討教育 OT 政策擴大公聽會」，結論：應針對各級學校委外個案，訂定行政指導原則，建立檢討及督核機制。 公聽會後學員經驗整理+未來行動方向討論會。 |
| 2008.08.01 | 蘆荻社大與三重高中協議：達成共識：點交歸還重高體育館期限展延至 8/18。 教育部潘文忠主秘召集第二次協調會，胡校長允諾出面協調波非美公司，讓蘆荻原地續留，使用重高體育館部分空間辦學。 |
| 2008.08.02 | 第二次學員組織大會。 |
| 2008.08.04 | 公共工程委員會「重高體育館委外營運案」申訴審議庭，針對此標案程序問題，開預審法庭，審議委員要求重高補件詳述家長委員之權責，再送交審議大會做出判決。 蘆荻社大主任拜會碧華國小蔡寶俊校長，表達希望爭取國小教室做為社大部分校舍場地。 |
| 2008.08.06 | 蘆荻社大主秘協同工作人員，拜會蘆洲國立空中大學陳松柏校長，希望租借教室作為社大部分校舍，空大校長善意回應，表達應有合作空間。 |
| 2008.08.07 | 重高胡劍峰校長約見蘆荻社大主任，表示經過多次聯繫遊說，波非美公司負責人林朝琴仍舊表示，體育館所有空間之設備工程已進行中，無法提供蘆荻使用。 |
| 2008.08.08 | 蘆荻社大主任協同工作人員，拜會碧華國小蔡寶俊校長，再度表達合作善意，蔡校長回應校內空間皆已分配至科任教師之專用教室或已有指定用途，暫無空間提供蘆荻使用。 |
| 2008.08.09 | 學員對體育館最後巡禮，並開始動手淨空一至四樓，告知學員協商結果，原地辦學無望 提出裂解增生（各學習社群分散轉進）的未來想像 |

| | |
|------------|--|
| 2008.08.13 | 密集跟各級學校洽談租借教室作為社大校舍，以及整理打包，準備搬遷事宜，公告暫停 97 年秋季班報名。 |
| 2008.08.15 | 蘆荻社大主任協同工作人員、學員，拜會三重五華國小劉校長，洽談五華校地之苗圃可否作為蘆荻有機蔬果種植社團之場地，以及洽詢國小校內其他教室，校長表示無法提供場地及教室。 |
| 2008.08.16 | 拍攝團體照 |
| 2008.08.18 | 蘆荻社大將體育館內所有器材設備點交歸還與三重高中；因社大校舍暫無定案，另與三重高中協議：體育館所有空間點交歸還及人員撤離期限展延至 8/23。 |
| 2008.08.19 | (1)蘆洲國立空中大學教室空間校內使用已滿載，無法提供蘆荻租借使用。 (2)蘆洲李氏古厝表達合作意願，合作方案之具體細節仍需多次洽談。 (3)北縣教育局社教科核撥教育部之補助款項給北縣各社大，僅未撥與蘆荻社大。 |
| 2008.08.21 | 蘆荻社大主任拜會三重市李乾隆市長，表達希望市長出面協調鄰近之三和國中，以及社區圖書館、活動中心，作為蘆荻社大之社區教室。市長表示，三和國中沒有空教室，圖書館及活動中心皆為短期租借，願意幫忙協調三重市其他國中小場地，作為社大校舍使用。 |
| 2008.08.21 | 蘆荻社大資深學員，運用自身之地方關係，協同北縣黃桂蘭議員拜訪碧華國小蔡校長，協調確定一間可全天使用之辦公室。 |
| 2008.08.25 | 8/23 蘆荻社區大學搬離國立三重高中體育館，行政辦公室遷至碧華國小碧華樓，所有課程之教室仍在與各個學校協調中。 |
| 2008.08.28 | 蘆荻社大主任協同工作人員、學員及林淑芬立委，拜會蘆洲仁愛國小李美秀校長，李校長表示仁愛國小基於「各種考量」，恕難幫忙。 |
| 2008.08.29 | 蘆荻社大主秘協同工作人員及學員，拜會蘆洲鷺江國小吳永裕校長，吳校長表示支持社會教育，表達合作善意。 |
| 2008.09.01 | 蘆荻社大主秘協同工作人員及三重市長機要陳秘書，拜會三重二重國中趙校長，校長表示校舍老舊，動線不便，住校棒球隊安全等問題，必須克服解決。 |
| 2008.09.04 | 蘆荻社大朱瑩琪主秘協同工作人員與鷺江國小吳校長、總務處曾主任，會勘國小場地。 |
| 2008.09.08 | 蘆荻社區大學與鷺江國小簽定租賃契約，確定使用 2 間可全天使用之教室，8 間共用教室。 |
| 2008.09.10 | 蘆荻社區大學行政辦公室搬離三重市東區之碧華國小，遷至蘆洲鷺江國小四維樓。 |
| 2008.09.22 | 97 年秋季班重新恢復招生，必須停開，其餘課程如常招生，下午時段課程於蘆洲李氏古厝校區開設，晚上時段課程於蘆洲鷺江國小開課，部分課程需使用特殊專用教室仍與空大洽談中，將於 10/13 秋季班正式開學。 |